武俠世界

太極指（新派俠情推理智慧故事） 東方白・文

您知道本故事中的石五與石八和四五六與三六九兩組數字的關係嗎？當您弄清了「聖手奪命」與「奪命聖手」對立的尖銳關係時，上述的難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4.00

第25年

43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選刊一部俠情推理啓發智慧的巨著——「太極指」。由東南亞名作家東方白執筆。是篇故事不但有很好的題材，而且對佈局與人物的配搭安排也很奇妙，奧妙莫測。叙述一段同門師兄弟的事蹟，故事中的石五與石八和四五六與三六九兩組數字有關係嗎？又「聖手奪命」與「奪命聖手」有甚麼對立的尖銳關係呢？當你看到本文結尾處，定會大嘆觀止，拍案叫絕！曲折迂廻、離奇過程之處，保証令你從所未睹，請參閱今期本刊第3頁。

**　　**　　**

俠情中篇「湖海雙英」與司馬洛故事「海匙」兩大巨著今期開始刋出，前者是一部遊俠奇情、快意恩仇的故事。而「海匙」則是以海底尋寶，但牽涉很多複雜案件爲題材。海底奇景，盡入眼簾，鬥智鬥力，緊張刺激，請分別參閱63及109頁。

**　　**　　**

「大冰原之魔」是下期刋出的雪刀浪子故事，熱鬧場面，目不暇給。有北地狂魔會戰江湖高手的大混戰，詎料局中有局，無限風波從此掀起……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太極指（新派俠情推理故事）
故事中的「石五」與「石八」和「四五六」與「三六九」兩組數字有關係嗎？當你發覺它們之間微妙之處時，你會……東方白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飛天豹子（湖海恩仇錄）
尋仇三聖廟　喋血豹隱廬……凌霄生 39

丁香花（民間連圖故事）……王琦 52

誓死破冰宮（太空科幻爭覇戰）……勞力士 53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湖海雙英（俠情中篇故事）◀一▶
蘇杭烟水路　騎鶴下揚州……金玉明 63

飛花逐月（俠義中篇故事）
喬裝探親訪友　應約泛舟談心……臥龍生 73

胡姬（齊雲飛傳奇故事）
疑暗戀胡女　勾結殺幫主……西門丁 77

大帥夫人（民初俠情技擊故事）
屢受挫折　賠了夫人……龍乘風 86

崑崙三劍（俠情中篇故事）
賊黨貿然去　小廟探行踪……東方玉 93

新無字天書（新派武俠中篇）◀續完▶
少俠馳千里　苗彊結鴛盟……諸葛青雲 101

海匙（奇俠司馬洛故事）◀一▶
海底奇景　光怪陸離……馮嘉 109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孤雁南飛（新派武俠長篇）
借故起風波　痴纏少俠士……危中堅 119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5年
第43期
（總號127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　頑艷故事

太極指

東方白・文
可　飛・圖

神醫妙着　巧救煞星

這是一個苦風淒雨的深夜。

這兒是洛陽城中銅駝巷附近的一幢極大的宅院，這宅子大，在前後院遼闊，佔地五七畝，但屋宇却很單純，只有五間正院，東西廂各三間及三間客廳。

武林中的「聖手奪命」余　齋就住在這兒，他是名醫，也是頂尖高手，他在武林中同時享有極高的美譽及最壞的名聲，讚他的人感佩得五體投地，詆謗他的則恨之入骨。

余寒齋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眞叫人難下評語。這可能就是所謂「位盛危至，德高謗興」的緣故吧。

此刻，一條黑影自余家左側之外上了牆頭，可能是因爲這邊面臨野外，較爲荒僻之故。

此人一身勁裝，年約三十以內，二十七八左右，面貌厚實端正，有一股逼人的英氣，健臂中托着一個穿了一身文士衣裝的年輕人，此人分明昏迷不省人事。

這毫無疑問，這年輕人來求醫救人。

年輕人電目四掃一匝，抱着一個人飄下牆頭，居然點塵不驚，再略一打量，向有燈光的正門走去。

但是忽聞正屋有人冷冷地道：「什麼人擅闖民宅？」這分明是個少女的口音。

年輕人朗聲道：「在下譚家宇，因友人重傷，特來求醫的……」

屋中的少女漠然道：「家父出診未回，恕不接待，請另就高明吧！」

譚家宇說道：「不知余大國手何時可返？」

「許明天，也許後天！」

譚家宇一臉焦急之色道：「敝友傷勢垂危，可否請姑娘先診斷一下？救人如救火，姑娘……」

「傷者何人？」

「敝友……」

「他沒有名字嗎？」

「他叫……冷嵐……寒冷的冷，山嵐的嵐……。」

「好，你把他抱入東廂，我可要聲明一下，我可是僅會皮毛，勉爲其難地看看，不敢說有把握！」

「多謝姑娘！」年輕人逕奔東廂，這大院十分遼闊，四周栽植了些楓樹，譚家宇到了東廂門外，那門兒「呀」然而開。

竟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不知是不是正屋中說話的那個？

此女打扮樸素，布衣布裙，隱隱看出，似乎冷艷過人。提着一盞氣死風燈，道：「請進！」

譚家宇抱着人進入，看來這是三間爲人治病之處，几上有藥箱，四周有藥櫃，還有一張診治病患用的單人床榻。

這姑娘冷漠地說道：「把人放到床上去。」

譚家宇雖知這少女太冷淡了些，但求人救命，這也沒有辦法。把病人放在床上，那姑娘把燈籠交給他拿着道：「是怎麼受傷的？」

譚家宇道：「中了『逍遙指』。」一直未醒過來。

這姑娘也沒出聲，走近仔細一打量，不由臉色驟變，接過譚家宇手中的燈籠「噗」地一聲吹熄，大聲道：「小翠……」

內間有個少女應道：「小姐有什麼吩咐？」

「送客！」說完，這姑娘已到正屋去了。這工夫內間走出一個小丫鬟，伸手一讓，道：「譚大俠請便！」

譚家宇愕然道：「請問，剛才那位姑娘只看了病人一眼就逐客，這是待客之道嗎？是在下禮貌不週，還是以爲在下付不起費用，或者是另有原因，總該讓在下明白才行！」

丫鬟道：「我們小姐也許無法治療這種指傷，譚大俠多說無益，還是另就高明吧！」

譚家宇急怒攻心，沉聲道：「敝友傷重，奄奄一息，不能再耽擱！」

丫鬟道：「我們小姐一旦拒絕治療，就不必再浪費時間，請吧！」

譚家宇嘶聲道：「此處不治，在下已無別路可走，不過我希望知道，人說醫者父母心，見死不救，醫德何在？」

丫鬟道：「譚大俠，你走是不走？」

譚家宇厲聲說道：「在下說過，已無退路，如吾友在此不治而亡，在下決定在這大門上釘上一個牌子，昭告天下武林同道……」

丫鬟小翠道：「什麼牌子？上面有什麼字呀？」

「惡醫！」

丫鬟「嗤」地笑了起來，道：「這似乎不是譚大俠先想到的，以前早就有人說過。如果一個人被任何人所稱道，面面俱到，那就是不折不扣的鄉愿了！」

「反正在下無處可去，只好在此等余大國手回來了！」

「要是老爺子明後天回來，你的友人萬一……」

「吾友如有個三長兩短，譚某就把這房子拆了！……」看他的樣子，絕不是唬人的。

這工夫外院忽然傳來開門及閉門聲，不久隱隱傳來交談聲，只聞一個蒼老的聲音道：「是什麼人來求醫？」

「回老爺的話，是一個名叫譚家宇的年輕人……」

「嘿！居然是個鼎鼎大名的武林新貴人……」

小童道：「老爺，他是什麼人？挺兇呀！」

老人「嘿嘿」冷笑了兩聲道：「他又能怎麽兇？凡是來找我余寒齋的人，他兇得起來嗎？」

「老爺，他說要在門外掛個牌子，還要把這房子給折了……」

「掛個什麽牌子呀？」

「這個…」小童吶吶而不敢說出來。

譚家宇大喜，立刻奔出東廂，這工夫余寒齋和小童巳在十餘步之外，看來不像是出遠門應診的樣子，因爲他穿的是件入寢時的睡袍。

「余前輩，晚輩譚家宇拜見……」

那知余寒齋揮揮手，說道：「我叫『聖手奪命』，你叫『奪命聖手』，咱們兩個都差不多，我是譭譽參半，你是是非不明……」

譚家宇道：「不知余前輩此語究係何指？」

余寒齋不出聲，逕自進入東廂，由於沒點燈，只隱約看到床上有人仰臥不動，伸手一試脈，立刻寒聲道：「你可知小女爲何一看此人掉頭就走的原因嗎？」

「晚輩不知……」

「你小子應該知道的。」

「晚輩確實不知。」

「哼！我看你是裝糊塗，這明明是個女人，你却來冒充男人！」

「晚輩也沒說她是男人呀？」

「混帳！她明明叫冷蘭，你却說是山嵐的嵐。這女人殺孼太重，黑白兩道都在找她，你是犯了什麽事癲瘋非管這檔子閑事不可？」

「站在名醫國手的立場，應該是有救無類才對……」

「放屁！你倒敎訓起老夫來了！」

譚家宇目光一寒即歛，此時此刻不得不忍下來，余寒齋又道：「譚家宇，老夫可要把醜話先說在前頭，要是治不好…」

譚家宇抱拳說道：「只要前輩儘力而爲，天命壽矢，那只有交給冥冥中的主宰了！」

余寒齋沉聲道：「看你小子的脾氣，萬一老夫治死了人，你小子恐怕不會甘善罷休的。」

譚家宇說道：「藥醫不死病。晚輩不會強人所難。但救人應該儘全力，不可兒戲！」

「你簡直是放屁！老夫爲什麽人治病當作兒戲來？」

「那就請前輩盡快着手吧！」

余寒齋坐了下來，道：「小翠，裝烟倒茶！」

「是，老爺……」丫頭小翠到內間取來了水烟袋，裝上烟，還打着火鐮燃上了紙煤，然後交給余寒齋，開始「咕嚕咕嚕」地吸着。

不一會，自口鼻中冒出大量的白烟。

這工夫小翠又去倒茶，直到余寒齋連抽了三袋烟，這才伸伸懶腰，道：「小翠，是什麽時辰了？」

「大約是子時末了吧？」

「好，把燈亮起來……」慢條斯理，好像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人巳被他遺忘了似的，一邊的譚家宇不停地抹汗。

要不是爲了冷蘭，他早就指着余寒齋的鼻尖駡他狗血淋頭，甚至揍他一頓了。

他就不信，設若床上的人是這老殺才的親人，他也會這麽窮磨蹭個沒完？

燈是點亮了，屋內還是不太亮。

余寒齋道：「你說她是怎麽受傷？」

「中了『逍遙指』。」

「這……」余寒齋站了起來，負手東一頭西一頭地踱着，道：「你……你怎麽不早說？」

譚家宇心頭一沉，吶吶道：「前輩你是說……」

「『逍遙指』下逍遙遊。這句話你可懂得？」

「當然是指中了逍遙指就痲煩……」

「不僅是痲煩，中了就無救！」

「不，聽說也只有余前輩可救。」

「那是爲老夫臉上擦粉，好吧！既然你已經來了，我總要試試看，可是老夫還要再重複一次，中了『逍遙指』，神仙也會死。你可要心裏先有個數……」

「晚輩心裏有數！」

「我是說她萬一死了！你要馬上把屍體弄走，不許在此賴皮。」

「這……這是當然，不過以前輩的醫術來說——」

「這檔口你就是奉承也沒有用，反正老夫不妨攤開來說吧！生機只有十之一二。死的機會是十之七八。」

「前輩，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您倒是儘快動手呀！」

余寒齋眼一瞪，道：「急什麽？小子你帶來多少錢？」

譚家宇一腔怒火強自抑制，冷冷地道：「不算多，黃金十兩——」

「差得太多了！一般疑難急症，就要這個數字，以『逍遙指』來說，是這數字的五倍。」

實在忍無可忍，譚家宇冷峻地道：「你旣然不能包醫，憑什麽要這麽多？」

余寒齋道：「余某就是這個作風，你是要不要醫？馬上決定！老夫累了一天，也眞睏了……」說着連連打了兩個呵欠。

譚家宇道：「就這麽辦。」

「先付費後治病，這叫着先小人而後君子！」

譚家宇雙拳緊握，雙目噴出火燄似地，道：「余寒齋，如你誤了我友治病時間，恐怕不僅是拆了你的房子……」

「說這些都是題外話，譚家宇，躭誤了治病時間，你可也要負一份責任噢！」

「好！」譚家宇掏出十兩金子，往余寒齋手中一塞道：「這是十兩，餘數十天內付清……。」

「這……賒賬呵！余某還沒破過例，這恐怕……」

「恐怕怎麽樣？」腰上斜插的長刀巳出鞘一半。

「怎麽？要殺人哪！小子，你要是來這一套，老夫可就不攷慮醫治這個女煞星了……」

譚家宇綽號「奪命聖手」，何曾受過這種閑氣，不由微微顫抖。這工夫余寒齋道：「小翠，讓我再抽袋烟……」

小翠急忙爲他裝了烟，余寒齋「呼嚕呼嚕」地又抽起水烟來，抽完吹出烟渣子，又裝了一袋。

譚家宇眞想一個耳光打兩個響，但是

，一切都要忍耐，小不忍則亂大謀，這一口氣總要待他治了病，有了結果之後再一起算。

譚家宇輕輕地把刀還鞘，道：「晚輩說話一向算數，數十兩金子，前輩應該相信晚輩不會賴帳。」

「這不像句人話，不過我還要再重複一遍，不論患者是死是活？治療費是一文不退，欠金也要如數繳清。」

「那是當然！」

「聽你小子的語氣，頗不甘願，也樣不成，萬一到了末了反悔，半個要錢沒有，爛命只有一條怎麽辦？乾脆，咱們還是先說清楚。」

「哎呀！我的天哪！俗語說：醫生有割股之心。病人在生死邊沿上掙扎，你却在斤斤計較這點費用，你……」

余寒齋道：「這樣吧，你來時有一套牛車和一頭老黃狗對不對？」

譚家宇微微一驚道：「怎麽樣？」

余寒齋道：「你就把那套牛車及老黃狗送我，看你手頭拮据，就抵它十兩好哩！另外……」

譚家宇大聲道：「不可以，你要車子可以給你，牛不能給你。」

「小子，爲什麽，難道說一頭牛和一隻老黃狗能值十兩金子？你小子還說老夫吝嗇……」

譚家宇道：「我小時候這牛觸死了一頭狼，救我一命，所以不能送人，至於這頭狗，由於和我同歲，也不捨得出賣。」

余寒齋道：「除了這一牛一狗之外，你還要答應我一個條件我才幹，看來這檔子生意是談不成哩……」又打了幾個呵欠，似要出屋。

譚家宇的面孔有點痙攣扭曲，一字一字地道：「還有甚麽條件？」

「這件事嘛，你小子自命不凡，怕是更不會答應了！唉！算吧……」扭身就往外走。譚家宇一把揪住了他，切齒道：「余寒齋，你可要酌量點……每一個字都像自冰窟中吹出的寒風。

「幹什麽？小子！你要行兇啊！」

「你剛才說過，你知道我是『奪命聖手』……」

「你小子也知道我是『聖手奪命』對不對？」余寒齋道：「別看你是武林貴人，老夫可沒把你放在眼皮子上——」身子一扭一擦左肘，譚家宇非讓他服了不可，一把抓向老傢伙的「步廊穴」。

此穴在「中庭穴」的左側，也非等閑的穴道，而且譚家宇的動手快而俐落，簡直沒給人思攷的機會。

余寒齋瘦巴巴的身子却靈活得很，一式「鳳點頭」身子又是滴溜溜地一轉，那一抓堪堪閃過，只是睡袍上有五個指孔。

「嘿……」余寒齋笑道：「既被稱爲武林新貴，果然有兩套。小子，能折騰兩下子也沒什麽用，你的朋友的生命，正一分一毫的消失哩！」

陡然一驚，譚家宇實在是一時恨極怒極，要不，這檔口怎可浪費時間呢？他沉聲道：「余寒齋，我答應你。」

「噢？包括牛狗和另一個條件。」

「不錯，你快救人吧！」

「你難道也不想知道那是個什麽條件嗎？」

「就是要我的腦袋我也給你！」

「口說無憑，你要發誓！」

「余寒齋，做人不可過份，我的容忍也有限度！」

「好好！我就大胆信任你一次。你是說不管我要求你作什麽你都答應。」

「當然，我也有個附帶的反要求，牛、狗作爲抵償，不論能否治好，我不再要回，但你所要求的另一條件，如果人治不好，我絕不履行此一條件。」

「好吧！我只好試試看了！小翠，快拿我的藥箱來！」

「老爺子，早就準備好了……」小翠指指桌上的兩個藥箱。那個大的箱中還包括鋸腿臂的鋸和切肉的大刀等等。這些傢伙倒像是屠尸的工具。

「小子，是你動手還是由小翠代辦？我是想把這姑娘的衣衫全部脫光了！」

「什麽？還要全脫光？」

「怎麽？你不信任老夫，以爲老夫是頭色狼？告訴你，中了『逍遙指』的人，有三種不同的程度，第一種最輕，有七成以上的治癒機會，第二種有五成或四成的機會，第三種只有一兩成。我要從脚心一直看到頭頂，才能對症下針藥！」

譚家宇道：「那就讓小翠姑娘來脫好哩！」

小翠立刻上前脫衣，余寒齋道：「你爲什麽不親手爲她脫？」

譚家宇冷冷地道：「這理由我可以不告訴你吧？」

「可以，當然可以……」余寒齋喃喃地道：「你小子手段眞辣了些，這君子風度却眞難得，把女兒放在你身邊作父母的可以放心……」

冷蘭的衣服一件件地減少到了最後一件，譚家宇轉過身去，就連小翠對這燈光下晶瑩如玉，玲瓏剔透、玉腿修長，高腰隆臀的玉體也不由瞠目咋舌，驚羨、妬嫉兼而有之。

余寒齋以爲，這小子對冷蘭這女煞星如此呵護深愛，也的確有他的道理在。

余寒齋這工夫傾耳聽了一陣，臉上有十分神秘之色，然後道：「小子，你來看，老夫有沒有危言聳聽。」

譚家宇此刻也顧不得其他，轉過身來望去，目光在那脂玉般的胴體上幾乎被反射回來，爲了這天下至美，他曾勸她不要太辣，殺人傷命總是有干天和，但她似乎沒有改善過。

她殺人傷命的主要原因是對方居心不良，或出言下流。

如果能把余老頭的眼睛先洗一洗再讓他看這個胴體的話，譚家宇的心情就會好多了。

「你看，『逍遙指』的厲害處在此。」余寒齋叫小翠把燈籠靠近點，指着冷蘭的肩下「缺盆穴」道：「看到沒有？此處中了一指，順着往下是『氣戶』『庫房』『屋翳』『膺窗』『乳中』而『乳根』，是不是有條紫綫？」

譚家宇道：「不錯，還通下去……」

余寒齋道：「再由『乳根穴』向內斜下三寸餘，又形成一條直綫，經過『不容』『承滿』『梁門』『關門』『太乙』『

骨肉門」「天樞」「外陵」「大巨」「水道」「歸來」「氣衝」，而又橫向大腿「衝門」「髀關」「伏兔」「陰市」「梁坵」而至膝蓋的「犢鼻」。再往下是「足三里」「上巨虛」，一直由脚背上的「解谿」「衝陽」「陷谷」和「內庭」。這條經脈口一直往下，再往上可橫移到「氣走」「水突」「人迎」而到頰下的「地倉」，再分兩綫一到眼下「承泣」，一到頭兩側的「頭維穴」。上下共四十餘穴，若非此女功力深湛，而且尚是處子之身，在途中已經不治了。」

譚家宇抹着汗道：「那就請快救治她吧！」

余寒齋先自藥箱中取出三種藥丸共九粒，撬開冷蘭的牙齒爲她服下。

然後再取出銀針，長的約半尺，短的不過兩寸，却插在一個荷包上，只見他每拍一掌，必定下一針，「啪啪」聲不絕於耳。

不到盞茶工夫，已定下四十餘針。

譚家宇目不轉睛地盯着余寒齋的手和表情，此刻余寒齋額上已佈滿了汗珠，而且停了下來，盯住冷蘭的面孔。

足有盞茶工夫，余寒齋長嘆一聲，攤手道：「老夫也盡了全力，可是……」

譚家宇猛吃一驚，一把揪住了余寒齋，道：「怎麽樣？人已經……」

余寒齋道：「老夫已盡了全力，還是無救，人生修短天定，不可強求，這可能和她動輒殺人傷命有關……」

譚家宇暴怒道：「老賊，我以爲你如果不故意拖延時間，八成還是有救，可以說是你害死了她，老賊，你納命來……」

余寒齋以守代攻，剛剛掙開，又差點被他抓住。這工夫小翠已把冷蘭的衣服爲她蓋住了胴體。而譚家宇又已由屋中打到院中去了。

小翠道：「譚大俠，老爺子事先就交待過，他沒有十成十的把握，像你這作風，老爺子今後怎麽敢再濟世救人呢？」

譚家宇非但不罷手，反而撤出了長而窄的刀，「唰唰唰」就是五六刀，余寒齋對這位武林新貴還眞頭痛，閃閃避避退了三四步。

這工夫突聞正屋中那少女道：「爹，接着——」原來丟出了一柄破劍，所謂破劍是指劍鞘很硬，都脫了一層皮，劍穗本是黃色也褪了色。

余寒齋接住劍柄一甩，劍鞘飛出，劍已出鞘，居然是一柄寒芒熠熠，森森逼人的名劍。

譚家宇不便逞他人之危，反之，他無法接到這柄劍。這工夫余寒齋攻出一式「野渡橫舟」，譚家宇的窄刀往上一絞一挑，其實這一招「秋風掃葉」，正如這名稱一樣，在秋風中，葉隨風起舞，不由自主，而且正是譚家宇的七絕招的頭一招。

余寒齋又被稱爲「醫劍雙絕」，其劍術造詣也不問可知，乍見此招，心頭一沉，只有以寶刃的犀利，加上後撤來閃避這一招。

就在這時，站在東廂門外的小翠突然怒一叱聲道：「甚麽人不要臉去摸索一位姑娘的身體——」

叱聲末畢，一條黑影已自東廂窗中穿出，譚家宇迎面一攔，厲聲道：「朋友，人死了也不得安寧，你去瀆褻一位已死去的姑娘，如不說出理由，就得和在下這柄窄刀打個商量。」

此人身材頗高大，揹着兵刃有布套套着。似乎怕被人認出兵刃，而此人也戴了個花布條結成的面罩。這面罩可見雙目、鼻頭及嘴巴，雙耳也在外面。由於是花布條結成的，可以擾亂對方的視綫。

此人似乎知道「奪命聖手」的厲害而不出聲，也無意亮兵刃。此人向右竄，譚家宇也向右，此人向左，譚家宇也向左。

此人只好倒縱，譚家宇以爲此人摸他的女友的身體，居心不善，尤其此刻心情悲忿，那會讓他囫圇着離去。

此人壓低嗓音道：「在下此舉並非輕薄，而是試試這個女煞星死了沒有？」

「爲甚麽要試？」

「因爲她的死活對在下十分重要。」

「你和她有仇？」

「豈但有仇，她殺了家妹，而且連涌三劍，甚至第一劍已經畢命了……」

「你知道原因嗎？」

「正因爲不知道原因，才更恨她。」

「我想令妹和她一定有過節。」

「據在下所知絕對沒有。近日苦思，在下想出了一點端倪。因爲家妹平日愛扮男裝，可能是在家妹扮男裝之下與冷蘭相遇，多看了她幾眼，冷蘭把家妹當作了色狼……。」

「你妹妹的芳名是……」

「江南燕……」

「原來你是武陵雙傑江氏兄妹……」

「正是。在下的意思是，如冷蘭已死，怨仇一筆勾銷，設若沒死，再設法報仇。所以只好蒙面，不想把仇恨擴大。」

「現在江兄口經證明冷蘭已死，且挑明了身份，可以取下面罩了吧？」

「當然。」江昆取下了彩色面罩。

譚家宇抱拳道：「江兄請，此事就此了斷如何？」

江昆抱拳道：「在下別過譚大俠。」

譚家宇道：「依在下猜測，不僅江兄一人來此，不知確否？」

江昆肅然道：「不瞞譚兄說，今夜來此之人共有七位之多，計有『天雷手』梁季五兄、『天山三劍』呂氏賢昆仲、『現世報』霍大奎兄、『長白一鶴』雲天，另外一人就是在下了。其餘六位都和冷蘭有過節。」

譚家宇和余寒齋互視了一眼，不由暗暗吃驚，六七人聯手，他和余寒齋恐怕也未必穩操勝算。何況，以余寒齋的爲人，也絕不會甘冒不韙開罪這麽多的武林高手而插手的。

江昆臨走時又道：「譚大俠，在下對大俠心儀已久，雖然對大俠和冷蘭來往頗不爲然，但情有所鍾及不二色，也非常人所能及。在下順便報告大俠一個消息，我等一行七人，大多爲找冷蘭算帳的，可能另有數人却是衝着兩位而來，希望譚大俠留意點……」

譚家宇根本不問是甚麽人物，却抱拳道：「謝謝江兄關照，在下有個小小的原則，一向是無事躲事，有事不怕事……」

「在下就此別過……」江昆一走，譚

家宇的目光和余寒齋一接觸，立刻充滿了殺機，一刀刺出，這一刀雖非施襲，却因含忿而發，余寒齋沒有多餘的時間來格架或閃避。

那知余寒齋的名劍一擋，就學作譚家宇的刀或挑掃、刺撥，反正譚家宇的劍勢不論如何攻擊，都被擋住而化解。

「老小子！原來你藏了拙，你再試試這一招——」正要變招，余寒齋連退五步，且連連搖手。

「怎麽？認栽了？認栽也不成，明明可以救活的人却被你拖延時間害死了！老賊，我不殺你，絕不罷休！」

余寒齋忽然作了個手勢，譚家宇微微一楞，道：「甚麽意思？」

余寒齋又作了個手勢，領先往東廂內走。

譚家宇怕他溜了，立即跟入，只見余寒齋往床邊一座，道：「小子，咱們談的事兒還算數嗎？」

譚家宇道：「老賊，你的死期不遠，還敢消遣我？」

「放心！老夫的命還長得很哪！你殺了老夫，這個小娘們可就眞完了！」

「甚……甚麽？」譚家宇猛然一震，吶吶道：「老賊，你是說冷蘭她……她還有救？」

「嘿……」余寒齋接過水烟袋，又「咕嚕咕嚕」地抽着，小翠遞給他的水烟袋，噴出濃烟，道：「老夫要是連這個毛病都治不了！那『聖手奪命』的招牌還等着你來砸嗎？」

「還有救？那太好了！老賊，那快些，你——」

「你叫我甚麽？」

「好吧，就恢復原來稱呼吧！余前輩，既然能救，你爲甚麽剛才不說，却聲明人已經死了。」

「像你這麽聰明的人，怎麽這點心機都沒有？」要是我沒有救，或者馬上救活了她，試問，江昆等也來個找她算帳的人能放過她嗎？何況據江昆所說，另外還有高手，連你也不放過，你說，宣佈她死亡，任人來摸她一下好呢？還是大聲嚷嚷說她有救死不了！而讓人來此玩命好。」

「這……」譚家宇心想，還是老薑辣，道：「前輩高見，晚輩心儀折服……」

「好吧！咱們仍照前議，牛、狗屬我，另你要答應我一個要求，不准拒絕。」

「當然。」

「不過我這人總是心直口快，老愛把醜話說在前頭，老夫畧通子平之術，對相人更有心得，依我看，就算老夫能救得了冷蘭，不久她仍有血光之災。」

「你又要玩甚麽花樣？」

「看你！不依這一套是不？堯取人以狀，舜取人之度，文王取人以色。即爲相法之始祖，不信不行。好在老夫只不過是提醒你，萬一有那麽一天，你將會節哀順變……」

「你能不能不囉嗦？人救活了才算你有本領呀！」

余寒齋道：「小子，抱着她跟老夫來……」余寒齋往左邊內間走，小翠揹起藥箱，已打起簾子，譚家宇反正目前總要聽他擺佈。只好抱起冷蘭的身子，有些部位，胴體已露了出來。

內間也是一些藥櫃靠在牆邊，小翠拉動其中一個抽屜，那大櫃竟緩緩離開牆壁，牆上竟有個小門，人要彎腰才能入去。

小翠領先進入，有石階下通去。余寒齋提着燈籠，隨着進入，後面是譚家宇。

這是個地下室，只有上面三間屋子一間那麽大。有幾張床，也有些藥櫃。余寒齋指指一張床，叫他放下冷蘭。譚家宇道：「余前輩怎能證明她還有救？一個人的心臟已停，脈搏即不跳動，呼吸也沒有了！這情況還能……」

余寒齋道：「有所謂『心死腦活』的說法，你來看……」他掀起冷蘭的眼皮道：「所謂腦活，就是腦根本未死，這由瞳孔可以看出，只要腦未死，老夫就可以救。而腦未死的原因你知道嗎？」

「莫非是前輩事先已作了安排？」

「小子，算你聰明。」余寒齋道：「你看這個……」首先一指背後「靈台穴」上，有根極短極細的針，另外，在腦後的「玉枕」及「腦戶穴」之間也插了一根銀針。

譚家宇駭然地問道：「腦上可以插針嗎？」

「哪裏不可以插針？金針過膛你見過嗎？」余寒齋道：「就是這兩根針保住了她一命，也能使對方以爲她眞的死了……」說着，拔下這兩根針，在七個穴道上各拍了一下，道：「小子推宮活血吧！是你自己來還是讓小翠代勞，這一手什麽地方都要摸到才有用。」

譚家宇道：「還是偏勞小翠姑娘動手吧！」

小翠上前擦起衣袖，擦開衣服，開始推宮活血。譚、余二人坐到另一角落，余寒齋道：「老夫今夜根本未出診，却外出溜了一趟，不用江昆說，我也知道來了不少的人要對付冷蘭。所以才詭稱她已不治死亡……」

「花不可見其落，月不可見其沉，美人不可見其矢。前輩，在下並非不知道冷蘭的殺孽太重！只是……」

余寒齋目光一凝，立即斂隱道：「知道就好，這麽一位美好動人的姑娘，是兩手血腥，眞不敢想像她不久的將來……」

「前輩剛才說過，她不久會有『血光』，所謂『血光』是不是死亡的術語？」

「不一定，有時也代表受傷，但她犯的可能是『五鬼』。」

「什麽叫『五鬼』？」

「這也是術語，在風水方面也有此術語，意指在劫難逃。」

譚家宇道：「依你看她的時限還有多久？」

余寒齋道：「小子，老夫以爲，對這種事懵然不知比較好些！」

「放心！晚輩也知道君子問禍不問福的道理。自信還沉得住氣！」

余寒齋閉目想了一會道：「一月之內。但五行是否仍有救？要看她的造化，即使不死，也必重傷終身殘廢！」

譚家宇過去是不信這一套的，但今夜見識了余寒齋的神奇醫道，對這老小子又多了一層的認識。世間的事，確實不可以自己的固執去判定。他道：「余前輩可知

道『逍遙指』是什麼人？」

「怎麼？你們也沒有見過此人？」

「前輩，試問武林中誰見過此人？」

「的確沒有，據說此人殺人都選在無星無月的夜晚，不是在漆黑的屋中，就是在黝黑的密林中。」

「但是，據說武林之中仍有一人看到了……」

「誰？」余寒齋目光一凝，道：「誰看到了？」

「據說『插翅狐』艾倫看到此人一個側影。」

「能不能猜出此人是誰？」

「不久之前，晚輩遇見艾倫還提過此事，他說巳自可能性極大的十二個武林高手之中篩除了七個，只剩下五個人了！」

「這麼說，這『逍遙指』必能在這賸下的五個高手之中了？」

「也許。」譚家宇道：「前輩剛才所說冷蘭之卦數，也許有點道理！」

「這話怎麼說？看你小子是不信這一套的。」

「不瞞前輩說，她不久將要赴一個生死的約會。」

「對方是誰呀？就那麼厲害嗎？」

「不知道是誰？」

「胡說！那有和人對決不知姓名？」

「眞的。這件事發生在上一代，冷蘭之母遇人不淑，和那人有了冷蘭，但那人始亂終棄，不知去向，可是世上就有那麼巧的事，三年後二人在華山一破廟中再次相遇，就在那漆黑的殿中動手。一邊動手，那人一邊說出了一個秘密，那就是他的本來面目不是那樣，自第一次邂逅冷蘭之母開始，一直是戴着人皮面罩，冷蘭之母盛怒，全力搏殺，她雖是絕頂高手，對方也不在乎，足足拚了千招以上，兩人力竭時，此人捅了冷母一劍，冷母自信也在此人左腦下划了一刀。由於看不見，難以估計那一刀划得有多深？兩人都受了傷，遂約定五年後的同一天同一時辰，也是在同一小廟中再對決一次……」

「原來如此，冷蘭的母親目前如何？還好嗎？」

「她……她巳經殘廢了！所以這次生死之約非冷蘭自己去不可了！唉！冷蘭怎麼還沒有醒來？」

「我早就醒了……。只是在聽你們交談而巳！有一點我要補充的是……那個賊有幾種很顯著的毛病，那就是夜晚睡眠會咬牙及說夢話。咬牙聲在屋外都能聽到，至於夢囈，老是說那一句話『我不配，我不配』……。」

余寒齋的目光中有一種難以詮釋的神色，道：「這倒是一檔子新鮮事兒。老夫活了五十來個生日，還是第一次聽到這種怪人怪事！」

冷蘭道：「什麼怪人？那簡直不是個人，是畜牲！我此去有九成九的把握撂倒他……」

「冷姑娘，這種事必須是十成十才行，哪一成是什麼因素不能湊足？」

冷蘭道：「除非他是『逍遙指』，要不，就可以湊成十成十。世上可沒有這麼巧的事情吧？」

「當然，當然！」余寒齋笑着道：「要是那麼巧，也未免太可怕了！」

譚家宇見冷蘭巳經和好人差不多了，大概運功自療一兩天也就痊癒了，道：「余前輩，晚輩答應的條件，應該履行，請說出來吧！」

冷蘭道：「什麼條件啊？」

譚家宇道：「妳當時奄奄一息，我爲了救妳，答應余前輩三個條件，一是把那瘦牛送他，二是把那頭病狗送他——」

「家宇，這條件太簡單了！」

余寒齋笑笑不語。譚家宇道：「另外還有一個條件，余前輩還沒有說出來。」

冷蘭道：「那就請余前輩說出來吧！許了願一定要還願的。」

余寒齋又抽着水烟道：「只怕你們後悔莫及……」

「不會的！」冷、譚二人異口同聲。

余寒齋吹出了烟渣子，道：「那就是要少女杏春作你的終身伴侶……」

此言一出，譚、冷二人同時一驚，這是他們絕未想到的事。但能反悔嗎？事前余寒齋還再三叮囑過他，他說絕不反悔。

其實他應該先問問的。凡是條件，難免奇苛。然而，如他事先知道，答不答應呢？他能嚴拒而不救人嗎？

「譚家宇，你答應了？」

「當時我爲了救妳，我以爲什麼條件都不重要，誰會想到是這種事呢？」

那知冷蘭道：「你收了吧！眞是沒有辦法的事。」

余寒齋道：「是啊！這是我們事先談好的，再說小女也不計較名份，塡房也好，側室也好，主要是看你小子有出息，將來能在武林中幹一番事業……。」

譚家宇此刻眞是進退維谷，大丈夫一言既出，如白染皂。怎麼可以想過橋抽板不認帳呢？但是他和冷蘭之間雖無任何約契或盟誓，却都有個默契不作第二人想。

山内養傷　仇家追殺

冷蘭剛剛的話，表面聽來很夠場面，骨子裏絕不是那麼回事兒吧？譚家宇不能不這麼想。

余寒齋道：「怎麼樣？我就猜到你小子會賴帳。」

譚家宇冷冷地道：「余前輩，在下說的話還沒有賴過帳。只不知令嫒對於作側室這種事是否會接受？」

「放心！小女是個孝女，她的終身大事由父母作主，她絕無異議！」

譚家宇長長地吁口氣，道：「余前輩，不知冷姑娘所中的『逍遙指』是否巳完全好了？」

「那有這麼容易？『逍遙指』如果那麼易治，武林中人也不會談『指』色變了。老實告訴你們，冷姑娘中的『逍遙指』是最輕的。三五天內要運功療治，半月內不可有房事，反之會突然惡化而無救。」

冷蘭嗔聲道：「老鬼你胡說什麼，我還是黃花閨女，那來的房事？」

「冷姑娘別介意，老夫只是順便一提，男女之間一旦有了情感，男歡女愛之事隨時都會發生，事關生命，老夫能不及時提醒？」

冷蘭哼了一聲道：「家宇，我不能讓你作言而無信的人，答應了就要實踐！」

「是的，阿蘭，我不是那種人……」

譚家宇道：「我們走吧！」

「走是可以，小子，你何時來下聘禮娶我的女兒？總要有個交待。」

譚家宇道：「你女兒今年多大了？」

「二十三歲，正是適婚年齡，可不宜再拖，而且老夫也爲她批過八字，今年嫁出是上上大吉。要是今年不嫁，往後三年都不吉利。」

譚家宇呆在那兒，心中極亂，但冷蘭道：「余前輩可否讓我見見令嫒？」

「這是幹什麼？」余寒齋道：「小女可不是在江湖上走動的女人，她恐怕會害臊的！」

「這種事也會害臊，今年她就嫁人，嫁了人就要陪男人睡覺，那她怎麼辦？」

余寒齋道：「這……冷丫頭妳……」

「怎麼？不好聽是不是？世上好聽順耳的話，大多是廢話，有用的實話都是不大好聽的，對不對余老頭？」

「我把妳救活了！妳又神氣哩！」余寒齋道：「用不着看哩！我嘛！姥姥不親，舅舅不愛，小女不會像我，像我也就完哩！她呀！像她死去的娘，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個子不高不矮，雖不如冷姑娘風姿綽約，可也是千中挑一哩！」

冷蘭道：「既然如此，那就不必看哩！」也許是由於余寒齋說他的女兒比她差些，女人是十分計較這一點的。所以有人說：才子遇才子，每有憐才之心。美人遇美人，必無惜美之意。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有一點小女正合乎古人審美所要求的特長，那就是臉上沒有一個麻子，身上也絕無一道疤痕。放眼武林中的女人，哪一個敢說全身上下從未挨過一刀一劍留下疤痕？須知一個美好的胴體上，只要有一道指甲大小的疤痕，就破壞了整體的美。那麼：『黑漆的頭髮、沒有麻子、脚不大、周正。』這幾個條件也就完整了。」

冷蘭可能心頭一沉吧，本來她篤定得很，第一，她和譚家宇的情感，余寒齋的女兒絕對破壞不了，況且就以外貌來說，余老頭就不得不承認，俗語說：孩子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要不是他的女兒差得多，他大可不必承認這一點。但是，余老頭談到疤痕這一點，的確使她心頭沉重，會武的女人，身上連個指甲大小的疤痕都沒有，這一點的確少有人能及。

「余老頭，本姑娘不大相信。」

「怎麼？冷姑娘莫非要驗疤不成？」

余寒齋道：「這種事兒絕對騙不了人，小女巳是譚家宇的人了。要證明這一點不是很容易嗎？」

譚家宇不便插嘴，再說，爲了身上有無疤痕而爭執，也甚覺無聊。他道：「阿蘭，我們走吧！余前輩，令嫒的事，三月內在下必來解決。」

二人向地下室出口石階走去，冷蘭似乎想起一事，道：「余老頭，我眞想不通，拉車的病牛是在蘇境銅山買的，當時只以爲牠瘦了些，反正拉一輛車子慢慢地走不成問題，走了三五天才知道是頭病牛。至於狗嘛！的確是譚家宇帶來的，狗不捨得離開主人，主人也不忍心放棄這頭狗。爲了救我，他才勉爲其難。現在請告訴我們，這一頭病牛和一頭病狗對你來說有什麼用？」

余寒齋道：「老夫說了也無妨，反正你們都是一言九鼎之輩，絕不會再收回去，老實說老夫只要看上幾眼，就知道這是兩塊寶，尤其是在大夫的心目中……」

「寶？什麼寶？」

「牛身上有牛黃，狗身上有狗寶。是千載難逢的機會，老夫居然一夜之間連獲二寶，這老運嘛！是越來越順哩……。」

譚、冷二人不由一震，簡直不大信任自己的耳朵，世上居然有這麼巧合的事，牛黃、狗寶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中藥聖品，眞正上品牛黃，十兩黃金買不到五錢。

只是這老小子眞詐，檢這便宜也太不厚道了。

「你們也不必難過，老夫如不告訴你們，你們永遠也不知道這牛是有牛黃的病牛，狗是有狗寶的老狗。至於另一條件，老夫把女兒送你作側室，還救了你們一命，佔便宜的自然是你們了！你們想通了沒有？」余寒齋禿眉細眼，削鼻薄唇，兩腮無肉。但目光烱烱有神，這本就是一副討厭相，尤其二人此刻看來，眞有「顧人打也划算」的感受。

譚家宇笑笑道：「此寶送你，正如寶劍之送烈士，紅粉之贈佳人相似。但却希望你的作風改變一下，金錢爲身外之物，應以救人濟世爲本！」

余寒齋「嘿嘿」乾笑道：「**老**夫要不是有救人濟世的必勝，冷姑娘這**工夫恐**怕還躺在床上哩！……」

× × ×

中條山，是譚家宇和冷蘭最熟悉的地方。

爲了療傷，他們由洛陽來此，預計作半月停留，他們住在這十分隱秘的山谷中，他們一直以爲此處很適合潛修，作爲療傷之所，當然極佳。

紅日西沉，山野中鍍上了一層金黃。

此刻，冷蘭在茅屋中運功療傷，這種療傷方法比一般調息療傷困難得多，她中了「逍遙指」，也就是足陽明胃經受傷，由上自下四十餘穴都窒而不暢，要偏重於此經脈運行，才能收到速效。

冷蘭巳自療了一整天，估計再有一天一夜，就差不多了。

山野中越來越暗，林中的狼嘷，此起彼落。由于這兩天是重要關頭，不敢舉火炊飯，兩人只好以乾糧充飢。連獵得的山獐野兔，也不便烤食。

就在這時，他突然聽到了人聲。

這谷中幾乎無路，是什麼人會到這兒來，他斂神內視傾聽，似乎不止二三人，其中一人說道：「小弟偷聽『武陵雙傑』老大江昆對『天雷手』梁季五以及『天山三劍』梁氏兄弟等人說，冷蘭巳經死了，這倒也省了事，就讓那姓譚的去單相思好哩，小弟和諸葛敬兒也就離開了洛陽，那知在新安打尖，聽到一個過去在鏢局混的舊相識說，他看到兩人，男的是「奪命聖手」譚家宇，女的是誰也不認識，由於他說那女的病懨懨的樣子，我猜想可能是冷蘭，她是詐死，而且一路往西北進入中條山。」

另一人說：「這麼說，姓譚的知道我們要找那女人算帳了？」

「八成知道。而且余寒齋那老鬼也在和他們演戲，把江昆他們七個人都矇住了，還以爲她眞死了呢！」

「余寒齋那老賊包庇那女煞星，遲早我要找他算帳！」

「老兄，我看你還是死了這條心吧，第一，余寒齋非但醫術高超，武林中只此一家，他的劍術，恐怕也找不出幾個敵手來，最重要的恐怕還不是這個『逍遙指』的兇燄，近來在武林中造成人人自危，誰敢說有一天就不會輪到你我去求他——」

那人沒有說什麼。過了一會又道：「他們三位怎麼還沒露面？」

另一人道：「他們由那邊包抄過來，這法子不錯，明明有人看到他們二人來到此處附近，估計必在此谷之中——。」

「我們先不要前進，待他們出現了再說——。」

這二人似乎停止不前，相距他們的茅屋約三、五十丈左右，這工夫相反方向也傳來了衣袂拂動草木聲大約也有二三人。

其中一人道：「你有沒有發覺，凡是『逍遙指』光顧的人，都是獨霸一方的人物，像我們，也許還差那麼一點點？」

另一人道：「怪的是『逍遙指』迄未光顧譚家宇，却先光顧冷蘭，以這兩人的份量，姓譚的自比那女煞星高得多了！」

第一個開口說話的又道：「我發現一個秘密，余寒齋那惡醫和洛陽最大一家大德昌票號有密切關係……」

「什麼叫票號？」此人眞土，連票號都不知道。另一人道：「就和錢莊差不多嘛！也就是兌換『交子』和『引子』的地方，除了缺錢、銅錢和金、銀外，還有紙幣，這玩藝在唐朝就有了，在甲地買了貨，可以在乙地方付欵，這種票子又叫『兌錢』。」

譚家宇心頭一震，這口音很熟，略一凝思，突然想起「八表一鈎」陳金泉這個人來。此人眞是武林中最惡形昭彰的敗類了，他幹過奸殺、刦鏢、還開過黑店，他的弟弟陳金池就死在冷蘭手中。

由陳金泉的出現，他幾乎可以猜出另外四人來，物似類聚，臭味相投，他們幾乎不曾分離過，另外四人是「品花三郎」邱天榮和「關洛三絕」龍氏兄弟。

這五個人以陳金泉的功力最高，白道高手幾次兜捕都被他漏網，「品花三郎」邱天榮人如其名是個採花大盜，輕功了得，至于「關洛三絕」則以暗器馳名武林。

譚家宇聽出這二人是「八表一鈎」陳金泉和「品花三郎」，剛才另一邊發聲交談的可能是「關洛三絕」龍氏兄弟之二，那麼另一個呢？

譚家宇陡然一震，回頭向小茅屋伏身疾掠，他剛才距小茅屋約百十步遠近，他以爲在那兒守護可兼顧左右及前方，但後方則不能兼顧。當他近在茅屋十餘步之內時，忽見人影一閃而入，而正在療傷的冷蘭頭上冒着騰騰白煙，顯示她正在緊要檔口，不可干擾。

而入侵之人似乎沒想到譚家宇會這麼快就來到，此人站在冷蘭的榻前約四五步之地，目不轉睛地望着她。

是被冷蘭的冷艷和過人的魅力所吸引，抑是因有過節，此刻已在他的掌握之中而心頭大快呢？一頭貓捉到了老鼠，往往不立刻撕裂噬咀，而先戲弄一番。

此人是這種心情嗎？

由于譚家宇是在此人身後，看不到此人表情，也不敢確定此人是否是「關洛三絕」之一？假如是的話，此人身上至少有五七種暗器，如他以暗器招呼冷蘭，實在防不勝防。

譚家宇從不背後襲人，但目前也必須先下手，因爲還有四個也在附近，所以也許還有別人也不一定。

這人看了一會，似乎攤攤手表示世上居然有這麼動人的女人，就放輕脚步向前行去，分明不想用暗器。

譚家宇一掠而至，這人則聽到身後有衣袂破空聲，應變不謂不快，車身疾轉，雙手就要摸暗器，但譚家宇不給他機會，已揑住了他的「曲澤穴」。

這工夫兩人對了面，果然是「關洛三絕」老二龍以理。他們龍氏兄弟的招牌最明顯，全是金魚眼。龍以理見是這位「奪命聖手」，面色驟變，道：「幹什麼？」

「我正要問你這句話？」

「在下來此獵狐！」

「獵狐獵到人家屋中來了？」

「這可是尊駕的屋子？嘿嘿！這分明是獵戶搭建的，你們能來別人就不能來？」他故意使嗓音逐漸調高以便召來同伙。

「當然能！可是你們這些敗類是以爲誰來的？逃不過姓譚的眼睛，你給我先躺下吧……」手一抖，龍以理的身子在半空翻了個觔斗，蓬然落地，就不能動了。

因爲譚家宇在翻出他的同時，已點了他三處穴道。幾乎同時，兩個人影自不同的方向射入茅屋中，一個是「品花三郎」邱天榮，一個是「八表一鈎」陳金泉。

這兩人由「品花三郎」纏着譚家宇，「八表一鈎」撲向正在緊要關頭的冷蘭。

譚家宇閃電劈出三掌，把邱天榮震退兩步，身了疾彈，堪堪伸手抓到陳金泉的背衣，在此同時，金風呼嘯，至少有三四種暗器由兩個絕對不同的方向襲到。

所謂不同方向，是前後窗外各一人施放大小不一、輕重各異的暗器。等于把譚家宇夾在中央。

這是十分兇險，極難閃避的局面。況且「品花三郎」邱天榮已追上，前面的「八表一鈎」也向頭掃出一鈎。

這是無法倖免的一擊，沒有人會相信譚家宇能逃過這一刦。甚至譚家宇自己也知道自己的處境，簡直是九死一生。

在他那窄長的刀出鞘的瞬間，發出一聲低嘯，身子平、側、扭、彎、蜷、伸的幾個動作，肉眼已無法分解其步驟，先格開了陳金泉的鈎及邱天榮的劍，一陣「叮叮噹噹」之聲過後，寒芒炸開，「品花三郎」邱天榮又在悶哼聲中退下。

他的大腿上裂開一道半尺長寸餘深的血槽。

由于「八表一鈎」死纏不放，龍氏兄弟在窗外不敢再用暗器，立刻竄進來撲向冷蘭。而且老遠就落射出一枚月牙鏢和三枚鐵蓮子。

兩個人就是八件暗器，招呼正在療傷

不能還手之人，譚家宇大吼一聲，要救已是不及。但恨怒之下，凌厲的一刀，刺中了陳金泉的肩窩。

就在這絕望無救的瞬間，一道幻影像雲中射出的陽光一樣地快，又站在冷蘭身前，雙手齊抓，八件暗器一件也沒有漏，皆入此人之手。

龍氏兄弟楞住，譚家宇也楞了一下。

他甚少折服一個人，前此，他服了余寒齋的醫道和機變。現在，他服了此人的輕功和接暗器的熟練。他自信此人不在自己之下，包括任何方面，自然也包括人品在內，甚至此人也許比他更英俊些。

就在這時，龍氏兄弟等人挾起被點穴及受傷的人趁機溜了。當然，如果譚家宇不讓他們溜，恐怕是溜不掉的，但他們有的人會殘。

在目前，他很注意此人，也很感激此人。可以說沒有此人，冷蘭最輕也會走火致殘。

「這位兄台及時援手……」譚家宇抱拳道：「化解了一次極大的危機，大德不言謝，不知可否賜告大名。」

這人大約也在二十八九或三十左右，英氣逼人，帶點狂傲之氣，揹着巨劍，身着銀灰長衫，文生巾、粉底快靴，要不是那柄巨劍，可能會把他當作讀書人。此人抱拳道：「小事一段，兄台不必介意…」

「在兄台是小事，在下却認爲是一件大事。」

「在你是大事，在我却是小事。不是和你客氣，眞的是小事，明明是小事，却這麼鄭重其事，未免小題大作了……」

此人的傲慢由這幾句話即可見一般，古人說：律己宜帶秋氣，處世宜帶春氣，此人正好相反。

譚家宇道：「基于受人之恩不可忘的古訓，小弟就眞小題大作點，諒兄台也不會深責……」

此人有點不耐，道：「她如果醒來，不要說我來過，」

譚家宇愕然道：「這是爲了什麼？」

「你剛剛不是說過，受人之恩不可忘，施人之恩不可記嗎？」

「是的，在下說過。」

「在下就是這個意思，小事一段何必告訴他？」

「這恐怕不妥，在下不說兄台援手之事，就不免有獨佔功勞之嫌……」

「嗨！你這人可眞囉嗦！男子漢大丈夫，爲什麼這麼迂？」

譚家宇按捺着性子，道：「這就怪了！兄台似有馬上離去之意，既然不想留下來讓受惠者當面道謝，又何必介意在下向冷姑娘提及兄台及時援手之事。」

這人臉色一沉，道：「我就沒見過你這種死心眼的人，在下救人不想居功，叫你不要說，你別說也就是了。爲什麼聒噪個沒完。」

譚家宇幾乎要發作，但仍忍下，總不能對一位恩人發脾氣，不禮貌對不？苦笑着直搓手。要不是這樣，他一定會稱稱此人的斤兩。

「在下告辭！」此人抱抱拳，大馬金力地往外走，老實說，此人如果不傲慢，是很有點氣派的。

譚家宇沒有再說話，眼見此人的身影消失在百尺之外。回頭看看冷蘭，頭臉上又不冒蒸泡。嘴唇已有紅潤之色。不久，她慢慢睜開眼來。

「家宇，這幾天可把你累壞了吧？」

「妳我又可必說這些客套話？」

「這兩天可有甚麼人來干擾過？」

「當然有。而且在不久之前——」他說了「八表一鈎」陳金泉及「品花三郎」邱天榮等人被擊退的事。

「在這兒居然有帮手，眞是命大。」

「不過這人很怪，也可說很傲氣。」

「是甚麼人，沒留下姓名？」

「沒說。而且有點少年得志，盛氣凌人的架勢！」

「是甚麼樣子？」她的表情很怪，似乎知道那人。

「三十左右，一表人才，身上揹有巨劍——」

她忽揚手打斷了他的話，道：「不要說了……」

「怎麼？妳認識他？」

「不談他成不成？」

「爲甚麼不談？他叫我不要在妳面前提起他，而妳又不願我談他，我要是不弄清楚，心裏會不痛快的！」

「只怕弄清以後，你會更不痛快！」

「我不信。」

「不信算了！」

「我希望妳告訴我，不然心裏總是不踏實。」

她緩緩站起，繞着茅屋走動，道：「你一定要知道？」

「當然。」

「他就是金船帮少帮主公孫傲。」

「也……也就是妳的未婚夫……」

「以前是，現在已經不是了。我對你說過吧？」

譚家宇好久不出聲，冷蘭道：「怎麼樣，我不說你又非問不可。不高興吧。」

「我不是爲了這個，我在想……」

「有一天你會稱稱他的斤兩對不？」

他以爲她很聰明，一下子就猜中了他的心事。他現在很後悔，早知他就是公孫傲，應該和他訂個約會，印證一下。

「不必和他較勁兒！他不會是你的敵手……」

譚家宇淡然道：「妳這句話並不能確實證明，他的武功底子如何？」

「你以爲我說他不如你是誇大你的份量？」

「希望不是如此。」

「家宇……」她走近一臂搭在他的肩上，他可以嗅到他的髮香，她很少這麼溫柔，她道：「爲了我，你也大可不必和他一般見識。」

「爲甚麼？」

「在他來說，會以爲你是得了便賣乖，假如你站在他的立場上，你對他的態度，也未必能中規中矩。當然，你是不會像他那麼過火的。」

「冷蘭，妳似乎沒想得很週到……」

「你是說我爲他設想？」

「冷蘭，不談這個人好不好？妳完全好了？」

她想了一下，道：「我以爲這應該說

是好了！但是，我剛剛試運眞氣，有點很怪却又說不出一種所以然的感覺來！」

「什麼感覺？眞氣不暢？」

「不，眞氣流暢，感覺說不出來。」

「是不是『逍遙指』留下來的後遺症呢？」

「我還是說不上來……」

譚家宇嘆了口氣，道：「冷蘭，余寒齋這老傢伙很討厭！妳有沒有這感覺？」

「是不是因爲他太詐，經常賺人而使人厭惡？」

「可能不是爲了這個，我也說不出來，就是不喜歡他。」

「不久他就是你的岳父了。不喜歡也不要遷就點！」

「冷蘭，妳說，我有什麼辦法？」

「家宇，我可沒有一點怪你的意思，本來嘛！你爲了救我，連生命都在所不計，你以爲我會吃醋？」

「我所感覺到不舒服的地方就在這兒呢！」

「你是說……？」

「妳不吃醋，是否顯示我在妳心中的份量並非……」

「家宇，你這可就是鑽牛角尖囉！我是說，余杏春不可能奪去我全部的愛，至於分一點給她，我不會太吝嗇，因爲她畢竟是救我一命者的女兒呀！」

「既然如此，我就不必替妳担憂了。冷蘭，還有九天，就是妳和那上一代仇人對決之期，妳自以爲體力能勝任嗎？」

「能！就是不能又如何呢？」

「冷蘭，如果妳自以爲到時候體力不能勝任，就不必冒這個險，況且，不能殺此賊，必然遺恨終生，何不讓我代你去對決？」

「你？」

「怎麼？妳對我沒有信心嗎？」

「這樣是不是失信於對方了？」

「和對方除了拚個你死我活之外，妳認爲有必要和他講什麼道義？至少妳依約一個人前去，沒有花招呀！」

「可是你不能算是當事人或當事人的後代呀！」

「冷蘭，妳又怎能保證對方當年挨了那一刀之後還能搏殺，而不是由別人取代他前去赴約？只要是一對一，而且也不是蓄意地另請高手，就不算違約。」

冷蘭搖搖頭道：「家宇，我總以爲這樣不大好。儘管他是我的仇人。」

「這件事也眞怪，令堂和他有夫妻之實，至少也有年餘時間，就一直未看清楚他是戴有人皮面罩之人嗎？」

「我娘和她只有三次會面，而且每次都是在深夜屋中燈光幽暗之下，且不久熄燈……」

「此人的口音、方言、身材高矮胖瘦等等。還有，人的頭髮顏色、粗細、軟硬，以及牙齒整齊與否？這都是無法改變的。其中只有肥瘦一項可以改變……」

「對！關於這個，反我正們要經過舍下，你就去親自問問我娘。」

「爲什麼要我親自問？這是不方便的事。」

「有什麼不方便？」

「因爲……因爲總不免涉及昔日令堂和那人居室的隱私之事……」

「不妨，我娘很大方。還有，我所以要你親自去問，也另有一項私心，萬一我這次到華山小廟去對決，一去不返，你也好爲我繼續找那個人，爲我們母女報這個仇。」

譚家宇笑笑道：「我感覺妳近來有點改變了！」

「哪一方面？」

「妳過去從未這麼消極，對自己也從未如此沒有信心過。」

「不瞞你說，不知爲什麼？我有一種不祥的預兆。」

「沒有信心？」

「恐怕還不僅是此，而是對決之事凶多吉少。」

「妳眞的有點變了！」譚家宇捧起她的臉，二人鼻尖對鼻尖，道：「信心太重要，記住！尤其是生死相搏的檔口……」

「我知道，家宇，在我未死之前，你對我有無需求？」

「什麼需求？」

「隨便什麼，只要你能說出來，我就會付出去，不要客氣，也不必難爲情，如因這種心情而不要，一旦我進入那小廟中而永遠出不來了！我會認爲是不能瞑目之事。」

「冷蘭，我們好好休息一下，明天一早就動身，妳是說去府上到華山赴約的順路？」

「是啊……」兩人携手上床，不久譚家宇就睡着了。她很敬佩他的有所不爲，但是否多多少少也有點被重視的感受呢？

其實她想的全不是這些。

× × ×

娘子廟是個小村鎭，大約兩百戶人家，有一條筆直而較寬敞的石路大街，兩邊倒也是商號林立。

冷家就住在此鎭上，但在後面小街處，門前一株老槐樹，枝葉茂密，在秋風中，敗葉隨風飄落。

由於冷蘭的娘殘了，行動不便，她並未叫門，二人看看身後面無人經過，越牆而入。

「娘……蘭兒回來了……」但無人應聲。這檔口通常是使女小菊晚炊時刻，她的母親會坐在灶旁帮小菊摘摘菜什麼的，這是冷蘭說的。

而現在既未聽到拉風箱（鄉下做飯要以風箱使灶中之火旺盛。）之聲，更無交談及回應聲。

「娘……小菊……」冷蘭奔入屋中，由五間正屋及三間廂房看來，冷家過得相當清苦。

就憑這一點，譚家宇可以體會到冷蘭素日的操行，以她的身手，要弄錢蓋一幢華麗屋子，置幾頃良田，眞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冷蘭忽然自屋內發出尖嘶，譚家宇急奔入屋，心頭涼森森地，好像連髮梢也涼了。一位頭髮斑白的老夫人和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女，都懸樑自盡了。

一個殘廢、貧困的老人自殺上吊，這也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是冷蘭以爲絕對不可能發生在母親身上。

他們急忙把人放下來，發現大約死了

兩個時辰以上。老人穿了壽衣，少女也穿了她認爲滿意的新衣，看樣子是自絕的。

冷蘭一直在顫抖，道：「家宇，你以爲是他們自尋短見的？」

譚家宇看看自縊者脚下被蹬倒的櫈子，再到樑上去看看繩子留下的痕跡等等，他默默無語。

「你以爲是自絕的對不？」

「冷蘭，伯母生前有無這種悲觀的傾向？」

「偶爾是有，但她老人家却很堅定地說過，她要親眼看到這個人魔死後的本來面目。」

「這麼說就不是自絕而可能是先被人殺死，再爲她們換上壽衣，作成縊死之狀的，是誰幹的？目的何在？」

冷蘭抹着淚道：「我能猜到，可能就是那人魔幹的。」

「他要殺令堂，這五年來應該有的是機會，爲什麼在我們回來前的兩個時辰左右下手？」

「由於我對你說過，要回來再問問我娘一些進一步的特徵，包括頭髮、牙齒及身高等等，這些都有助於猜出此魔的身份。可能此魔一直在我們身邊附近，所以先來一步下手滅口……」

譚家宇點點頭道：「果然有此可能，由此可見，此魔昔年受傷不重，而妳這次要面對的是他本人而非他的下一代！」

「不錯，看來他對這次對決有十成十的把握……」

「冷蘭，我決定代你去宰了這一個魔頭！」

「不，家宇，儘管我沒有十成十的把握，但這些年來我一直不斷地苦練，力求精進，就是爲了手刄此獠，你的好意心領了……」

在鎭上住了兩天，料理了冷老太太和小菊的後事，兼程來到華陰縣。

對決的日期就是明天子夜，他們傍晚落了店。

爲了使冷蘭心情放鬆，譚家宇一下子叫了七八個名菜，也叫了陝西鳳翔名酒，爲她壯胆。兩人在屋中喝了起來。

此番對決，也要避免招搖，原先本以爲雙方都不相識，至少冷蘭不認識對方，對方也不認識冷蘭，但現在，譚家宇以爲對方可能已認識了冷蘭。

這是十分不利的事。所以譚家宇關切地道：「冷蘭，我決定代妳去辦這件事好不？」

「不，我要手刄此魔。」

「這可能是對方所希望的事。妳要知道，他已經殺令堂滅口，妳就不必再和他講什麼江湖規矩，只要不投機取巧或埋伏施襲，對此獠已算仁至義盡，況且，又怎知對方不會弄鬼？」

「不會吧，當初已說明，雙方絕對不可弄鬼或邀約帮手，我想他不至於那麼下流。」

「他若是正人君子會向令堂及小菊下手？昔年就更不會以另一面目和令堂接近而棄之不顧了！」

「家宇，我很感激你的關懷，我要照自己的心意去做，你不會介意吧？」

「嗨……」譚家宇照照杯子，道：「冷蘭，乾！」

你一杯我一杯，兩人乾了好幾斤鳳翔酒。直到冷蘭醉了爲止。撤去殘餚，把她安頓好了躺下，爲她蓋好棉被，譚家宇返回對面房中。

今夜，他是應該和她同屋而眠的，儘管是往好處去想，但余寒齋說的話，他却不能不想。

這一次她眞的有所謂「血光」或「五鬼」之災嗎？但是，今夜兩人的心情都不平靜，在這情況下的男女，就極可能發生那種事的。

大約是四更將盡時刻，譚家宇不放心，下床到冷蘭的窗外向內望去，竟發現床上沒有人，不由吃了一驚。

立刻上了屋頂四下打量，也沒有踪影，在她的屋中等到五更過來，她才回來。

「冷蘭，明天就要赴約了！今夜妳要睡好才行，養精蓄銳，全力以赴，妳到什麼地方去了？」

冷蘭生氣時更美，這可能正是她手段奇辣而仍有人敢於接近或想入非非的原因了吧？她忿然道：「好像有人在我的後窗窺伺，一閃而沒。」

「所以妳追了出去？有沒有看到是誰人？」

她搖搖頭，冷冷地道：「此時此刻來干擾我，他眞是找死！」

「妳這麼一說，我倒懷疑是不是對決的對方故意來騷擾，使妳無法安靜下來休息，以便削弱妳的體力？」

「也不是沒有可能。」

「冷蘭，妳快去睡吧！我決定自現在開始爲妳守夜，讓妳一口氣睡到明天午時吧。」

「家宇，你對我這麼好，我眞不知道如何回報你才好？而你目前又不接受我的回報……」那目光像是跳躍着橘紅色的火苗。

「妳怎麼說這種話？快去睡呀！不論發生什麼事情，妳都別管，儘管睡妳的覺好了。」

「有你在還會發生什麼事？」

「這……這可就把我估得太高了吧？比喻說，公孫傲這個人吧！他的身手就不在我之下……」

「你一提起此人我就想噁心！你爲什麼老愛提他？」

「冷蘭，並非我心胸狹窄，老愛提他，而是今天到了這華陰縣城，我好像又見到了他的一個側影……」

「斷定是他嗎？」

「我相信自己的招子夠亮……」

「怎麼？你是不是以爲他之來此，是由於我們——」

「不不，妳對我說過多少次，和他的婚約早已解除，而且在路上遇見都會避道而行，老死不相往來……。」

「記住就好，別鑽牛角尖和自己過不去。這世上再也沒有人能佔據我的心燈意蕊了，只有你……。」

「好好！妳快去睡吧……」推入房中，抱她上床，伸手把她的眼皮往下一抹，道：「要不要我唱一首催眠曲？」帶上門走了出來。

× × ×

午時未到，譚家宇就叫店家準備好了漱洗的一切和飲食，六個菜的材料都已弄好，人一醒就下鍋，但不打算喝酒。

未時初，二人已離開了客棧，他們估計不須初更就可到達華山十八盤。而那小破廟就在十八盤的第十三盤左近。這十八盤雖非最險峻之處，普通人走一盤就腰痠背痛了。

二人好整以暇，邊走邊談，冷蘭道：

「雖然我自己頗有信心，就算我面對的仍是那老魔而非他的下一代，也有信心，但是，凡事豫則立，萬一我一去不回……」

「冷蘭，我希望妳能改變主意，讓我替妳去。」

「不，我不能手刃此獠，今生難以安心。所以我還是應該把後事預作安排。」

譚家宇不免有生離死別的感喟，這眞是一件無能爲力的事，以他的爲人，絕對不能插手，更不便取巧。

「如我不敵死亡，在可能的情況之下，希望你能根據我的指示去找此獠……」

「什麽指示？」

「這自然是假設。如當時情況許可，我會設法留下暗示，表明此獠的特徵，武功路數或其他臨時所發現的一切。然後，請你把我草草埋在十二盤附近亂岩中的一個石巢內。」

「石巢？爲什麽不讓我把妳弄下山，好好地裝棺安葬……哎呀！這未免想得太遠了……」

「不，家宇，這雖是喪氣話，世事如棋，誰也難以逆料未來的事。早作準備總是好的。十二盤亂岩中有一石巢，和小型棺木略似，附近還可以找到石板，用石板蓋上，然後再覆上尺餘厚的泥土即可，總之，不要作成墓狀，也不可立碑記。因爲仇人發現會扒我的墳。」

譚家宇不出聲。他很不願聽這類的說話。

「反正是只要你一個人知道我埋在那兒就成了！如果有空，每年可以來看我一次……。」

「冷蘭，妳如果心中老想這種可能性，那就……」

「家宇，我爲你帶來的痛苦似乎比快樂多……。」

「冷蘭，如果說妳懂堪輿學，草草葬入石巢，只是爲了風水，我不便反對，反之，我不能那麽做。」

「要不，你把我沉入山澗水深處的澗底，我們家鄉有這種水葬的習俗，意指澗水清冽，可洗滌生前的一切罪孽，早登極樂。」

「妳家鄉眞有這等風俗？」

我騙你幹甚麽，如你怕我的遺體在石巢被虫蛾所噬，水葬倒是最合乎我的意願了！家宇，你能順從我的意願嗎？」

他嘆了口氣，道：「怎能使遺體不浮上來。」

「以巨石拴住或者用石壓住固定在澗底呀！」

「冷蘭，這兩種葬式，妳較喜歡哪一種？」

「當然是後者囉！這是我家鄉的風俗呀！」

譚家宇又沉默了，他不能不想，也許冷蘭自己並不太有信心，但却不願假別人之手去作這件事。

這眞是個剛愎自用的女人。

初更稍過，他們到了十八盤附近。

爲了成全冷蘭的光明正大心願，他向她保證，在丑時末以前這段時間他絕不進入黑暗的小廟之中。

他們在附近靜靜地等待，一直熬到子時過半，她才離開他向小廟走去。這兒距小廟約半里之遙。

遠遠望去，薄霧中的小廟，像個巨大怪物，張着口要吞下冷蘭，而冷蘭也根本沒有回過一次頭，直到她的身影消失。

時間在焦灼、沉悶和不安下緩慢地溜走。

夜霧越來越大，却未聽到小廟中傳來任何聲音。也許他們雙方的搏殺，在一、二十招之內就結束了。

如果她是勝的一面，現在她該走出小廟，或者他們還在力搏，都受了重傷，或者已同歸於盡了。

不停地胡思亂想，沒有一種想法能穩定他的情緒。時已子末丑初了吧？時間過得太慢了。

如果現在去看看，算不算違約呢？設若他們仍在搏殺，自己就會爲冷蘭帶來困擾，予人口實。

好歹等到丑時正，再多一刻他都不願等了，立刻向小廟奔去，而且邊奔邊四下打量或傾聽，四下既無人影，也無聲音。

到了小廟跟前，這才發現，這廟並不如遠看那麽小，有五間正殿，左右各三間偏殿，只是正、偏殿中的神祇都已倒地，毀壞，有的已失踪，房子年久失修，廟牆有些地方半塌，正、偏殿屋頂也有些地方漏雨，到處蛛網塵封。

他在正殿中央那間中的地上發現了冷蘭躺在地上，首先一試她的心脈，似已早斷。

一種不服、不屈的仇火自他胸腔中燃起，冷蘭母女二人就這樣死了，世上也未免太無天理了。

他立刻到處搜索了一遍，也站在廟頂上四下打量了一陣，空山寂寂，闃無人聲，這對決得勝的人早就走了。

他打起火熠子照看冷蘭，她的死態並不可怕，就像她平常那種冷艷差不多，只是口鼻中鮮血斑然，劍仍揹在身上，似乎根本未撤出。

他還拔出她的劍看過，的確不像是用過劍的樣子，如果用過，而對方也用兵刃的話，他在半里處應該聽到兵刃交擊之聲了。

現在他確定，可能雙方都未用兵刃，那麽冷蘭是何處負傷而致死的呢？對方到底是什麽人？

用火熠子仔細查看，終于發現她的右手中指上有血，蘸着口中的血漬，在上衣衣裏白綢上畫了一個葫蘆。

這是什麽意思呢？除此而外，沒有任何其他蛛絲馬跡可尋，當然，他還要再看看她的身上的致命傷，往往由傷處即可看出兇手是誰？

因爲較特別的拳掌擊中人身，往往會留下特殊的傷痕，這是必須作的事，於是他外出再次搜查一遍，這才脫了她的衣服看看。

她身上居然沒有半點傷痕。

如果是中毒而死，臉上及身上却也看不出中毒跡象。

譚家宇覺得，這是一個最最可怕的敵人，就根據現場上所有的去找兇手，這簡直就和那衣襟上的「悶葫蘆」差不多，等于大海撈針。

最後他托起她的遺體，含淚走出了小廟。

一種天地悠悠的無邊孤寂，就像四周的大霧一樣籠罩着他。如今，他來到山澗邊。

他記得，這兒是此澗最深之處，由于她生前表示，最能使他滿意的葬法就是水葬，把她沉于澗底。

他決定完成她這點心願，她們母女同爲苦命人，一個遇人不淑，忍辱負重，大仇未報，身已先死，一個是苦練十年，仍不免遭此毒手，遺恨終生。

他之所以採取此葬法，固是遂她心願，也因爲他深識水性，可潛入澗底，把她的遺體以石板嵌住壓好，永遠也不會浮起來。

況且，他可以常常潛入水底向她憑吊一番。

「余寒齋這老小子還眞有點道行，竟被他一言中的，生死悠悠，他居然可以鐵口直斷……」

天也快亮了，絕不能被任何人看到他把她水葬于此，挾着她的屍體，「嗤」地一聲沒入澗中。

× × ×

落漠抑鬱的譚家宇，離開華山，漫無目的地一路往東，冷蘭死了，余寒齋的女兒余杏春就是他名正言順的未婚妻了，可是，像余氏父女這等聰明人，爲何想不通「除却巫山不是雲」的道理呢？

也眞怪，就像余寒齋知道他女兒嫁給他不會太受委曲似的，不過那老小子也交待過，繼弦也好，側室也好，都不計較，他忽然大笑起來，由大笑而變爲狂笑，他覺得造物者眞是一個最會折騰人的惡作劇者，對他如此，對冷氏母女更是如此。

不知不覺進入一個村鎮，居然又是冷蘭的家鄉娘娘廟，這裏的一切更使他觸景傷情，但是，他正要找家酒館買醉解愁時，忽見一匹高大的黑色駿馬上坐着一個漢子，七竅流血，雙手緊抓馬鬃，雙目怒睜，由大街另一端緩緩走來，後面跟了數十人，像是看熱鬧的本地人。

有個人邊跟邊嚷嚷道：「快去找地保……這個人看樣子像是死了……怪的是坐在馬上却沒有掉下來……在鎮外這人似乎還沒有死，只說了一句『逍遙指』再就不動了……。」

不久一羣人擁着一人一騎走了過來，譚家宇站在路邊望去，此人中等身材，三旬左右，有幾根山羊鬍子，加上背後那一雙劍七，一看就知道是以小巧工夫聞名于武林的「插翅狐」艾倫。

譚家宇心頭一涼，這才不過八九天，那天在「聖手奪命」余寒齋那兒，還談過此人，由此看來，此人之死，和他看到「逍遙指」的側影，推測的人物已由十三個減爲五個絕對有關。

看來，要把「逍遙指」揪出來是太難了。

可是譚家宇有那麽一股衝動，反正是陰天打孩子——閑着也是閑着。他較上了勁，非把「逍遙指」拎出來不可。

「插翅狐」艾倫這人在正邪之間，至少他不採花也不作賊，死在異鄉，恐怕沒有人爲他收屍，譚家宇跟着衆人走出百十步，馬上的屍體終於一偏一滑落下馬來，引起一片喧嘩。

而屍體落馬之處，正是一家大來酒樓兼營客棧的大門外路中央。

譚家宇擠近仔細看了一會，此人只有口鼻流血，身上沒有兵刃划破衣衫之傷。然後他進入酒樓近門選了個座位。

伙計們都到門外去看死人，掌櫃的上來招呼，道：「貴客是住店還是打尖？」

「先吃飯後住店，您是掌櫃的。」

「是的，貴客。」

「請爲我配一個冷盤，兩個小炒，另外偏勞你，如果門外的死者無親無故，暫時無人收屍，就由在下出資，煩你張羅料理一下，入土爲安……」

「貴客眞是一位大善人，不瞞您說，一個江湖上的異鄉人死在這兒，八成無人料理後事，難得貴客好心——」

二十兩銀子擺在桌上，譚家宇道：「掌櫃的，够不够？不必太舖張，自然也不能太寒傖！」

「够——够了！其實就是五七兩也照樣也能營葬一個人的，好心有好報……好心有好報……」掌櫃的大聲吆呼着：「小八子！小八子……」

伙計自外面奔了進來，道：「掌櫃的，甚麽事？」

掌櫃的低聲罵道：「甚麽事？來了客人不招呼，媽媽的！你死到哪裏去哩？」

小八子道：「掌櫃的，門外的屍體，本來是在路中央，對面棉花店老闆胡大舌頭就拖到我門前來，掌櫃的要是不吆呼，弄個媽媽不開花，我可要揍人哩！」

「你就會惹事，打架能解決事情嗎？現在這位貴客好心出資，爲這人料理後事，你馬上去找劉禿子會手，他是辦喪事的老手……」主僕二人往外走，掌櫃的低聲道：「這是十兩銀子，你就叫他照着十兩來辦，另外，死者的一匹馬，您先把牠牽到馬廐中去，要是無人提起此馬，事後牽到東門外騾馬市去賣掉算了……」

「掌櫃的，這不是發了一筆小財嗎？您吃肉，我小八子喝點湯……」

「媽媽的！從現在開始，每年的薪水給你加二兩銀子就是了，要是買賣發財，再酌加點花紅……」

小八子顚着屁股出門而去，有錢好辦事，譚家宇的酒飯還未用完，屍體已裝入棺內，掌櫃的爲了表示他挐這檔子事兒當件事來辦，還僱了本鎮上三名吹鼓手一路吹打，送往鎮外亂葬崗中。

要了客房，天也到了掌燈時分，這是個跨院，由于生意清淡，他一個人包了，價碼也不貴，三間屋子由他一人享用，倒也清靜。

這時候聞院中有人道：「逍遙意下逍遙遊，四五六和三六九，要見廬山眞面目，洛陽、華山兩地求……。」

這聲音有點怪，不像男人，也不像年輕的女人，由于此人的偈語中有「逍遙指」其人，不由心頭一動，立刻衝出院中，却未看到人影，一直追出外院，並未看到有何可疑之人，上屋查看也沒看到什麽？

「奇怪，聽這四句偈語，分明是指點迷津，這種指點，誰可猜出來？」他再折回來到後院，也沒有看到什麽。

「逍遙指下逍遙遊，
四五六和三六九；
要見廬山眞面目，
洛陽華山兩地求。」

這是什麽意思，四五六和三六九，又是什麽意思，是指這兩個數字加起來的總和暗示着什麽？這兩個數字加起來是八二五、根本是毫無義意的。

至于說「洛陽華山兩地求」又指什麽？在洛陽或華山都能找到「逍遙指」？

不管能不能想出門道來，這個神秘的人物却是大有來歷的。想了半夜，不得要領，矇矓入睡，但他十分機警，隱隱聽到衣角拂到屋瓦的聲音，也只有他這種造詣的人才能聽出來，立刻抓起刀輕輕蹬上鞋子，掌上微微吐勁，虛空推開後窗，身子划個半弧上了屋面。

但對方更爲機警，當譚家宇還未落在屋面上時，一個十分矮小的側影，已如烈火中的爆豆彈離屋面，身子矮小，衣衫却很寬大，揹的兵刃似也是按照此人的身材打造的。

比喻說刀就是刀，七就是七，可是此人的刀比一般人的短七八寸，也窄小兩寸餘。

譚家宇落在屋上微微一愣，再去追逐，這個矮小的怪人已在二十丈以外了。

他有個奇特的想法，儘管這人只有一般小孩子約七八歲，八九歲的高度，却隱隱覺得這不是個小孩子，而像個大人。似乎他的頭和身子的比例上稍大了些。

結果他把這怪人追丟了，並非他的輕功不如這怪人，而是怪人很刁鑽，一會在屋面上，一會又下地竄掠，目標小，滑不留手。

第二天午後才起床，飯後上路，他是實在不願到余寒齋那兒去，冷蘭已死，非要余杏春不可了，可是爲了冷家母女之仇，似乎找余寒齋又是一條頗有用的路子。

那偈語不是提及「洛陽華山兩地求」嗎？於是他的目的地又是洛陽。

譚家宇離開娘娘廟前，還到冷母及「插翅狐」墓前拜祭了一番，人有旦夕禍福，眞是一點不假，這兩個人都不該死得那麽早，而早該死的人如「品花三郎」邱天榮」以及「八表一鈎」陳金泉等敗類，却又很難落網。

申末，走出五七十里，忽見前面一條小河，河套上有個擺渡的小茅屋，及一艘小舢舨，而在這河套上，傳來了斥呵聲。

由於尚有半里之遙，且由於樹木遮擋視綫，不知是什麽人在爭執吵架？什至在打架？走近一看，不由大感錯愕不已。

原來河套沙灘上有一乘十分奇特的轎子，一般的小轎不過四尺見方，即使再大些的轎子，如是平民所有，也只能兩個人抬，明、清兩朝規定，平民坐三人以上抬的轎子即屬違法，但有一點是例外的，新郎新娘的轎子是可以四人抬的。

這小轎恐怕還不到四尺見方，但高度却比一般的四抬甚至八抬大轎還要高些，兩個轎夫站在遠處。

這乘怪轎放在沙灘上，有七個人團團圍住怪轎轉動攻擊，但任何一個攻擊的人，都被擊退，未能逼近怪轎兩步以內。

而這些圍攻怪轎者，正是追逐冷蘭到洛陽的「天雷手」梁季五，「天山三劍」呂氏兄弟，「現世報」霍大奎，「長白一鶴」雲天及「武陵雙傑」老大江昆等人。

這七人在武林中雖不是獨霸一方的頂尖高手，却也是久已成名的人物，七人聯手圍攻却無法逼近怪轎兩步以內，似乎只要太接近，即被轎內怪異掌力震開。

這乘怪轎似乎上下兩層，像兩層小樓似的轎中似有二人，每層上有一人。坐一人稍高了些。若坐二人各佔一層，那就太矮了些！也只有小孩子才能坐的。

這七八人之中以「現世報」霍大奎和「長白一鶴」雲天二人的功力較高，別人助攻，二人一前一後主攻，而且霍大奎道：「只要兩位出來讓我們看看，你們就可以先過河……」

轎中之人不答話，霍、雲二人的攻勢就更加凌厲，因此，二人侷促在轎中應付七個高手就算功力再高，總是不便。雄渾的掌勁震得轎子顫動不已。

所以有時轎中會伸出一隻手臂應敵，可見若非霍、雲二人猛攻，轎中之人連手臂也不必伸出來的。

七個人像走馬燈似地攻了五七十招，並未佔到太多便宜，在一邊觀戰的譚家宇却不由心中一動。

這怪轎上下兩層，各坐了一人，身材必然十分矮小，由轎中偶伸出的臂部長度來推測，即可見這兩人的身材了。

那麽，這兩個怪人之一，是不是昨夜在他屋上窺伺而又逃走的小矮人呢？

無論如何？這是應該弄清楚的。

至少他該弄清楚那小矮人是不是那個說出偈語的同一人？

「各位可否暫停一下……」聲音並不大，却由于這七人大多看到在一邊觀戰的是譚家宇。一來七人久攻不下，面子掛不住，二來也不知譚家宇和這轎中人是敵是友？應先弄清楚這一點再說。

況且轎中之人既不好調理，譚家宇更不便開罪。

七人停手退下，江昆抱拳道：「原來是譚大俠，又在此遇上了！眞是幸會。不知譚大俠有何見教？」

譚家宇道：「請問江大俠，這是怎麽回事兒？轎中是什麽人？」

江昆道：「說來也可笑，轎中何人，連我等也不知道。」

譚家宇道：「既不知轎中爲誰？怎會打起來呢？」

「天雷手」梁季五抱拳道：「譚大俠有所不知，我等來此渡河時，和此怪轎同時到達，他們要先過，我們也因有急事要先過，因爲舢舨小，不能一次擺渡，一言不合就打了起來。」

譚家宇道：「這麽說，轎中之人已開腔說過話了？」

「是的。」

「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口音應該可以聽出來吧？」

梁季五道：「是男人，但聽口音不老也不少……」

江昆道：「其實吾等雖然有事，躭誤點時間也只有認了，老實說實在是由于好奇，我們一輩子也沒見過這種怪轎。」

譚家宇道：「其實很單純，一乘轎中坐二人，必然是身材極矮的人。」

「對對！」江昆道：「如果是侏儒，而有這等功力，可眞是世上罕見，絕無僅有的了！」

「當然！我看這樣好了！各位就讓在下和這乘轎子先過河，我想也不差我一個人，七位下次再過如何？」

江昆自然懂他的意思，暗示要試試這轎中之人，會不會反對他同乘一船過河？遂道：「在下以爲，我等七人一定不會反對，而轎中之人，也不會堅拒譚大俠一個人！」

譚家宇說道：「多謝各位成全，船家快……」

「小的在……」一個四十左右的漢子本來站得遠遠地，這工夫見這七人似乎很敬重後來這帶着長刀的年輕英武之人，急忙顚着屁股走近說道：「貴客有什麽請吩咐？」

譚家宇道：「你這舢舨能不能一次載運這乘小轎和我一個人？」

船家道：「要是那七位大爺下次過河就可以……」

譚家宇揮揮手道：「那就上船吧！」

本以爲轎中之人會出聲拒絕，此刻却無聲音，兩個轎伕子上前抬起轎子，船家也把舢舨攏岸，抬上轎子。

譚家宇向七人抱拳說道：「譚某有僭了……」

江昆道：「還是譚大俠的面子大。」

「天山三劍」呂氏兄弟的老大呂超喟然的說道：「咱們七個人的面子居然沒有譚大俠一個人的面子大，眞是越混越回去了……」

譚家宇低聲道：「七位大俠，日前尚還言之過早呢！」

「現世報」霍大奎道：「這叫着『羊蒙虎皮，見草則悦，見豺則顫』！」

這工夫已走向舢舨，那知就在他上了舢舨，舢舨已離開了三五丈時，轎內突然湧出兩股奇特的掌力。

他沒見過這等怪掌力，兩股掌力像扭麻花似的壓在轎外，譚家宇一接，心頭微驚，却登時怒火塡膺，他們七人怕你們以同一方法對待我，那可就錯了。

他閃開一步，雙掌一搓一扭，那股麻花型的掌力就像一根粗繩被剖成兩股似的，旁身而過。

譚家宇藝高人胆大，立刻欺到轎側，「刈」地一聲，一掌已破轎而入，伸手就抓。

此刻岸上七人自然聚精滙神地注視船上的情況，也有人不免生出幸災樂禍之心，我們七人不成，你一個人就成嗎？我看你也不過是傻小子睡涼炕——全憑火氣旺罷了——

那知意念未畢，忽聞「嘩啦啦」一聲中，一乘怪轎竟被拆了開來，幾乎同時，自轎中蹦出兩個侏儒來。

江昆挑起大拇指道：「各位快看，還是人家譚大俠厲害……」

船已在河心，這河不過二三十丈寬，此刻大約正好過了一半，見他們四對一，連轎伕子也幹上了，立刻停止撐篙。

因爲舢舨小，撐篙要船頭走到船尾，根本沒有他撐篙的地方。

譚家宇根本沒有亮刀，在這有限的空間中，有如怒豹噬撲，兀鷹閃掠。兩個侏儒的輕功怪異，譚家宇已敢確定其中之一即昨夜在屋上窺伺者，道：「說……你們是什麽來路……」

兩個轎伕了沒出三招就被他砸下舢舨去。

譚家宇沉聲道：「快說！你們昨夜到我屋上鬼鬼祟祟地幹什麽？」

其中一個侏儒說道：「因爲你敵友不分……」

「胡說！姓譚的出道以來，一向是非分明！」

兩個侏儒的武功是別走蹊徑，似是就他們奇矮的身材，奇短的腿和臂精研出來的。所以不是頂尖高手遇上，必然手忙脚亂。

但譚家宇也只是在五七招內有點迷惘，過了十招，就不同了。在武林中，「奪命聖手」和「聖手奪命」的武功相伯仲，能和他們二人頡頏的人物已不多見。

才不過三十招左右，兩個侏儒雖然輕功高而怪，終是不敵。但就在這時，船底「咚咚」兩聲，冒出兩道水泡，足有五六尺之高。

這顯然是兩個轎伕子在船底作怪。

兩個侏儒大笑，其中一個道：「譚家宇，是好漢的到水底下來見個高下……」

這工夫岸山的人大嘩，江昆大喊道：「譚大俠，快叫船家撐篙攏岸，在水底下他們可能是行家……」

這工夫船底又是「咚咚」數聲，又是四道水柱突起，小舢舨又在下沉。在此同時，兩個侏儒幾乎同時鑽入河中。

而譚家宇也在舢舨沉下，船家向岸邊游去時沒于水中不見。

江昆焦灼地道：「不知譚大俠是否熟諳水性？」

「天山三劍」老二呂凡道：「八成像我一樣，屬秤墜的，下水就沉底……」

「天雷手」梁季五問道：「你何以見得？」

呂凡道：「姓譚的武功蓋世，人稱『奪命聖手』，那也只不過是指他在陸上的功夫，世上那有十全十美的人，水上水下空中都是所向無敵的。天老爺也未免太偏心了吧……」

這工夫船家已游到岸邊，河上舢舨順流緩緩流動，却不見任何動靜。

江昆問道：「七位之中哪一位水中去得？」

七人之中六人都不出聲。就在這時，忽見水中「嘩啦」一聲，一個人被丟在舢舨上，接着譚家宇也穿出水面，像一條大魚落入船中。

江昆激動地道：「高手畢竟是高手，名至實歸，咱們是望塵莫及，噢……」

呂凡悻悻地不出聲。這工夫譚家宇運

功催舟，只見未撑篙也未搖櫓，舢舨已向岸邊駛來。接着，譚家宇把那轎伕子丟在岸邊沙灘上，他也跳了下來。

「譚大俠，小可實在佩服……」江昆豎起大拇指。

「天雷手」梁季五道：「譚大俠，這兩個侏儒功力不凡，到底是什麽路數？」

「在下也不知道。」譚家宇道：「在下只知昨夜在娘娘廟客店中，二侏儒之一曾去窺伺過，當時遲一步沒有追上。但又看出是身材矮小的侏儒而不是小孩子。」

「長白一鶴」雲天道：「在下倒是聽說過武林中有個侏儒門的事。」

江昆道：「侏儒還自立了門派？」

雲天正色道：「江兄，你以爲侏儒就不能自立門派嗎？像剛才這兩個，已够我們七人調理的了！要是多了，或者比他們身份更高的侏儒統御着一些侏儒，試問，他們够不够資格開派立櫃，安窰紮寨？」

「的確……」江昆道：「不知侏儒門在何處？爲何以前沒見過也沒有說過？」

雲天道：「在下是聽家師叔說的，據說三十年前武林就有侏儒門了，但誰也不知道侏儒門在何處？誰也不知道侏儒門的秘密……」

這工夫忽見一個中年尼姑走來，船家道：「師父可是要過河？」

尼姑點點頭，立刻走向舢舨。一邁步就上了舢舨，別人似乎都未注意，只有「現世報」看到了，「噫」了一聲，道：「這尼姑——」

譚家宇道：「霍大俠，你好眼力，這尼姑一邁步就是一丈五六，有如行雲流水是嗎？」

「的確，看來絕非泛泛之輩……」這工夫舢舨已撑離岸邊，向對岸駛去。霍大奎道：「武林中能人異士到處可見，僅半日不到，咱們已見到了四位高手……」

呂凡說道：「霍大俠，哪裏有那麽多人？」

霍大奎道：「譚大俠其中一位吧？兩個侏儒不算？至于這中年尼姑嘛！也該算上一個吧？」

呂凡沒看見尼姑剛才炫耀身手，道：「這尼姑恐怕未必是你霍大俠的敵手——」那知語音未畢，那舢舨剛到河心，只見那尼姑拔起身子，大概脚下吐勁，竟使舢舨在河心像個大陀螺似地原地疾轉。人却在二丈高空，不疊腰也沒蹬腿抖臂，以「平沙落雁」之式向對岸掠去。

這一手，七人之中至少已有五人看到，且有人大叫「快看……」

神秘數字　高深莫測

由河心到對岸，小說也有十五六丈。一個頂尖高手拔起三丈一掠十五丈，也不能算是太了不起的輕功。但在船上，船是浮在水面上，不易用勁。這就難能可貴，非一般高手所能做到的了。

眼見尼姑落在對岸，眞像是一隻巨大灰鶴輕飄飄地落下一樣。

然後她回過身來道：「侏儒門雖是一秘密門派，極少人知道，却有兩個人除外，那就是洛陽的『四五六』和華山的『三六九』知道……」

譚家宇心頭一震，這尼姑的口音，不就是在娘娘廟客棧中外院說偈語者的口音嗎？

就在這同工夫，尼姑騰身再起，幾個起落已經不見了。

呂凡剛剛說這尼姑未必是霍大俠的敵手，也就是說絕非絕頂高手，現在不僅被人在臉上蹴了一脚。

衆人忡怔了一會，「長白一鶴」雲天喟然道：「武林中能人異士輩出，像老朽儕輩，可謂濫竽充數，應該休矣！」

這感喟，引起大多數人的同感，江湖倥傯，馬齒徒增，先不說遠的，即使和眼前這位「奪命聖手」相比，已相去甚遠。

譚家宇道：「這尼姑剛才所說的話，各位是否都聽清楚了。」

江昆道：「在下聽清楚了，莫非譚大俠對這幾句話已有所解釋了。」

譚家宇搖搖頭，道：「沒有，不過在娘娘廟的客棧中在下聽到此尼姑唸了四句偈語。」

江昆道：「不知是哪四句偈語」

譚家宇朗聲唸道：「逍遙指下逍遙遊，四五六和三六九；要見廬山眞面目，洛陽華山兩地求。」

衆人又是一愕，都猜不出這是什麽意思？

譚家宇道：「幾位前輩行走江湖多年，見聞必廣，在下只希望知道，三六九和四五六這兩組數字代表什麽意思？」

這七人之中，以「天雷手」梁季五及「長白一鶴」雲天二人的年紀較大，都在五旬左右，最年輕的就是江昆。四十還不到一點。

梁季五苦笑着攤攤手道：「譚老弟，有智不在年少，無智空長百歲，在江湖上混了三十多年，一事無成？至于這四五六和三六九之說，老夫也是莫名其妙。」

「長白一鶴」雲天道：「雖然雲某也說不出究係何指，却相信這秘密並非要告訴我們七人的，而是指點譚老弟，反之，不會在娘娘廟客棧中及此處兩次提及這兩組數字。」

衆人皆點頭稱是。

雲天道：「譚老弟，關于『洛陽華山兩地求』這一句，你有沒有什麽聯想？」

譚家宇搖頭，道：「雲前輩，在下並未產生聯想。」

這時，突然聽到那茅屋中有人冷笑道：「姓譚的，你剛才說的一切都是良心話嗎？」

衆人一齊向那約距十餘丈外的小茅屋望去，人在屋內却看不到人，不由一齊向譚家宇望去。

譚家宇聽不出此人是誰？道：「在下剛才所言，可有不是良心話的嗎？」

「嘿……」那人冷笑一陣，道：「你只要老實回答一句話就成了。」

「即使十句二十句又如何？」

「試問冷蘭眞的死了嗎？」

譚守宇心頭一震，却不能形諸於外，冷冷地道：「莫非尊駕能使她死而復生不成。」

「哈……」此人狂笑一陣道：「譚家宇你別打呵欠，裝糊塗，我問你冷蘭是死在洛陽『聖手奪命』余寒齋的宅中嗎？」

人的確是死了，但却不是死在余宅，如果說是死在余宅，余寒齋應能爲他作僞證，因爲使冷蘭詐死，主要是余寒齋那麽作的。

然而，萬一這七個人當中有人問他，冷蘭既然死了，葬在何處？他如何囘答？所以他必須說實話道：「冷蘭是死在余寒齋宅中。」

此言一出，這七人之中有二三人叫了起來。

茅屋中的人道：「那她死於何處？」

「華山。」

「哈……」那人大笑一陣道：「朋友們請聽清了！由洛陽去華山，幾近六百里，冷蘭身中『逍遙指』，在余宅中有人親摸過試過，她已斷了氣，爲什麽又要跑到華山去死？各位想不想聽聽理由爲何？」

譚家宇對這事可說是未弄虛假，至於騙過七人之擧，那也只怪余寒齋獨出心裁而已，他道：「余寒齋爲一代名醫國手，事後又救活了她，至於她死於華山，那是與人對決而亡。」

「好，就算你說的全對，試問，她葬在華山何處？總不會隨便一埋連你自己也找不到埋骨之所了吧。」

譚家宇恨透了此人，他猜想此人必然放眼看到他和冷蘭去華山，以及在小廟附近分手，冷蘭到小廟中去決鬥，以及死後被他浸入水底之事。

他突然心頭一驚，這世上還有誰比和她決鬥的對手對此事更清楚的呢？

譚家宇以爲到此地步，也不要隱瞞，他之不願說出冷蘭葬身之處，是怕她的仇人去毀她的屍體，如今想瞞也不成了。

在他說出冷蘭的葬身處之前，說道：「尊駕此擧的動機，在下難以臆測，但已造成了在這七位同道對在下的懷疑，既然目前說什麽也不能使各位相信，不如一同去華山，驗屍爲證，而且也請閣下一起前往！」

那人道：「在下尚有俗務纏身，不克作陪，你只要證明給這七位朋友看看，使他們心服口服也就成了——」

譚家宇知道此人想溜，突然一掠就是十餘丈，反而落在茅屋之後，他所以如此，深信此人不會自前門溜，因爲那樣這七人全看到了他，必自後面溜，想不到此人的動作太快，他當時說完了話就自後面走了。

譚家宇問船家，原來船家被人自身後點了穴道，根本未看到此人是誰？」

衆人也來到茅屋之中，譚家宇握拳道：「各位可能猜出是誰？」

七人都搖頭，表示不識。

譚家宇道：「七位之中可有不信在下所說的話而願去華山求證者？」

「天山三劍」首先表示要去。其餘諸人未出聲，譚家宇道：「既然如此，在下如果不去，就會使人以爲在下心虛不敢去了，可否請七位去作證，總比僅有三個人作證好些？」

雲、霍等人一商量，決定去一趟，江昆道：「譚大俠，在下並非不信大俠的話，而是這趟華山非去不可。」

譚左宇道：「爲什麽？」

江昆道：「因爲剛才這人的作爲並不光明正大，說不定還有挑撥之嫌疑呢？」

霍大奎說道：「江老弟的話很有見地，老夫在江湖上混了半甲子，雖是一事無成，看人還不會太走眼，老夫也不以爲譚老弟會說這個謊，因爲想不出說謊的理由來。」

那知呂凡道：「霍大俠的話的確也沒有什麽不對，不過，如果有人多心，以及冷蘭已被余寒齋救活了！由于冷蘭樹敵太多，不敢露面而詭稱死亡呢？」

此話一出，霍大奎，雲天，梁季五以及江昆等人一齊色變，譚家宇冷冷地道：「幾位德高望重的前輩已表示信任，試問不信任的人又能如何，是什麽樣的赫赫有名人物，能使冷蘭裝死而不敢露面？呂大俠，你可能說出幾個人物來，讓在下一新耳日？」

「這……」呂凡乾笑道：「譚大俠，在下不過是一句閑話，却也不能說武林中沒有這等人物吧？」

× × ×

由於急於證明此事，八人兼程來到華山，還不到兩天半，到達深澗旁，已是申末時刻。

呂老大呂超道：「譚大俠，冷蘭葬在水中。」

「不錯，她說她的家鄉流行水葬，要我在她死後把她葬於澗底用石板壓住。」

此言一出，連幾個老的也不禁錯愕不已，他們的見聞不謂不廣，却也未聽說何處流行水葬的風俗？

這些人當中以「長白一鶴」雲天爲人比較穩沉而富機智，道：「譚老弟，可否把冷蘭與人決鬥的始末說與在下等人聽一聽？」

「當然可以……」他說了冷蘭之母的不幸，冷蘭代母和那不知身份的人決鬥之事。

爲了使七人相信，還說了余寒齋以病牛及老狗加上她的女兒爲條件的事，當然也說了那牛和狗身上有寶的事。

要說這些事也是吃胡稽拉蓆子——胡編的，像梁、霍、雲三個老的自然不信，但把屍體葬於水底，這事似乎有點荒謬。

「已經到了這裏。」呂凡幸災樂禍地道：「下水看看不就結了。當然，那要請譚大俠把冷蘭的屍體弄上來讓大家看看才行。」

這個人一直唱反調，譚家宇十分討厭，但到了這兒，自然應該證明這一點，他道：「不錯，在下若不是爲了證明這一點，也就不要來華山了。」

呂凡道：「譚大俠不來華山成嗎？」

譚家宇漠然道：「單就你呂凡來說，譚某不來你又能如何？」

呂超道：「現在老二你就小說兩句，讓譚大俠下水撈屍才是正事……」

不知爲什麽？雲天和霍大奎互視了一眼，都有些無奈神色，對他下水撈屍似乎信心不大。

譚家宇也未穿水衣水靠，「嗤」地一聲鑽入水中，過了一會不見人影，呂凡道：「萬一他溜了怎麽辦？」

霍大奎環眼一瞪，道：「呂老二，事情未明之前，你能不能少說兩句，譚家宇不是那種人，他如果不來華山，你能把他

請來嗎？」

又停了一會，還是不見人出水，呂超道：「在下以爲，舍弟因爲嘮叨了些，但如今看來，他的看法也不無可能——」

霍大奎冷笑道：「你們弟兄是說，譚家宇找不到屍體會溜掉？」

呂超道：「不是找不到，也許這澗底根本就沒有屍體。」

「笑話！果眞如此，譚家宇何必老遠到華山來？」

「作作樣子，也好騙騙咱們這些傻瓜呀！」

霍大奎冷笑，道：「呂老大，作人最好厚道些。任何事不可老憑臆測而先下定論。」

呂凡道：「霍大俠，如果譚家宇躭會空着手出來，或由水底遁了呢？」

「藉水而遁，根本不可能，至於空手出水……即使如此，也不能斷定譚家宇故意愚弄我們。」

呂凡說道：「霍大俠這份涵養，眞是令人肅然起敬，在下再活三十年也望塵莫及……」

霍大奎冷冷地道：「要談涵養，老夫慚愧得很，要不，怎會得個『現世報』的綽號，但人過了五十之後，對己對人總要有所改變……」

「嘩啦」一聲，譚家宇鑽出水面道：「奇怪，在下特別以巨石夾住，且以石板覆蓋，怎麼會不見了呢？」

呂凡忽然打了個哈哈，道：「霍大俠，你怎麼說？」

霍大奎道：「譚老弟，澗底水流急不急？」

「霍大俠，水流是有，但應不會把數百斤重的石板掀落，況屍體還嵌在石縫中然後以石板蓋住。」

江昆道：「譚大俠，在你水葬的當時，有無人看到？」

「在下當時還特別注意四周，未發現人影，由於冷姑娘生前樹敵頗多，在下怕其仇人毀其遺體，因而特別小心——」

霍大奎道：「老夫以爲，在那河套上小茅屋中談話的人，就極可能就是和冷姑娘對決得勝者，也只有此人，才能看到譚老弟葬冷姑娘，他偷偷把屍體移去，然後再從中挑撥，使我們誤會而衝突……」

呂凡乾笑一聲，呲着牙道：「霍大俠既未看到此事，僅憑猜測，是否也過於武斷了些？」

霍大奎性烈如火，環眼一瞪，道：「姓呂的，一路來此，你就聒噪不休，古人說：信人者，人未必盡誠，己則獨誠矣；疑人者，人未必皆詐，己則先詐矣！呂老弟，作人不可如此刻薄。」

呂凡大聲道：「就讓各位來說好吧！果如譚大俠所說的，當時絕對無人在此偷看，而且水底並無太大急流，屍體嵌住以巨大石板覆壓，如何會不見了呢？」

譚家宇十分冷靜地道：「呂凡，既然如此，何不把你心中所想的說出來？」

呂凡攤攤手，他的樣子使人討厭，有些舉指也使人反感，逌：「事情擺在眼前，在下人微言輕，不便發表宏論，別人會不會以爲根本就是子虛烏有，也就是說所謂決鬥，死亡以及水葬云云，根本就是編造的……」

都以爲譚家宇會盛怒，但他冷靜地道：「呂凡，所謂『別人』，是指何人？」

「比喻說……像梁大俠以及——」

梁季五道：「在下豈算多疑之人？呂老弟爲何扯上別人？」

「怎麼？梁兄一點也不以爲此事可疑麼？」

「可疑自屬必然，爲什麼一定要懷疑譚大俠說謊？呂老弟如不健忘，不妨閉上眼睛想一想，冷姑娘也好，譚大俠也好，他們二人可是那種明明活着却非詭稱死了而避禍不可之輩嗎？」

譚家宇向梁季五及霍大奎等人抱拳道：「多謝各位大俠的信任和支持。」

霍大奎道：「譚老弟不必客氣，這件事必有蹊蹺，而且在茅屋中挑撥者大是可疑，我們不可輕易上當，必須調查此事。況且，一個人如果仍活在世上未死，尤其是個武功高強的人，要想永遠不被人發現也是不可能的。」

「對！」江昆道：「總之，在下相信，那挑撥者別具用心……」

那知呂老二道：「誰又敢保證那個在茅屋中說風涼話的人不是在演雙簧……」

譚家宇發現冷蘭的遺體不見，心情已壞到極點。但他一直忍耐，不使自己有激烈行爲，可是呂氏兄弟一個勁地刺他，剛才這句話他已是忍無可忍，道：「呂凡，請解釋一下，『演雙簧』是什麼意思？」

這工夫呂老大開了腔，道：「譚大俠這不是明知故問嗎？老二這人因爲多嘴多舌，但事實擺在面前，『演雙簧』也就是說，那個挑撥的人也可能是譚大俠的相識，故意來這一手而造成別人對屍體失踪的看法之假象……」

「呂超，呂凡，姓譚的雖有『奪命聖手』之名，也只是對付十惡不赦之徒，你等不問青紅皂白，橫加侮蔑，我已是忍之再三……」

呂老大以爲，憑他們三兄弟三劍聯手，未必怕他，儘管他們見識過譚家宇對付二侏儒的身手，人類都有優遇自己的通病，有所謂：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而武技方面也有此自負。

況且，一旦衝突，其餘四人未必全站在譚家宇那邊，所以呂老大想和他碰碰，道：「天山門下，也不是喜歡惹是生非之輩，不過呂氏兄弟自也不是搭漿縮水而又褪色的貨色！」

「算了！」雲天道：「此刻咱們都是被人戲弄的人，可別自亂陣脚——」

呂老大冷冷地道：「事已至此，呂某不妨擺明了！」上次咱們七人追逐姓冷的婆娘到洛陽余寒齋處，呂家也是被害人之一，老三被那婆娘捅了一劍，迄今頸上還有一道疤痕！」

「冷蘭手段狠辣，譚某並不否認，且常勸她，她如今已死，如果你們要報仇，姓譚的願意替他接着！」

「嗆嗆嗆」呂氏兄弟撤出了長劍，而且立刻站好了位置，自然是天山派的「三才劍陣」了。

譚家宇卓立不動，打量三人一眼，向霍大奎及雲天等人抱拳道：「三位前輩請爲在下作個見證，如果今夜譚某一個收勢

不住因而傷了人，請原諒在下這是勢非得已……」

呂凡「叭」地一聲向地上吐了口唾沫，道：「反正吹牛不犯死罪！」

雲天肅然道：「譚老弟，武人不苟戰；是武中之文；文人不迂腐，是文中之武，老夫深信老弟已達到此等境界了，屬下自有分寸……」

譚家宇道：「雲大俠放心，在下懲罰任何人，都不會過火，而恰到好處，使他們沒有話說……」

這工夫呂氏三兄弟已在老大的暗號之下發動了「三才陣」。

譚家宇還是卓立不動，直到老二攻出一劍，老大在後牽制，老三壓住陣脚時，譚家宇才開始還手。

他涉獵極廣，陣法多達十餘種之多，只是這「三才陣」是他懂的陣法中較難對付的一種。

陣法並非人多威力就大，而在於它的變化，只是擺陣的人的武功要有一定的水準才成，三人已攻了兩個循環。譚家宇還沒抽出刀來。

當然，他的徒手相搏，也顯得不太輕鬆。

這三人的功力加起來，不見得比兩個侏儒高明，但是，以「三才陣」施出，這實力是相乘，而非相加的，這就是古人設陣而陷千軍萬馬之佐證了。

「三才陣」和八卦之理雷同，太極生兩儀：陰儀，陽儀，兩儀生四象：太陰、少陽、少陰、太陽。四象生八卦：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事實上八卦之演成是代數中的三次方。）

江昆眉頭微皺，他發現譚家宇似有力有未逮的架勢，如此下去，恐怕不會支持太久。

但是，江昆的意念甫昇，忽聞「嗆」地一聲，寒芒閃爍，譚家宇的窄刀已出鞘，左手的刀鞘刎了個花，一按呂老三的劍身，呂老三的劍登時無法動彈。

陣是活的，而且要不停地變動運作，呂老三的劍被按住，不能空手運作而棄劍不顧呀！其實理應如此，即使丟了劍也要繼續作變動，絕不能停下。

由於呂老三一停，呂老大的路綫被阻，窄刀已如閃電飛虹而至，只在眼前一閃而過。

呂老三還不知道陣形已亂，隨後攻出一劍，但攻出的劍收回自保已是不及，眼前寒芒快逾閃電，自面前一閃而沒。

「鏘」地一聲，窄刀還鞘，譚家宇已站在五七步外，就像他本來就站在那裏似的。呂老大和呂老二的上下唇被切開一條直的裂口，上面由「人中」開始，下面由下唇下部爲止，血流如注，已順下顎流向頸部而下胸膛。

這兄弟二人將來必成兔唇，是毫無疑問的。

譚家宇說過，懲罰任何人都會恰到好處，使他們沒有話說，他們兄弟二人捕風捉影，信口說是譚家宇與那茅室中的人演雙簧，使他動了眞火，眞正是「一言賈禍」了。

現場上發出一聲尖叫，那是呂老二撲向老大悲聲叫道：「大哥……二哥……你們的嘴唇……」

「不要緊！」呂老大取出手帕及刀創藥，自動上了藥捂住，道：「姓譚的，今日之賜，他日加倍回報……」說畢揮拳帶着兩個兄弟離去，也沒有向其餘同伙打招呼告別。

譚家宇沒有任何表情，自然也不屑回答他們兄弟三人。

他的手段也稍重了些，可是呂氏三兄弟的確不知自量，而且口德不修，也眞是罪有應得。

當然，霍，雲，梁，江四人都是深深地服了人家的技藝，眞正是長江後浪推前浪，雲天慨然道：「譚老弟，呂氏兄弟信口胡說，理應懲戒，但毀其五官，使其破相，似乎稍重了一些。」

霍大奎道：「世上就是不乏這種不知好歹的貨色，我看他們是自取其辱。」

×　×　×

梁季五和江昆沒說什麼，自然也以爲譚家宇的懲罰過火了些，呂老大和老二從此變成兔唇，這樑子是越來越深了。

譚家宇抱拳道：「此事的確啓人疑竇，但各位寄予同情和信心，讓在下設法揭開此謎，在下感激不盡，在下決盡全力弄個水落石出，也好向各位有個交待，就此告別……」兜頭一揖，疾馳而去。

直到人影已失，雲天才道：「三位對此事有甚麼看法？」

霍大奎逌：「霍某以爲譚家宇絕無愚弄我等之可能！」

「這是當然！」梁季五道：「我是說，這個冷蘭到底是什麼回事？」

江昆道：「舍妹死在冷蘭之手，心情可知，但寃有頭債有主，在下對譚家宇其人絕無疑問，只是對冷蘭這女人……」

雲天道：「江老弟有話不妨明說，咱們四人不會隨便亂說的。」

江昆道：「三位，我總覺得譚家宇也許和咱們一樣，也被人愚弄了。」

雲天道：「被誰愚弄了？」

江昆攤攤手，道：「我也不敢說，反正不是冷蘭就是別人，總之，這件事很複雜，如兩個侏儒，尼姑以及茅屋中那個頗有一石數鳥，挑撥企圖的人等等，都顯似這事很不單純，但絕非呂氏兄弟所猜忌的，以爲譚家宇在和人唱雙簧，我可以這麼說，就算是冷蘭未曾死，恐怕譚家宇也不知道。」

雲天等人連連點頭道：「江老弟，你雖比我們少吃了二十多年的老米飯，腦子却比我們靈光，這話很有見地，要是冷蘭眞的未死，恐怕連譚家宇這小子也被蒙在鼓裏。」

「不過……」霍大奎連連搖頭苦笑道：「據老夫所知，譚家宇對冷蘭小丫頭死心塌地的，用情至專，而冷蘭對他，好像也是……」

「霍大俠……」江昆道：「有件事，在下順便一提，只是供各位參攷，據在下所知，冷蘭以前曾許配過『金船帮』小帮主，公孫傲，聽說已退了婚……」

「對，他們已退了婚，此事是冷蘭主動，聽說『金船帮』帮主大爲光火，聲言要對付這個爲他臉上抹灰的女人。梁季五道：「這件事恐怕武林中人無人不知。」

江昆道：「但是，據說公孫傲一直還不死心，也有人說，自他們解除婚約之後，在怒山之中見過他們在一起過。」

「誰說的？」

「好像是『插翅狐』艾倫。」

「可是艾倫死了，」三人異口同音，但立刻面色凝注，互視一眼。江昆道：「那話是艾倫兩月前說的，但他却是前幾天死的，據說死前還說了一句話，那就是『逍遙指』。」

提起「逍遙指」，死亡的陰影就襲上人們的心頭，加上那尼姑的偈語上有「洛陽華山兩地求」之語，這四人又感到一陣寒意。

但霍大奎仍然提議，既來華山，一定要在華山各處走走。

× × ×

譚家宇又回到洛陽。

上次來到時，冷蘭固是奄奄一息，總還有一綫希望，而這一次來此，心情就截然不同了。

黃昏時分，鴉噪陣陣，譚家宇叫開了余寒齋的大門，開門的正是余寒齋本人。

「小子，你倒是很守信用啊！」余寒齋一副禿眉細眼，削頰薄唇，兩腮無肉的樣子，眞叫人厭惡。

「在下一向守信，前輩何必大驚小怪？」譚家宇不悅的答道。

「冷蘭呢？爲什麼不同來？」

譚家宇淒然一笑，道：「她的命運果被你不幸而言中……」

「怎麼，眞的在刦難逃已經走哩。」

「如果不是眞的，你的陰陽八卦就不靈了，」

進入客廳，小翠送上茶點，余寒齋道：「老夫雖以爲她犯了『五鬼』，但並非絕對無救，想不到……想不到……是怎麼死的呀？」

「與人對決。」

「怎麼？到目前爲止，仍不知對方是誰？」

「這和不知道也差不多。」他說了冷蘭蘸血在衣裏畫了個葫蘆的事。

「葫蘆？」余寒齋喃喃自語着，又抽起了水烟。

「前輩知不知道這葫蘆代表甚麼？」

「這眞是個悶葫蘆……」余寒齋再裝上一袋烟，道：「不過，以葫蘆作招牌的人物，老夫倒是想出一個來……」

「誰？」

余寒齋「呼嚕呼嚕」地抽了一袋烟，吹出烟渣子，才道：「有個尼姑，身上帶了個葫蘆。」

「尼姑？」譚家宇精神一振，道：「這尼姑的法號是……」

「這個老夫也不知道，由於這尼姑身手不俗，也很少在武林走動，老夫只遇見一次，也沒聽過別人談及到呢。」

「前輩是何時遇到此尼的？」

「大約是去年秋天在終南山中。」

「此尼年紀多大？」

「估計四十左右吧！」余寒齋道：「小子，這只是老夫一句閒話，也不能當眞，冷蘭在衣裏子畫上個葫蘆，究係何指？這要慢慢去想去猜，不可衝動，更不可看到帶有葫蘆的人就認定是害死冷氏母女之人，或者這葫蘆另有解釋也未可知。」

譚家宇自然也想到這些，可是余寒齋一提到那中年尼姑，他就十分注意，那尼姑兩次現身，一次是在客棧中，只說出偈語而未露面，另一次在小河對岸，也說出了偈語。

要說這尼姑不知冷蘭母女的秘密，他是絕對不信的，正好余寒齋所提之有葫蘆者即爲一中年尼姑。

世上這種巧合之事不多，況且余寒齋還說那中年尼姑的功力甚高。

譚家宇道：「前輩，此去華山，晚輩見到不少的怪事，包括你剛說的中年尼姑在內。」

「什麼？你也見過那個帶有葫蘆的中年尼姑？」

「晚輩並未看到她身上有葫蘆，但此尼姑功力極高，尤其是輕功。」

「小子，你此行還有遇上什麼奇怪異事？」

「在娘娘廟鎭上，晚輩眼見『插翅狐』艾倫，死在馬上……」說了當時的情況，以及最後還說出『逍遙指』三字。」

余寒齋駭然道：「艾倫居然死在『逍遙指』下，這小子怎麼會招惹到『逍遙指』呢？」

譚家宇道：「前輩似乎太健忘了吧？我不是說過，聽人說過，只有艾倫見過『逍遙指』的側影嗎？」

「對對，你看我這人，人一老就不中用哩，莫非『逍遙指』是殺艾倫滅口。」

「八九不離十，因爲傳說艾倫已自十二人中減去七人，只賸下五個最有可能是『逍遙指』的高手了。」

「這就是了，艾倫這小子死得眞是寃枉啊！」

「關於那四句偈語，說出來也許前輩也能猜出點頭緒來。」

「說說看。」

譚家宇便念道：「逍遙指下逍遙遊，四五六和三六九，要見廬山眞面目，洛陽華山兩地求……」

余寒齋的醜臉上起了極大的變化，但很快消失，道：「這尼姑大有來歷。」

「前輩以爲，這四五六和三六九代表甚麼？」

「這……這可就難猜了，小子，你不能把老夫當作萬事通呀。」

「可是偈語上有洛陽華山兩地求的字樣。」

「怎麼？洛陽不下五七萬人口，我余寒齋不過是滄海一粟，至於華山，周圍也有將近百里之廣，如果那麼好找，那尼姑也就不會出題難你了。」

「看偈語字裏行間，尼姑似乎對『逍遙指』頗爲清楚。」

「當然，否則她不會打偈語。她也可能是殺冷蘭的兇手。」

「但冷蘭之母昔年遇人不淑，那對手應是男人才對，怎會是女人。」

「小子，你最好別鑽牛角尖，和冷蘭對決的是誰？那仍是個謎，當年冷蘭之母受傷殘了，她也掃了對方一劍，怎知對方未殘？」

「所以和冷蘭對決的也許不是那老魔，而是他的後代。」

「又怎知那人確有後代而不是他的徒弟取代，或者找別人代去的？」

「果眞如此，那可眞是難猜了。」

余寒齋嘆口氣道：「小子，你爲冷蘭，已是仁至義盡，如今她已去了，多想無用，找到仇人爲她報仇也就是了，還是談談咱們的事吧！」

「咱們的事？」

「怎麼？我閨女的事，你就不談哩！那只是一次兒戲，打了個哈哈？」

「晚輩如是那種人，那我就不必回來了。」

「不回來？你以爲這件事你能逃得了嗎？」

「晚輩巳答應的事，絕不逃避。」

「那就好了，今天是個好日子，就爲你們成親……」

「前輩，這畢竟是終身大事，不可草率，就讓我們二人多認識多瞭解一段時間之後再成親，不是更好些？」

「人反正是你的了，想賴皮也不成，如果多認識多瞭解一段時日，發現毛病很多，你就不要哩。」

「人說討老婆和中狀元都是命中註定的，即使發現有什麼不妥之處，那也只好認了。」

「看來你小子還挺爽俐，就這麼辦，你在此多盤桓些日子，然後把她帶走，你們同意何時成親，就選個日子，事後再一起來見見我這個丈人，老夫唯一的一件心事就完了。」

譚家宇道：「由於偈語上有『洛陽華山兩地求』之說，晚輩要在洛陽查訪三五日，然後帶她走。」



「嘩啦」一聲，譚家宇就鑽出水面來。

這工夫，小翠站在門外道：「老爺子和姑爺請去用飯吧，這一餐是小姐親手下廚做的哪。」

余寒齋道：「小子，你的面子不少，這丫頭的烹飪手藝，絕不比洛陽任何一家大館的掌勺差些，不信你嚐嚐看，包你吃過一次她做的菜，會上癮的。」

餐廳中桌上巳擺了六菜一湯，却不見余杏春在這兒。這六道菜，也不是什麼山珍海錯，却眞是色香味兼具。

第一道是「鍋粑蝦仁」，另外是「蟹肉燒蹄筋」，「九轉迴腸」「咕嚕肉」，「鮑魚腰片」和「成都子鷄」。

一大海碗湯是「三絲魚翅」。

小翠一道一道地介紹，要譚家宇自動說出名稱，可能不會超過兩道菜。

「坐下吧，小子，杏春害羞，不願出來同桌，也就不管她，反正三五天後，你要帶她去闖蕩江湖，害羞也不成了……」

加上小翠和碾藥的小伙計，一共才四個人吃這六道大菜，還有當地著名的老黃酒，譚家宇一一品嚐，不由得讚不絕口。

小翠道：「小姐聽了一定高興，什麼人誇讚都沒有用，只有我們姑爺讚賞她才在意哩！」

譚家宇想想那次帶冷蘭來求診，余杏春的冷漠態度，就沒有好感。而當時由於她是側着身子，也沒看清她的臉。只隱隱發現，布衣布裙掩不住她那婀娜的身段。

× × ×

譚家宇在余家住了三天，每天早上醒來，都看到漱洗的一切都準備好了，還以爲是小翠做的，第四天一大早，他巳醒來，却還躺在床上，聽到輕美的脚步聲，瞇着眼望去，一個窈窕的身影放下面盆，搭好面巾及漱口水，低着頭走了出去。

朦朦朧朧地，沒有看清，因爲他不敢把眼睛睁大，這身段很迷人，似乎臉蛋兒也不錯，只是好像臉上並不什光潔。

直到現在，她還沒有和他同桌吃過飯。也可以說，自他這次來此，她還是第一次露面。

譚家宇嘆口氣。可憐的女人，嫁了我，妳是註定要受冷落一輩子的，我的心中巳全被冷蘭佔據，容不下妳了……。

這一天他又外出閒蕩，他希望在洛陽的最後一天能有所發現。他決定明天離開這兒。

這一天也是白忙，晚上提早上了床，胡思亂想睡不着，明天就要帶着余杏春走

了，這有多不方便。

他想過那尼姑，到底是敵是友？

按那尼姑兩次出現的情況推斷，應該是友非敵才對，可是江湖中的事，不可如此去評斷的。

兩個侏儒是什麼來路？看來却不像是正經路數。最使他不能釋懷的是，冷蘭母女二人皆死於此獠之手，而居然然不知此獠是誰？

這是多麼荒唐而又令人絕望的事？以冷蘭的精明，她也會上這種當嗎？眞正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了。

冷蘭的屍體被誰偷去了呢？在那茅屋中談風涼話的人就是殺冷蘭母女的兇手嗎？抑是另有其人？

稍後，又想到冷蘭在中條山中療傷，他在守護時聽到「關洛三絕」等人私下交談，涉及余寒齋歛聚的大量金銀，皆存入洛陽最大的票號（錢莊）大德昌票號內的事。

似乎他們談這件事，目的不僅是指他當有，貪婪，而是另有秘密，當時却因附近另有動靜而中止。

於是譚家宇又想到了余寒齋這個人。這人狡詐，是不必說了。而且也有其神秘性，那天來此求醫而動手，試出此人的功力非比等閒，却又深藏不露。

反正明天就要離開了，而那偈語中的「洛陽華山兩地求」也必有所指，在洛陽既無所見，研究一下余老鬼，也不算罪過。因爲這老鬼實在不是個正人君子。

於是他悄悄地弄好了衣服，傾聽了一會，然後推開後窗有如一隻巨大的蝙蝠掠了出去。

此刻二更將盡，三更未到。大德昌票號門頭大，院子深，不愧爲洛陽最大的一家票號，錢莊兼滙兌莊，戶頭包括百姓及官家，遍及全國七八省。

最早的滙兌及「飛票」，主要是爲了鹽和米而設的，這麼大的票號，這光景自然還沒有睡覺。

每天晚上，帳房一定要算一次帳，把當天的出入欵項作帳算清，沒有差錯才可以收起帳簿鎖起來然後去睡覺。

有時候掌櫃的或東家還會「閱帳」，帳房先生由「主帳」到「幇帳」都要站在一邊候詢。有不明之項目，東家或掌櫃的隨時要問。

現在帳房內燈火通明，不但大掌櫃和二掌櫃的都在，還有一位外鄉人，看兩位掌櫃的及帳房先生對此人的恭敬，很可能是股東之一。

另外，帳房外走廊上有三個護院在巡邏，當然，後院及中院也有。

帳房共五人，主帳二人，幇帳三人，還都在忙碌着算帳，算盤「唏哩嘩啦」響着。在帳房另一邊，也就是靠窗的一邊，大掌櫃的正在陪着那位外鄉中年人聊天。

這外鄉人衣着十分華麗，著寶藍團花緞袍，青緞福字貢段坎肩，梳着烏亮的大辮子，這身打扮，十足富商巨賈，但自眼神看來，却是個練家子。

掌櫃的更大些，約在五十以上光景，藍布大衫，洗漿得發了白，一副富泰相，然而，看他的烱烱目光，也是個深藏不露的武林人物。

掌櫃的道：「二爺去過石五爺那兒沒有。」

外鄉人低聲道：「不能去，要提防別人注意，昨天在他的別府中見過面。」

掌櫃的道：「五爺最近也很煩，有些事他固然安排得很好，但對手都不是些簡單貨色——」

「你是說……」

「像那尼姑還有那個什麼『奪命聖手』的……」

外鄉人傲然一哂，道：「姓譚的有多大斤量，石八早就應該顯出來了！依我看，此人不足爲慮！」

掌櫃的微笑着搖頭，道：「二爺，您這想法很危險，據在下所知，連石五爺也未輕估過他。」

「他們不是動過手？」

「是的，那天他們都留了後手，深藏不露，是很難顯出眞正份量的。」

「你是說石五以爲這姓譚的小子那兩套……」

「至少石五爺也不便輕估。試了幾招，仍不知深淺。」

「可是，石八却把他哄得團團轉。像這種頭腦單純的人，即使身手了得，也成不了氣候。老阮，你們都把他估高了。」

姓阮的道：「二爺，那尼姑呢？你要知道，他的偈語，分明暗暗影射五爺和八妹，對方固然暫時猜不透，世上可沒有永遠不透風的牆呀！」

外鄉人似乎對這尼姑頗爲在意，道：「這尼姑的確很討厭，不過，你可以想像，她知道的也必有限，要不，她不是早就出面了？」

「等她出面揭穿，就不大妙了吧。」

「阮英兄，你這人作人處事太謹愼了！這固然是長處，過份小心，作起事來就不免礙手礙脚了！」

伏在窗外的譚家宇，隱隱聽出這二人所談的似乎和他有點關連，但不知石五及石八是誰？更不知這個被稱爲二爺的人又是誰？看此人的派頭，也必是武林中有頭有臉的人物。

他們談的尼姑，必是那中年尼姑。因爲這二人曾談到偈語，還說那偈語影射五爺及八妹，這五爺及八妹又是誰？

譚家宇以爲，至少今夜沒有白來，收獲不少。所謂「洛陽華山兩地求」，在洛陽已經搭上了綫。

內心一高興，不小心弄出一點聲音，屋中的那位「二爺」，沉聲道：「什麼人在窗外？」

譚家宇暗吃一驚，足證此人功力非比等閒，反正已知這大德昌內有秘密，就不必急在一時，絕不能露出身份來，立刻悄悄離去。而且返回余宅，小心翼翼地回到他的房中上床躺下。

大約是半個時辰左右，他發覺窗外有人窺伺。

這是余氏父女呢？還是大德昌的人？在目前把余家的人和大德昌扯上關係固然言之過早，但他隱隱猜出，那兩人的交談，和余家可能有關，而石五可能即爲余老鬼。

那掌櫃的談及過過招事，雙方都留了幾手，深藏不露，譚家宇認爲，可能就是

指他和余寒齋那夜動手過招。他自已固未全力以赴，他相信余寒齋也未滿弓滿弦地施展。

那麼，在窗外窺伺的人，就極可能是大德昌的掌櫃阮英或那個「二爺」了。

譚家宇突然想起，武林中不是有個「金算盤」阮英嗎？此人經常以商人姿態出現，唯利是圖，專撈昧心錢。沒錯，此人正是「金算盤」阮英。

以阮英的身價，要比「現世報」霍大奎及「長白一鶴」雲天還稍高些。居然對那「二爺」虔敬有加，可知那人非比等閒了。

一旦有了綫索，可以爲冷蘭母女報仇了，內心高興，不久就睡着了，這一覺快到午時才醒。

他以爲這是一次疏失，起得這麼晚，就顯示昨夜遲睡，甚不明智。不過他本想多留幾天，調查此事，但再三思之，既然已聲明今天要離開洛陽，何不如期離去？然後再設法甩掉余杏春潛回來查此懸案？

主意打定，在午餐時就對余寒齋道：「前輩，晚輩在洛陽躭了這些天，一無所獲，算了！那尼姑也許是胡說八道吧？我是決定今天走的……。」

余寒齋道：「何不多盤桓幾天？讓杏春多做幾道可口的菜給你嚐嚐。」

「前輩，難道她不跟我走。」他眞希望老鬼會改變主意。

「不……不，杏春當然要跟你一起同去的。」

「這不結了！她在我身邊，我隨時都能吃到她做的菜嘛！」

「話是不錯，可是不安定下來，叫她在什麼地方做菜給你吃呀。」

「說的也是……」譚家宇道：「冷蘭的事一旦有了頭緒，我也該收收心，找個清靜的地方，成家立業，弄幾畝薄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這倒是個好主意，老在江湖上混，總不是辦法。你眞的要馬上走？」

「是的，前輩，我這人到什麼地方都躭不久，再說，客不去，主不安，在此打擾太久也不方便。」

「小子，這你可就太客氣了，老夫沒有子嗣，將來這份產業還不都是你們的？小翠，去對杏春說，窮家富路，多帶點盤纏……」

小翠道：「老爺子，小姐會安排的，您就不必操這份心哩！」

「小翠，老夫的意思好像妳還聽不懂哩？」

「老爺，小翠都懂了，您是怕小姐帶得……」

這工夫門外傳來余杏春的聲音道：「爹，女兒不會濫花錢的，我只是帶了十五兩……」

余寒齋哈哈大笑道：「知父莫若女，杏春知道爹是貧寒出身，平生儉僕節約，所以她也和老夫一樣，不但會過日子，終年都是布衣布裙，不過這次出遠門，杏春妳沒有做幾套像樣的衣衫嗎？」

余杏春道：「有的，爹，不過那要看譚大哥的意見，要是譚大哥喜歡我穿布衣布裙，我就維持原樣，如果喜歡我穿得花梢一些，到時候可以再換嘛！」不知爲什麼？今天的語氣像變了一個人。

小翠拍手笑道：「眞想不到我們小姐這麼體貼，連穿衣衫也都順着譚姑爺的意思。喲……聽起來眞叫人肉麻兮兮地、羡煞旁人……」

「丫頭，妳胡說什麼？」余寒齋道：「夫妻之間本就應該如此的。小丫頭，像妳這樣瘋瘋癲癲，哪個男人敢要？」

小翠道：「不要算了！不嫁人就不能活嗎？」

飯後略事休息，余杏春這才出現，見過譚家宇歛袵爲禮，深深地搭拉着粉頸。即使如此，譚家宇心中仍不免大叫着「可惜」。原來她不論身段和面孔輪廓，靈活的眼睛，挺直的鼻子，以及偏貝似的牙齒，可以說無一處可挑剔，唯獨臉上滿佈雀斑。

天老爺可眞會惡作劇，要是她臉上溜光水滑地，那該多好？

余寒齋把他們送到門外而已。小翠送到郊外，依依分手。譚家宇不說話，余杏春也不好意思先開口。譚家宇較上了勁，一路奔掠，連續四個時辰，已是日薄崦嵫時刻。

小說也趕了將近百里，只聞余杏春道：「譚大哥……」

「什麼事？」

「你累不累？」

「我不累，妳累了？」

「有一點……」

「累了爲什麼不早說？」態度很不好，坐在一邊大石上。余杏春也沒說什麼，拿出飲水，雙手遞過道：「大哥渴了吧？快喝點水！」

譚家宇接過水就灌了大半壺。把壺遞給她，她收了起來。譚家宇道：「妳爲什麼不喝。」

「小妹今天午飯的菜做得口重了些，大哥路上一定還會渴的，剩下的水不多，還是留給大哥飲用吧……」

「妳用不着奴顏婢膝，我是不喜歡這一套的。」

「小妹並不很渴，反正再趕一程，也總要落店的。」

譚家宇冷冷地道：「妳怎知道我一定要落店？」

余杏春吶吶道：「小妹以爲……大哥若無緊急要事，就不必趕路，以免太過勞累……」

「妳怎知我沒有緊急要事？」

余杏春低着頭道：「大哥如有急事，小妹自應一起趕路……小妹只是怕大哥太疲勞傷了身體……」

「我的身子又不是紙糊的！」

余杏春不出聲，他眞佩服她的涵養。但他不信她能堅此百忍，絕對不會光火。一旦她光火，他就有了機會……

又坐了一會，紅日已下山，二人又開始趕路。一口氣又是三四個時辰。順着洛水，一路西南，而不是奔向華山那方向，那是正西。這麼走就越走越荒凉，等於自熊耳山穿過，進入伏牛山中了。

此刻已是子夜時刻。弦月在天，山中輕霧迷濛，本來有小路可循，可是譚家宇似乎迷了路，未走密林蔓草之處。

以他的輕功，近乎全力施爲，又不循

正路走動，沒多久就不見了余杏春。

現在他奔出數里，在林中停了下來，心道：「余杏春，我譚家宇絕不是食言自肥，出爾反爾那種人，我要了妳，今生不濟。但是，爲了查那懸案，此刻不得下暫時把妳甩開，潛回洛陽暗中調查，以妳的身手，就是遇上匪人或猛獸都是可以應付的……」

沒想到，想到這兒，忽聞衣袂破空及移動蔓草聲傳來，「唰」地一聲，余杏春竟又出現眼前，喘着道：「大哥……我差點迷了路……幸虧你在這兒等我……」

譚家宇心想，還眞像麥芽糖似的，粘上就甩不掉。哼！我就不信。他道：「我只是在這兒方便一下。咱們慢慢走吧。」

「大哥，還有點水，你要不要喝。」

譚家宇接過，一口氣喝乾了，默默走出樹林。

奴顏婢膝　忍辱負重

天亮前來到一個十分乾爽的山洞前，他道：「我們入山頗深，非一天能出山，就在這洞中休息半日再說。」

「是……」余杏春眞是百依百順，但他却不領情，有其父必有其女，這不過是表面工夫罷了。

譚家宇找塊平坦的大石，側下便睡，由於太疲倦，這一覺又睡到第二天日上三竿時才醒。他發現余杏春蜷在另一邊睡了。譚家宇拿起水壺出洞，四下望去，附近似無水源。

他想了一下，直看看紅日的方位，向東方疾馳。

他估計奔出了十里以外，一定會聽到附近有水之聲，心道：「就算要甩她，也要灌滿一壺水再說——」

數十丈外岩壁上有一道山泉，流下的水滙成不少水灣，水灣滿了並順山坡蜿蜒流下，所以發出的聲音不大，他早就渴了，先是喝了個够，然後灌滿了一壺。正要改變方向，由東轉向東北，他是決心想要甩掉她的。他先往東方是有用意的，萬一遇上余杏香，她不會懷疑他要回洛陽，而現在又離開了約十里，是絕對不會再遇上的了。他才改正方向爲東北。他絕未想到，余香杏又嬌喘喘地趕來，道：「大哥——我發現水壺不見了——就知道你去找飲水去了……果然沒有猜錯……這泉水好冷啊……」她不但喝了，還洗了臉，道：「大哥，你餓了吧？我這兒還有五六張油餅，是是我親手做的……」

打開包袱，攤開油紙，雙手遞過餘香仍在的葱油餅，另外還有一包醬牛腩。

譚家宇拿了三張餅，夾了些牛腩就大口吃起來，吃了一會，見她坐在一邊發楞，不由愕然道：「妳怎麼不吃。」

「大哥……我……我不餓……」

「胡說！妳飲風吸露、服氣辟穀，已經是半仙之體哩？笑話！吃！」

「是，大哥……我吃就是了。何必生氣？」

「我對妳說過，不要在我面前作出奴顏婢膝的樣子。」

「是，大哥……」

兩人又沒有什麼好說了。吃完了東西，譚家宇心想：這不是邪門嗎？居然甩不掉她，總要想個辦法才成……

偷偷看看她，十分柔順地坐在一邊，也有點不忍，此女自幼無母，余寒齋把她交給他，多多少少也有點無情，好多閨女長了這麼大，應該在他身邊眼看着她成親再被帶走才對。這老像伏除了認識金銀財貨之外，什麼也不認。

可是爲了查案，他不能效這婦人之仁，況且他也不是不認識的人，要了她就不會反悔。

「大哥……我們到哪裏去？」

「我也不知道……」

「大哥，我們何不去華山？」

「去華山？爲什麼？」

「小妹聽大哥對參說讀過那尼姑說的偈語，提到洛陽和華山兩個地名，似乎到這兩處去找，或能有所發現的……」

譚家宇本來不屑問她，但似乎毫無頭緒，也十分苦悶，道：「依妳看，那尼姑是敵是友？」

「大哥，小妹只是就事論事，說錯了你也別怪我，我以爲她該是站在大哥這邊的人。」

「嗯——」譚家宇道：「妳對這整個案子可有什麼心得？」

「大哥，你是當事人都沒有心得，小妹能有什麼心得？」

「我不是和妳客套，有話自管說出來，說錯了也不要緊。」

「是的，大哥，小妹以爲，世上最難測的是人心，即使是至親的人也不例外，一個人若能時時注意這一點，就永遠不會吃虧……」

「我不懂妳這話的意思。」

「大哥，比喻說吧，你和冷姑娘是知己，情感非泛泛可比，你眞的能完全了解她嗎？」

「笑話！我要是連她都不瞭解，我譚家宇豈非無知而低能的人了？」

「大哥，我們是在研究一件事，對事對人，請你不要發脾氣好不好？」看她的樣子，不像是故作溫順，若非有一臉雀斑，這眞是一個十全十美的女人。

「好好，妳儘管發表妳內心所想的事及妳的心得。」

「大哥到過冷家幾次？」

「只有這次去過。而冷母已經被人害死——」

「大哥確能證明被害的老婦人確是冷姑娘之母嗎？」

「這……爲什麼會不是？」

「大哥，我們只是平心靜氣地探討，什麼事都是愈研愈明對不？」

「妳要說什麼，不妨直說如何？我絕不怪妳？」

「萬一大哥光火不要我了怎麼辦？」

「不要妳？那怎麼會？我這人一向說話算數，何況是這等大事！」

「謝謝大哥。小妹只是看大哥很煩燥，此案一天不破，就一天不會安心，所以小妹大胆地來義助大哥，有沒有可能冷姑娘根本沒有那麼一位的母親，她的母親昔年也沒有與人對決，當然更未遇人不淑受騙而生下她，甚至她根本沒有死——」

「妳簡直是放屁！」實在是由於她侮辱了冷蘭，一時情急，口不擇言，髒話出口之後，又感覺很不好意思，道：「杏春，對不起……」

「噢，不，大哥，我簡直想笑……」

「爲……爲什麼？是不是我說話太粗魯了？」

「因爲大哥居然對我說了一句對不起……」

譚家宇心道：「其實她除了一臉雀斑，她實在沒有什麼值得自卑之處，道：「妳不必這樣，我有時脾氣不好，請妳要原諒我……」

「不，大哥，我不會怪你，只要你不嫌我，就算你對我再壞一點，我也願意，這比在家中好得多了。」

「這妳就不老實了！在家中妳養尊處優，作千金小姐，哪會受這種罪。」

「不，不，大哥，你只看到表面，未看到深入一層……」

「什麼深入一層？」

「就是……就是……」余杏春忽然皺皺眉頭，道：「大哥你有沒有感覺肚子不舒服呢？」

「嗯？是有那麼一點。是怎麼回事？是不是食物中有毛病？」他立刻就懷疑上了余杏春了。」

「不會的……大哥……怕是這泉水有毛病……」

「泉水是自石縫中流出來的，它會有毛病嗎？」這工夫兩人都捂着肚子感到絞痛。譚家宇認定是她弄了手脚，道：「妳眞有一套，殺人不見血……」

「不，大哥……小妹怎麼會呢？此刻小妹恨不得把你全部的病痛都給我一人全承受……」

「哈……」一陣狂笑自泉眼石壁頂上傳來，只覺上面一字排開四人，由於正是東方旭日升起望去而刺眼，譚家宇聽這笑聲雖然有點熟，却看不清是誰？

當這四人由石壁頂上飄落，就站在二人面前約一丈五六之地時，譚家宇心頭一沉。他明白了，差點寃枉了余杏春，原來是「天山三劍」呂氏兄弟，呂超和呂凡的兔唇看來十分醜惡，隱約可見到門牙。

另外一老者約七旬以下，可能是三人的長輩。

「姓譚的……」呂凡切齒道：「你絕未想到有這一天吧？」

「是你們下的毒？」

「不錯，我們一直跟到洛陽，一直由洛陽跟到伏牛山中，我們說過此仇必報……」呂凡獰獰道：「你們知道我們如何下毒的嗎？上面有一洞，通到壁中泉眼，把毒藥撒入小洞中就成了。你們知道這是什麼毒藥嗎？」

譚家宇此刻痛得滿頭大汗，視覺模糊，甚至想嘔吐。看看余杏春也差不多，臉上沒有一點血色。

呂凡陰笑道：「其實這是一種猛烈的瀉藥，非但馬上要猛瀉不止，還會混身有如火燒，難以忍耐！

呂超道：「乍聽起來，瀉藥嘛！瀉瀉肚子而巳，火氣大的人還有退火清腸之功呢？嘿！嘿！那麼想你們可就錯了！此藥一面讓你們窮瀉不止，一面讓你們發高燒，如此一來，你們會在短時間內嚴重脫水而死去。」

「當然，這種死法……」呂凡呲着牙道：「是慢慢地死，不是一下就伸腿瞪眼而死……」

這話在譚家宇來說，並不甚懂，在深諳醫學的余杏春聽來，却深知對方至陰至毒，人體雙重脫水，不需兩三個時辰就會死亡。

余杏春這工夫痛得慘叫，忽然抱住了譚家宇，道：「大哥……既然非……非死不可……就一起死掉算了……」

譚家宇由於水喝得多，中毒自然較深，竟倒在地上，兩人相擁在小坡下滾動，忽感余杏春的一手捂在他的嘴上在他耳邊道：「這是藥……快吞下繼續裝出痛苦不堪的樣子……可以滾到小水灣去……比較好受些……」

譚家宇只好吞下，兩人滾入小水灣中。四人大笑着。此刻兩人自然又在狂瀉，什至可以聽到聲音。

呂超道：「師伯，咱們趕快到上風去，此藥是唐門唐殿英兄所賜，厲害無比，咱們就在此看着他們作同命鴛鴦……」

四人換了個方位，相距二人約三丈左右，坐下來好整以暇地欣賞人類死亡的過程。

最初藥力尚未發生效力時，譚家宇只感腹內有如小刀割切一般，但過了約兩盞茶工夫，果然逐漸減輕了痛苦。

至於余杏春，還在呻吟輾轉着。譚家宇依她的交待的，儘管又逐漸好轉，却仍然衷號滾翻不巳。

「差不多了吧？」呂凡猙獰笑道：「我倒要看看，你是『奪命聖手』還是我們是『奪命殺手』？」

「天山三劍」的師伯張伯陽，本就是個是非不分的老混虫，和他的師弟（天山三劍之師）李繼哲完全不同。「昊天劍」李繼哲作人處世一絲不苟，由於近年來苦研「天元丹法」，對門下的督導也就不免鬆弛了。

呂氏兄弟知師伯愛財，又愛戴高帽，雙管齊下，那混蛋張伯陽竟被晚輩蠱惑而利用了。

過了半個多時辰之後，譚家宇的腹中絞痛即將停止，但有了使自己有足够的迎敵能力，他還在裝作力竭聲嘶，甚至不久將要撒手歸西的景況。

他覺得有點愧對余杏春，要不是她跟了來，死在這四人手中有多窩囊？

他滾到她的身邊道：「杏春，妳是怎樣了？」

「還很痛……」

「奇怪，妳應該比我更好才對，我現在似乎一點也不痛也不瀉了！是怎麼一回事？」

「因爲……只有帶來四顆藥丸……我給你服了三粒……」

「啊……妳怎麼不二人平分？妳……妳……」

「我想……只要大哥能轉好……還想宰不了這些人嗎？」少妹只是恢復得慢些罷了！大哥……先不要急……越久越好……什至也可以趁機運功療傷……」

「對……」譚家宇很佩服這個小雀斑的女人，就靜靜地躺在水中，裝着奄奄一

息的樣子。

呂老大道：「我看差不多了。看樣子公的比母的還不耐折騰。」

「很簡單嘛！」呂老二道：「這小子八成灌的水比女的多。要早走一步了！咱們的仇也總算報了。」兔唇說話漏風，聽起來怪怪地。

老大道：「老三去看看，是不是公的已經死了。」呂老三站在水灣邊望去，譚家宇仰面向上，面色蒼白，似乎已無呼吸了。道：「大哥，死了，只是女的還沒有死。」

「快了！」呂老大道：「女的也不須盞茶功夫。師伯，你看這『烈火斷腸散』威力如何？」

老混蛋張伯陽道：「好是好，若依師伯之意，就該和他們硬拚，讓他死得心服口服。」

「師伯……」呂老大道：「這小子手底下不含糊，三五個人他……」

「怎麼？你是說要連師伯也不是他的敵手吧！」

「那怎麼會？他……他他恐怕未必接下師伯五十招……」

「哼……」張伯陽似乎以為五十招仍然多說了。道：「那個布衣布裙的姑娘是什麼人？」

「他就是『聖手奪命』余寒齋的女兒余杏春。」呂老二道：「那老鬼掩護冷蘭，報應不爽……」

張伯陽眉頭一皺，道：「此女眞的是余寒齋之女？」

「是啊！」呂老大道：「師伯，你…難道……」

張伯陽想了一下，再看看小水灣中的譚余二人道：「老大，你親自過去看看，譚家宇這小子眞的死了嗎？」

「師伯，不要說他也是一個血肉之軀，就是鐵打銅澆的金剛，也受不了唐門的毒藥……」

「我叫你馬上去看看，沒聽到嗎？」

「是的，師伯，晚輩就去看看……」

這麼說着，內心却大不為然，以為師伯是捧着卵子過河——過份小心了，來到小水灣邊一看就相信是死了。但為了使師伯沒有話說，只好進入水灣，水只到他的膝蓋以下部份。

他伸手摸向譚家宇的心窩，眼睛却望着譚家宇身旁的余杏春。

他們暗中跟踪，早已看清了余杏春的面孔，此刻一看，不由大為驚奇，竟收不回目光來。

她變了！雖想是變成另一個人，却大大地不一樣了。

那知他這麼目不轉睛地盯住余杏春，手摸在譚家宇的心窩處，却感覺心在跳動，而且十分正常。

也許是心不在焉，他盯了好一會才突然感覺不對勁，目光移回來，忽見譚家宇在向他眨眼。

呂超心胆皆裂，在這瞬間，他才體會到經驗之重要，不是藥不好用，必然是師伯聽得余杏春是余寒齋的女兒而有所警惕。余是武林名醫，他的女兒不會不隨時帶有此類解藥的。

就在他想抽手撤身時，躺在水中的譚家宇扣住他的脈門一抖，這一手太快，加上呂超又毫無鬥志，只是希望退回來大家聯手。

那知譚家宇抱着摞倒一個少一個的心情，這一抖之下，呂超的右臂立即脫臼。他自己也站了起來，因而，在譚家宇把他掄起時，他無法反抗。

由於身子被掄起，右臂脫臼，左手想去撈人又撈不到。因為譚家宇含恨掄動呂超的身子，力道至大，掄了兩匝時一鬆手，只聞「蓬」地一聲，呂超的身子射出，竟是頭前腿後，撞在岩壁上。

一個頭顱幾乎扁裂，呂氏兄弟同時嘶呼竄起。張伯陽肅然站了起來，道：「小子，你也未免太狠毒了些吧？」

「老賊，你不說『狠毒』二字還好，說起這個，不知你的老臉往哪裏放。」

「小子！老夫今夜若不把你殺了，就誓——」

「你如不能把我殺了！那就該由我把你廢了！天山掌門人李繼哲前輩，乃是一位謙賢君子，可敬的長者，却居然有你這個糊塗虫的師兄及不肖的門下，張伯陽，不是我輕視你，你這比我多吃了四十多年的老米飯，但你那兩手却未必够看！」

「嗆」地一聲，張伯陽撤出了松紋古劍，道：「好狂的小崽子！老夫不教訓你，你哪知天高地厚。」一式「破釜沉舟」攻了上來。

此人的劍術已有五十年的火候，雖然「昊天劍法」沒有他的師弟精純，也是當今武林中使劍名家之一。

譚家宇來不及撤刀，以帶鞘刀一格，覺得老傢伙的膂力也不含糊，而且那一招「破釜沉舟」一招四式，極具威力。急忙掠出水灣之外。

張伯陽一直保持攻勢，剛剛晚輩還說對方接不下他的五十招，他要在五十招以內甚至三十招內宰了對方。

攻勢保持了十五六招，張伯陽已由攻改為守勢了。

他有個十分驚人的發現，譚家宇是個左右手，他的刀經掌左右手交換攻擊，這就會使他的攻守方位及角度瞬間大變，使對方防不勝防。

張伯陽從來未聽說過有這種武功。自然也沒和這種武功交接過，二十招剛過，「嗆朗」一聲，松紋古劍盪開，長袍被掃去一角。

五十招嫌多，在二十二招上就落敗，張伯陽無論如何不甘心，大喝一聲，展開了「昊天五劍」的殺手絕技。

凡是絕技，都不敢輕易使用。

因為任何變化多的絕技，用得多了，只要被有心人看過兩次以上，就可能被偷學了去的。天下武技本是同源，大同小異。舉一反三，觸類旁通，沒有不可研擬的技藝。

只是張伯陽此刻是非施展不可，有晚輩在場，不挽回面子，老臉往那裏放，況且，譚家宇的年紀比他的師姪們年輕多久。一旦傳出去，他敗在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手中，天山派的聲譽必受大損。

「昊天五劍」第一招「天地交泰」，可知是剛柔相濟的路子。譚家宇自然知道老傢伙要玩命，自不敢大意。刀浪似堆雪

濺冰般地罩下，「昊天劍」絕招第一招被化解開去。

第二招「混沌初闢」，威力更大，劍上自動發出「嗡嗡」聲，那是罡風貫於劍身的現象。

譚家宇瞬間把窄長的刀在雙手中交換了五次，攻出三刀，兩人各退了一步，接着「昊天五絕劍」連綿施出其中三劍。

譚家宇感到對方勢力雄渾，鋒芒逼人，連退了三步，但第五劍一完，刀芒斜劃而上，「唰」地一刀，把張伯陽的肩衣切開，肩上出現一道血槽，他自己的左袖也破了個洞。

幾乎同時間，呂老二和老三自後側攻了上來。

譚家宇在余杏春的尖叫告警中，彈起身子。呂氏兄弟，兩劍同時掃空，刀芒疾如閃電，自呂老二的右臂處劃過。

呂老二還懵然不知，呂老三却尖叫着：「二哥——你的臂——」

一條右臂和仍握住的劍飛上天空，剛落下來。

但刀芒到了呂老三的身邊却又硬生生地收回，因為呂老三一直較為溫和厚道些，他要為呂家留一個較為完整的後代。

張伯陽的身子一直在微微顫抖，那倒不是因為肩傷所致，那點傷算不了什麼，而是今夜之慘敗，天山派幾乎永遠也翻不過身來了。

「張伯陽，依譚某過去的作風，像你們今夜的行為，眞正是罪不容誅，但譚某不想趕盡殺絕，給你們一次機會去閉門思過……」

「閉門思過？」張伯陽仰天狂笑，其實是悲笑，一個年輕人居然要他閉門思過，笑過之後，橫劍就要自刎。

「師伯——」呂老三跪下抱住了張伯陽的腿悲聲道：「師伯不要這樣，晚輩以為，我們也有不是之處……閉門思過……也沒有什麼不對……」

張伯陽突然目蘊殺機，揮劍就要向下砍去。但他却又跺跺腳道：「罷了！罷了！天山派的英名毀在我張伯陽手中，我要回去向掌門人請罪，走……」由呂老三扛起呂老大的屍體，扶着斷臂的呂老二離開了現場。

譚家宇回頭望去，余杏春已自水灣中坐起，似乎還沒有完全復原，急忙奔過來，道：「杏春，妳好了沒有。」

「快好了……大哥……請不要過來……不……」

「為什麼？」

「我衣服上都弄髒了……」

「我還不是一樣……」他走入水灣要去扶她，她掙扎着道：「大哥，你快去把衣服脫下來我給你洗一洗。」

「杏春，這個先不忙，妳到底好了沒有？」

「瀉雖然是止了！但是肚子還有點痛……」余杏春苦笑道。

「杏春，四顆藥丸應該每人兩顆的。」譚家宇道。

「大哥，如果你和我一樣，誰來應付大敵？咱們現在會這麼輕鬆嗎？」

想想也很可怕，萬一把她甩開，她找不到他，這光景他八成已見了閻王爺哩。想起來猶有餘悸，不由自主地抱住了她。

顯然她嚇了一大跳，吶吶道：「大哥，你……」

他知道自己嚇着了她，急忙鬆了手，道：「杏春，對不起……」

「不要緊，大哥……我已經是你的妻子了……只不過……我現在給你太多……你很快就會不喜歡我了吧……」

一副楚楚可憐的樣子，譚家宇突然去捧她的臉，她似乎很害怕，大力扭身，似不想讓他看她的面孔。但她的臉還是被托了起來。

「啊……」譚家宇此刻的驚異，和不久前的呂老大差不多，都是陡然之間發現，余杏春的臉上溜光水滑，一個雀斑也不見了。

譚家宇先是一陣驚喜的激動，接着臉色沉下來，鬆了手走出水灣。他有一種被戲耍的忿怒。

「大哥……大哥……」

「妳不要叫我！」

「大哥……這是我爹出的主意……他說如果你是只看外表的人，也就不可取了。他要我試試你……」

「試我什麼？試我是不是一個好色之徒。」

「不是，大哥……其實小妹也有一種使你驚喜的想法……小妹以為，反正大哥心中此刻有冷姑娘一人，容不下我，乾脆使我醜一點……到了適當時機，再出示本來面目，也許會使大哥喜歡我的……」

譚家宇實在也不便責備她，道：「記得這四人未來之前，妳說在家中沒有跟着我流淚好，為什麼？」

余杏春道：「大哥，你以為我是余寒齋的親生女兒嗎？」

譚家宇突然車轉身子打量她，看了半天，她的確五官及身材沒有一樣像余寒齋。他失聲道：「那妳是……」

「我也是他的婢女，和小翠一樣，你不要怪我吧。」

「為什麼他要訛稱妳是她的女兒？」

「這樣把我嫁給你才鄭重其事呀！如果我是他的丫頭，不就配不上你了？當然，另外還有原因。」

「那可不一定。杏春，余寒齋是不是對我有什麼企圖。」

「大哥，現在說得太多，你可能不太相信，我帶你去見一個人之後，你對余寒齋，對我以及對你的冷姑娘等等的看法和想法就完全不同了！」

「妳……」譚家宇猛然一怔，道：「杏春，妳剛剛稱令尊什麼來？」

「大哥，他不是我的生身之父，什至是個害我父母的仇人，如果大哥是小妹的話，大哥又能如何稱呼他？」

譚家宇簡直被她驚住了，道：「他害令堂這又是怎麼回事兒？」

「大哥，咱們先不要一下子去印證那麼多的事好不好？」

「妳的意思是，哪件事對我是十分最重要？」

「依小妹愚見，只要印證了某一件事，大哥才會相信小妹的話。反之，小妹即使說破了嘴大哥也不信。」

「果如妳之所說，余寒齋又怎敢叫妳

在我身邊？他不怕妳揭穿他的惡行。」

「他並不知道小妹知道他的一些秘密，什而要小妹監視大哥。」

譚家宇本來對余寒齋就有點懷疑。道：「先證明什麼事？」

「大哥先不要問好不好？」

「好好，這次我聽妳的。」

「那就請大哥把衣衫脫下來讓我一起洗洗吧！」

「妳不是還沒復原嗎？」

「不妨，洗衣服是不碍事的。」

譚家宇只好在石後脫了衣服，丟給她，她洗好了就晒在大石上，待衣服乾了一大半，才換上新衣，把洗的衣服收拾起來才上路。

這才發現，她又變成一臉小雀斑了。

「杏春，怎麼又變成雀斑了？」

「大哥，我看這樣較好些，萬一被余寒齋或他的人看到了，就不會以爲小妹巳對大哥洩了密……」

「好好，妳想得比我週到。」

「剛才是由於身上太熱，在水灣中泡了水，把臉上的假雀斑洗去了！」

譚家宇本想告訴她她很美，什至不比冷蘭差，但他並沒有說出來。

× × ×

金船帮在江蘇雲台山麓，也就是在連雲港附近。

所謂「金船」，並非他們的船是金的，而是金船帮帮主公孫赤昔年經營航運起家，現有三根桅的大帆船五百餘艘，每艘可載米兩三千石。

他們旗子上的招牌就是以金錢繡成一艘飽帆滿蓬的金船。

金船帮在武林中佔一重要地位，還是二帮主藝成下山後的事，再加上少帮主公孫傲，使金船帮不但是個大的船帮，更是武林中的一個大門派了。

雲台山的大宅是他們公孫家的故宅，船帮在連雲港附近。這天午時稍過，二人來到了連雲港。

聽余杏春的主意，立刻落店，飯也是叫到房中吃的。而且一個下午都未出門。一直到了起更，兩人才起而準備。

「杏春，看來妳挺內行。」

「大哥，其實小妹並不內行，只是我們要去辦一件大事，不能不特別小心。須知我們的敵人非泛泛之輩。」

「對對，凡事小心謹愼總是沒有錯。現在我到金船帮去？」

「不錯。大哥，不到十二萬分不要出手，我們只是去印證一件事的。」

「依妳。」兩人的面孔都蒙了起來，而且沒帶兵刄。

二更過半，他們巳進入了一片燈海的金船帮大宅之中，在外面看，這是個很大的船行，兼營漁撈，所以也設有漁行，人手自然不少。但在內部就不是那麼回事。

這兒比一般的武林門派戒備還要緊嚴得多了。

大宅的後半部才是帮主的內院，且有更樓設備，譚家宇首先上了更樓把警戒者放平了。

內院的戒備並不十分森嚴，主要是更樓上有人踞高臨下監視，繞着內院牆外，也有高手巡邏，所以內院不顧失去這份隱私。

他們很快就盯上了一個年輕人，竟是少帮主公孫傲，仍然是衣着華麗，顧盼自若，只是未揹巨劍而已。穿過長廊，進入月亮門，來到一個不什大但什廣庭園佈置的院落。

「是什麼人？」

「二叔，是我……」

「是傲兒，有什麼事？」

「沒事，只想找二叔聊聊……」

「這就怪了，她不在時，你是日以繼夜地想她，她來了，你爲甚麼不珍惜這大好良宵。」

「二叔，這檔子事兒我爹有微詞，我特地來和二叔商量。」

「好吧，你進來吧……」公孫傲進入小軒，只覺二叔公孫孝坐在炕上，小炕桌對面坐了個女人，髮髻有點亂，鵝黃軟緞夾衣元寶領處三個扣子敞開，才十九歲的珍珍，是二爺的第三個小星，吹彈得破的嬌靨上紅撲撲地，炕桌上有酒有餚，酒、色總是連在一起的。

至於公孫孝這光景額上還有汗，只穿了一套白褲褂，褂子全敞着，公孫傲只看了一眼，就知道不久之前兩人在幹什麼了，於是祗是微微一笑。

「坐坐，自己人別客氣……」公孫孝張羅着。

公孫傲坐在炕前椅上，公孫孝道：「要不要添副杯筷？」

「不必了，二叔，爹說石八身上揹好了數條命，咱們金船帮雖不怕誰，却犯不着討個紕漏鬼回家……」

公孫孝道：「大哥這人就是迂，既然金船帮不怕誰，老實說，誰敢到金船帮來要人？」

「可是爹說犯不着，爹又說石八過去未必就沒有接近過其他男人，叫我另外找更好的，憑金船帮，要選個什麼媳婦會沒有？」

「這話也對……」

「怎麼？二叔也和爹唱一個調子？」

「老實說，你爹的脾氣誰也拗不過他，石八目前在什麼地方？」

「我把她放在鷹遊山……」此山即是連雲港附近一個島，島上大多爲漁戶，有千多戶人家。

「我看你就聽你爹的算了，老實說，武林各大門派，和石八沒結樑子的，恐怕沒有。」

「二叔是怎麼回事兒？怕樹葉掉下來打破了頭？」

「這是什麼話，二叔怕什麼？大哥不許我討小，你看，我不是有兩三個，不過你這件事嘛，的確也不能怪你爹。」

「二叔，我要告訴你一件事，你聽了這件事，相信你就要另作攷慮了。」

「什麼事？」

「石八說，只有她才不會懼怕『逍遙指』。」

「什麼？她不怕？」公孫孝顯然有點不信，笑笑道：「這倒是一件值得攷慮的事，這事有沒有對你爹說過？」

「說了，你猜我爹說什麼？」

「他說什麼？」

「我爹說，我們金船帮也不怕『逍遙指』，金船帮亦不須要倚靠別人來迴護我們。」

公孫孝道：「大哥就是這脾氣，其實你不該說那句話的，怎會？石八非作金船帮的媳婦不可嗎？」

「這只是小姪對她的諾言，不能對她失信。」

「你就不能跟二叔學學？凡事看淡些，女人嘛，反正就是那麼回事兒，三句話可以把她們哄得團團轉……」公孫孝尖叫了一聲，原來是那小她們在他的大腿上擰了一把。

公孫傲裝着沒看見，道：「二叔，世上的女人並非都是你說的那樣，石八就不一樣。」

「有什麼不一樣？俗語說，男人要闖，女人要浪，石八還不是浪得你暈頭轉向的？其實嘛，天下的女人都是一副德性，再好看的女人，也變不出一朶花來——」

那小娘們又擰了他一下，公孫孝不敢說了。

「二叔，要是我據理力爭，你能不能站在小姪這邊爲我說幾句話？」

「這個……」公孫孝自己不正，坐享其成，金船帮是公孫遠胼手胝足經營起來的，所以他有自知之明，在大哥面前不敢說句硬話，可是素日在公孫傲面前牛吹慣了，又不能說不敢進言，他道：「好吧！爲了你的事，我是盡力而爲。」

「那我明天晚上就到鷹遊山去告訴石八，也好叫她放心，二叔，你最好對爹暗示一下，石五這人也不宜得罪的。」

「這話怎麼說？你可別把這話傳入大哥耳朶中，咱們金船帮可不吃那一套？任何一個帮派得罪了咱們，在兩三個時辰之內，就可以動員一千五百人以上。」

「二叔，人多唬不住人，別忘了石八與咱們是大德昌的合資人，另外，他控制的『高八門』也不可輕估……」

公孫孝道：「你似乎在帮對方說話來唬咱們金船帮。」

「二叔，小姪絕不是帮外人說話，這都是實話，更重要的一點，石八說她不怕『逍遙指』……」

公孫孝沒有再說什麼，似乎也只有「逍遙指」三字才能使他認眞攷慮這件事。

這工夫外院一陣喧嘩，二人在後窗外一交眼色，騰身上屋，立刻即傳來斷喝之聲「有奸細」！

至少有十五六個人影，自四面八方上了屋面。

譚家宇二人今夜根本不想動手，而且收獲不少，展開絕頂輕功，很快脫出了金船帮大宅，向相反方向奔去。

「杏春，咱們的客棧不在這邊……」

「走吧……」她作了個手勢。

二人在連雲港市區內繞了幾個圈子，看看無人追來，才返回店中，譚家宇道：「杏春，還是妳比我聽明。」

「大哥，女人的心細點罷了。」

余杏春要了一壺茶，二人熄了燈談話，這樣在外面窺伺就比較容易被他們發現了。

「杏春，今夜的收獲不少。」

「當然，可惜石八不在金船帮中。」

「對哩，妳帶我來此，主要是要證明一件事的。」

「是的，石八若在此，你就會明白一切了。」

「石八是誰？聽他們叔姪交談，說是石五和金船帮合資大德昌，這大德昌是否是指洛陽的大德昌尊號？」

「當然是。」

譚家宇一楞，道：「這石八和石五應該是呼之欲出的人物才對。」

「本來如此，但小妹現在說出來，大哥仍會懷疑，小妹必須先讓大哥看到石八本人，再告訴你一切，大哥也就信之不疑了。」

「不會的，杏春，我相信妳，妳還是快說出來吧！」

「大哥，只等一夜你就沒有耐心了，明天晚上，我們就可以看到石八了呀。」

「奇怪，石八分明是公孫傲極寵愛的女人，這名字却不像女人名。」

「其實這只是他們的乳名，也算是他們名字的隱喩。」

「杏春，妳很愛打啞謎。」

「大哥，小妹是受過冷落的女人，深深知道，要取信於人，必須拿出證據來，空口無憑呀。」

譚家宇知道她是弦外有音，想想自己對她的冷淡，也實在不該，道：「杏春，我知道剛離開余家，我對妳太……」

「大哥，事情過去了就不要再談。」

「其實也沒有什麼，妳的聰明，應該能猜到我爲何冷淡你，而且想暫時擺脫你的……」

「依小妹猜測，大哥似乎已對余寒齋開始懷疑，要潛回洛陽查個清楚。」

「杏春，妳眞是一朶解語花，妳完全猜對了。」

「大哥懷疑他什麼？」

「這話要從頭說起，某次我聽到『關洛三絕』龍氏兄弟私下交談，談到余寒齋把大量金銀存入大德昌內，似乎另有秘密，可惜當時有事沒有說下去，這是我懷疑他的開始。」

「大哥，你的理解力也很高，就憑這一點你就搭上了綫，眞不簡單。」

「杏春，妳知道的一定比我多些。」

「當然，但小妹說過，一切都待大哥見了石八之後再說，那才有份量。」

「妳可知道，『高八門』是個什麼路數？」

余杏春道：「大哥見過的，而且還和他們動過手。」

「見過——還動過手？」譚家宇喃喃地自語着，「高八門……高八門……莫非是指侏儒門？」

「對了，大哥，侏儒不愛聽這兩個字，所以改爲『高八』當然也是暗語。」

「說是石五控制了『侏儒門』，這石五到底是誰？」

余杏春笑笑道：「大哥，小妹看你急成這樣子，怪可憐的，我決定先告訴你石五是誰好吧？」

「謝謝妳杏春，請快說好吧。」

「大哥，不是有位中年尼姑說了四句偈語，提及三六九和四五六嗎？」

「是啊，這啞謎眞是個悶葫蘆，就像冷蘭臨死在衣裏畫了個葫蘆一樣，叫人猜

不透。」

「其實那衣襟上的葫蘆，八成是永遠猜不透的悶葫蘆，也就是要你鑽入牛角尖的。」

「這……是爲甚麼？」

「先不談這個，就先談這三六九和四五六吧。」

「對對，這個最叫人頭痛？」

「大哥，請把三六九和四五六各自加起來。」

「各自加起來？這是幹什麼？」

「加嘛，三加六再加九等於多少？」

「十八呀！」

「好，十八是不是石八的諧音？」

「這……」「拍」地一聲，譚家宇拍了自己的後頸一下，道：「妙！眞妙！」

「大哥，請再把四五六加起來……」

「十五呀，噢！十五，就是石五……對不對？」

「對了！大哥。只可惜當今武林知道這二人的乳名及暗號的人太少了，所以這啞謎眞是惱人。」

「那麼三六九和四五六到底是誰？」

「大哥，我只能先告訴你四五六是誰，三六九其人，明天晚上就看到了，到時候你幾乎會懷疑自己的眼睛呢。」

「好好，請先說四五六吧！」

「四五六就是石五，而石五就是余寒齋……」

「是他？」譚家宇楞了好一會，才喃喃地道：「是他……對……一定是他……那麼三六九呢？」

「大哥，明天晚上才可以呀。」

「杏春，這胃口吊得太厲害了吧？」

「大哥，我說過，有些事必須事實證明，才能使人心服口服的。」

「杏春，妳是說我現在絕對猜不出三六九是誰？」

「是的，你不可能猜到。」

「三六九即是四五六的親人對麼？」

「對！」

「會不會是你？」

「當然不是，其實我也不能算是余寒齋的親人。」

「這實在難猜，余寒齋有女兒？」

「沒有。」

「聽口氣，是余寒齋的女兒或妹妹要嫁金船帮的小帮主公孫傲對不對？」

「對！」

「可是沒聽說余寒齋有個妹妹或女徒呀！」

「這個關鍵就在這兒，大哥，早點睡吧，明天此刻，你已經恍然大悟了！」

譚家宇握住她的手，眞想去抱她，以他們目前的關係，抱一抱是絕對可以的，但是他以爲自己愧對她，終於作罷。

「好吧，杏春，只待明天揭曉，早點休息吧……」

×　×　×

日上三竿，杏春輕手輕脚地把漱洗水端過來，正想要走出去，譚家宇道：「杏春……」

「大哥，你嚇了我一跳。」

「杏春，昨夜睡得還好嗎？」

「還好，大哥，只怕大哥睡得並不太好。」

「杏春，的確如此，躺下後不免再去想石八其人是誰？還是想不出來，都快五更才睡。」

「大哥，你可以再睡，反正在事未辦完之前，我們也不便上街去逛的。」

「睡不着了，杏春坐到我身邊來好不好？」

「是的，大哥……」布衣布裙實在掩不住她的美好身材，而那些假雀斑也掩不住她本身就很迷人的嬌靨，最重要的是，她身負上乘武功，却十分溫柔體貼。

「杏春，我眞是辜負了妳……」

「沒有呀，大哥，我眞慶幸能夠嫁給你。」

「看來余寒齋把妳放在我的身邊太失策了。」

「是的，這是因爲他根本未想到我知道他的秘密。」

「看來，再聰明的人也有計算不到之處。」

他又握住她的手，不勝唏噓地搓揉着，她輕輕抽回手，道：「大哥，你下來漱洗，我去弄早餐好不好？」

他知道她極有分寸，要想和她先行交易，怕是很難，當然，譚家宇也不是這種人，況且，冷蘭在他的心中，仍然盤據不去。

傍晚，他們二人就化粧成一對老夫妻模樣的鄉下人，在去鷹遊山的碼頭等候擺渡。

一共走了兩撥，他們一直未上船，直到快起更的這一趟，他們才上了船，原來金船帮小帮主公孫傲也在這渡船上。

其實這些渡船，也都是金船帮經營的，所以公孫傲坐在特備的客艙中，另外一般客人坐通艙，裏面髒而亂。

大約半個多時辰才到達鷹遊山島上，這是由於順風順流之故。至是，一個時辰也到不了。

二人待公孫傲先下了渡船，他們才跟下來。

由於這是個很大的島，長約十餘里，寬也有四五里。所以碼頭上有公孫家的馬車備用。因爲島上既有金船帮的船行及漁行，也有他們的別墅，也可以說這個是他們最可靠的勢力範圍。

公孫傲在馬車上蹺着二郎腿左顧右盼，譚、余二人不即不離，大約相距五七十步跟着。

馬車來到山邊，這兒背山面海，前面還有條山澗，風景絕佳，就在這山與澗之間，有幢樹木掩映的別墅，由一條木橋相通。

譚、余二人在橋的這邊停下來，因爲別墅大門開啓，他們若跟着過橋，開門者會發現他們。眼見馬車在開門者的躬身迎接之下駛入大門之內。而大門立刻就閉上了。

「大哥……」杏春低聲道：「此宅依山而建，待會潛進去要特別小心才行。」

「對。而且通過此橋，極易被室中戒備者發現。」二人隱在一排柳樹中的一株之上。譚家宇道：「此澗寬約十丈左右，相信妳我都能一躍而過，但容易曝露了身形。」

杏春道：「大哥，繞到此室後側去看

看……」

二人由樹上穿掠，到了盡頭已是此室的右側了。發現澗更寬，却不太深。有水之處寬不過五七丈。可以由此下澗，攀援到對面。

再往後繞，發現越過了此澗，有一片空地，更易曝露身形。於是二人就在此下澗，竄越澗水，譚家宇道：「杏春，妳能攀援嗎？」

「大哥，你先上去，我如果不成，再用繩索請你把我拉上去。」

「就這麼辦。杏春，千萬小心。不可勉強。」

「知道了。大哥……」

譚家宇暗提一口眞氣，騰身而起，就在那隻手筆直的岩壁上猱升。原來這澗邊岩壁本來有些地方是可以踏蹬攀援的，公孫家的人爲了安全，把那些凸出部份都鑿去了。

可是，壁上的一些不平之處，在一般人來說，自是望壁興嘆，連想也不敢想，在一個有上乘武功之人就不同了，只見他一會縱躍，一會施展壁虎功，不一會就到了壁頂上，向他招手。

余杏春自然沒有他那麼快，但也上了壁頂，拍拍胸口道：「大哥，爬到一半時，心都快自喉嚨跳出來哩……」

「還不錯。杏春，可千萬別往下看，走吧！在我後面伏身而行。」到了大宅牆邊一看，竟比城牆還高。

岩壁上總是有些草木或突出的岩石可攀，但牆壁是斗子石砌成，根本無法着力。所以譚家宇以蠍子倒爬牆的功夫上了牆頭，余杏春表示辦不到，只好以繩索把她提了上來。

並非余杏春就不會壁虎功，而是她需要一倍或兩倍的時間才能到達牆頭，譚家宇在上面就有被發現的危險。

兩人縱落牆內，先伏了一會，看清大宅的局勢，這別墅既爲依山而建，自是前低後高，屋宇甚多，樹木也不少。相信主人的藏嬌之所必是在中心地帶。

兩人掩掩藏藏，還沒到中心地帶，已被發現。

這兒的首席護院伍龍，在江湖上也是極有名氣的人物，人稱「飛天狻猊」。率領了二十餘人在此守護。

此刻部下報告他道：「伍大俠，有奸細混進來了！要不要報告少帮主？」

伍龍想了一下，道：「暫時先不必，我們全力搜捕，再說萬一那奸細遇上少帮主及那位姑娘，更是討不了好去。」

「是！」部下這就協同友輩一起去搜索。

「記住，自少帮主女友的內院外面搜起，不可干擾他們，由裏往外搜。」

「伍大俠，要是仍然搜不到呢。」

「再報告少帮主不遲，是誰看到奸細混進來的。」

「就是在下。雖是驚鴻一瞥，大致也可看出是個五六十歲的老人打扮。」

「只有一個奸細？」

「伍大俠，在下只看到一個人。」

「好，你去招呼所有的人，自少帮主的內院外形成包圍圈，一齊往外搜……」

但在這工夫，譚家宇和余杏春已到了內宅。

這兒是個十分精緻的小院，院中有的奇花異草，荷池、亭台等，却只有三間精舍。

精舍中燈光全無，却有人在內交談。是不是也和譚、余二人昨夜在客棧中的想法一樣，怕人看見？

「石八，妳要相信我，儘管家父很古板，但我是他的獨生子，而且家叔無後，等於我一人頂了兩支，他表面上不答應，遲早會點頭的。」

「哼……」對方沒有說甚麼。

「石八，我對妳從未說過一句謊話，爲了妳我可以玩命，今生不娶妳就永不成家，除非家父要公孫家斷絕香烟。」

「……」對方仍然不出聲。

在窗外的余杏春十分焦急，她帶譚家宇來此，主要是印證一件大事的。可是，這女人不說話。

譚家宇揑揑她的手，她也知道他的意思，可是急也沒有用，她也揑揑他的手，在他手心寫了個「忍」字。

「何況，咱們兩家都是大德昌票號的股東，雖說參加了大德昌票號股東是二叔的意思，家父畢竟也同意了的。所以咱們的婚事絕對不成問題。」

「我只問你一句話！」對方終於開了口。可是譚家宇却猛吃一驚，差點出聲。

余杏春急忙握緊了他的手。意思是：我早知你會大吃一驚的，千萬別出聲。

女的道：「我說我不怕『逍遙指』，令尊信是不信？」

「信……當然信，不過家父說……金船帮也不怕『逍遙指』……」

「眞的嗎？」

譚家宇在儘量控制自己，但是，余杏春能感覺出來他在微微顫抖。他不能不想，怎麼會是她呢？人類的虛僞居然到了這地步，甚麼樣的人才值得相信呢？

公孫傲道：「石八，家父也許只是一句氣話，不過金船帮上下一千餘口，聲勢不小，爹之所謂不怕逍遙指大概是這意思吧！」

「我看你爹，只會指揮漁船打漁，管理航運及作生意，恐怕不是一位稱職的武林掌門人。」

「石八，這你就小看家父了。他雖是航運起家，也是星宿海的謫傳哪！」

「比之『逍遙指』如何？」

「這個我不敢說，但是，『逍遙指』也未必敢碰金船帮。」

「但願如此——」

到此已不必再聽下去，譚家宇想現身，但余杏春在他耳邊說道：「小不忍則亂大謀，咱們既然來了連雲港，這台戲一定要看。走吧！外面似已發現有奸細混入來了——」

譚家宇忍着一腔怒火，二人又技巧地衝出別墅。雖然又被發現，却沒有追上他們。更無人看清他們。夜裏也有擺渡，只是數個時辰一次，如有人包船又當別論。

返回客棧，已近四更。

「大哥，只聞其聲，未見其人，你能相信嗎？」

「錯不了的。她的聲音太熟了。原來是假死。由此可見，她不但擅詐死術，水

性也極高，大概我把她水葬了不久，就有人把她弄出水面了。」

「大概是的，那個人必是余寒齋。」

「妳怎麼知道。」

「當你帶冷蘭走後第二天，他也出了門。」

「如不是妳如此證明，說破了嘴我也不信三六九就是石八，而石八就是冷蘭，她居然是余寒齋的妹妹。」

「大哥，可知余寒齋爲何要我嫁給你嗎？」

「利用？」

「是的，而且你走到哪裏？『逍遙指』也必在哪裏出現，日久必將受到懷疑，武林中人必然以爲你就是『逍遙指』。」

「不錯。第一次遇上的是『巫山怪嫗』宮芳非，在岳陽中了『逍遙指』，正好我在附近。第二個是『大力神』裴大海，在西湖中了『逍遙指』，正好我又遇上。第三個是『一品刀』董奇。我在開封遇上。第四個是『鐵面如來』了凡，我又在鄭州遇上。的確……這巧合也未免是太多的了……」

「大哥，你知道，那些人都被余寒齋治好了嗎？」

「聽說過。每人都花了百兩黃金。」

「但是，他們本都是當今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身中了『逍遙指』而獲治好之後，就不是一等一的高手了。」

「怎麼？余寒齋留了一手。」

「據他說是『逍遙指』太厲害，能救得一命，且恢復七成功力就已經很不錯了！所以那些人的功力都減了三成。」

譚家宇楞了一會兒道：「這麼說，像了凡、董奇、裴大海及宮芳非四個頂尖高手，病癒之後和『天雷手』梁季五、『現世報』霍大奎以及『長白一鶴』雲天等人在伯仲之間了？」

「嗯，差不多，即使高些也差不了多少。大哥，這你就該知道『逍遙指』爲甚麼還不會向梁季五，霍大奎以及雲天這些人下手的原因了。」

「知道，至少在目前，這些人還不够資格受到他的光顧。」譚家宇道：「這麼說來，余寒齋可能認識『逍遙指』。」

「這個小妹就不知道了。」

「會不會是余寒齋和『逍遙指』私通，一個傷人，一個治病，旣可歛財又可以把武林中的頂尖高手降一級，變成普通高手？永無後患。而他們還要感激余寒齋救命之恩呢！」

「這……大哥，你這想法很怪，但却十分可能。要不，『逍遙指』爲甚麼不殺死這些人，而仍留活口，且都能治癒，却要減三成功力呢。」

「杏春，公孫傲說石八也就是冷蘭不怕『逍遙指』是不是。」

「對，說過。」

「這不是暗示他們兄妹和『逍遙指』暗通嗎？而冷蘭被『逍遙指』所傷，自然也是假的，以便造成一般人的錯覺，絕對想不到她會和余寒齋有關連，更不會和『逍遙指』是同伙。」

「果眞如此，那就太可怕了！大哥，如果他們發現我們不甘被利用，他們必然向咱們下手。」

「杏春，如何利用？妳一定知道一些的。」

「大哥，現在你可以猜到的。我爲甚麼要帶你到金船帮去？」

「莫非『逍遙指』又要光顧金船帮帮主？」

「是的。」

「我懂了！余寒齋不但要向公孫遠歛財，也想把妹妹嫁過去接收金船帮偌大無匹的產業。」

「是的，大哥，其目的必然如此。」

「杏春，我們該不該先向公孫遠告警呢。」

「大哥，我猜想公孫遠也不會死，但冷蘭必然從中玩花樣，使公孫遠相信她眞的不怕『逍遙指』而承認她這個媳婦。」

「杏春，我以爲時機已經成熟，咱們如能預先向公孫遠告密，使他逃過這一刼，且希望能全力生擒『逍遙指』，爲武林除害——」

「大哥，你以爲小妹的武功如何？」

「堪稱武林一流高手。」

「大哥，小妹的功力，依我估計，只怕余寒齋功力的四五成。」

譚家宇不由一震，道：「這估計可能不確吧？」

「大哥，小妹以爲不會太離譜的。小妹有時爲他餵招，只感覺他的功力浩瀚如海，深不可測。那個『逍遙指』也就不問可知了……。」

「杏春，依妳之見呢？」

「大哥，我聽你的。」

「杏春，明天咱們見機行事，還是設法向公孫遠告警，因爲自側面看來，公孫遠的爲人不會太差。咱們要使他逃過這一刼。」

「大哥，就這麼辦好了。睡吧！不早了……」

「杏春……」他拉住了她一帶，她倒在他的懷中，有很多種原因，使他的如火熱情爆發開來，雙手不可收拾，其中最主要的是發現冷蘭未死，以及對他的愚弄。

這種心情會使他對這個溫柔體貼而又動人的解語花產生驚人的抒瀉，當然是情感方面的。

他箍緊了她，狂亂地、有如飢渴的嬰兒在母親懷中的需索。余杏春感到可怕，她從未遭遇過這種使她無法招架的敵手。拒之不忍，受之逾禮。男女之間要該適當的抉擇也太難了。

他以前抱過冷蘭，對她的愛撫自然也不免，他以爲那是人間要有奇妙的感受，觸手所及，到處都是軟軟的、滑滑地。但是，今夜的感受，却比冷蘭身上更加不同，她雖是肥瘦適中，撫摸所及，却未摸到一點骨痕。

這種無骨的感覺，就是女人天賦的長處。當然，並非任何女人都是如此的，他忽然體會到「尤物」二字的意義了。

她的胸部、臀部之豐隆飽滿，大小腿之修長光滑，以及上下承接的小腰之纖細，很明顯的，比冷蘭高明了許多。

「杏春，妳眞是個……」

「大哥……是個甚麼……」她有點喘了。

「妳去猜吧……。」

「是不是『尤物』？」

他笑了起來，她趁機掙開，理理頭上秀髮和衣衫，道：「大哥，明天是個很重要的日子，要保持充足的體力才行，快點睡吧……」

「杏春……剛才我冒犯過妳……」

「不要這麼說嘛！大哥，雖然我們還未成親，但在我心目之中，你是我的丈夫，在你的心目中，我是你的妻子，不要說這個，你要什麼我都會給你，只是今夜不成……」

「杏春，妳眞是可人，不僅是外表可人……」

「大哥，睡吧……」爲他拉上被子，留了一個甜笑飄然出室而去。

× × ×

又是紅日上窗時刻，他睜開眼，她的劍尖抵在他的咽喉處，嬌靨上如凝寒霜。

譚家宇一驚道：「杏春，請妳別開玩笑……」

「誰和你開玩笑？」

「杏春……」他把聲音拉得長長地，用一個指頭撥開了她的劍身，但她的劍尖又指着他的心窩道：「我是余寒齋派來的殺手，只怪你對我推心置腹。」

「但是妳愛我，我也愛妳，這一點誰也不能否認！」

「可是我現在就要殺了你！」在她的臉上還眞看不出兒戲或妥協之色來。

「杏春，妳就是殺了我，我的一縷亡魂也永不離妳的左右，因爲昨夜一度溫存，我已有相見恨晚的感受。」

「哧」地一聲嬌笑，她丟了劍，撲入他的懷中，道：「大哥，你知道爲什麼我要這樣？」

「試試我對妳的信心到底有多深？」

「大哥，你眞聰明，信心很重要！大哥你一定要牢記，在緊要關頭，不論發生了何事，你都要對我有信心！」

「當然。因爲自我愛上了妳，才知道今生今世不虛此行。」

「作你的妻子如果可以預約，下一輩或再下輩子我都願意……」兩人箍緊扭纏在一起了。

很久很久，她才掙脫開來，道：「大哥，吃了飯咱們也該去辦事了……。」

× × ×

連雲港市郊有一座大廟，是金船帮帮主公孫遠獨資所建，每逢正月初一彌勒佛聖誕；二月十九觀音菩薩聖誕；七月十八日王母娘娘聖誕；十九日値年太歲聖誕及十月初五達摩祖師聖誕等日，公孫遠必然率領弟弟及獨子到廟中焚香膜拜。

今天就是十月初五，也正是達摩祖師的誕辰。由于此廟供奉神祇衆多，一般百姓，不翻翻「搜神記」，恐怕沒有幾人能叫出神祇的名稱來。

公孫遠爲人儉僕篤實，雖然富甲一方，却一點架子也沒有，只有一輛馬車，車中是公孫遠父子及弟弟公孫孝。另外有些奠儀及供品。

「老二，聽說你又弄了個女人……」公孫遠可不管晚輩在一邊，弟弟臉上是否掛得住？

「大哥，小弟已屆不惑之年了，兩個女人連個蛋也沒下一個，古人說：不孝有三……」

公孫遠一抬手打斷了公孫孝的話，道：「你的側室不是生了個女孩？」

「大哥，女孩子早晚要嫁人，怎麼能繼承香火？」

「怎麼不能？可以招贅呀！不過大哥也並非不關心你的事，而是旣然要想生個一男半女，接續香烟，就該去找正經人家的黃花大閨女，風塵中的女人能生孩子嗎？就算能生，誰知道那孩子……」公孫遠並未說下去。

即使不說下去，公孫孝也知道了下文。他沒說些什麼，證明第三個小老婆出身不正。

「關於你帶來的冷姑娘。放在鷹遊山的別墅中，才不過幾天，她的仇人已跟踪而至。你以爲値得嗎？」公孫遠並沒有看兒子一眼，又道：「如果是値得的，就是以金船帮全部實力對抗入侵者咱們也絕不皺皺眉頭，可是石八她……」

「爹……石八可不是個不三不四的女人！」

「姓石的女人當然並非來自風塵中。但她一會姓冷，一會姓石，一會又是三六九。你不以爲她的身份太詭譎了嗎？」

「爹，她的兄長畢竟是您的事業合夥人！」

「那是你二叔拉攏過來的，老實說，爹只見過余寒齋兩次，我對那人，很不欣賞……」

「爹，他們本來有些秘密，那是他們個人的事，咱們公孫家只是討他的妹妹，沒有連她哥哥一起討來！」

「你混帳！」公孫遠大聲斥責着道：「就憑她自稱不怕『逍遙指』這句話，爹就不願沾他們這份光。這門親事，爹不答應。」

「爹，孩兒已對她許諾過……」

「爹已派人對冷姑娘委婉地轉達了我的意思……」

「爹……您……」

公孫遠揮揮手，道：「孩子，爹是爲你好，也是爲了公孫家千秋萬世的基業着想，正與邪逃不過爹的眼睛，你就不用說了……」

公孫傲還想力爭，但被公孫孝阻止。

這座廟太大了，如要逛完前後五進、大小殿三十餘殿，神祇五百餘尊，幾乎要半天時間，最高的神像約一丈八九甚而兩丈出頭。

車伕匆匆把奠品携往達摩祖師殿，在供案上擺好，燃上香燭，先由公孫遠下拜，接着是公孫孝，再後是公孫傲，此刻已是夕陽落山時刻了。

這工夫公孫遠已有人手踱向後殿，而車伕也亦步亦趨跟去，公孫孝却對公孫傲道：「平常你很聰明，怎麼這會兒又笨了呢？」

「二叔不帮忙反而責備我！哼！」

「哎呀！你爹的脾氣你還沒摸透？只要你作了，他又能怎麼樣？」

「作了？」公孫傲道：「二叔是說要我先和她……」

「是啊！」

「二叔，你以爲妣像你那些女人一樣，勾勾指頭就來，揮揮手就去？」

「怎麼？姓石的娘們是貞節烈女？」

「她說不進洞房，門兒也沒有，怎麼可以……」

「我的天！這你就沒咒唸哩？用點腦筋哪！」

「二叔，在這方面，您是行家，我不懂……」

「把她灌醉，什麼事還辦不了？」

「二叔，你以爲她是初出茅廬之輩，論酒量，我還比她差一截子呢！」

公孫孝無奈地攤一攤手，這工夫公孫遠又到了第四進的偏殿處，這兒的三間偏殿，也大得出奇，而且都有後門，前後相通。

所以鄉下人來此逛廟往往迷路轉不出去，小孩子迷了路看看那些高大森嚴，而且猙獰的神像，往往嚇得尖嘶。

就在這時，神祇後轉出二人，看來都是中年，一個文士打扮，一個像生意人。

這生意人迎了上來低聲抱拳道：「這位可是公孫遠公孫帮主。」

公孫遠怔了一怔，抱拳道：「區區正是……」

「公孫大俠能否借一步說話？此事對大俠至爲緊要。」

公孫遠道：「既然對在下至爲緊要，就在此處說吧！此人是在下的車伕，沒有外人。」

這個像生意人的中年人正是譚家宇所扮的，低聲道：「公孫大俠，您可能有麻煩，請立刻小心戒備。」

「不知是什麼麻煩？」

「『逍遙指』極有可能會光顧到閣下的……」

公孫遠上下一打量，道：「請問尊駕是……」

「在下是譚家宇，同道謔稱『奪命聖手』……」

「久仰，久仰！」公孫遠似乎不大相信，道：「譚大俠怎知『逍遙指』要向在下下手，莫非大俠認識『逍遙指』？」

「在下並不認識此人，但由於最近的查探及觀測，深夜在府上作客的石八及其兄余寒齋極可能和『逍遙指』有來往！」

「噢？」公孫遠也久聞譚家宇的盛名，這個武林後起之秀，武功卓絕，行爲也頗值得稱道，但近來公孫遠却風聞此人可能就是「逍遙指」的傳說。

謠言之可怕，不在謠言本身，而在乎聽謠言的人。一不小心就會上當，也就是所謂「謠言止於智者」。但智者畢竟太少了。

公孫遠道：「何以見得石五兄妹與『逍遙指』可能相識？」

「此事說來話長，但至少在下可以猜出石八要嫁令郎，旨在覬覦金船帮的偌大產業……」

就在這時，忽見這偏殿後門外魚貫抬進三乘高而窄的轎子，譚家宇低聲道：「公孫大俠，來了！這是侏儒門的人，他們也正是石五的班底……」

語音未畢，第一乘轎中突然掠出一個身高只有三尺三四寸，除了頭略大些形同元寶之外，腿短臂也短，却穿了一身彩衣的侏儒來。

此人掠竄的方式極怪，就像彈丸一樣蜷成人球，逕撞向譚家宇。到了他的身邊不到兩步的上空時，不知自何處撤出了一柄只有兩尺長的劍，也可以說是七，「唰唰」就是三劍。

譚家宇深信這必是侏儒門的掌門人黃元寶。此人頭如元寶，正好名字也叫元寶，武功詭異，要不，憑一些侏儒，是無法在武林中開派立寨的。

譚家宇閃過三劍，此刻另外兩乘轎中，又各竄出兩人，加上帮主共爲五人。其中兩個侏儒，正是不久前在小河上舢舨中和譚家宇動手潛水逃走者。

另外兩個乃是侏儒門的左右護法。

就在五個人正要一齊撲向譚家宇時，那知也改了裝的余杏春突然拔劍也向譚家宇攻出。

這一下子可把公孫遠給楞住了。他聽說過侏儒門這一派，也略知非正大門派，但與譚家宇同行者爲何突然向自己人出手呢？

只聞余杏春攻出一劍道：「距天不算遠……」

那黃元寶道：「隔地却最近。」

原來這是余寒齋的人和侏儒門的聯絡暗語，只要對上這聯語，即爲自己人，可以聯手應敵。五個侏儒施展出類似滾膛刀法，像五個人球在譚家宇的四周翻滾。再加上余杏春抽冷攻出一二劍，譚家宇在記憶中自出道以來，沒有負荷如此强大的壓力。

「嗤嗤」聲中，左袖和右褲管被挑破了兩個洞。幾乎同時，黃元寶的短劍寒光暴漲，在他的右大腿上划了道血痕。

夕陽已自窗檻上消失，逛廟的人幾已絕跡。

就在這時後門外走進一個瘦小的幪面人來，譚家宇大聲道：「公孫大俠，此人可能就是『逍遙指』——」此人上身是大綠鑲紅邊綢褂子，下面是紅裙子。分明是個老嫗。

來人的動作太快，兩袖交拂，人已撲向公孫遠，公孫遠應該有足够的時間來防守。可是，也許他在這瞬間他還不太信任譚家宇，因而忽略了來人的危險性。

儘管他是星宿海的嫡傳，可惜素日多忙於事業，工夫不免荒疏，所以他的鐝還沒撤出來，已被指風戳中，連退七八步倚在牆上。

正好此刻那車伕把公孫孝叔姪召來，兩人見公孫遠面如白紙，口鼻淌血，已坐倚在牆邊，公孫傲悲呼着奔出去，道：「爹，是誰幹的？」

「是……是『逍遙指』……」已昏死過去。

誰是「逍遙指」呢？公孫傲撤出巨劍打量現場，自然不認識已化裝的譚家宇和余杏春了。但看到譚家宇的窄長而雪亮的刀，也就認了出來。

侏儒門的人和金船帮無怨無仇，他却以爲譚家宇和他有奪妻之恨，加上又化了裝，因而他以爲公孫遠所說的「逍遙指」應是譚家宇無疑。

由於公孫孝看了大哥一下，也在觀望！不知誰是敵人？這工夫公孫傲大聲道：「二叔，用窄刀的就是傷我爹的『逍遙指』，上啊——」

這麼一來，譚家宇可就慘了。先不談別人，即一個瘦小幪面女人就要他全力以赴，又怎能再加上五個侏儒門高手以及公孫孝叔姪呢？

何況余杏春有時也招呼一兩劍。

他的窄刀在雙手中不停地交換，掃、刺、砍、挑。但不管他的左右手刀法如何厲害，這實力相差太懸殊了。「嗤嗤」聲不絕於耳，沒出五七招，他身上已中了三劍一刀。

但是，中刀中劍他都不在乎，就是不讓那瘦小的人近身，他相信此人就是「逍遙指」。

當然，在這麼些絕頂高手的搶攻之下，要想永遠不讓那蒙面人近身也太難了。現在，他全力施爲，自不會再保留一招半式，即使如此，身上的創傷仍在不斷地增加，道：「公孫傲……傷你爹的是這個蒙面女人……你這個敵友不分的混蛋……」

「唰唰」兩聲，身上又多了兩道血槽。

就在這時，門外一聲「阿彌陀佛」，衆人微微一窒的檔口，在蒙面人後側的余杏春，劍如飛虹，射向正向門外觀望的蒙面女人。

幪面女人自然會分神，但是，此人的功力太勁，也太精明，他似乎任何一瞬間都在提防偶發事件。扭身一閃，劍身向腋下穿過，只傷了皮肉。

但譚家宇的窄刀也如晶亮的烟火閃爍而至，那知幪面人手一揮，「噹」地一聲以指勁彈開了劍身。

若非中年尼姑的鐵拂塵及時攻到，首先遭殃的必是一擊未成的余杏春，她今晨對譚家宇暗示過，在緊要關頭，發生了任何事都要對她有信心。

她和侏儒掌門黃元寶以暗語連絡，即是爲奇襲舖路。

可惜的是公孫叔姪混蛋，到此地步居然仍是敵友不分，仍然狠狠攻擊譚家宇。

而中年尼姑也非幪面人的敵手，此刻余杏春也受傷數處，這是因爲在她奇襲之前，侏儒們以爲她忠心不二，如今見她已變，就向她猛攻。

就在這時，突然又出現了一個幪面人來。

此刻對方再添人手，情況太令人絕望了。但譚家宇一看就認出了身段，大聲道：「公孫傲，這個幪面人就是石八——也就是你未來的新娘子，你還要帮兇手對付自己人嗎？」

公孫叔姪向來人望去，雖看不到面孔，這身段是極易看出破綻的，加之這幪面人一現身，就攻向中年尼姑，所以叔姪二人立刻停手。

公孫孝道：「是怎麼回事兒？這人是石八？」

公孫傲目不轉睛地看了一會道：「二叔，可能是她。」

公孫孝道：「咱們到底該對付誰？是誰傷了大哥的？」

車伕道：「是兩個幪面女人，先來的幪面人！」

這下子兩人才分清了敵我，撲向幪面女人，但譚家宇大聲道：「各位請纏住侏儒門及其他敵人，就由在下來獨挑這個幪面人，各位，他應該就是『逍遙指』…」

以中年尼姑、余杏春爲首，集中力量，對付另一幪面人和侏儒門的人，公孫叔姪也動上了手，這麼一來，對方實力差不多。

但譚家宇和幪面女人之戰却更加驚險猛烈。已負傷十餘處的譚家宇，混身血漬，幪面女人顯然要比他好得多。

只是兩人單挑，也就看出了雙方的眞工夫，譚家宇的左右手都能用刀，且用得同樣地熟練，這是一絕，事實上自出道以來也未遇敵手。

今天他遇上了敵手，不論他雙手交替使刀如何選擇有利的角度，總是極難傷到對方，這女人是什麼來路？沒聽說余寒齋有這麼一位妻子、親戚或故交？

大概也只有已死的「插翅狐」艾倫見過此人的眞面目，也知道此人是誰吧？

但這老女人也不輕鬆，她的手在長袖內很少露出，不用兵刃而能和「奪命聖手」打成平手，舉世可能找不出第二個來。

此刻尼姑、余杏春及公孫叔姪已略佔上風，主要是中年尼姑接下了石八，也就是冷蘭（或石蘭），余杏春和公孫叔姪三人對付五個侏儒也不甚吃力。

突然，一聲驚呼，和尼姑格鬥的幪面人的面罩被尼姑的拂塵捲下來，這下子就無法遁形了，公孫叔姪一看，果然正是石八，也就是冷蘭。

公孫傲怒吼一聲要撲過去，但被一侏儒截下，那邊的幪面人在石八驚呼時稍一分神，窄刀已乘虛而入，直貫心窩，速度之快，對視覺眞是一次攷驗。

但是對方急切中迴身撩手，「噹」地一聲，刀身又被指罡震開半尺，另一手自袖中探出二指，已沾上了譚家宇的胸衣。

這是生死一瞬的局面，却未想到譚家宇奇妙地一把抓住了對方的二指一扭！「克崩」一聲，二指立斷，幾乎同時，在對方「吭」地一聲抽身時，窄刀竟已架在對方脖子上，在場諸人無人看到他是如何出力的。

打鬥都已停止，因爲此人一敗，大勢已去，整個偏殿中鴉雀無聲，只有公孫傲嘶吼着奔過來道：「這個老女人是誰？」

譚家宇道：「逍遙指。」輕輕一挑，面罩掉落，公孫叔姪同時驚呼，那是什麼老女人，竟是余寒齋，只是穿了老女人的衣衫罷了。

如果今天再次得手，誰會知道「逍遙指」會是他？因爲他的腦後也梳了一個老女人的髮髻，上體還插了兩枚珠花。

「『逍遙指』居然是他……」公孫孝失聲道。這工夫尼姑和余杏春已站在譚家宇身旁了。

譚家宇道：「其實這不是『逍遙指』，應爲『太極指』，他就是本門的大師兄，很久以前，家師知他心術不正，佯稱去世，帶着在下遠去漠北，待在下藝成之後來到中原找他，余寒齋已成了氣候。況且他本名不叫余寒齋而叫潘起鳳，加之他在師門尚不諳醫道，所以在下到中原一直找不到他，直到今天和他動手他施出『太極指』幾乎戳到在下胸前時，才知道他即是在下的師兄潘起鳳，因爲「太極指」有個特殊現象，指風接近身體時，必有先冷後熱的感受。」（以下轉入第七十二頁）

湖海恩仇錄

飛天豹子

凌霄生·文
可飛·圖

尋仇三聖廟

驕恣的太陽，就像一隻懸在半空中的火球。

雖然這時它已墜到西邊那座山頭上，但仍淫威未戢，使人感到酷熱難當！

凌一鷗又回到了他生長的地方——白沙鎭，他穿着一身黑粗布短打，魚鱗紋綁腿，多耳蔴鞋，頭上戴着一頂馬連坡大草帽，帽簷壓得低低的，左手緊握着一柄帶鞘的砍山刀。

步履沉穩緩慢，在白沙鎭內來回走一趟，雖然吸引了不少詫異的目光，倒沒有人認出他是五年前啣恨離開白沙鎭的「白鷹」凌一鷗。

他是個三十剛出頭的壯漢，黧黑的皮膚，蟹形臉，兩支眉毛就像是兩支倒豎的掃帚，又濃又黑，環目，巨鼻，海口，加上滿臉硬梆梆的絡腮鬍子，和一副結實魁梧的體格，確有幾分像三聖廟中那位粗中有細的張三爺。

喋血豹隱廬

其實凌一鷗已經回來三天了，他是落脚在鎭外那座香火久絕的三聖廟中，和張三爺同屋而居。

頭兩天他都是晝伏夜出，行動極爲秘密，到第三天才在鎭上露面。

德記酒店是他五年前常來的地方，他喜歡這裏自釀的竹葉青，和幾樣烘臘的下酒菜。

所以他在鎭上到處轉了一回後，便情不自禁的走進了這家酒店。

他選了個通風的座位坐下，砍山刀往桌上一放，店中伙計忙來為他斟上一杯茶，彎着腰微笑問道：「客官，您要吃點什麼？」

「竹葉青來上一壺，再來幾樣你們店裏最拿手的下酒菜。」凌一鷗邊說邊自腰中摸出一錠約五錢重的散碎銀子，輕輕的放在桌上：「這個先存在櫃上，吃完了再算。」

一會兒，酒菜全送了來。凌一鷗便自斟自飲，意甚自得，可是他的兩道目光，却緊緊盯着門口，仔細打量每一個進酒店來的人。

到了申末時分，到酒店來的人越來越多，很快便賣了個八成座，本來很冷清的場面，突然熱鬧起來。

「龍爺，趙爺，汪爺，你們幾位好久都沒有來照顧小店了。啊！裏面請坐。」店中伙計阿諛的聲音。

凌一鷗眼中突然現出一種異樣的光采，也很快的將頭低了下去。

進來的三人，年齡都在三十到四十之間，一律黑府綢短裝，粉底福字履，雖然是買賣人的裝束，却掩飾不住眉目間那股子戾氣。

伙計為他們排的桌子，恰巧和凌一鷗比隣，凌一鷗雖然心裏很惱怒，却也無可奈何。

三人叫的酒菜，大抵和凌一鷗桌上擺的相彷彿，不過份量較多而已。

姓汪和姓趙的酒量似乎特別好，一上來就對乾了七、八杯，而那位姓龍的却祇是淺嚐即止。

「我說龍志强，你幹嗎不喝呀，不是我趙通說你，幹咱們這種活兒，無異是刀頭舐血，提着腦袋瓜子走路，有喝就得喝，有樂就得樂，瞧你像個聖人似的，眞是糟塌了日子！大偉兒，你說對嗎？」

「可不是嗎！前兒晚上我給他介紹個妞兒，胸部高高的，臀部大大的，腰兒細細的，嘴巴小小的，頭髮黑黑的，皮膚白白的，年齡嘛，也不過二十五六，眞是沒有一點瑕疵，尤其是那股子風騷入骨的媚勁兒，大概大羅金仙都會動火，可是我們這位志强老弟，硬是無動於中，我眞有點懷疑他是否能人道呢？」

「哈哈哈！大偉兒，你不要嘴上缺德了，人家這叫做什麼，什麼……如玉來着，你這一說，把我也說上火了，這樣吧，今晚介紹給我，明天我請客。」

趙通和汪大偉一唱一和，龍志强祇是默默地自斟自飲，顯是對二人所談的風花雪月不感興趣，所以也不願附和他們。

無意間，他的眼兒掠過凌一鷗的臉上，心裏猛地一震，這張面孔在他的心目中太熟悉了，雖然是隱藏在滿臉的絡腮鬍子後面。不過，現在的龍志强已顯得較五年前穩健多了，心裏的思潮雖然像奔騰澎湃的巨浪，但表面上却未露出絲毫痕跡，甚至連第二眼也沒有再瞧過凌一鷗。

又過了一會，正當趙通和汪大偉談得唾沫橫飛的當兒，他藉故先行告辭走了。

凌一鷗冷冷的輕哼了一聲，便也招呼伙計結賬，抓起桌上的砍山刀，匆匆走出了德記酒店。

他走出酒店門口時，已失去了龍志强的蹤跡，但他並未存心要找龍志强，對方

旣似有意躲避他，他也就祇好作罷，帶着幾分飄飄然的醉意，邁向歸途。

三聖廟在白沙鎭東，相距約五里之遙，四週古木參天，環境極爲幽靜，有一條透林而過的碎石道通往大路。

凌一鷗對於龍志强的故意避他，雖然心裏很有忿懣，但也感到一絲悵怏，彎腰拾起一顆石子，隨手扔去，只聽「噗」的一聲，原來路右側是口池塘，塘中正在擴展着圈圈漣漪。

路左側便是通往三聖廟的碎石道，前行里許，便進入林中，凌一鷗雖然心事重重，但耳目極爲靈敏，並無片刻鬆懈戒備，入林丈許，哈哈笑道：「是那位朋友見訪，凌某未在廟中恭候，尚請包涵。」

話完，一條人影自樹頂飛撲而下，跪在他的面前，低聲道：「二哥，小弟龍志强在此拜見。」

凌一鷗一閃身，站到一旁，冷笑道：「你現在已是靳鑄的特級打手，何况咱們早已情斷義絕，尊駕還是請站起來說話吧，有什麼指教，凌某洗耳恭聽！」

「二哥！」龍志强滿面淚痕，低聲道：「以往，二哥對我愛護倍至，而且也知我最深，這次，難道眞不肯諒解小弟的苦衷？」

「好！我諒解你！」凌一鷗臉上神色一片穆肅，一字一字的沉聲說道：「請說明你的苦衷吧。」

「這——」

「怎麼？有難言之隱？」

「二哥明鑒，小弟確有難言之隱！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以後二哥自然會瞭解小弟苦心的！」

「嘿嘿！別跟凌某演戲了！」凌一鷗不屑地冷笑着說：「有話就請快說，凌某可沒時間陪你泡磨菇了！」

說完話，怒氣冲冲地掉頭就走。

「二哥！」龍志强的聲音，已經有點顫抖。「難道你眞的不念咱們結拜一場的香火之情了？」

凌一鷗突然止步，扭轉身來，「唰」的一聲，砍山刀出鞘一揮，一幅衣角應刀而落，他將刀入鞘，拾起衣角往龍志强面前一扔，冷聲道：「咱們從此『割袍斷義』，凌某永遠也不願再見到你！」

龍志强拾起衣角納入懷中，挺身站了起來，悲聲道：「二哥，這種決定雖嫌草率，相信內心一定感到非常沉痛，小弟也不便多言，以免愈增你的痛苦，以後望自珍重！」

抱拳一拱，如飛而去。

凌一鷗懊喪的嘆了口氣，自語道：「但願我這決定眞的錯了！」

× × ×

老龍溝在白沙鎭西端，兩下相距大約五里之遙。

這裏散散落落也是近百戶人家，但在那座小土山下面，却有片很大的宅院，四週都用土磚築起一丈多高的圍牆，而且裏面還沒有碉樓，旗桿，顯得很是威武。

圍牆大門的門樓上，嵌着一塊很大的青石，刻着「豹隱廬」三個擘窠金色柳體字。

豹隱廬主人「飛天豹子」靳鑄，是個五十餘歲的老人，八字眉、丹鳳眼，面容

清癯，五綹長鬚，儒儒雅雅的，頗像位封疆方面大員，其實祇不過是個坐地分贓，魚肉鄉里的惡霸而已。

豹隱廬中房舍不下百間，天井重疊，屋宇櫛比，除了斬鑄和他的眷屬佔用了二十餘間外，其餘都是他手下的一班牛鬼蛇神居住。

這裏雖不似一般江湖上的帮會，設有堂主，香主之類的職司，却也有總管，副總管，管事之類的區分。

豹隱廬的組織，其實和江湖帮會毫無二致。

斬鑄到底是個怎樣的人呢？

二十五年前，他祇不過是個不第的窮秀才，落魄在街頭鬻字爲生，每日所得，也僅堪糊口而已。

那年府牢越獄一名只待秋決的江洋大盜周飛虎，却闖進了他的家中，他因屢試不第，性情變得很偏激，竟將周飛虎隱藏起來，因周飛虎在獄中曾受酷刑，遍體鱗傷，他却將每天鬻字所得，勻出一部份來代他購藥療傷。

周飛虎越獄之初，府衙畫影圖容，各處緝查，但幾個月一過，知府固然因案牽連丟職，而緝查的工作，也就漸漸鬆懈下來。

周飛虎刑傷痊癒後，趁着緝查工作鬆懈，便悄悄溜出了府城，但過了不久，他又重新回到斬鑄家中，並帶來一匣珍寶和幾百兩銀子，交給斬鑄做爲安家費用，從此斬鑄便成了周飛虎唯一傳人，也是得力助手。

斬鑄學習武功雖嫌起步太晚，但他人極聰明，又肯吃苦，加上周飛虎存着感恩圖報之心，除了不惜任何代價購買珍貴藥材爲他洗毛伐髓外，並極有耐心的將一身所學，傾囊相授。

十年前，周飛虎死後，斬鑄感到厭倦了那種明火執仗的強盜生涯，於是說服了一部份與他有同感的伙伴，來到老龍溝，興建了這座「豹隱廬」。

「曾經滄海難爲水」，他遷來這老龍溝之初，儼然一位巨神，但不久便幹起坐地分贓的勾當，對於鄉里，更是欺凌壓搾，無所不用其極。

於是，白沙五英激於義憤，便開始和豹隱廬週旋。

「白沙五英」是這白沙鎮附近，五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當然他們都各有師承，均練有一身不俗的武功。

白沙五英的老大是「飛鷹」歐陽翥，老二「白鷹」凌一鷗，老三「禿鷹」敖鵬，老四「黑鷹」李長青，老五「藍鷹」龍志强。

這五個年輕人眞是初生之犢不畏虎，有氣吞河嶽的勝概，雖明知豹隱廬內儘多武林中的扎手人物，却偏有捋老虎鬚的勇氣，而且也一對一的硬過拚幾場。

不過，豹隱廬主人也有顧忌，他在這裏大興土木，廣置產業，是想在這老龍溝扎根，儘管白沙五英處處和他針鋒相對，心裏恨極怒極，却也不敢明目張胆的糾衆行兇，於是設計暗算。

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白沙五英正聚在三聖廟中，商量對付豹隱廬之策，突有十幾個幪面漢子一擁而進，雙方乃發生激烈格鬥。

十幾個幪面漢子的武功，都可躋身二流高手之列，和白沙五英打鬥的結果，老大「飛鷹」歐陽翥當場力戰身亡，老三「禿鷹」敖鵬和老四「藍鷹」李長青均負重傷，打鬥結束後亦因傷重不治而死，老二「白鷹」凌一鷗和老五「藍鷹」龍志强當時情勢，眞是千鈞一髮，岌岌堪危，想不到就在這萬分危急關頭，救星從天而降。

來人一身寬大黑袍，頭上罩着一隻黑布袋子，僅只露出一對寒芒如電的眸子，所用兵刃是一支桃木劍，武功之高，使得凌一鷗和龍志强瞠目結舌，嘆爲觀止。

黑袍人雖祇是支桃木劍，但並不亞於一柄百練精鋼長劍，幾個照面，便將十幾個幪面大漢逼得團團亂轉，而且都帶了劍傷，這才呼嘯一聲，狼狽遁去。

凌一鷗正欲上前拜謝，誰知黑袍人却如天際神龍，身形一幌，便失去了蹤跡。

當晚，凌一鷗龍志强分別通知死者家屬，並協助辦理死者後事，忙了七八天才算結束。

在辦理歐陽翥等人喪事期間，豹隱廬主斬鑄還曾親來吊唁，並義形於色的聲言願意協助偵查兇手，爲死者報仇，以慰在天之靈。

凌一鷗雖懷疑是豹隱廬的傑作，但事無佐證，自不能遽予認定，豹隱廬主既然親來致奠，當然還得以禮相待，並深致謝意。

這幾天對凌一鷗和龍志强來說，眞是身口俱瘁，不祇心傷盟兄弟之慘死，更重要的是要偵查出那批幪面兇手，甚至幕後主使人，擒來剜心瀝血，爲死者報仇！

喪事結束後，凌一鷗回到家中，却在枕畔發現一封信，和一柄鑄工極精的五寸長金刀，他甚感詫異地急忙拆閱留書，書中大意說敵勢太强，非他目前武功所能應付，如眞想報仇，須更上層樓，練成蓋世武學，並且爲他介紹一位武林奇人爲師，五寸長金刀即爲那位武林奇人的信物，持往贄見，當可蒙收列門牆等語，言詞誠懇眞摯，而且在若隱若現的將眞兇輪廓，勾畫了出來。

信末具名是「黑袍人」三字。

凌一鷗當然有自知之明，僅憑他和龍志强兩人現有功力，而去找心目中的仇人報復，那眞無異是蜻蜓撼石柱，鷄蛋碰石頭，雖明知不可爲，却是義無反顧，現在既有練成絕世武功機會，正是將來報仇雪恨的憑藉，自是異常興奮，第二天早起，便去告知龍志强，龍志强當然也很高興，不過他最後幾句語重心長的話，使凌一鷗感到甚是迷惘：「二哥，咱們兄弟的志願相同，也許手段各異，你將來藝成回來之後，如發現小弟非是之處，希望你能夠諒解！」

原來龍志强也在自己枕畔讀了黑袍人的留書，黑袍人爲他借箸代籌，使他受盡鄉人的鄙視和唾罵，而且他也得不到凌一鷗的諒解，和他割袍斷義了。

× × ×

華燈初上。

豹隱廬主人「飛天豹子」斬鑄，正坐在他書房的一張靠椅上，就着書桌上的燈光，全神貫注的在翻閱一本薄薄的牛皮紙手抄書本。

他這間書房很大，架上藏書非常豐富：天文、地理、星相、藥典，諸子百家，應有盡有，案頭上更是牙籤書軸，文房四寶，點綴得極富書卷氣，惟一美中不足的，是佔去書房內大部份空間的一張繡榻，茜帳錦被，寶鴨薰香，使書卷氣沾上極濃的脂粉氣。

「義父！」嬌呼聲剛剛入耳，接着是一陣香氣撲鼻。

是一個全身艷紅如火，頭插步搖，年約二十三四的俏麗少女，嘴角噙着一絲佻巧的笑意，俏立在斬鑄面前。

斬鑄將手中書往案上一丟，伸手將少女一雙柔荑握住，兩眼色迷迷的緊盯在少女嬌艷的臉上，笑道：「屏屏，妳來得正好，義父正在想念妳呢。」

少女季屏屏風情萬種的嬌媚一笑，道：「喲！義父內宅有的是三宮六院，粉白黛綠，燕瘦環肥，屏屏可不承這份情意，想我，無非是爲了那個姓龍的，對嗎？義父。」

斬鑄哈哈一笑，兩臂微一用力，屏屏的整個嬌軀，便撲進了他的懷中，軟玉溫香一抱，鬍子嘴便湊了上去。

季屏屏也就欲拒還迎，半推半就的將一隻鮮紅欲滴的小嘴迎了上去，兩下一經吻合，斬鑄的一雙手便開始不老實起來，在季屏屏胸前的丘陵地帶大施輕薄。

也許是搔着季屏屏的癢處，蛇腰拚命的扭曲，因爲小嘴已被一根粗舌頭堵住，笑不出來，只有從喉嚨裏發出的「嗯嗯」之聲。

這時，從書房對面暗影竄出一條人影，好快的身法，貼地一掠，眞像一縷滾滾輕烟，掠到書房外面的窗下，但並未停留，接着一長身，那縷滾滾輕烟又冉冉上昇，消失在簷下的暗影之中。

斬鑄和季屏屏的一記長吻，足有一盞熱茶之久，才聽季屏屏長長地喘了口氣，嬌嗔地道：「看你把人家的兜肚都扯到一邊去了！使恁大的勁，腰都幾乎讓你揰折了。」

斬鑄涎着臉嘻嘻笑道：「屏屏，這不能怪我，要怪也只能怪妳的模樣兒太誘惑人了，還有你的一身細皮嫩肉，簡直使人不捨釋手。屏屏，上床去，咱們……」

「不用咱們了，」季屏屏自斬鑄懷中站了起來，一邊整理着被扯開的衣裙，一邊帶着挑逗性的媚笑，道：「天剛入夜不久，被義母或各房姨娘看到，我可受不了，即使被下人們瞧見，我也從此無臉見人了。」

「傻丫頭，難道妳忘了，我這書房從來不許任何人接近或偷窺，除非是我召見他們……」

「我可不是你召來的啊！」

「因爲妳是唯一的例外呀！」

「算了吧，我們還是談談姓龍的。」

「有了收穫？當然，憑妳的美色去勾引他，即使那小子是金身羅漢轉世投胎，也是會手到擒來的。」

「義父，妳別往我臉上貼金了，再說，人家也不像你那樣色迷迷的，我是徹底失敗了！」

「嘿嘿！不要洩氣，即使他精得像有七十二變的孫大聖，也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來！屏屏，再讓義父溫存溫存。」

「不！哎喲！你要死啦，用恁大的勁捏。」

「嗯！我是要死了，屏屏，我要死在妳的肚皮上面……」

燈，熄了，片刻後，房中響起了一片原始的聲浪。

一條黑影自簷下縱落，仍然像縷滾滾輕烟，消失在書房對面的暗影之中。

× × ×

天上的雲層很厚，星星和月亮全被雲層遮掩了。三聖殿中一片黝黑，黑得伸手不辨五指。

凌一鷗結束停當，砍山刀揹在背後。

雖已時過午夜，天色黑得像墨，而且又是在這四無人跡的荒廟之中，但他的行動仍然極爲謹慎，不敢絲毫大意。

他閃出三聖殿時，疾如飄風，目的是出其不意，防人暗算。

果然，當他竄下三聖殿石階時，驀聽前殿的屋頂上有人輕喝聲：「打！」一點黑影，挾着破空之聲迎面襲來。

他很快往側一閃身，只聽「噹」的一聲脆響，大概是鐵蓮子一類的暗器，擊在石階上，發出一溜火花。

既是發現當眞有人在守候着他，他反而不急着在外闖了，反手自背後撤出砍山刀，沉聲喝道：「朋友既衝着凌某來了，又爲什麼不肯露面呢？」

「嘿嘿嘿嘿！」冷笑聲中，自前殿和三聖殿的屋頂上，一連縱下七個面幪黑布，身着黑色緊身衣褲的夜行人。

七人倒有五人使劍，一人使鞭，一人使鈎，身裁都極魁梧，落地後，便採取了半弧形包圍之勢。

凌一鷗看到這七個幪面之人，又不禁聯想到五年前的往事，也是在這座三聖廟中，時間也是午夜過後，雖然那次的人數較多，但裝束却相彷彿。

想到五年前的那次被襲，他的怒火登時燃燒起來，恨不得將這羣黑衣幪面人刀刀斬絕，但却又希望從這些幪面人口中，逼問出幕後主使人是誰，以證實他心中所懷疑的人，是否相符。

「哼，咱們的緣份確是不淺，」凌一鷗沉聲道：「想不到五年後的今夜，又在這裏見面了，還有幾位呢，怎麼沒來？」

「嘿！小子，」說話的是那使鈎的幪面人，「讓你多活了五年，已算你幸運了，今晚上有咱們哥兒七個給你送終，還不夠風光的，你還奢望不小哩。」

話完，猝然發鈎，一道冷芒直襲凌一鷗胸前三處大穴，眞是又快又狠。

凌一鷗喝聲：「找死！」砍山刀一招「雲橫秦嶺」，斜起橫截，將鈎磕得往外一盪，刀鋒順勢往前一送，只聽使鈎漢子發出半聲慘嗥，刀尖已透腹而入，凌一鷗手腕微一用力，刀口往上一挑，給使鈎漢子來個大開膛，登時五臟六腑流滿一地，凌一鷗收刀後退五尺，使鈎漢子的屍體也跟着倒了下去。

凌一鷗一招殲敵，寫起來費了很多文字，其實當時快如閃電，連其餘六個幪面漢子連轉念頭都來不及，更不用說出手搶救了。

「哼，你這小子好狠毒的手段，」另一個使劍的幪面漢子恨恨的說：「殺了人還不算，還得來個大開膛！」

「嘿嘿！」凌一鷗冷笑道：「彼此彼此，你閣下可千萬小心，如果落在凌某手中，會死得比他更慘！」

「咱們上，給他個亂劍分屍，以替李允報仇！」

五柄劍和一把刀同時飛撲而上，登時鋒刃破空，寒芒交織，將凌一鷗困在一片刀光劍影之中。

凌一鷗突然仰面一聲厲嘯，砍山刀飛旋如電，他凌厲快速的刀法，上下左右，劃出無數道眩目的光綫，交織成一幅綿密的光網，將五劍一刀完全遮在光網外面。

十個回合，二十個回合……五十個回合……

五劍一刀六個幪面人，雖然全力搶攻，但都被無懈可擊的光網擋住，無法越雷池一步。他們久戰不下，不禁感到急躁起來，尤其是凌一鷗的這趟刀法，不們精奧，而且神奇，他們不但攻不進光網，有時光網上似有一股極大吸力，反將他們的兵刃向光網上吸去，使得他們急躁之外，又加上一股莫名的驚駭。

驀地，凌一鷗一聲暴喝，砍山刀突自光網中穿射而出，一個使劍的幪面人首當其衝，悶哼聲中，半個腦袋瓜子飛向另一個使劍的幪面漢子，登時腦漿與鮮血激射，死於非命。

另一個使劍的幪面漢子驟見一團黑影飛來，尚以爲是敵人的暗器，掌中劍使力一絞，竟將他同伴的半個腦袋絞得粉碎，洒了他一臉一身血漿。

凌一鷗却決不放棄任何一絲殺敵的機會，他就趁着那使劍幪面人用劍絞碎他同伴半個腦袋，而微一錯愕的瞬間，如電光石火般揮出一刀，將微一錯愕的幪面漢子攔腰斬斷，連半聲也未發出。

激戰不過盞茶光景，七個幪面漢子巳慘死三人，其餘四人愈戰愈胆顫心驚，而凌一鷗的刀法也適時展開，森寒光影宛似一張蓋下來的漁網，將四個剩餘的幪面漢子，都圈在漁網之中。

凌一鷗在寒芒四射的刀網外面冷聲喝道：「你們四位現在好比是凌某刀網中的四條小魚，只要凌某刀網一縮，四位便死無葬身之地了，嘿嘿！」

「姓凌的，你少賣狂，就算你眞能把老子們斬盡殺絕，自會有人替老子們報仇，到時你這小子想求速死，只怕還不容易呢！」

「哦！好主意，凌某得謝謝你的指點！速死確實太便宜你們了，凌某欲請你們嚐嚐寸磔之苦！」

「哼！」

「不過——」凌一鷗故竟將「不過」二字的尾音拖得很長，同時手中砍山刀一緊，刀網暴縮，使得困在刀網中的四個幪面人頓感冷風撲面，寒氣襲體，不紟而同的機伶伶打了個冷噤。凌一鷗刀法一緊忽鬆，冷聲道：「諸位如肯誠心和凌某合作，凌某倒願網開一面。」

「小子，別做你娘的淸秋大夢了，老子們過的橋比你走的路還多，還會受你的騙？」

「凌某言出如山，豈會失信！」

「老子們是吃了秤鉈鐵了心，就算你小子能說得天花亂墜，老子們不相信就是不相信！」

「張兄！」

「穆兄可是被那小子的花言巧語說動心了？」

「我想……」

「別想得太多，你應該知道背叛頭兒的結果，比這死的更慘不算，還得連累妻子兒女，你忍心嗎？」

「……」

這幾句話刺激起四人求死的勇氣，三劍一刀所帶動的光芒登時大盛，反將凌一鷗所織的刀網，向外撐開，似有破網而出的趨勢。

凌一鷗暗吃一驚，心忖欲從這四個人口中問出幕後主使人，將來並挺身出面指證，恐比登天還難！既無法利用，便祇有爲慘死的盟兄報仇了。

刀法一變，光網頓撤，一道寒光瀉落中，又一個使劍的幪面人被砍山刀斜肩劈下，血水狂噴中倒地死亡。

其餘三個幪面人見同伴巳七去其四，早巳嚇得魂飛魄散，先被困刀網內時，因抱必死之心，尚能敵愾同仇，如今刀網巳撤，有了逃生的希望，便不顧一切的，各自仰身倒縱，從三個方向如飛而逃。

凌一鷗嘴角綻出一絲殘酷的冷笑，見敵人巳逃去十餘步，手一揚，砍山刀電射而出，同時右脚尖一挑，一柄劍又到了手中，也以同樣方法向另一個幪面人擲去，兩聲慘嚎聲傳來，他巳飛縱而去，將僅存的一個幪面人截住。

「要想活命，就乖乖扔掉你手中的長劍。」

被截住的幪面人一見凌一鷗手中巳無兵刃，登時胆氣一壯，怒喝道：「老子跟你拚了！」

長劍猛揮，洒出數十點銀星，分別指向凌一鷗身前各處死穴。

凌一鷗冷哼一聲道：「眞是個死有餘辜的匹夫！」

雙掌一錯，竟使用空手入白刃的絕技，一招「分光掠影」，於漫天劍影中以食、中二指將劍葉揑住。

幪面人頓覺手中長劍如被鐵鉗挾住一般，牙一咬，突揮左臂，一掌向凌一鷗當胸擊去。

凌一鷗身形一側，猝然一脚踢去，幪面人冷不及防，一脚正踢在下陰部位，登時一聲悶哼，人也被踢飛兩丈多遠，當塲了賬。

凌一鷗冷酷的一笑，望望天色，還不過丑末寅初，自語道：「大槪時間還來得及！」

走過去從幪面人的屍體上拔出砍山刀，並在屍體上擦去刀上血漬，這才揚長向白沙鎭疾行而去。

× × ×

天亮前，是一段最黑暗的時光。

徐記保和堂，是這鎭上唯一的一家藥舖，店主徐青囊，巳屆花甲之年，他也是這鎭上唯一的一位刀圭聖手。

徐青囊的醫術是世代相傳，望重一方，據說他二十歲那年，突然離家出走，倦遊歸來時，巳逾不惑之年，雖然仍是孑然一身，但身體較年輕時却硬朗多了。

保和堂內宅深院廣，徐青囊的居處是最後院，是一棟獨立的房子，四週柳樹成林，環境淸幽，倒很適合一個年老的人靜養。

徐青囊和他的老伴，便是住在這棟房子裏。

四更過後，巳聽到遠處報曉的鷄啼。

驀地，一條人影飛落在柳林裏面，雖然天上無月無星，大地一片黝暗，但仍可隱約辨認來的正是凌一鷗。

凌一鷗躡足走到房側的窗戶下，反手拔出背後的砍山刀，凝神一聽，房內之人鼾聲均勻，似正熟睡，他無聲地笑了笑，便扣指在刀葉上輕輕彈了三下，發出「噹噹噹」三响淸音。

「是何方的朋友凌晨見訪？恕老朽不開正門相迎了，怠慢之處，尚望包涵……」說話間，閉着的窗戶巳經支起，房內也燃起了一星燈火，「委屈朋友從窗戶進來吧！」

燈光一亮，凌一鷗巳看到房內說話之人，正是保和堂主人徐青囊，他忙將手中握着的砍山刀歸鞘，一式「巧燕穿簾」縱入房中。然後抱拳深深一揖，低聲說道：「晚輩凌一鷗，五年前承徐前輩義施援手，得逃死刦，復蒙獎掖提携，賜贈信物，得蒙家師收列門牆，此恩此德，晚輩沒齒難忘……」

徐青囊淡淡一笑道：「小伙子，你此番來是專爲說這些感恩圖報的話給老夫聽的，嗯？」

凌一鷗只覺臉上一熱，忙抱拳謝罪畢，又道：「家師着一鷗代候老前輩康安，並請老前輩不吝敎誨！」

徐青囊嘆口氣道：「凌老弟，這些你大可不必記在心裏，更用不着對老朽感恩戴德，其實，自你那三位盟兄弟慘遭殺害後，老朽一直耿耿於懷，寢食難安……」

凌一鷗迷惑不解地道：「這與老前輩何干？」

「有關係的，」徐青囊臉上露出痛苦的神色，道：「說起來話長，現在天快亮了，你不能在此久留，以後老朽找機會再詳細說給你聽吧。」

「哦！對了，」凌一鷗突然想起三聖廟，還留着七具幪面人的屍體，說道：「晚輩適才離開三聖廟時，曾被七個幪面人邀刦，和五年前圍殺晚輩兄弟之人一樣裝束。」

「喔！他們人呢？」

「巳全被晚輩殺死了！」

「太魯莽了！你應該留下幾個活口來的。」

「晚輩原也想留下幾個活口，以追查幕後主使人的，可是他們都悍不畏死，加以難忘三位盟兄弟的血海深仇，才不計一切的將他們統統殺死了。」

徐青囊點點頭道：「事有權衡，這當然不會全怪你，現在天巳不早，你還是趕快回去，將那七具屍體掩滅掉，至於你想知道的事，老朽會瞅機會去找你的。」

凌一鷗抱拳道：「謝謝老前輩指點，晚輩告辭了。」

徐青囊忽然想起一事，道：「龍志強投身豹隱廬，是受老朽指示，老朽本不願過早告訴你的，但恐你誤會太深，發生意外。」

凌一鷗驟聞此訊，一時之間，百感交集，雙目中巳滿蘊淚水，差點滾落下來。

木然片刻，終於再說了聲：「晚輩告辭了。」一擰腰，仍從窗口飛縱出去，却跌落幾滴珠淚在窗框上面。

× × ×

五年不是段短的日子，龍志強自從虎口餘生，倖免於十幾個幪面人的毒手，遵從黑袍人的指示，屈志辱身，投靠豹隱廬効力，目的是在搜集豹隱廬主靳鑄的劣跡，以及指使幪面人夜襲三聖廟，圍殺他們白沙五英的證據，以便將來報仇並澈底鏟除這一危害地方的毒瘤，曾經不惜犧牲人格和名譽，而且做了很多違背良心的事情，希望因此能博得靳鑄的信任。

可是靳鑄老蚌成精，狡猾巳極，他雖很欣賞龍志強的一身武功，而且爲了測驗龍志強的忠實，曾命龍志強做了很多違背良心的事情，這雖使他對龍志強釋去不少疑慮，但仍然不甚完全信任，所以才支使他那位寶貝義女兼情婦的季屛屛向龍志強勾搭，希望將龍志強困在粉紅色的陷阱裏，不能自拔。

龍志強雖然年屆三十而未娶，但他原本是個鐵錚錚的漢子，守身如玉，儘管爲了適應所負特殊任務，做了很多壞事，但對於男女間的關係，絕不馬虎，何況季屛屛那種風騷淫娃，雖極盡勾搭能事，祇徒增加他內心的厭惡而巳，不過他也不敢形之於色，公然得罪季屛屛，使幾年來的工作成績，功虧一簣，所以他在無法擺脫對方糾纏時，便儘量裝得木訥癡呆，使對方恨得牙癢癢的，却又拿他無可奈何。

靳鑄和季屛屛在書房中的那塲秘戲，他雖未能目覩，但兩人的一番對話，却一字不漏的進了他的耳中。

那時候他正綳在靳鑄書房外的屋簷下面。

他不知靳鑄將用甚麼方法來對付他，但可想到的，使用這種粉紅色陷阱，手段一定陰險卑鄙，令人防不勝防。

不過他是個非常好强的人，心想只要自己處處小心，避免和季屛屛單獨在一起，就不怕也們的鬼蜮技倆了。

他想着想着，竟不自覺的笑了起來。

× × ×

七月初一，俗稱開鬼門關，相傳陰曹地府中的鬼魂，都可自這天起，直到月底關鬼門爲止，回到自己的家中享受家祭；至於一班孤魂野鬼，則由各地慈善人家建醮施食，所以，七月這一個月的晚上，是很少人敢獨自夜行的。

這是否無稽之談，迄至目前這科學昌明時代，人類都巳經登陸月球，但仍然無法否定靈魂的存在，不過當時的一班武林人物，都不甚相信「鬼魂」這一傳說。

今年豹隱廬竟然一反常態，將附近各廟的和尚全請來了，一連建醮七天，這種反常現象不但附近居民嘖嘖稱奇，就連豹隱廬中的人，也暗暗納悶。

醮事結束後的翌日正午，又復大張筵席，管事以上的人，都被安排在廬主靳鑄的私宅大廳之中。

大廳中筵開五席，成梅花形擺設，正中席上自然由廬主「飛天豹子」靳鑄坐首位，其次是總管「鳩面神翁」公孫鍵和四位副總管，龍志强是四位副總管之一，自然也在這一桌上。

其餘四桌，每桌五七人不等，都是管事武師一流人物。

菜餚極豐盛；山珍海味，水陸雜陳。

廬主靳鑄首先說了幾句感謝辛勞的話，然後請大家務必不要拘束，儘管開懷暢飲。

酒過三巡後，由廬主靳鑄和總管公孫鍵敬酒時，祇將酒杯在唇邊靠了靠，意思意思就算了，可是輪到四位副總管敬酒時，就發生了阻撓。

首先發難的是管事皮利秋，同事們都戲呼他爲「皮裏春秋」，他大聲嚷道：「不行！廬主和總管因平常即不擅飲，我們不敢勉强，可是四位副總管却是量大如海，不能援例，應該一個一個來！」

其餘的管事和武師都跟着起鬨說：「『皮裏春秋』說得對，各位副總管如瞧得起咱們，就請一個一個來吧，否則咱們拒絕！」

就這樣趕着鴨子上架，四位副總管雖然酒量不錯，但終於抵不過人多，一個個玉山傾頽，醉得不省人事。席散後，靳鑄吩咐皮利秋將龍志强等四位副總管，暫時送到客舍去，以便有人照顧。

豹隱廬的客舍極爲講究，分爲梅、蘭、菊、竹四軒，裏面佈置得富麗堂皇，負責招待的都是嬌艷年輕的女婢。

龍志强被送到蘭軒，一路上嘔吐狼藉，衣履盡被吐出穢物染髒，尤其是那股薰人的酒氣，使得服侍他的婢女個個掩鼻。

這時，一個模樣兒極爲俏麗，看她的一身裝束，分明是個極體面的丫頭，她來到蘭軒，幾個婢女都對她顯得很熟絡，爭着招呼道：「春紅姐，是甚麼風把妳吹來的呀。」

春紅笑笑道：「是東南西北風，龍副總管呢？」

「在房裏躺着，吐得一榻糊塗，髒死了。」

婢女說着，還皺了皺鼻子。

「鬼丫頭，妳們不會給他清理清理，」春紅笑着說：「服侍他洗個澡，換身衣服，不就乾淨了嗎？」

「一個大男人，咱們可不敢！」

「算了！還給我窮撇清。大牛子不是個大男人，妳們把他藏在蘭軒十幾天，輪流着取樂，還以爲我不知道？」

「春紅姐……」

「怎麼？被我搔着癢處了吧！」春紅冷聲說道。

幾個婢女嚇得花容失色，撲地跪下去，哀聲道：「請春紅姐高抬貴手，饒了我們這一遭兒……」

春紅「噗哧」一聲，笑道：「傻丫頭，我若不饒妳們，現在妳們還能安安穩穩待在這裏？快起來，我有要緊事情囑咐妳們。」

幾個婢女千恩萬謝的站了起來，春紅才斂起笑容，隆重的囑咐她們道：「乾小姐要見這個姓龍的副總管，妳們趕快給他弄乾淨來，我帶他走後，不管甚麼人來找他，可推稱他已醒後離去，如果洩露眞情，妳們可小心了。快去吧！我在等着。」

幾個婢女如奉綸音，很快的便將龍志强一身污穢洗得乾乾淨淨，而且還代他換了一身乾淨衣服。

別看春紅走路時嬝嬝娜娜，好像是個弱不禁風的女郎，其實力氣大得驚人，龍志强的身材已經够魁梧了，她往脅下一挾，就彷彿挾了個枕頭似的。

她伸手在床頭那進巨型衣櫃後面摸了一下，忽自地下傳來一陣輕微「軋軋」之聲，那進巨型衣櫃竟緩緩向一側移開，露出了一扇門戶，裏面俏立着一個提紗燈的小丫頭。

原來這是一條地道，春紅走進暗門，又在牆上輕輕按了一下，使那巨型衣櫃恢復原狀，這才向那提紗燈的小丫頭低聲喝道：「咱們走吧！」

這當兒，一個黑袍怪人却無聲無息地潛入房中。

四個婢女目送春紅挾着龍志强離去，臉上的曖昧笑容尙未斂去，一轉身突見房中多出個頭戴黑布頭罩的黑袍怪人，不禁駭得同時張口驚叫。

她們的小嘴兒倒是張開了，可是黑袍人豈容她們驚叫出聲，袍袖一揮，同時點了四人的「兪府穴」，使她們發不出聲音來。冷笑道：「老夫並不想傷害妳們這幾個娃兒，不過要委屈妳們在床鋪下面躺幾個時辰。」

袍袖再揮時，四婢女只覺「黑甜穴」一麻，便迷迷糊糊的不省人事。

黑袍人將她們一一藏入床下，並順手爲她們解開「兪府穴」，這才依樣畫葫蘆，潛入地道中……

×　　×　　×

這是一間很大的石室；白雲石的牆壁，圓型的穹頂，穹頂中央嵌着一顆鷄卵般大的夜明珠，散發着乳白色的柔和光輝。

石室中央擺着一張綉榻，季屏屏似是剛剛浴罷，顯得嬌慵無力地，斜倚在綉榻上。

她僅披着一襲薄如蟬翼的翠綠輕紗，裏面丘壑，一覽無遺，丫頭春紅捧着一隻小巧玉瓶俏立榻旁。

龍志强仰躺在鋪着大理石的地上呼呼大睡，仍然酒醉未醒。

石室中雖然春色暗透，但氣氛顯得有點沉悶。

「小姐，婢子眞是不懂，」春紅終於打破了沉悶的氣氛，輕聲地說：「廬主既不信任這個姓龍的，爲甚麼不乾脆把他弄死算了，即使是想從他口中探出點機密來，方法也多得很，何必非用小姐的嬌軀來佈陷阱不可？」

季屏屏得意的笑道：「這是我出的主意，也是我自己討的這份差事，龍志强平時對我一副眼高於頂的樣子，我實在有點氣憤不過，我要讓他像隻餓狗似的，搖着乞憐的尾巴，跪在我的面前求我！」

春紅疑惑不解的道：「小姐和廬主既有父女之名，且又有夫妻之實，廬主怎會肯讓妳……」

「不用說了！」季屏屏顯得有點不耐煩的樣子，大聲道：「他又不是我的親生父親，與之所至，大家解解饞罷了。」

「小姐，戮神七取來了。」是方才提紗燈在這地道中接引春紅的那個小丫頭，手中捧着一柄鑲金嵌鑽的帶鞘短七，遞給季屏屏。

春紅驚道：「小姐要殺他？」

季屏屏兩道柳葉眉一挑，嬌靨上登時滿佈殺氣，冷聲道：「如他堅不吐實，就祇有殺死他以絕後患了！」

她將匕首塞入枕頭下面，揮手命小丫頭出去，然後自綉榻上一躍而起，纖指揮處，連點了龍志强的「玄璣」，「七坎」，「期門」三處大穴。

回到綉榻後，這才命春紅餵給龍志强一粒解酒的藥丸。

約莫過了盞茶光景，龍志强才醒了過來，但仍然感到頭腦有點昏昏沉沉的。

他慢慢睜開眼睛，首先入目的便是那圓圓的穹頂，和那顆散發着柔和光華的大夜明珠，這對他太陌生了，已是暗吃一驚，及至他的目光順着白雲石牆壁往下移，一下接觸到斜倚在綉榻上的季屏屏時，頓如被毒蛇噬了口般，心裏一緊張，登時逼出一身大汗，竟然醉意全消，神智淸朗，他想從地上坐了起來，可是力不從心，全身都使不上勁，只有輕輕一聲嘆息，暗想：我這孫大聖結果還是沒有翻出他的手掌心！

季屏屏慵懶的伸了伸纖腰，然後緩緩的下了綉榻，風情萬種地走到龍志强身傍蹲下來，顰着黛眉，一副極爲關心的樣子，輕聲埋怨道：「志强，看你醉得這個樣子，也不知道愛惜自己的身體！」

龍志强的兩道目光一觸到季屏屏身上那襲薄如蟬翼的輕紗，頓感臉上一陣臊熱，忙將雙目緊閤，低聲問道：「姑娘，這裏是甚麼地方？」

「我的住處。」季屏屏帶着三分嬌嗔說：「志强，看你的態度，好像很討厭我，是嗎？」

「在下不敢！」

「那你爲甚麼閉着眼睛，連看都不肯看我。」

「這……唉！在下祇不過是個下人，姑娘乃千金之體，在下怎敢褻瀆……」

「算了吧！甚麼千金之體，萬金之體的，我只問你喜不喜歡我？嗯？」

龍志强不禁心中一動，暗忖：「我何不將計就計，先騙得她爲我解開穴道，然後再設法脫身。」

主意既定，緩緩張開眼睛，凝視在季屏屏的臉上，微笑道：「旣承姑娘不棄，在下怎能不知好歹。」

季屏屏媚笑着伸手在龍志强臉頰上輕輕担了一下，道：「這才乖，可不許虛情假意，口是心非啊！」

「在下願對天發誓！」

「是眞心就好了，我可不相信你們男人的那些牙痛咒兒。」

說完話，施施然站了起來，回身向綉榻走去。

龍志强爲求及早脫身，鼓起勇氣說道：「在下旣蒙姑娘見愛，還請姑娘爲在下解開穴道，以便拜謝。」

季屏屏嬌笑道：「穴道我當然會給你解開，不過爲了證實你愛我的誠意，我有幾個問題，希望你能毫不隱瞞的據實答覆我！可以嗎？」

龍志强一咬牙，毫不猶豫的道：「只要是在下知道的，在下一定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我知道你不會拒絕我的，」季屏屏佻巧地一笑，右腿往左腿上一擱，還故意讓本若無物的輕紗向前滑落，露出兩隻纖穠適度，瑩潤如玉的大腿，上身微向後仰，用一隻手臂支撐着，將胸前兩座高峯，挺得幾乎透紗而出，媚眼如絲，極盡挑逗之能事！「第一，我希望知道你對我的看法？」

「這個……」

「用不着顧忌，我想聽的是你的眞心話，即使你罵我是路柳牆花，淫娃蕩女，甚至更難聽的話，我也不會怪你的。」

龍志强心中暗忖，她旣有自知之明，我何必再揭她瘡疤，何況自己現在[illegible]落在她手裏，先求脫身要緊。主意打定，微微一笑道：「姑娘艷如桃李，性情豪放，不失江湖兒女本色，在下非常佩服。」

「你將我說得太好了，」人都是喜歡被人讚美的，雖然很多讚美之詞對被讚美人並不適合；季屏屏自不例外，雖明知龍志强的話言不由衷，但[illegible]是聽得很窩心，有點暈陶陶的感覺。報給一個媚笑道：「這恐是違心之論吧！」

龍志强見已收攻心之效，乾脆一級馬屁拍到底，正色道：「在下是實話實說，我想姑娘不會願意聽在下違心之論吧？」

「嗯，當然。」季屏屏突然面色一寒，冷聲道：「第二，聽說『白鷹』凌一鷗又回到白沙鎭了，我想你們盟兄弟情深義重，一定見過面了。」

「不錯！我們見過面了。」龍志强苦笑着說：「不過結果很糟糕。」

「哦！可不可以說來聽聽？」

「他對在下投身豹隱廬，極不諒解，認爲在下賣友求榮，所以和在下割袍斷義了！」

「你是否覺得很委屈？」

「不，廬主對在下推心置腹，破格提携，在下有生之年，均爲感恩圖報之日，其他就非在下所計了！」

「他離開白沙鎭五年，聽說已練成一身絕藝，你願意透露一點給我聽聽嗎？」

「這點在下完全不知道，因爲我和他見面後，即話不投機，所以他才和在下割袍斷義，視同陌路……」

「哼！即使他武功再高，如果存心和豹隱廬爲敵，那是自不量力，也是自討苦吃！」季屏屏似是喃喃自語，但龍志强心裏明白，這是完全冲着他說的，不禁對這女人又增多一分警惕。

「姑娘，咱們豹隱廬和凌一鷗無寃無仇，他幹嗎要和咱們爲敵？」

龍志强這時也別有用心反問一句。

「嘿嘿，這你就不必問了。」季屏屏機警的把這個問題截住，接着又提出她的第三個問題：「當年你們白沙五英在三聖廟被十幾個幪面人襲擊，結果老大和老三老四都當場慘被殺害，只剩下你和凌一鷗在作困獸之鬥，情況已是相當危險，這時突然闖來一個戴黑布頭罩的黑袍人，竟以一支桃枝木劍，盡創幪面人，才救了你和凌一鷗的兩條命，這種武林奇人，使我萬

分景仰，很想拜識，希望你爲我引介，可以嗎？」

龍志强因求趕快脫身，一時未加考慮，冲口而出道：「當然可以呀！」

季屏屏媚笑道：「那你先告訴我，他是誰？」

龍志强不禁一怔，黑袍人是誰？連他自己都不知道，又怎能告訴季屏屏呢！登時訕訕地道：「這……這……」

「你不願意告訴我？」

龍志强一副莫可奈何的神色，道：「那位黑袍人雖救了在下一命，但他如天際神龍，見首不見尾，連在下也不知他是誰，又怎能告訴姑娘！」

「好哇！原來你說了半天，都是騙人的鬼話！」季屏屏嬌靨上登時佈滿一層冷霜，一伸手自枕頭底下取出戮神七，褪去七鞘，一片寒芒騰閃，逼使夜明珠的光華爲之失色！

她手握戮神七，目露兇光，一步一步走到龍志强的面前，七尖在龍志强咽喉上輕輕一點，登時冒出一粒鮮紅的血珠，獰聲道：「姑娘這柄戮神七首不僅能致人於死，而且還能使人形神俱滅！希望你放聰明點，姑娘可沒有慈悲心腸。快說！那黑袍人是誰？」

至此，龍志强總算明白了一件事，這是個有計劃的陷阱。

脫身顯已無望，他便索性雙目一閉，來個不理不睬。

「姓龍的，你別跟姑奶奶來這一套，我數一二三，數到『三』你還不說，我就將你寸磔而死！一——二——」

季屏屏滿臉獰厲之色，一面報數，一面屈指頭，當她正屈下第三根指頭，而口尚未報出數字的一刹那，忽聽一聲笑道：「姑娘不是要套老夫的根底嗎？現在老夫自己來了，姑娘可以直接問老夫了。」

這聲音眞像是突然從地下冒出來一般，把季屏屏和一直站在旁邊沒有說話的春紅都嚇了一跳，抬目望去，只見一個頭上罩着一隻黑布袋子的黑袍人，不知什麼時候到了石室之中，而且還和她相距不足七尺呢！

「你……」季屏屏確是感到萬分震駭，這石室係深藏在地下，進出口不僅十分隱秘，而且還經常有人看守，黑袍人既能毫無徵兆地侵入這座地下石室，顯已瞭解豹隱廬的一切秘密設施，這就嚴重的威脅到豹隱廬的安全了。

「嗯！就是老夫，也就是你們豹隱廬所千方百計追查的人！」黑袍人說話的語氣雖是來意不善，但聲調極爲柔和，不帶一點火爆氣息。「老夫既已自行投到，姑娘就不必爲難姓龍的小子了。」

「哼！說得倒很輕鬆！」季屏屏緩過一口氣來，橫蠻的道：「龍志强是本廬的人，接受本廬的處置，似乎用不着外人來干涉！」

「哦！據老夫所知，豹隱廬既非官廨，又非帮會，」黑袍人說話的聲調仍然不溫不火。「龍志强祇不過受僱當一名管事，合則留，不合則去，也用不着動刀子呀，何況他壓根兒就不知道老夫的底細。事既因老夫而起，老夫怎能看妳逞兇，袖手不管！」

「嘿！癩蝦蟆打呵欠，好大的口氣。姑奶奶的事你能管得了嗎！」

右手一抬，戮神七寒光閃閃，如果這一七扎下去，龍志强的喉管就得被扎一個窟窿，當場了帳。

黑袍人似未想到季屏屏如此狠毒，登時急怒交迫，一聲暴喝道：「好個狠毒的丫頭！」一指點去。

這一指因係急怒而發，凌厲的指風，無殊一根鐵棒，猛往劍葉上一撞，季屏屏頓覺握劍虎口如被針扎般，痛澈肺腑，那裏還握得住七首，只聽「噹」的一聲，被指風撞出去的七首，如勁矢般撞在牆上，連那麼堅勒的白雲石也被撞碎一大塊。

季屏屏楞了一下，嬌軀一俯，迅即抓起那把由牆壁反彈回來的七首，恨聲道：「姑奶奶和你這老殺才拚了！」

戮神七一揮，劃出一圈銀虹，向黑袍人左肩胛戳去。

春紅見小主人季屏屏動上手，也解下繫腰的大紅綾帶，一抖一捲，居然內力十足，將八尺柔軟紅綾，當做軟鞭使用，猛向黑袍人攔腰掃去。

黑袍人哈哈笑道：「龍小子，你還躺在地上裝什麼蒜，難道你眞想讓老夫和兩個女娃兒動手。」

身形一閃，身法快得出奇，人已閃到一旁，使得二女攻向他的七首和紅綾全都落空，而他還順手向龍志强拂去一袖，爲他解開了被點的穴道。

二女正待向黑袍人再次出手，躺在地上的龍志强略一運勁，已試出穴道被解開，心知雙方既已撕破了臉皮，便無法善了，他恨透了季屏屏的兇淫無恥，猛也一躍而起，大喝一聲：「看拳！」一拳向季屏屏擊去。

這一拳他是含忿而發，用上了十成眞力，加以兩下相距不足七尺，又是在季屏屏的側背發拳，以季屏屏的功力，這一下絕無倖理，站在一傍的春紅已嚇得驚呼出聲。

就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突自斜刺裏擊出一股掌風，硬將龍志强那股强勁剛猛的拳風撞向一邊。

饒是如此，季屏屏仍被拳風餘勁撞得打了個踉跟，她那襲薄如蟬翼的輕紗，也被捲得飛揚起來！

季屏屏輕紗之內無寸縷，自然妙相畢露。

黑袍人已適時背轉身去，嘆道：「眞是世風日下！」

同時，石室中又响起一聲爽朗的長笑，龍志强循聲望去，見石壁上不知什麼時候又裂開一道門戶，一個面容清癯，長鬚飄洒，身穿薄綢長衫的老人，正自那道新裂門戶中緩步走了出來，在他身後還跟着四個彪形壯漢。

龍志强對進來的這些人都不陌生，清癯老人正是豹隱廬主「飛天豹子」靳鑄，四個彪形漢子都是廬中武師，他們的名字是柯光祖、林恒、章虎、孫英明。

靳鑄面含微笑，掃了龍志强一眼，見龍志强沉着臉不加理會，似是毫未在意，雙手抱拳向黑袍人說道：「大師兄既蒞臨敝廬，怎不見示尊容，以便小弟拜見。」

黑袍人冷哼一聲，但仍然背身而立。

靳鑄若有所悟，目光一掠季屏屏，沉聲喝道：「屏屏，看妳這身裝束成什麼樣子，還不趕緊給我進去。」

季屏屏嗯了一聲，一轉身，見靳鑄身後四個彪形壯漢的八道烱烱目光，全指向她的胸前，她雖淫蕩無恥，但裸對這些平常並不接近的武師，還是感到羞愧難當，「嚶嚀」一聲，兩手緊抱胸前如飛逃去。

黑袍人這時轉過身來，沉聲道：「你怎會認定老夫是你的大師兄？」

靳鑄含笑道：「小弟本來不知，去年先師病重，小弟趕往侍疾，先師於臨終時才告知小弟，大師伯的大弟子便是隱居在這白沙鎭上，當時因先師已入彌留狀態，語焉不詳，而小弟又從未與大師伯門下師兄弟們見面，雖知大師兄的俠駕隱居在白沙鎭，偏是拜謁無門，不過，小弟知道大師兄遲早會枉顧敝廬的！」

黑袍人哦了一聲，道：「二師叔仙逝，怎未向雪峯山報喪？」他算是承認了和靳鑄的師兄弟關係。

靳鑄苦笑道：「這也是先師遺命。大師兄是知道的，師伯和先師因性情相左，意見不投，終至形同冰炭，根本就失去了師兄弟的情份，所以……」

黑袍人不待靳鑄話完，接口道：「其實二師叔早已宣佈與雪峯山脫離關係，因爲他的一切行爲，都是與『俠義』二字背道而馳，他怕家師清理門戶……哦！對了，你怎會料到我遲早要來豹隱廬呢？」

靳鑄得意的笑道：「這道理很簡單，因爲你我都是承繼上代作風，你會長此容忍小弟這種欺壓鄉里，魚肉地方的霸道幹法嗎！祇是師兄居然能容忍這麼多年，有點使小弟感到意外！」

黑袍人嘿嘿冷笑道：「聽你的口氣，是早已處心積慮要和我鬥一鬥了？」

靳鑄道：「不敢！如果大師兄能放棄自命爲俠義道的成見，小弟願邀請大師兄來豹隱廬共享尊榮！」

黑袍人道：「這我倒得要謝謝你的抬愛了，祇是我這個性恐怕一時不易改得過來。」

靳鑄冷笑道：「大師兄是聰明人，應該瞭解目前的處境，這石室之中雖然未設什麼機關埋伏，但豹隱廬中藏龍臥虎，高手如雲，憑大師兄和這個姓龍的叛賊，恐不易離開這間石室！」

黑袍人發出聲不屑的冷笑道：「哦？這我倒要試試，看你們這些如雲高手是否能眞的困得住我們。」

靳鑄笑道：「大師兄不能攷慮一下後果嗎？」

黑袍人也笑道：「陷阱既然已設好了，攷慮與不攷慮的結果，決不會兩樣！」

略微停了一下又道：「現在咱們雙方都已如箭在弦上，也用不着多廢話了！不過我還有個疑問，希望你能據實回答。」

「現在任何疑問，都已無隱瞞的必要了。大師兄想知道什麼？」

「五年前夜襲三聖廟，那可是你的主使？」

「哈哈！這還用問，五個乳臭未乾的小子，居然不知天高地厚，竟敢處處和豹隱廬作對，大師兄，你想我能容忍他們那種跋扈囂張嗎？」

黑袍人哈哈笑道：「好！種因得因，種果得果，你當初殺死白沙五英中的三人，今天就要嚐到殘酷報復的滋味了！」

說完話，一掀黑袍，取出一柄桃木劍和一柄魚鱗刀，桃木劍是他自己的兵刃，魚鱗刀却遞給了龍志强。

靳鑄點頭示意，四個武師都「霍」地拔出了兵刃。石室中的空氣，登時緊張得像要爆出火花來。

靳鑄抱拳道：「小弟因入門也晚，無緣拜識大師兄，但先師在世時，曾屢讚譽大師兄盡得師伯眞傳，一身功力已達爐火純青之境，尤其是掌中的一柄桃木劍，更是出神入化，曠世無儔……」

說至此處，探腰取出一支兒臂般粗的純鋼點穴钁，往懷中一抱，又道：「小弟在這支點穴钁上，雖下過十幾年的苦功，但因稟賦太差，所以距大成尚遠，今幸遇大師兄，正是小弟的造化，希望能多指點小弟幾招絕學，也不枉咱們師兄弟見面一場！」

黑袍人冷聲道：「多承謬讚，愧不敢當。强賓不壓主，請教是由你我二人單打獨鬥？還是大夥兒一起上，來場混戰？」

靳鑄笑笑道：「好個『强賓不壓主』！小弟之見，在此時這種相互敵視的情況之下，已失去了切磋武學的和諧氣氛，我想還是兩者兼施，先由小弟向大師兄請教，以五十招爲限，不論勝負，就大夥兒一起上。大師兄意下如何？」

黑袍人道：「咱們是客隨主便，請賜招吧！」

靳鑄道：「在拜領大師兄教益前，小弟還有個不情之請。」

「說吧！」

「請准許小弟瞻仰大師兄的廬山眞面目！」

「看到我的眞面目後，會使你感到失望的。」

黑袍人緩緩揭去罩在頭上的黑布袋子，露出一張滿月般的面龐，慈眉善目，三綹短髯，一點也不像是個使刀掄劍的英雄俠士。

他，原來是保和堂藥舖子的主人——徐青囊。

徐青囊露出眞面目後，在場之人包括龍志强和靳鑄等全都發出一聲驚「咦！」

靳鑄笑道：「眞是失敬得很，原來大師兄是隱在市廛懸壺濟世，這倒眞是名實相符了！」

話聲方落，點穴钁已幻起一片寒芒，攻向徐青囊胸前的「玄璣」，「七坎」和「將台」三處重穴。

靳鑄故意和對方攀談，誘使對方分神，然後出其不意發招，實在有欠光明磊落，失去了練武之人的風範。

好在徐青囊江湖經驗豐富，無時無刻不在全神戒備，靳鑄雖是不聲不响的猝然發難，但徐青囊並未爲其所乘，桃木劍吞吐間，將靳鑄的凌厲攻勢，完全封回去。

靳鑄一招偷襲無功，登時惱羞成怒，點穴钁一緊，如狂風暴雨般向徐青囊捲去，同時大聲喝道：「你們一齊上，決不能讓他們逃出豹隱廬去！」

四個武師大喝一聲，各擺出手中兵刃，柯光祖和章虎衝向徐青囊，以三對一，

林恒和孫英明則雙戰龍志强。

柯光祖是使的一對練子錘，章虎是一根竹節鋼鞭，配上靳鑄的一支點穴钁，可說是長短兵刃齊全，遠近交攻，配合得天衣無縫，毫無空隙可尋。

怎奈徐青囊技藝已臻化境，雖在三種長短兵刃的遠近交攻之下，桃木劍仍然揮洒自如，有時奇招突出，還將三人逼得收招自保呢。

龍志强以一柄魚鱗刀，在林恒的吳鈎劍和孫英明的鬼頭刀凌厲攻勢下，顯得有點滯碍，但龍志强鬥志昂揚，也非短時間可以分出勝負。

× × ×

凌一鷗自個兒呆在三聖廟中，覺着意興闌珊，百無聊賴，便自身畔掏出一把制錢，正準備練練他那「飛蚨索命」的暗器手法，突見一個店伙打扮的中年人揮汗如雨，上氣不接下氣地撞了進來，說道：「凌……二……爺，總……算找着……你……了……」

他認識這個店伙打扮的中年人，是保和堂的一名伙計，見他神色如此惶急，不禁暗吃一驚，迎上前去拍拍那伙計的肩膀，含笑道：「老許，你先喘喘氣，有話可以慢慢再說。」

許姓伙計果然依言深深呼吸了幾遍，使急促的呼吸略為平和了，才從口袋裏掏出一紙摺疊好的便箋，道：「這封信老先生命小的火速送給凌爺！」

凌一鷗納悶地拆開摺疊好的便箋，略一過目，便急問道：「你家老先生什麼時候走的？」

「好一會兒啦，」許姓伙計說：「現在可能已經到了豹隱廬了……哦！凌二爺，咱們老先生那樣匆忙的趕到豹隱廬去幹什麼呀？」

凌一鷗道：「這些你不必要知道，還是快點回店去吧，我也得趕往豹隱廬去，可沒時間陪你聊天！」

逕自轉身走入三聖殿，出來時，左手握着他那把帶鞘的砍山刀，向許姓伙計揚揚手道：「對不起，我先走了。」

× × ×

豹隱廬仍和往日一樣的平靜，路上行人，談笑宴宴，孩子們都三五成羣的在門前樹蔭下遊戲，有的踢毽子，有的跳繩，有的……根本看不出一絲異樣的徵候。

「也許事情還沒有鬧起來？」凌一鷗暗忖，「我何不逕去找靳鑄，徐青囊既已出了面，就等於是攤了牌，我還顧慮些什麼？」

主意既決，凌一鷗便昂首闊步，威風凜凜的向那八字門牆的紅漆門廬走去。

紅漆門廬的門楣上，橫懸着一塊黑底金字的木匾，上書「豹隱廬」三個擘窠大字，筆勢遒邁蒼勁，顯係出自書法名家之手。

門廬前面，站着兩個兇神惡煞般抱胳膊的粗壯大漢，兩眼望天，一派目中無人的樣子。

凌一鷗心裏一陣冷笑，登上石階，根本不理睬門前兩個抱胳膊的粗漢子，便大步向廬內走去。

「站住！」兩個抱胳膊的漢子突然胳膊一伸，將凌一鷗攔住，喝道：「小子，你是幹什麼的？」

凌一鷗既存心找碴，自不會好言相向，冷笑道：「大爺是幹獵戶的，專獵豹子，尤其是能飛天的豹子！」

左首邊漢子怒喝道：「好小子，也不張開你的狗眼，這是什麼地方，也容得你來撒野！」

五指箕張，向凌一鷗肩頭抓去。

凌一鷗右手一揚，五指若鈎，一下便扣住了那漢子的手腕，微一用力，那漢子只痛的「哎喲」一聲，跪了下去。

另一漢子見同伴吃了虧，便想以「圍魏救趙」的故技出手解救，猛的一拳，向凌一鷗側背擊去。

凌一鷗喝聲：「來得好！」右手用力一帶，將抓住的漢子帶得飛了起來，順勢往擊來拳頭上送去。

另一漢子因出拳太猛，見同伴的身體迎着他拳頭飛來，雖然心中大急，但收拳已是不及，只聽「砰」的一聲，這一拳着着實實的搗在他同伴的胸口上，一聲悶嗥，鮮血狂噴，當堂了賬。

凌一鷗哈哈一笑，扔下手中屍體，便向紅漆門廬內闖了進去。

外面一亂，已驚動了裏面的人，一下擁出十幾個帶兵刃的漢子，其中有一個是凌一鷗在德記酒店見過面的趙通。

趙通並不認識凌一鷗，上前用手中鋸齒刀一指，喝道：「你找誰？」

「靳鑄！」

「好小子，我看你是不想活了，竟敢直呼咱們廬主名諱。」

「哼！有什麼不敢，老子還想宰了他呢！」

「趙副總管，」這是大門外一拳搗死他同伴的那個漢子，氣急敗壞的跑了進來大聲道：「這小子是來找碴的，鄭虎已經被他打死了！」

趙通兩道斷眉一挑喝道：「小子，殺人償命，你就乖乖的把命擱在這裏吧！」

話聲方落，鋸齒刀已迎面劈來。

凌一鷗隻身一刀闖虎穴，自然採取速戰速決，不願和對方纏鬥下去，那樣對他太不利，所以……

嗆啷聲中，砍山刀出鞘，冷芒閃耀，如殞星瀉空般，只聽一聲慘叫，接着血雨飛濺，趙通的一條右臂，在一招遞出，便被硬生生的齊根剁下。

動作實在太快了，快得使在場的十餘人都變了臉色。

他們那裏見過這樣快的刀法，今天總算開了眼界。

副總管趙通僅出手一招，便重創在對方刀下，他們已有點怯怯的感覺，好在人多壯胆，除由兩人將趙通扶進去療傷外，其餘的人都成包圍型散了開來，一個個手按兵刃，虎視着凌一鷗，却誰也不敢搶先出手。

凌一鷗怎願和他們乾耗，他須要爭取有利的時間。

一聲大喝，砍山刀突然化為一道經天長虹，人也跟着飛起，向他正面的五個敵人攻去。

這包圍凌一鷗的十幾個人，全都是豹隱廬的護廬武師，一身武功擠不進一流高手之列，但在二流中却算得是佼佼者，以

他們目前這種陣勢，即使是一流高手困在裏面，也很難全身脫困！

凌一鷗五年習藝，在一位隱名奇人的悉心指點之下，功力突飛猛進，尤其是在刀上的造詣，已臻神化之境！

被他攻擊的五人雖是無時無刻不在凝神戒備，但功力相差懸殊，眼見凌一鷗一刀攻來，却不知如何招架，原因是他們雖看到一片刀影捲到，却根本摸不清這一刀到底攻向何處，就這一怔神的瞬間，待他們發覺敵人攻擊部位，已為時太晚，被凌一鷗着了先鞭。

只聽幾聲慘嚎，和幾响「嘡啷」兵刃墜地之聲，被攻的五人，全都左手緊握住右腕，向後暴退。

原來這五個人的右手，均被齊腕斬斷，鮮紅的血洒滿一地。

其實這還是凌一鷗宅心仁慈，沒有存心趕盡殺絕，否則，這五個人再多一條命也完了！

一刀震懾住了其餘九名武師，凌一鷗轉過身來，目光一掃，沉聲道：「寃有頭，債有主，凌某欲找的是靳鑄老賊，並不想多傷無辜，刀劍無眼，希望諸位不要逼我！」

九名武師已心生怯意，大家面面相覷，誰也沒有答話。

這當兒，忽聽一聲冷笑道：「好狂的口氣，也不怕被風閃了舌頭！」

隨着話聲，走出一個虬髯滿頰的鳩面老者，手中握着一根鑌鐵旱烟管，烟鍋子裏還在冒着裊裊青烟。

九名武師一見鳩面老者出來，登時精神一振，同時恭謹的向鳩面老者彎腰致敬，其中一人說道：「啓稟公孫總管，這小子便是白沙五英的餘孽凌一鷗，已傷了咱們的趙副總管和好幾位武師……」

原來這鳩面老者就是豹隱廬的第二號人物，人稱「鳩面神翁」的公孫鍵。

公孫鍵冷冷的哼了一聲，揮手止住那名武師的饒舌，目光炯炯向凌一鷗打量了一番，才用手中旱烟管向凌一鷗點了一點，老氣橫秋的道：「你就是凌一鷗？」

凌一鷗看不慣他那副以老賣老的樣子，頭一昂，冷聲道：「廢話！」

公孫鍵似不以為忤，又道：「你可知老夫是誰？」

凌一鷗嘿嘿冷笑道：「和老賊靳鑄是一丘之貉的還有什麼好東西！公孫鍵，你少在凌某面前故弄玄虛，人家怕你，凌某可沒將你放在眼裏。」

公孫鍵受人恭維慣了，被凌一鷗當面一罵，幾乎將肺都氣炸，鐵青着臉，咬牙切齒的道：「小雜種，你竟敢當面辱罵老夫，老夫若不讓你死上三天三夜，就把我公孫鍵三字倒過來寫！」

凌一鷗冷笑道：「真是個坐井觀天，自命不凡的老匹夫，可憐亦復可恨！」

話完，砍山刀刷的一聲，斜劈而出。

公孫鍵喝聲：「來得好！」右手旱烟管斜着往上一挑，封向凌一鷗劈來的一刀，只聽嘡的一聲脆响，擊出一溜火花，他只覺右臂一震，虎口發麻，手中旱烟管差點沒被震得脫手飛去。

凌一鷗得理不讓人，冷聲道：「吹了半天大氣，原來也不過如此！」

砍山刀再度劈出，這第二刀指向公孫鍵的右胸。

公孫鍵一招輕敵，吃了個暗虧，這次可不敢大意了，旱烟管迅即點向對方的「笑腰穴」正是攻敵必救。

凌一鷗迫的撤招後退，因他如想傷那公孫鍵，自已勢必被傷在公孫鍵的旱烟管之下，兩敗俱傷，自非他所願。

公孫鍵一招逼退凌一鷗，臉上登時露出得意之色，哈哈笑道：「小子，憑你這點微末道行，也敢在老夫面前放肆！」

凌一鷗懶得和他囉嗦，一退復進，砍山刀寒芒耀眼，冷氣逼人，一招「怒海斬蛟」向公孫鍵攻去。

公孫鍵哈哈一笑，旱烟管「敲山震虎」，點向凌一鷗握刀手腕，這一點之勢又疾又狠，但凌一鷗已存心不讓這助紂為虐的公孫鍵逃出手去，突地右腕一沉，避過旱烟管一點之勢，刀勢仍然不變，但速度陡然增快，依然向前刺去。

公孫鍵睹狀大駭，旱烟管點了出去，收招業已不及，迫得往後疾退，他快，凌一鷗比他更快，脚尖點地一彈，將把砍山刀完全送入公孫鍵腹中，僅只慘呼半聲，便先靳鑄到鬼門關報到去了。

這時管事和武師已漸來漸多，有二十餘人，而且都帶着兵刃，其中一人也是凌一鷗在德記酒店見過的汪大偉，他也是豹隱廬的副總管。

公孫鍵被殺前，他本想出手援救的，只因公孫鍵平日頤使氣指，副總管以下的人都受够了他的窩囊氣，所以大家都想看他的笑話。

只是誰也沒有料到他會這樣輕易的就死在凌一鷗的砍山刀下。

凌一鷗出手兩招，便將豹隱廬的第二號人物毀在刀下，只把個汪大偉看得又驚又怒，手中吳鈎劍一揮，大聲喝道：「咱們一齊上！」

× × ×

徐青囊的一支桃木劍，確是到了出神入化之境，每出一招，看似平平無奇，但却都是攻敵所必救，而且時間拿捏得恰到好處。他的左手也並未讓它閒着，時而指，時而掌，用指時指風嘶嘶，用掌時掌風虎虎，內力似乎永遠用之不竭！

他似乎對這場打鬥並不急於求勝，有好幾次機會他本可將柯光祖或章虎傷在指下的，但都輕易的放棄了。

柯光祖和章虎心裏明白，却不敢承情，因為他們瞭解靳鑄的殘酷性格，所以仍然是一味拚命猛撲。

龍志强仍守多於攻，尤其是在超過一百回合以後，刀法已顯得有點散亂，其中幾次遇險，幸得徐青囊以强勁的指風和掌風遙為策應才化險為夷，仍呈膠着狀態。

久戰不下，靳鑄已感急躁難耐，尤其在他看到柯光祖或章虎幾次都應傷在徐青囊指下，而徐青囊都臨時撤指，未下毒手，他本來就是個疑心甚重之人，心中疑念一起，再加以久戰無功，心中便生起無邊惡念，欲將這石室中人，無分敵我，統統置於死地！

右手點穴钁一招「魁星點元」，顫出幾點寒星，直奔徐青囊面門，左掌劈出一股劈空掌力，逕襲徐青囊腹部，人却一個





1 古時候，有個青年書生進京赴考。這天，他看天色已晚，便去一家小店投宿。



2 店內有位姑娘，才華出衆，品德超羣。書生一見鍾情，便向她求婚。姑娘說："你如果能對出一副對聯，我就嫁給你；否則就是我倆沒緣。"說罷，姑娘出了上聯："冰冷酒，一點二點三點。"



3 書生對不上來，只好退到房中，繼續冥思苦想。一晃十天過去了，還是不能對上。書生思慮過度，夜裡又感風寒，竟一命嗚呼。姑娘便把他安葬在小店屋後。



4 第二年，有位過路的先生聽說這個悲劇後，就去看書生的墳墓。他發現墳上長出一棵美麗的丁香花。



5 先生回來對姑娘說："書生生前沒有對出下聯，死後對出來了。不信，你看。"姑娘一眼望去，看見墳上的丁香花似乎在微微向她點頭。她恍然大悟，並深爲書生的眞情所感動。請您猜一猜，下聯是什麼？（答案見本期）

倒縱，到了他來時的那扇石門，右手點穴钁在石壁一處微凸處一點，只聽碰碰幾聲，已將右室中其餘幾道門戶完全封閉，同時左手已探囊取出一顆有鷄卵般大，色作暗紅的圓形之物，托在掌中，大聲喝道：「都給我住手！」

其實他這麼大喝已是多餘，因爲場中的打鬥，已在他掀下暗鈕，關閉其餘門戶之時，業已自動停了下來。

徐青囊一眼看到靳籌掌中托着的暗紅圓形物體，臉色登時一變，怒喝道：「靳籌！這右室中還有你的手下，難道你也不顧他們的生死！」

靳籌獰笑道：「成大事者不拘小節，何況我已對他們的忠貞發生了懷疑……」

柯光祖急道：「廬主，屬下對你從無貳心，請你……」

「住口！」靳籌厲喝道：「你說你無貳心，爲什麼徐青囊幾次可以制你們於死的，都輕易的將你們放過？分明你們早有勾結，豈能騙得過本廬主！」

「哈哈哈！」徐青囊氣極而笑道：「虧你還自詡聰明，老夫看你竟是這世界上最愚蠢的蠢才！」

「罵得好！」靳籌目射兇光，獰聲道：「徐青囊罵吧，老子手中這粒震天雷一扔，你就再也沒有機會罵了！」

「嘿！可惜你已經失去扔震天雷的機會了！」

× × ×

凌一鷗在二十餘名高手圍攻之下，一點也不感到勢蹙，相反的刀勢縱橫，更見凌厲！不過，他此時心裏却有個疑團，他來豹隱廬已鬧得天翻地覆，徐青囊既已先自己來到豹隱廬，爲什麼始終未見露面？

還有龍志强和罪魁禍首的豹隱廬主「飛天豹子」靳籌，這幾個他急於想見到的人，偏偏一個也未見着。

「也許他們已經和靳籌打起來了？」他想，「反正豹隱廬武師多！可是……他們在那裏打呢？」

他想着想着，因爲心神分散，一連遭遇幾次險招，雖然被他化解開了，但大腿上捱了汪大偉一吳鈎劍，左背近肩胛處，也被刀尖劃了一道三四寸長的口子，登時皮翻肉捲，血流如注！這兩處創傷，使他暫時忘去了一切，也激發了他的殺機！舌綻春雷般一聲大喝道：「要命的，就閃到一邊去，不要阻擋凌某去路！」

刀勢一緊，登時發出幾聲慘嚎，已有幾名武師傷在他的刀下，但其餘武師仍然悍不畏死，前仆後繼！

他既已起殺機，刀勢自是不同，每出一刀，必定傷人，而且使人無法閃避，不過片刻工夫，二十餘名武師，包括副總管汪大偉在內，全部都傷在他的刀下，無一倖免！剎時血雨橫飛，慘呼呻吟之聲，不絕於耳。他冷笑着望了那些躺在地上呼嚎的傷者一眼，便邁步向內院走去。

一路上，他雖也遇到幾名武師，但都爲他那如天神般的威武所懾，只遠遠站着，不敢過份逼近。

他穿過幾重天井和走廊，仍未發現徐青囊，龍志强與靳籌的蹤跡，不禁感到十分奇怪，他們會到那裏去了呢？

驀見前面房角的暗影處，有人在向他招手。他毫不猶豫的奔了過去，見是個年約三十歲的漢子，也是一身武師裝束，低聲道：「徐老爺子和龍兄被困在石室之中，請隨在下來。」

說着，往右一拐，向一條岔道奔去。

領路漢子指着前面一間很大的房子，低聲道：「那便是靳籌的書房，書架後面便是往地下室的暗門，裏面有兩名武師守着，最好給他們個措手不及，以免打草驚蛇。」

凌一鷗點了點頭，仍由領路漢子在前，向那間書房走去。

到了書房門口，領路漢子握拳在門上輕輕的叩了三下，裏面當即有人問道：「是誰呀！」

領路漢子道：「小弟霍武，崔兄請開門。」

門呀的開了，凌一鷗却如一陣風般撞進去，開門的漢子首當其衝，連人都沒有看清，喉嚨上便被抹一刀，倒地死去。另外一個正欲大聲喝叫，寒森森的刀口也已到了他的脖子上，僅只冒出一個「啊」字，一顆六陽魁首已和脖子分了家。

× × ×

「飛天豹子」靳籌已覺出有把極鋒利的刀架在頸子上，而且左肘一麻，掌中的震天雷也被人取去，這一來，已把他嚇了個亡魂皆冒！

徐青囊見危機已解，反向凌一鷗求情，道：「凌老弟，請看老朽薄面，刀下留人！」

原來用刀架在靳籌脖子上，並搶走他手中震天雷的，正是凌一鷗，聞言忿然道：「這老賊魚肉鄉里，爲害地方，已是天怒人怨，而且還殺害了晚輩的三個兄弟，血債血還，天理昭彰，難道老前輩還要給他說情？」

徐青囊黯然嘆了口氣，望了靳籌一眼，默然無意的離開了這間幾乎使他粉身碎骨的地下石室。

「大師兄，請救小弟！大師兄，請救小弟！」

凌一鷗砍山刀微一着力，刀鋒登時陷入肉中半寸，鮮紅的血順着頸子往下流。

靳籌求生之望既絕，便又激發兇性，右肘突然往後猛力撞去，人却往前一竄，希望能逃脫陷在脖子裏的鋼刀。凌一鷗早已防到他這一着，小腹一收，使靳籌的一肘落空，右手刀却往懷中一帶……

靳籌一竄七八尺遠，身子倒是竄出去了，只是一顆大好頭顱，却沒有跟着他的身體竄出去，而是留在凌一鷗的脚前……

× × ×

「二哥，」龍志强有着一絲傷感的微笑着道：「現在你該明白你當初『割袍斷義』的決定是多草率啊！」

「愚兄當時便知道錯了！」凌一鷗赧然地道：「五弟，你能原諒愚兄這粗心的過失嗎？」

龍志强爽朗一笑道：「二哥，小弟可不是那種狹心的人啊！往事已矣，這塊衣角還是請二哥收回去吧！」

探胸取出一片衣角交與凌一鷗。凌一鷗一手接了過來，愼重的納入懷中。

他們哥倆回到白沙鎭，已是萬家燈火了！

（全文完）

太空科幻爭霸戰　勞力士・文

誓死破冰宮

北極圈中的冰宮是蘇聯邪氣科學家的大本營，雷爾摩博士研究出〔熱浪攻勢〕，希望美國人逐漸熱死。美國政府急忙着令中央情報局負任去毀滅這一個威脅美國的冰宮，更曾四度出擊，經歷千辛萬苦，最後以穿梭機突襲，始能消滅此魔宮……

↓ 圖爲西伯利亞伸入北極圈的冰原，美國特務史格汀在此處登陸。



熱浪威脅美國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中旬，美國蘇聯兩大巨頭在日內瓦召開限制核彈發展的高峯會議，所有能够製造核彈的國家都派代表列席，蘇聯的代表只是在開會之後七分鐘，拂袖而去，沒有說出他離開會場的理由，十分無禮，因此之故，大動公憤，決心制裁北極熊。

十一月下旬，美國在空中保衞網又有突破性的成就，派出去在高空作戰的一種最新型激光機，能够在空中發射激光，那條白光可以直綫追踪敵方發射的越洲飛彈，使它在空中炸毀，有了這種輝煌的成就，美當局然後鬆一口氣。

上述的激光截擊越洲飛彈情形，曾經透過人造衞星在世界任何一處電視台播出，相信有一部份讀者看到它，照理美國應該比較以前放心了，就在這時，從世界氣象台傳送出來的另一個消息，却又使華府高層人士發生隱憂，原因是氣象台認為若干工廠以及交通工具發出的渾濁氣體，使空中有一團渾濁的二氧化碳氣籠罩，太陽的光綫射到地球之後，不容易在空中揮發，以致氣溫發生嚴重變化，長此過下去，美國可能像阿拉伯沙漠那麼熱。

單是這一項科學上的報告，並非很嚴重的，它只是氣象台提出來的一種警告而已，可是，從海外情報局得來的一種秘密，配合了它，那就加深了美國國防部那種憂慮。

該項情報指出，在蘇聯傾全力支持的邪惡科學家當中，有一個科學家叫做「雷爾摩」，專心研究殺傷力最强的秘密武器，他已經有力量製造出大批渾濁氣體，可以在高空撒下來，令到下邊由陽光凝聚的熱力也無法使它消失，本來已經是一年熱過一年的了，因此影响，變成一年熱過十年。

雷爾摩的秘密武器當然是針對美國的了，假如美國無法制止這一種邪惡的活動，三年之後，各地氣溫可能升到一百度過外，甚至超過一百一十度，那就不堪設想了。

該項情報指出兩點：第一點同樣的氣溫灼熱，對地面的影响大不相同，在美國方面無法抵受高溫，有害無利，蘇聯剛剛相反，西伯利亞的寒冷，舉世知名，要是它逐漸暖和，大地回春，當然是有利無害，倘若冰天雪地溶化，變成溫暖的土地，可以耕種，解決了蘇聯永遠感到糧食不足的憂慮，認眞值得慶賀。

此外，還有另外一種恐怖的景象發生，假如氣溫回暖的度數太過厲害，極有可能令到北極圈的冰山溶解得太快，引致太平洋以及大西洋的水位提高，把紐約以及加州的海岸淹沒，到時不必打仗，美國也會狼狽不堪。

這一次的報告顯示出來，太陽所發射的光綫，變成熱力，由於大氣層已經被太多的二氧化碳籠罩，地球表面氣溫上升，已經是苦事，如果蘇聯的科學家還想出一個害人的方法，令到二氧化碳在空中結聚得更多消失得太過慢，便有大災難發生，首當其衝的必然是美國，因為蘇聯施展詭計必然是把美國看做對象。

華府首腦對這件事情覺得相當煩惱，因爲它是一項「情報」，不能够因此就說戰爭即將爆發，向蘇聯發動攻勢，再又因爲蘇聯施展詭計以致地球上面出現「高溫大災難」的時候，乃是一種慢性的腐蝕，如同慢性病，實在不容易使它變成攻擊的對象，加以撲滅，經過一番十分機密的會議，華府當局認爲解決這件事最重要的是摧毀蘇聯在寒冰地帶建築的「冰宮」，免得邪惡的科學家聚在一起，不分晝夜的研究製造「毒氣天幕」。

幾次秘密會議之後，華府決定令中央情報局負起偵查以及毀滅的責任，目標是蘇聯建築在西伯利亞的冰宮，並加以毀滅，以免威脅整個美國。

中央情報局的局長奥倫多，接奉華府任命之後，立即先把所有資料對巨型電腦不厭其詳的講述，不單是他作出有系統的報告，還分別由地理專家以及科學家講解西伯利亞的地理形勢以及冰宮的形狀，還講述二氧化碳氣如何使陽光難以將它完全消失，由電腦決定怎樣做。

那些人輪流講述了十三個鐘頭，電腦只是三幾句話就作出了最後決定。

電腦的決定只是這一句：「不管蘇聯的科學家製造毒氣天幕已經到了甚麼階段，既然知道那個地方是邪惡科學家的大本營，趕快設法炸毀它。」

中央情報局的局長奥倫多，認爲電腦的報告準確，於是便立刻報告總統，在得到華府最後批准，便即提出最有效的辦法，分別從空中，陸地以及海中出擊，並且要在同一時間發動攻勢，有如小規模的戰爭。

這種行動一定要十分機密，稍爲大意，就會全軍盡墨，此外，他們還要盡量減少作戰範圍，只限冰宮一處作爲攻擊目標，非小心從事不可。萬一擊錯目標，也是對美國不利的。

當晚中央情報局長奥倫多，召集局中首腦份子，在高度保密的地下室，召開高層人士會議，他指着牆上懸掛的三十呎闊蘇聯全境一覽圖，說：「我已經奉命出擊，傾全力去毀滅蘇聯最邪惡的一個巢穴，它叫做冰宮，根據海外情報局獲得的可靠綫索，冰宮似乎不止一處，都是在西伯利亞的冰天雪地當中建造，有一座冰宮是用堅冰建造的，借此炫耀他們科技的進步，事實上以堅冰代替磚石去建造一座宮殿式的房屋，實在不容易，原因是它沒法用釘子去釘緊，只能用接筍的方法；不過，冰雪又濕又滑，如何使它一塊又一塊的連接在一起呢？頗費躊躇，相信那一座冰宮相當大，科學家的起居飲食以及工作單位都在宮內，甚至有美女作伴，調劑他們的生活，另外一座冰宮是隱藏在冰層之下的，名符其實的是冰中的宮，西伯利亞分三處，一處是平原，一處是高原，另外一處是冰原，三個地方加起來，剛剛是蘇聯面積的一半，想向它進攻，動用核子潛艇，海軍陸戰隊，如臨大敵，當然可以獲勝，不過，這樣做等於挑戰，可能演變成爲國際性的大戰，換言之，它也許令到蘇聯老羞成怒，向美國出擊，美國逼於迎戰，發展到這個階段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了，我們

必須盡量避免，各位有甚麼妙計可以摧毀冰宮却又不會演變爲世界大戰呢？」

勃羅斯是情報局長一個得力的助手，想了想，說：「最可靠的辦法就是出動無人駕駛的飛機，在距離最近的地方起飛，出其不意的撞擊冰宮，它當然是貯滿了炸藥的，一擊即中，至於飛機的機件以及遙遠控制器，分批運到指定的地點，然後拼合，恢復原來的形狀，那就看機會取勝而又不會驚動國際，事實上所有科學家試驗或製造秘密武器的時候俱是有危險性的，突然爆炸，死個清光，也不足爲奇。」

「話雖這樣說，無人駕駛的飛機剛剛飛入領空，便遭飛彈襲擊，這個計劃不一定生效。」局長反駁他。

勃羅斯說：「表面上看來，似乎用無人駕駛飛機撞擊，跟飛彈撞擊相似，實際上却是大不相同的，只要我們用以拼合的飛機跟蘇聯的小型飛機形狀完全相同，就有可能令到他們的守軍發生懷疑，先行查問清楚，再用飛彈襲擊，他們用密碼查問之際，那一架無人駕駛飛機已經向地面直綫撞擊了，相信他們的地對空飛彈不會這樣快發射。別忘記，無人駕駛飛機，起飛的地點，我們也有飛彈出擊，務求阻止對方的飛彈射中目標，不過一兩分鐘，便即大功告成，相信這是許多個方法當中的一個，值得重視。」

「假如我們在海中發射飛彈向目標攻擊呢？」

「那是不容易的，因爲蘇聯的潛艇又多又快，不易闖過這一關，駛近岸邊，由水中射出飛彈。」

另一的專家說：「如果我們使用捕鯨船，由船上發射一連串的飛彈，是否有辦法擊中目標呢？」

「我明白你的意思，假如十個飛彈在一條直綫發射，每一個飛彈相距只是兩分鐘的航程，除非對方預先懂得這個陰謀，用十個地對空的飛彈向之射擊，否則無法把十個飛彈完全打落，故此直綫射出的飛彈不能生效，對嗎？」

「是的，另外一個方法就是利用人造衞星發射激光，把它摧毀。」

「你認爲在地球的大氣層外射出激光有可能發射得那麼遠，從十一哩半的高空跌落到地面而又剛剛擊中目標嗎？」

「我認爲這個方法大有希望辦得到，因爲地球本身有很强的地心吸力，在整個宇宙當中有很强的墜力，任何物體都含有一股性能是往下墜的，包括激光在內，另一方面，冰宮的外邊雖然有一重堅冰造成的牆壁，可是，宮內仍有鐵器，只要激光本身含有磁性，就有可能把冰宮摧毀，施展激光摧毀冰宮還有一個妙用，假如某一座冰宮藏在地面之下，深入地下一百呎，它含有鐵器，亦必被激光擊中，使它發生爆炸。」

「激光是否可以使任何物體爆炸且又可以穿過地面呢？」

「是的，我們的科學家巳經能够辦得到，最好查悉蘇聯究竟有若干座冰宮，那些冰宮分佈在甚麼地方，然後動手，絕對不能够胡亂把激光從人造衞星發射，例如它射中莫斯科的核心地區，把蘇聯第一座大城炸到體無完膚，那就肯定會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可不防。」

「好，就這樣辦，我們分途進行這幾項含有戰略性的偵查方法好了，有些人派到捕鯨船工作，它是一艘間諜船，另外一些人越過莫斯科，向西伯利亞平原進發，最後的地點是西伯利亞冰原，上述的兩種途徑都是在巳經潛入蘇聯境內派遣的，那就比較重新派遣更加輕鬆，不必冒險派人越過邊界進入鐵幕。」

最後，中央情報局長奥倫多還特別地指出，任何一個在蘇聯工作的潛伏份子都正在注意邪惡科學家「雷爾摩」博士的行踪。

史格汀奉命挑戰冰宮

上述的會議結束，馬上展開工作，潛伏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批美國特務，接獲命令，便即依照這的計劃去做，分別派出一些潛伏份子進行偵察的任務，另一方面，由捕鯨船愛蘭號出動任何一種搜索工作，必要時派人在黑夜登岸，兩種不同形式的勇士，分別出擊，不過，每一組只是派遣一個，那一個勇士當然是第一流高手，有足够的證件掩護自己，而且視死如歸。

在莫斯科郊區的美國特務總部當中有一個美裔的蘇聯人，叫做「史格汀」，三代之前已經潛伏下來，他的母親是蘇聯人，祖母也是蘇聯人，不過，父親却是美國人，還入籍蘇聯，故此他是美蘇的混血兒，由於他生得高大，臉上還有濃鬍子，他的外貌看來十足是個蘇聯人，故此他很容易逃得過蘇聯秘密警探的一雙眼，此外，又因他被派遣到一艘屬於間諜船的英國捕鯨船上面工作，更加容易隱藏。

那一艘間諜船的設計也是極端週密的，船上沒有絲毫可疑之處，根本上英國有一百二十艘捕鯨船在北極海航行，它只是其中之一，沒有理由只是它受到蘇聯特務注意的，它平時絕不採取行動，到了它必須採取行動的前幾天，它駛向北極圈當中比較危險的一個小島，叫做「冰石島」，那個地方有冰也有石，島上預先放置了許多作爲偵察以及爆炸的器材，取得了它，然後展開各種活動，事後回到原處，把各種用具以及炸藥埋藏在大石之下，這種行動神不知，鬼不覺，故此美國海外情報局莫斯科地區的特務頭子「巴爾幹」派出「史格汀」到北極公海英國捕鯨船上面工作時，史格汀在凌晨三時出動，安然抵達捕鯨船，無人知曉。

他的任務就是盡可能的投入任何一處冰宮之內，由於他置身的捕鯨船，最爲貼近蘇聯極北的「新西伯利亞島」，島上有百份之九十是冰原，且又貼近北極海，故此他把那個地方看做登岸的目標，爲了掩飾眞面目，他登岸的時候不單是在凌晨二時，還扮成潛水銅人。

登岸之後，他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海岸燃燒一些灰綠色的火光，它只是一點點，需要使用望遠鏡才看得見，那一點火光表示他安全抵達。

他不管捕鯨船「爵士號」的船主是否看得見那點好像鬼火似的光亮，自管自的工作。

他向指定的冰原行走。



空中所含二氧化碳太多，白雲變成黑雲，籠罩大地，美國七個大的氣溫急升，牛馬悲鳴，在地面走動的是德薩斯州牛羣。

那個地方已經是北極圈之內，他向南方行走，越是距離海岸遠些，冰原的厚度越薄，照專家忖測，冰宮必然不是貼近海岸建築的，他起碼要走兩天的路才有希望看見它，這種旅程是很艱苦的，他慢慢地走動，直到他發覺冰原差不多走盡，開始看見一些灰暗的工地爲止，然後停步。

專家認爲那一處地方逐漸逼近冰宮了，他不必繼續行走，應該向橫綫走動，只是把每一次向橫走的位置上稍爲向前推進，那樣做有較多的機會看見地平綫屹立的建築物，他自問毫無把握，但職責所在他只好照做。

一天又一天，他走了旬日之久，實在筋疲力盡，想像中的冰宮仍是杳然。

終於，他沒法支持下去，一雙脚有許多凍瘡，且又饑寒交迫，寸步難移，有次他聽到自己的心跳聲，還有緊迫的感覺，呼吸逐漸吃力，他拚命向南直綫的多走一哩之遙，甚麼房屋都看不見，眼前所見的只是白茫茫的一片，夾着少許平原，他直覺到那是一座大墓。

最後，他發覺有些白色的東西向他移動，看清楚點，他才發覺那是一頭碩大無朋如假包換的北極熊。

他扮演沉船漂流到岸上迷途的水手，身上沒有手槍，只有一把很尋常的佩刀，他已經氣力全消，甚至拔刀的力量也沒有，根本上他有刀在手也鬥不過北極熊，何況沒法拔刀呢？於是他把心一橫，索性倒下來。

他在失去知覺之前，只是聽到白色北極熊的沉重呼吸聲響。

這是他昏迷之前僅有的記憶，以後發生甚麼變化呢，他茫無所知，到了他覺醒，眼中所見的全是白色東西，白茫茫的一片，他懷疑那是傳說中的「白地獄」。

他仍是迷迷惘惘，偶然動了，立刻有警鈴之聲發出，那種聲響，十分刺耳，喚醒了他的記憶。

他坐了起來。

有一個大鬍子的守衞走近，說：「你終於覺醒了，沒有凍死，眞是奇蹟，只有蘇聯人然後這樣捱得冷，你已經昏迷不醒了七小時之久，照我看，你大概是蘇聯人了，請你告訴我，你能否聽得懂我的說話呢？」

「當然聽得懂，我是蘇聯人。」

「那一個地方的蘇聯人呢？」

「我在高加索出生，現時我的職業是海員，在水晶宮號的捕鯨船工作。」

「這個地方距離海岸很遠，即使是沉了船也不會走得那麼遠的，你怎會走到這這個地方呢？」

「單是沉船不會走得這麼遠，如果沉船後迷途，就會越走越遠了，看來我是一頭迷途的羔羊。」

說到這裏，史格汀忽然說：「我的朋友，我可否向你問一句呢？」

「可以的，你任意發問好了。」

「那麼，請恕我多口向你發問，我想知道，這是甚麼地方呢？」

「你以爲它是甚麼地方？」大鬍子守衞反問一句。

「我以爲它是白地獄。」

大鬍子哈哈大笑，說：「你太過胡塗了，如果是地獄，怎會沒有鬼魂出現呢？我不是鬼，是人，這個地方叫做冰宮。」

「史格汀」聽了，眼睛一亮。

他想多問幾句，但又担心對方看穿他的底蘊，不敢開口。

大鬍子的一雙眼睇合到僅剩一條縫，說：「你懂不懂得這個地方爲甚麼稱做冰宮嗎？」

「不懂。」史格汀想了想，續說下去：「也許整座建築物由堅冰做成，故此稱做冰宮，是也不是呢？」

「是的，却又不一定如此，如果你覺得這種地方太過古怪，又想知道你的前途，最好跟這個地方的主持人談談，他是雷爾摩博士。」

「多謝你指點迷津。」史格汀順口說了一句。

大鬍子把他帶到另外一個地方，依然是到處白茫茫，所看見的全是冰。

他始終覺得奇怪，爲何那些冰石沒有寒氣透出來，溫暖如春。

兩人先後走進一個巨型的辦公廳，那個地方很大，有些枱椅，但是怪模怪樣，當中有一個瘦削的中年人坐着，人瘦，臉孔更瘦。

這傢伙站起來，笑了一笑，說道：「我還是自我介紹吧，我叫做雷爾摩，你是誰？」

「我是史格汀，本來是捕鯨船上的人，船沉了，我泅水逃生，怎料上岸已經迷途，故此被北極熊嚇暈，牠沒有吃我，確是奇事。」

雷爾摩博士說：「那些北極熊是我們養活的，牠不會吃你，看見你暈倒，牠立刻大聲吼叫，讓我們知道外邊有人，發生變化，故此你能够獲救。聽你的口音似是蘇聯人了，你是那一處地方的居民呢？」

「我是高加索人。」

「好，如果你肯替國家着想，請你留下來。目前你只有兩條路可以選擇，一條路就是永遠留在冰宮之內，另外一條路就是死亡，你千萬不要逃走，冰宮外邊有六十頭北極熊不分晝夜巡邏，你從外邊走近，即使暈倒，牠也不會傷害你，反之，你從冰宮逃出去，牠就不會那麼客氣了，明白嗎？」

「我逐漸明白了，雷博士，我很餓，可否給我一點食物呢？」

「當然可以，從今日開始，你是冰宮之中的人了，你想吃甚麼都可以辦得到，巴福，你帶他到食堂去！」

這樣快就混入冰宮了，史格汀眞是興奮，不過，他的外貌看來仍是很虛弱的，他的確餓到氣力全消。

巴福就是帶他去見雷爾摩博士的大鬍子，他被這傢伙帶到食堂和酒吧相連的地方，盡情吃喝，他喝了許多酒，直到醉倒爲止。

他似乎很快就得到雷爾摩博士的信任，這一天，雷爾摩對他很詳細的解釋冰宮究竟是怎樣子的地方，起碼他知道一項秘密，那種人造冰是混合鐵粉製造的，有了鐵粉，當然不會溶化，冰雪能够跟鐵粉結合，變成新的物質，確是一件奇事。

此外，他還知道冰宮是變相的科學實驗室，已經製成許多種古怪的武器，最厲

利的一種武器就是使空氣含有毒質，呼吸了它，遲早必死，無藥可醫。

他想知道的秘密已經達到目的，急於逃走，可惜他沒有武器，僅有的一把短刀也被巴福收去，難道他赤手空拳跟北極熊打鬥嗎？

這個問題，沉甸甸的壓在他的心上。

他苦苦思索，終於想通了，他曾經苦練過中國功夫，包括刀槍劍戟在內。他認為對抗北極熊最有利的是三叉，那種三叉當然是用鋼鐵製造的，必須把叉的左右兩邊弄得闊一點，中央突出的尖端特別長，才可以很有效的刺入北極熊咽喉。

冰宮裏面的職工不多，他知道鐵粉以及製造鐵器的刨床在甚麼地方，他有機會逃生的，但却冒險。他已打定了主意，決心幹這種活動，他在一個深夜，悄然的離開寢室，走向放置鐵器的地方，出乎意料的他找到了一束鐵枝。

他喜出望外，立刻把鐵枝放入刨床，把它刨尖，連續刨了十多枝，然後走出去，最後，他還偸了一袋食物。

他躲在暗處偸窺，已經懂得怎樣開啓冰宮的門，他把心一橫，開門走出去。

他的運氣太好了，沒有人干涉他，甚至沒有看見北極熊。

他記得起走向冰宮的路徑，腦海中有了一個輪廓，向歸路走，當然是輕而易舉的了，雖然在路上他沒有碰上北極熊，有些詫異，他已經脫險，那就不再考慮其他枝枝節節的問題，他居然十分幸運的回到登岸那一處，而且找到當晚他穿的潛水銅人衣裳。

衣裳之內所貯的通訊器仍然存在，沒有崩爛潮濕，他啪的一聲扭開它，霎時間，有一點點火花噴射，又有一千幾百點星星，俱是綠色的，那一些火花很快就消失了，可是，綠色的星星之火，却能够保留三小時之久，他知道「爵士號」捕鯨船必然在冰海守候，起碼旬日之久，要是船員或水手看見綠色的火花或星點，一定派出橡皮艇到那一處海岸，他不再憂慮了，他覺得唯一的缺憾只是沒有酒。

這個缺憾是可以補償的，因為划橡皮艇到岸上來的朋友，帶了一瓶白蘭地酒，使他獲得溫暖，同時感到滿足。

他仍然留在捕鯨船，只是把他的經歷向錄音機講述，由別人帶去莫斯科的巢穴，再又透過負責人，把它轉送美國華盛頓的中央情報局。

他知道情報局長「奧倫多」是個急功近利的人，必然是快採取守勢，故此他留在「爵士號」捕鯨船，等候命令，事實上只有他一個人到過冰宮，假如下令出擊，少不了他，實情如此，他索性留下來，盡是休息，希望再度建功。

一週之後，十多個敢死隊帶了最新的噴火槍以及過山炮，那種炮是火箭炮的形式，射程很遠，甚至可以越過一座山炮彈然後降落，所以叫做過山炮，名符其實，此外，又有混和了炸藥以及硫磺粉的火箭，由機器發射，當然有很多燃燒彈，以手榴彈的形式出現，總之，進攻的武器應有盡有，只是人數少些。

後來，捕鯨船上的海員以及水手也有十二個人加入，共有二十八人，帶備糧食武器，浩浩蕩蕩殺奔冰宮。

此行純然靠他，假如他迷途，那帮人失去聯絡，糧食吃光了，便有可能全部凍死餓死，他的責任重大，心情緊張，儘管如此，他仍是傾全力去做的，他們登岸之後走了兩日三夜，終於在黎明的一段時間，看見了冰宮。

他驚喜欲狂，忍不住大聲呼叫：「我們成功了！」繼續前進。

仍是由他領導，走得再近一點，他們就蛇行鼠伏，避免敵人注意。他覺得一切順利，十分樂觀，唯一使他憂慮的就是看不見北極熊。

濃鬍子「巴福」分明對他說過，每天二十四小時都有北極熊在冰宮附近走動，代替了哨兵，為甚麼眼中所見全是冰雪，沒有一隻白熊呢？他心中湧起一個疑團，不過，局勢越來越緊，他實在沒法再作考慮了，最為貼近冰宮的時候，他就下令展開總攻擊，霎時間，火箭連珠射出，還有過山炮，負責衝刺的十六個人，緊握噴火槍，先行噴火，再把手榴彈拋過去，簡直是戰場上面的快速動作。

照他想，詭計多端的邪惡科學家雷爾摩博士，決不會束手待斃，甚至有可能用最犀利的武器反擊，眞料不到，那麼複雜的攻擊會是很順利的，眞的攻入了冰宮，成問題的是冰宮之內杳然無人，四方八面的堅冰受到猛烈的襲擊，緩緩的溶化，變成一灘水。

三小時之後，整座冰宮消失了，他們所進攻的只是空城！

怎樣辦呢？史格汀還沒有作出決定之前，忽然在遠處湧起了一片火光，又再結合為一個火球，向他們滾過去。

那個火球的直徑有五百呎，看來是一個橙紅色的球，實際上不是球，而是一團火。

他們只是血肉之軀，有甚麼辦法可以跟火球搏鬥呢？只是短短的十分鐘，火球滾過來，所有人和武器彈藥全都消滅。

再度出擊向北極熊挑戰

在華盛頓中央情報局之內，由局長奧倫多召開高層會議，討論進攻冰宮的計劃，他很鄭重的說：「雖然我們這一次小規模的接觸，死了二十多人，很出色的一個特務史格汀也喪命，可是，最低限度知道西伯利亞確有一座冰宮，還知道邪惡科學家雷爾摩博士確有其人，座鎭冰宮，仍是一個很重大的收穫，死了二三十人算得甚麼？我有更加完整的計劃，務求消滅整個冰宮，作為秘密武器的東西是激光。」

「是的，我們能够運用激光把飛彈消滅，當然有力量使冰宮化為烏有，問題在這裏，史格汀第一次看見的是一座眞的冰宮，再去一次，他們看到的是一座假冰宮了，我認為他並非走錯路，而是雷爾摩的手法高明，明知史格汀作奸細，仍然放走他，其實這傢伙已經有了整套計劃，希望史格汀再來，多帶一些人，然後把他們一網打盡，如果這個推測屬實，冰宮並非建築在地面之上，必然是建築在地面之下，不過，它隨時可以升到地面來，缺乏眞正的目標射擊，即使用激光出擊，仍是白費

氣力。」

「不，這件事情，並非如此簡單，最熱的激光能够射到某一處地面，它有足够的科學裝置，可以探悉地面之下有些甚麼，可以穿過地面，使地下三百呎深的物體爆炸，說得更清楚一點，不妨說它是磁性的激光，用鐵粉跟冰結合製成的人造冰，含有大量的鐵，就算它縮到地面之下一兩百呎，磁性激光也有本領使它爆炸。」

既然有了這樣犀利的秘密武器，就算冰宮藏得再深一點沒法保存了，他們都覺得興奮，也進一步就要研究那些爆炸性的激光應該從甚麼地方發射。

為了避免戰事擴大，最高明的是由人造衛星射出去了，再其次，派出無人駕駛的戰機也是一個辦法，另外一個辦法就是從核子潛艇發射，最後的決定就是三種途徑分別施展，不過，攻勢的程序仍有先有後之分，換言之，人造衛星發射的激光失敗，再行派出無人駕駛的戰機，假如它再失敗，最後的一種攻勢就是出動核子潛艇了。

高層的計劃有了決定，立刻透過國防部，把它逐項推動，想不到三種計劃全部失敗！

首先，從人造衛星發射的激光，它在距離地面十一哩半的高空射出，那一條白光燦爛無比，等於陽光五百萬倍，以強大的衝勁向西伯利亞冰原出擊，由高空以時速一萬六千哩向地面發射，很快就會接觸地面了，可是，它的速度却越來越慢，竟然沒法接觸土地或冰原，在距離地面五千呎的空中消失，化為烏有，毫無殺傷力，因此之故，發射激光的人造衛星受到了攻擊。

從人造衛星向下拍攝的照片，就在那個人造衛星把它反射出來再由美國國防部錄取，經過專家鑑定，指出它失敗的原因，原來激光最怕碰着飛雪，在該處冰原上空距離地面一萬呎到三萬呎之間，偏偏有一層極厚的飛雪，在空中施轉，並非降落地面，故此它一直都保留得很完整，作為保護高空激光侵入之用，因此之故，人造衛星射出來的激光就完全失效，沒有再進一步的辦法去擊敗空中的雪花陣，不必再行在高空發射激光了。

中央情報局獲悉這個珍貴的資料，於是推出原定計劃的第二步戰略，改由「無人駕駛的戰機」低飛到萬呎以下的空中，然後發射激光。

那種戰機是最簡單的一種，即使它被擊落，沒有多大的損失，不過，發射它的地點究竟在甚麼地方比較合理想呢？這個問題，不易解決，最後，決定在「阿拉斯加」的空軍基地起飛。

這種攻勢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敗，原因是無人駕駛的戰機必須度過白令海峽的上空，還要在蘇聯「堪察加空軍基地」的上空經過，才有機會抵達冰原的上空，不管美國派出去的戰機是否機上有人，到時會遭遇到地對空飛彈或空中飛彈襲擊，此外，還有可能被對方的戰機截擊，如果對方出動一百架戰機兜截，那一架無人駕駛的戰機絕對沒法突圍而出。

美國空軍當然知道無人駕駛的戰機很難闖入對方空軍基地上空而又不會被人發覺，只好把那一架飛機的體積縮細，可以稱做袖珍飛機了，它有如玩具，在空中飛行，而且要在大雷雨之夜出動，希望一擊即中。

大雷雨的晚上，雷達無法指得出在空中飛行的物體是甚麼，也不易指出準確的方位，這種氣候變化當然是對無人駕駛的戰機有利，可是，那一架戰機雖然闖入禁地，在空中飛行不遠，仍未進入西伯利亞冰原的上空，竟然莫名其妙的墜毀，從螢光幕顯示，它在飛行中突然失去控制，向地面撞擊，一撞就全機崩裂，火光以及爆裂聲一齊發生，轉瞬就火光熊熊，整架戰機粉碎。

不必解釋了，無人駕駛的戰機碰上了隱形光幕！

這種攻勢又再失敗，剩下來的一種攻勢，就是由水中潛艇發射飛彈，那種飛彈含有強烈的激光，一齊撞擊地面之上或者地面之下的冰宮，對方是無法制止的，這個主意實在不錯，可是，情報局長「奧倫多」向總統提出這個建議，却被總統申斥，說：「奧局長，美國有的是人才物力，怎會想出如此低劣的戰略呢？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核子潛艇一旦潛到蘇聯領海之內，它就可能受到襲擊，別說發射飛彈了，即使它拚了整整一船人的性命不要，冒險出擊，必要時冰宮同歸於盡，仍是不妙的，因為冰宮的準確地位，你們仍未獲悉，可能寃寃枉枉的令到潛艇爆炸，艇上的人死個清光，却又空無所獲，還是另想辦法吧，我的意思是找到冰宮的準確位置，再談其他。」

總統有權作最後決定，奧倫多只好告退。

當時他雖然一肚子悶氣，無話可說，離開總統府，他忽然眼睛一亮，認為總統所講的話亦有理由，他們只是憑着史格汀死前被俘虜的經過推算出西伯利亞冰原的某一處有一座冰宮，僅此而已，再去那個地方，所看見的只是一座假的冰宮，有如孩子砌成的沙屋，眞正的冰宮始終找不到，只是推想得到它深藏在冰原之下而已，展開任何一種猛烈的攻勢之前，先要清清楚楚的獲悉冰宮所在地。

跟着他的腦海中浮起了史格汀說過的情況，既然雷爾摩博士是冰宮的主人，把一百多頭受過嚴格訓練的北極熊代替活人或者機械人，作為冰宮的哨兵，為甚麼不想辦法使牠受傷呢？打死牠是沒用的，只是令到牠受傷，牠必然回到冰宮醫治，到時就可以確定冰宮的位置了，如此一想，他就興奮如狂。

他想定就做，把整個計劃通知莫斯科的海外情報局總部，由該地負責人派出三幾個有頭腦的特務殺手，帶了三叉，向冰原搜索白熊。

最重要的是這一點，那些人出動之前，一定要吃「定心丸」，表面上看，那些藥丸吃了就令到他們的神經鎭定，能够應付各種意想不到的變化，其實那些藥丸亦是秘密武器當中的一種，叫做生命丸，吃了它之後，毫無異狀，假如那個人一個月以致一年不死，在總部地下的巢穴內，有一盞紅色的小電燈泡，燈光仍然發亮，他一旦死去，燈光就熄了，同時在地圖上面

很清楚的題示，他喪生在甚麼地方，中央情報局認爲這個方法不錯，吩咐負責人必須施展這一招，否則，白白的派人送死，只是一個笑話。

太空穿梭機炸毀冰宮

莫斯科郊區的美國情報局總部，特務頭子「巴爾幹」，不單是敢作敢爲，他很有義氣，深受部下的愛戴，那天他接獲命令，立刻召集各人，開緊急會議，說：「我們即將派出四個人，以敢死隊姿態出現，帶了激光火箭和三叉，冒險潛入西伯利亞高原，先行跟北極熊交手，切勿殺牠，只能把牠刺傷，讓牠逃走，然後跟踪，一直追逐牠到任何一座白色建築物，發射激光火箭，可見它火光四起，就要沿着原路撤退，每一個人等於一小隊勇士，故此負責進行這個任務的人，必須頭腦靈活，智勇兼備，這一個任務可以表現我們的才智，十分重要，成功之後歸來的勇士，每人放假一個月，獎黃金百兩，你們當中那幾個人願意冒險出擊，替本隊人馬爭取最大的榮譽呢？」

一來這番話十分動聽，二來金子的誘惑很大，且有假期，到處遊玩，三來做了特務的人一直都想出擊，視死如歸，幾乎全體都是舉手的，只是受傷或者抱病在身的人沒有舉手。

「巴爾幹」很是感動，說：「你們全是勇士，我覺得十分光榮，既然全部人馬都想出動，只好抽簽決定了。」

他拿出一個竹筒，在竹筒之內放下一百枝竹籤，當衆揀了三十六枝竹籤出來，在六枝竹籤上面用刀割了一割，說：「你們一共有三十六個人想去，我增加兩個，原定只是四個，現時有六個人去，任何一個拔出的竹籤有刀割的痕跡，他就入選，三十六枝竹籤給三十六個人抽拔，必有六個人入選的了，採取這個方法決定去留，最爲公平，你們的意見如何？」

「好極了，老總的辦法眞妙！」三十多人齊聲讚美。

很快就選出六個人了，他們可以說是健兒中最突出的人，臨行的時候，「巴爾幹」分別叫他們用鮮奶或咖啡服一粒藥丸，說：「這種藥丸能夠增加你們的信心，生命力也增加一倍，碰上了最危險的場合，仍然有力量應付，比較平時鎮定得多，藥丸被吸收之後，藥力入血，留在身上各處肌肉，一年之內有效！」

說完，他親眼看見各人吃了藥丸，然後分別給以「激光火箭」，說：「由激光發射的一種光，碰上了甚麼東西，都可以使它爆炸，那是最新的激光，叫做爆炸光，它不是最新的武器了，反而截擊它的東西，值得重視，它並非別的東西，只是雪花，經過科學探討，大雪的一天，激光失效，後來知道這種秘密，既然激光碰上了有實質的東西就會爆炸，雪花雖然不是有實質的東西，仍是一種看得見的物質，當然有些阻碍，故此它可以使激光逐漸減弱，上次美國人造衞星放射的激光失效，就因爲對方利用人造的雪花擋住去路，雪花只能夠在空中飛飄，不會在離地七八呎的低空旋轉，故此我們決定用激光火箭掃射，它離地四呎，直趨終點，相信對方再也不能夠使用雪花去抵擋它了，只要你們很順利的刺傷北極熊，即可大功告成，言盡於此了，祝你們好運！」

那天的深夜，六個人分三組出動，黎明之前，已經越過莫斯科外圍的警戒綫，分途走向冰宮。

初時美國的海外情報局只是獲悉冰宮可能建築在冰原或者高原之上，後來，他們懂得它剛剛是冰原與平原的交界處，那個地方距離海岸以及距離最近的城市同樣的遠，不管敵人從那一個方向出擊都是很吃力的，且又必須經過兩晝夜的無人地帶，太過暴露，容易受擊，故此選擇那個位置，那時六個人分做三組出擊，每組有兩個人，互相照顧，人數太少，有機會避免冰原或草原的巡邏隊，抵達冰宮，那是很理想的，不過，他們始終不知道冰宮的眞正所在地，必須找到北極熊，把牠刺傷，那就有些困難了，可能在冰原走了幾天還沒有看見一隻北極熊，故此他們六個人都要帶三週的糧食。

發射激光火箭的長條形鐵筒，重三十五磅，把食物的重量加在一起計算起來，重達四十磅過外，還有一柄三叉，因此之故，他們越走越慢。

最先接近冰宮的一個特務殺手是「高柯」，身高六呎三吋，有力如虎，他跟同伴波比一起，沿着平原走，比較冰原更加暖和，在一個黃昏的時間，兩人碰上了北極熊。

高柯說：「前面有三頭北極熊，如果牠受過訓練，我們兩個人未必鬥得過牠，還是先行殺死一頭，然後各攻一頭。」

波比聽了，把背囊放置的激光火箭解下來，向最大的一頭北極熊瞄準。

剛剛瞄準，他就發射激光火箭，距離太近了，一條火噴射出來，即時穿過北極熊的身體。

北極熊很快死去，呻吟聲也沒有，那一條激光餘勢未盡，竟然向前飛射過去，不知道它會碰上了甚麼東西，最理想的是它力盡，在冰雪之內消失，假如它碰上了冰宮，就會發生極惡劣的後果，它未必能夠炸毀冰宮，可能使冰宮之內的人提高警惕，派人搜索，到時他們只有二人，寡不敵衆，因此他們看見激光遠去，感到後悔，直到北極熊怒吼一聲，直衝過來，他們如夢方覺，不再想別的事情了，集中精神應付。

首先向高柯襲擊的北極熊，絕對不會因爲同伴喪生，發生不安之感，攻勢十分凌厲，高柯知道牠一手抓下之際，極爲沉重，可能把三叉打扁，應該先行刺傷牠，再行決鬥，主意打定了，他就閃身走開，北極熊追上來，再度閃避，有機可乘，一叉刺去。

那一柄鐵叉的尖端特別長，鋒利如劍，插入北極熊的體內，沒法拔出來，牠已經轉身出擊，高柯只好走開，避過牠兩次瘋狂襲擊，然後滾過去拔叉。

他傾全力拔出三叉，一股鮮紅的血從牠的傷口噴出來，北極熊十分巨大，根本上就是欠缺靈活，牠越來越加笨鈍了，幾次撲攻失敗，坐下來喘息。

牠的傷口仍在冒血。

高柯認爲有機可乘，閃電出擊，手中的三叉一挺，向對方的胸膛刺去。

果然不出所料，北極熊兩隻手一齊伸高，整個身體站起來，向他打下去，前臂剛剛搭在三叉左右兩邊，咽喉被中央伸出去的尖刺插進去。

他用力太猛，那一頭北極熊突然哀鳴一聲，倒地打滾，喉部噴血，顯然是沒法活下去了，他看在眼裏，大吃一驚，趕快對同伴波比說：「剩下的一頭北極熊，我們趕快合力圍攻！」

他即說即做，因爲兩個人的手上都有三叉，很容易辦得到，把最後的一頭北極熊刺傷，却又不至於把牠殺死。

那一頭北極熊受了傷，兩人遠遠的避開，只見牠向死去的同伴走過去，嗅嗅屍體，掙扎着向另外一個方向走去。

牠的姿勢不再是奔跑，只是逐步爬行，一步又一步，相當吃力。

兩人喜出望外，以爲這一次能夠達到目的，直搗虎穴，可是，北極熊走了一程，抵達冰宮守衞射程所及之處，守衞用望遠鏡看到牠的時候，發覺牠背後另有兩人，握着三叉，還有火箭噴射器，立刻報告「雷爾摩博士」，博士下令處決，他們兩人變成了射擊的槍靶。

當時冰天雪地，甚麼屹立的東西都沒有在視綫中出現，他們二人當然沒法防範的了，很快就被爆炸性的子彈射中，整個身體化作蝴蝶碎，飛上空中，不明不白的喪生。

兩人死去，他們出擊之前吃了的一粒藥丸，發揮作用，莫斯科總部巢穴之內的一盞紅燈熄滅，指示冰宮的準確位置，兩人雖然沒生還，總算達成任務。

剩下來的四個人也是紅燈熄滅的，顯然是他們死光了，冰宮的準確位置在三種不同地方紅燈熄滅的中間。

找到了冰宮的準確位置，事情就好辦得多了，中央情報局長「奧倫多」立刻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派出更多的捕鯨船，派出大批人馬，分別從幾處地方登陸，向冰宮偷襲。

這回出動海軍陸戰隊，聲勢浩大，照他們推想，那一場戰鬥必然是美軍方面佔上風。

這一次偷襲還有戰機掩護，出動的海軍陸戰隊，達到三百人，照形勢推想，他們是有壓倒性的優勢了，殊不料對手太過强，再度使用美軍做夢也想不到的秘密武器。

當時三百個海軍陸戰隊離開僞裝的捕鯨船的特種炮艇，浩浩蕩蕩，殺奔西伯利亞冰原，他們利用登陸艇登岸，沒有遭遇到任何一種困難，他們使用吉普車疾駛向冰宮去，也是很安全的，預算在夜間出動，配合戰機，黎明或上午七八點鐘就可以抵達冰宮，一切進行順利，到了開始看見陽光之際，同時看見空中出現戰機，喜出望外，更加令到他們興奮的還是那一座冰宮。

它屹立在冰原之上，十分出色，像一幅畫那麼美麗，戰士當中還有人用攝影機替它拍照！

戰機再度逼近。

突然，不知道從甚麼地方吹起的一陣旋風，十分犀利，有如個巨大的氣流，一下子就把空中飛行而未展開攻勢的戰機捲去，跟着它以雷霆萬鈞的姿態，把地面看得見的軍隊以及吉普車捲到上空中，離地一千呎，然後罷手，人和車以及車上的武器從高空跌落，所有人都是粉身碎骨的了，吉普車、大炮、戰機，都是含有炸藥的，跌落冰原也會爆炸，一連串的爆炸聲發生，只是一小時之內，甚麼聲响都沒有，全部消失了，剩下來的只是殘骸。

這一次偷襲是總統批准的，但是可惜全軍盡墨，不單是中央情報局長奧倫多傷心，總統也覺得顏面無光，立卽召集最高層的人士開會，經過七小時的密商，終於展開一次史無前例的攻勢，實行用穿梭機出擊。

穿梭機只是「太空巴士」，能够多次飛到太空又再降落地球，機內沒有武器，有的只是三個太空人，他們在機上一舉一動都可以透過無綫電傳眞的方式使地球上面各處有電視的觀衆看得見，利用它携帶五百磅重犀利的炸藥，配合爆炸激光，俯衝而下，相信冰宮必然抵擋不住，這一招並非挑戰，倘若它成功，只是說太空穿梭機在降落地面的時候失去控制，不會因此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

美國太空總署也同意這樣做，還指示他們如何在拍攝太空人在太空艙內的生活鏡頭之際，如何瞞過蘇聯。

這種安排是很有技巧的，拍攝太空人在太空艙內做健身運動時，背景是後半截的太空艙，那些炸藥以及激光噴射器放在前半截的太空艙，跟着移動鏡頭，拍攝前半截的太空艙了，攝景之前，各種不能夠入鏡的東西已經移到太空艙的後半截了，那些鏡頭在電視的螢光幕出現，就使人看了發生一個虛構的幻想，以爲太空艙內只有太空人以及一些用以駕駛的機件，因此之故，突然宣佈太空穿梭機失去控制，必須緊急降落時，沒有一個人懷疑它的降落地面是冰宮。

在冰宮之內的雷爾摩博士也是沒有防範的，他一旦發覺太空穿梭機在蘇聯西伯利亞上空下降，覺得有問題，趕快啓用旋風氣流擋格，已經遲了，因爲太空穿梭機降落到離地萬呎之下，才使用爆炸激光，拋出炸藥，已經越過空中的雪花陣，到了氣流把它捲住，帶到另外一處空中擲下，太空穿梭機以及太空人雖然跌得粉碎，無堅不摧的超級炸藥以及爆炸激光都發揮作用，不會消失，它透過地面直達地下二百呎深的冰宮核心，每到一處便即爆炸，超級炸藥更加厲害，在地面的冰層已經爆炸了，炸力直達冰層之下三百呎，爆炸的範圍是直徑五百哩，當然是一連串的爆炸聲震撼天地了，追踪太空穿梭機的電視拍攝鏡頭，十分精彩，所有電視觀衆都看見那一場大火以及聽到驚心動魄的爆炸聲，極少人知道它爆炸的是冰宮！

可能威脅美國安危的秘密武器「熱浪攻勢」，隨風而逝，以三個太空人的生命換取勝利，十多個邪惡的蘇聯科學家也跟隨太空人一起喪生，包括最邪惡的「雷爾摩博士」在內。這是美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最大暗襲勝利。

（完）

湖海恩仇錄

金玉明·文
可飛·圖

湖海雙英

(一)



蘇杭烟水路　騎鶴下揚州

是兩個年輕人，穿着同一顏色和相同式樣的練功勁衣，同時挺胸站在「泰山」觀日峯頂，面對着一跳一躍騰升不已的光霞萬道遠出海天邊沿的金輪，四隻眼睛霎都不霎！

他！高大魁偉，方正，坦誠，有一種萬般引誘不能奪毁志願的堅忍毅力，更能快樂而內含的收斂着他的精神和智慧，但往往作些看來蠢笨的事。

他！略矮一些，強壯粗獷而精悍，狡猾，多謀，心思細密而玲瓏，十分任性，也十分堅毅，英俊而聰明，討人喜歡，只是雙目鋒光過露，使人看上去有些畏懼不安。

他們是師兄弟，也是盟兄弟，眞要講究起來，多少他們還有點親戚關係，只是遠了些兒。

不知道該說這是機緣，抑或是前世的寃孽之緣，他倆偏偏同時被當代武林至尊的「劍老人」看中收爲門下。

盟兄順理的變作師兄，盟弟自亦成了師弟。

師兄叫隋光華，字揚威，這名字十分剛強，不大像他本人的性格。

師弟叫杜鵬程，號萬里，恰合本人的心性及抱負。

他們有許多相同的地方，譬如是同鎭同一村莊的同鄉，同無家業，又同是身受刀兵戰禍痛失一切的可憐孤兒。

也正因爲這些原故，劍老人在兵荒馬亂的當兒，救他們到這山明水秀俗子難通的「泰山」峯頂，傳授給他們文章，知識，和作人的大道理，及罕絕人間的武技神功！

上山時，一個八歲，一個七齡，現在已是二十和十九的英挺少年了。

劍老人在去年就曾說過，當他們能够面對旭日騰升，光芒萬道，千變幻化的各種彩色，並能分別清楚的時候，就會傳授他們每人一種天下無敵的劍法，接着就是「曲終人散時」，師徒便要你東我西他奔南，各走各的了。

今天，作師弟的杜鵬程杜萬里，首先分清楚了旭日光色，已蒙劍老人親授過一招奇妙劍法，十分高興的去整理行裝。

仲走了，連夜走了，劍老人只吩咐他三件事，一是今後行道江湖，創業立身，不得和師兄聯手！其二，如果已經施展那招劍法殺過人，不論對方是惡人抑或是好人，就不能再提他是劍老人的弟子！第三，遇事說過就要作到！

然後給了他十两紋銀，揮揮手師徒離別，好像了脫一件衣服似的冷淡。

隋光華次日絕早，依然挺立峯頂靜觀日出，劍老人突然出現在他的身後，長長壽眉和雪白銀髯順風拂動，極目遠處平靜的問道：「爲什麼？」

簡單的三個字，似乎包含了許許多多的心意。

隋光華轉身肅立道：「弟子家園早毁

，希望能多陪恩師一些日子。」

劍老人微笑道：「可惜萬里就沒想到這些。」

隋光華誠摯的答道：「師尊才華蓋世，胸羅萬象，也許早已看出弟子心意，故意成全。」

劍老人神色突轉肅穆，搖頭道：「希望如此，只怕是看錯了。」

說着身邊取出十兩紋銀，遞交隋光華道：「半個月前，你已經獲得我最後的傳授，如今已應該走了，去看看這整個世界，經歷一下悲觀人生，去吧。」

劍老人揮手轉身，走進住處，等隋光華追到屋中，那裏還有老人的踪影。

× × ×

他站在舊日家園的門前，神情雖是平靜的近乎呆板，內心却如海嘯巨浪似的澎湃。

如果沒有那兩顆大棗樹，如果棗樹幹上仍然沒存有他幼時刀刻的圖案，他是沒有辦法認出面前的朱紅大門，却正是幼時生長的地方。

他已不知站了多久，直到朱紅大門倏然四開，呆板的神情才恢復了自然。

朱門內，走出一位岸然老者，上下打量過他後，含笑道：「年輕人，可是找朋友？」

他微微一搖頭，臉上掠過一絲別人難以理解的苦笑，轉身大步遠去。

雖說「白駒過隙」光陰似箭，但十二年總不是短暫的日子，他記憶猶新，白衣白甲白馬白旗的「吳」家大軍，據說是爲「前明」服孝，自遙遠的京城方面，直追那散沙般潮湧似的「闖賊」殘兵，橫掃過全縣城境，於是他的家人遭到了「池魚」之殃。

他已無法記憶清楚，父母究竟是慘死賊兵之手，抑或被吳家軍有心的錯殺，不過他對胞妹躲進柴房，胞姊被一名兇悍黑衣大漢抱走，自己躲進「狗窩」的事，却現影面前，永難忘記！

有什麼用呢？死去的已難追回，活着的仍須活下去，好好的活下去，他莫名的吐出一口悶氣，步履快了，走離開他生長的故鄉，並且越走越遠，那一年他才能重返，他沒有想過，雖說是「故鄉好」，但對一個已無親友何異陌路的孤子來說，實在不知「故鄉」好在那裏！

落葉歸根，那裏又是他的「根」呢？

× × ×

杜萬里是有目的地的，他從劍老人的言談，教示，書籍中，早已嚮往江南的文物和繁華，那什麼「蘇杭烟水路」囉，「騎鶴下揚州」囉，他發誓要一一經歷而方休。

他的心性和想法，在在不同於師兄隋光華，因此他故鄉雖在必經路上，他却像「大禹」一樣，過門而不入。

其實這也是他聰明的地方，事隔十二年，昔日舊家園，今朝換新主，去了又能如何？只是空惹滿腹惆悵悲傷。

何況他不像隋光華那樣，一家人的遭遇奇慘，他雖是孤兒，父母家人死於病患，再加上那時年方四歲，能追憶的兒時事物不多，自然感懷也很淡。

身邊那十兩紋銀，當然算不得多，可已足够他乘船過江然後車達「金陵」。

金陵並不是他目的地方，不過他這位「過客」，已決定要「過的」有聲有色名利雙收。

他想過很久，是脚踏實地一步一個步痕的創番事業出來，抑或是走捷徑施狡獪成名成業。

他舉目無親，兩眼烏黑，一個孤零丁的外鄉人，要創番事業，豈非痴人說夢？能！有兩個可能，人要運氣來的，就許捧個觔斗跌到沒主的「金窟窿」裏，不過這個可能太過渺茫，另外那要仗恃點兒什麼才行，也偏偏就有足可仗恃的東西——一身奇異的絕頂武技。

當也到達金陵的當天，只用了一個下午的工夫，已經把金陵城某些事物弄個清楚，於是他很快的決定好的方策，一個只要遇上機會，保能一舉成名，震驚金陵城的方策。

「夫子廟」是金陵城的一大特色，誇耀這特色的當地人，當然是只見到它那好的一面，特別攻擊這特色的，極可能對它壞的一面太過厭惡。

說老實話，「夫子廟」沒惹着誰，只是因爲某個時代的某位勢力人物，存有絕非善意的把這個地方劃成了「特殊」的區域，於是才變作龍蛇混雜藏汚納穢的黑暗地方。

在這裏，可說三教九流五花八門應有盡有，眞眞假假的翻新着日新月異的人吃人的各種把戲。

那入夜香傳十里，笙歌達旦，金陵城最有名的「銷金窟」，夫子廟分庭抗禮的「天香院」和「玉女園」，就在此地，並且互隔不足十丈。

杜萬里打聽得十分清楚和仔細，「天香院」的眞正東主，並非是人人知道「么丁」「二四」（牌九中的至尊）夫婦，而是一跺脚四城顫的「佟九太爺」。

佟九太爺來頭大，據說和當年「多爾袞」同父異母兄弟，官封「征南大將軍」的「博洛」走的很近，目下雖無正當官職，事實上包括了當地總督和巡撫大人，全對佟九太爺恭敬客氣。

「玉女園」的東家，是個道道地地的俏娘子，沒背景，沒官勢，妙的是眞遇上和「天香院」交涉的事情，佟九太爺往往讓退一步，九太爺說的好，對一個婦人家，怎能趕盡殺絕！

杜萬里來的巧，正趕上一場火爆事，「天香院」買的一位姑娘，聽說是受不了「么丁」那條狠毒母狗的虐待，竟逃進了「玉女園」，「么丁」叫她那烏龜丈夫「二四」帶人向「玉女園」要人，「玉女園」的程大姑說的好，要人不給，若是討還那姑娘的身價銀子，「玉女園」可以代付，並且聲明純出惻忍之心，事後要送那姑娘回鄉，絕不留在「玉女園」中。

按說是件小事，說開了也不會怎樣，偏偏「二四」不會講話，程大姑脾性又烈，事弄僵了，竟打作一堆，「二四」的頭開了花，帶去的人掛了彩，「么丁」氣由橫裏來，放出話去，限時三天，程大姑要親自押人送來，並且擺酒道歉，否則就要叫「玉女園」三個字，在金陵城中除了名呢！

話擠話，程大姑也叵了口風，話只三個字：「等着瞧！」

杜萬里到的那天，正是第一天。

「么丁」為了臉面，找上了九太爺，佟九太爺叫人去了「玉女園」，請程大姑看他的老面子，先放人平事，程大姑一口拒絕了，她說的好，「么丁」狂言沒揚出去的時候，有佟九爺一句話，可以滿天雲霧散，就算皇帝老子下聖旨，她程大姑也是一百二十個不賣賬！

佟九太爺得報，不火也得火，不氣也得氣，叫人又傳過一句話去，說程大姑不知好歹，三天時限前，送人叵來一切算了，否則後果要程大姑自己負責！

這次程大姑的答覆更妙，硬生生把傳話人的嘴巴，打腫成個「豬屁股」！

× × ×

平日傍晚時候，「夫子廟」往來的人就多，今夜更多了好幾倍！

全聽說了，今夜一過初更，三天送人回「天香院」的時限就到了，一過時限，樂子來啦，不是「玉女園」除名，就是「天香院」垮掉，也是百年不遇的熱鬧，誰能不來看個究竟。

看！「天香院」和平日一樣，不！比平日還熱鬧幾倍，好事人，尋芳客，幸災樂禍的朋友們，全因為佟九爺今夜親自出馬，看好「天香院」，於是乎「瞧熱鬧別惹上霉氣」，都去了「天香院」。

有愛張三的，就有喜歡李四的，「玉女園」是比平日清閒了些，不過人也不少，門口更多站了兩個大漢，帮着龜奴來肅客照料。

沒見佟九太爺的影子，沒見程大姑何在，主事的都够份，單說這從容勁兒，就全不含糊。

離二更天不遠了，杜萬里大踏步走進了「玉女園」，不知道他用的是什麼方法，竟能被人引見了程大姑，更不知他和程大姑低低地說了些什麼，程大姑竟然含着媚笑直點頭。

二更了！正二更！

眞叫怪得嚇人，平日喧嘩震天的「夫子廟」區，在二更鼓後，突然的靜了下來，幾乎靜到大喘氣全聽到的聲音。

世上當然有不愛看熱鬧的人，夫子廟區當然也有做自己生意要緊的人，無奈客人們全往「天香院」和「玉女園」間隔着的十丈空場四外擠，你又怎麼作得成生意？全沒了生意，不愛熱鬧又幹嗎？這是夫子廟突然寂靜下來的原因。

最先出現的是「二四」，他身旁左右，有四名打手樣兒的大漢，他站在尚距「玉女園」五丈地方，揚聲大喊道：「送人回來的時限到了，程大姑，妳還不出來答話？」

程大姑搖擺着柳腰出來啦，她身前兩名大漢高挑着竹燈籠，她身後也有一人，這人正好被程大姑遮住燈影，看不清楚模樣。

程大姑站在「二四」對面六尺地方，以輕視的眼光淡掃了他一眼，冷冷地說道：「二四，你把自己的身份先摸個清楚，今天是『玉女園』、『天香院』兩家的東主談事情，了是非，不是『大茶壺』迎賓客，你怎麼來的，給我怎麼請回去，換佟九來答對。」

九太爺成了佟九，懂行的全由這個稱呼中，聽出今夜已是絕難兩全的局面！

不用「二四」吹鬍子瞪眼，一聲冷笑由「天香院」門傳到，接着數十壯漢高挑着數十盞燈籠，擁簇着一個年已古稀的高大老者，緩步兒走近。

「二四」才待躬身向老者告陳什麼，老者手一揮道：「雖說賤婢她話太過份，但你也眞眞的無用，還不滾回去！」

「二四」可是屁巴沒敢放一個，滾將回去。

老者的魁偉，赤紅臉，白鬍子，頭已禿禿，目灼灼，迫視着程大姑道：「賤婢，佟九二字也是妳敢叫的？」

程大姑才待接話，在她背後的那人已不慌不忙的開口道：「大姑，妳可也不是正主兒，退下來去照應生意吧！」

程大姑眞乖巧，應一聲轉身就走，回到「玉女園」。

人影閃，竹燈籠下走出來了杜萬里，他乍一露面，佟九就心中一懍，殘眉不由緊緊鎖起。

杜萬里不容佟九開口，一聲冷哂道：「佟九，你是什麼身份？王孫公子？就算你是，但當你幹了『天香院』這門行道的東家時，你該是個什麼東西，似乎心裏有數才對，大姑叫你聲佟九，並不辱沒你，怎麼，你不叫佟九難道還是『佟十』？」

佟九身後數十大漢全怒喝起來，杜萬里不屑的頭一扭斜看星月。

佟九制止住手下，沉聲對杜萬里道：「你是個幹什麼的，報名！」

「杜萬里，杜甫的杜，木土杜，鵬程萬里的萬里，你是個幹甚麼的佟九，杜某也就是個幹甚麼的！」

這番話叵的生硬，使佟九難以答話和下台。

佟九手下，再次叫囂，佟九倏地轉身怒瞪着衆手下，並暗以手式通知五七個好手準備。

然後才再次打量過杜萬里道：「你是『玉女園』的東主？」

杜萬里答話巧絕，道：「杜某祖上沒這麼好的風水……」

佟九接話够快，叱道：「既非東主，出的什麼頭？」

「杜某話沒說完，在二更前一刻的時候，杜某才成了『玉女園』的東主，所以絕對有權出來！」

「姓杜的，只怕你這東主，不是在花銀子買的吧？」

「不錯，分文未用！」

「年輕的，老夫只怕你這東主，在事了之後，將又被踢出門外！」

「你說對了一半，大姑是要我永遠留下，而我却堅決只留三天！」

佟九幾乎被杜萬里氣得吐血，杜萬里的話，是明說專為打這場不平出頭來的，在金陵，竟有人敢故意和自己過不去，這回老臉眞丟到了家。

佟九氣歸氣恨歸恨，心裏可明白，對方既敢伸手攬了這場事，就絕對不是盞省油燈，必須妥善應付。

如果是在「桌面上」，他佟九眞從心裏願意悄悄的低低頭，把事擺平，因為他着實摸不清對手的來路，和武技及一切的深淺，但是現在面當計數不清的鄉親，別說低頭，稍稍答話不够紮穩硬朗，今後就別打算再在金陵城混。

他很快的想過了得失利害，哈哈笑道：「好樣兒的，這才叫作英雄，老夫佩服你這種人物，杜小哥，來！衝着你，先把要人送人的事往後挪挪，不嫌棄的話，請到『天香院』坐上片刻，老夫敬上你杯水酒，然後咱們橋歸橋路歸路，該打就打，該和則和，如何！」

這些場面話，換別個早就順梯子下房來，落個「兩好」，偏偏杜萬里他不吃這一套。

其實杜萬里未必不吃這套，可惜他乍行江湖，很多話和事，看法和內行人不同，於是頭一搖冷冷地說道：「佟九，咱們可是敵對，本性不同，永遠交不成朋友，你的酒留給別人喝吧，咱們還是快刀斬亂蔴，馬上把『小珍』的事解決掉！」

「小珍」正是那名可憐姑娘，程大姑曾經給杜萬里引見過。

佟九弄了個灰頭土臉，心一橫，不再作別的打算，眼一瞪厲聲道：「杜小兒，老夫只是看你够個樣兒，起了個愛才心意，你既不識好歹，說吧，『小珍』的事你打算怎麼了？」

「簡單！」杜萬里不慌不忙的說道：「杜某全問清楚了，你們是半買半騙半帶威脅的，以二十兩銀子，從她那個混蛋叔叔手裏搶來的，一句話，原價由程大姑拿出來，『小珍』的身契用火燒掉，杜某會陪她回家，怎樣？」

「作你的大頭夢！」佟九怒叱道：「賣身契上寫明兩百兩，你們想要人可以，外加五十兩損失，人就歸你們！」

「不呢？」杜萬里以半嘲的冷笑，看着佟九靜待答覆！

佟九一咬牙，沉聲道：「不的話，路有兩條，一條是稟官處理，再一條就是你拿出點什麼來給咱九太爺瞧瞧！」

杜萬里不動肝火，道：「佟九，聽說你在金陵是號人物，這種慘無人道的事，如果經官，只怕你不大喜歡吧？」

佟九以一聲冷哼當作回答，杜萬里話聲提高，神色也漸轉肅穆，道：「我們走第二條路吧，不過杜某聲明在前，動上手是生死事，死傷認命，莫怪杜某話沒有說清！」

佟九嘿嘿兩聲道：「這個放心，光棍打光棍，一頓還一頓，日子長遠得很！你說對不？」

杜萬里眞叫得理不饒人，臉一冷如同寒冰，道：「不對，杜某行事，是事了則了，誰若事後再沒個完，杜某決不會叫他再活下去！」

他話聲乍落，驀地一人暴聲吼道：「他娘的，老子這就叫你去死！」

話聲到，人已撲臨杜萬里，這人一縱丈八，自佟九背後直撲而前，疾如星火，怪的是這人雙手互抱左右臂，像是要把杜萬里硬硬撞倒，而非出手絕招欲置杜萬里於死地。

飛撲過去的身軀，已撞臨杜萬里前胸二尺，杜萬里眼皮全沒抬，就當這人是紙紮的假玩意兒似的。

這人大喜，佟九却愁眉緊鎖一處，在佟九所率高手中，也只有佟九本人看出這名暴襲杜萬里的手下，無異撲火飛蛾，自尋死路，有心示警，無奈已遲，佟九索興閉上了眼睛。

就在佟九剛剛閉上眼睛的刹那，撲擊者倏地雙手一分，多了兩柄鋒利雪亮的匕首，電掣般刺向杜萬里的右胸左肋！

杜萬里依舊沒抬眼皮，但他左手突地伸出，不知是何招式，竟從看來毫無空隙的鋒利匕刄間穿過，一挺一收，非但撲擊者轉了個身，脖頸被杜萬里右手緊緊揑住，兩柄匕首也同時到了杜萬里左手掌中！

杜萬里雙目中陡地射出寒光，沉聲對佟九道：「只因主腦人物是你，只因你我尚未約妥動手的條件，所以這個東西命大我不殺他，不過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現在你接人！」

撲擊之人隨聲橫裏飛起，正從佟九頭頂上砸下，佟九不能不接，人是接到手了，自己却被震的一連退了五大步。

佟九在放落這名冒失撲擊杜萬里的手下時，已知今夜只能訂盟城下而無法一戰了！

佟九雖然是個人物，只可惜「英雄不復當年」，天下萬物，越老越是值錢，這就是「古董」的來源，但是惟有人這個動物，假如老不死已有萬年，自當別論，否則只要有口氣，是越老越窩囊，越老越討人嫌！

何況佟九當年也不過是武林中的二流人物，混到今天，仗的是官勢，恃的是金銀，要和當代至尊劍老人的門下較技，那麼說話是「螳臂擋車」，勇則勇矣，就是太過自不量力。

承接「飛人」，頓知厲害，佟九想出下台的法門，面色一正，雙拳一抱道：「杜朋友，請報貴名師承。」

佟九功夫技藝固然是不怎麼樣，眼皮子可雜，他自信杜萬里如果說出師承，總能拉上些兒關係，如此就順風順水駛穩船，寃家變朋友，皆大歡喜。

怎奈杜萬里第一是不懂這些竅門，第二他就為了「一舉成名」來的，所以聞言一聲嗤笑道：「佟九，你不過是一個大城鎭的惡霸土豪一流，而杜某恩師却有俠中哲聖般的人物！說出來你也不會知道，何況今夜是『了事』來的，提這些多餘而無用！」

佟九現在認命了，猛一跺脚道：「好，你想怎麼辦呢？」

「笑話了！佟九，題目是你出的，路也是你早劃好的，當着幾千鄉親，佟九，你是該怎麼講的怎麼辦才對！」

「成，一對一，老夫和你，請！」

「且慢，杜某人一向不打有頭無尾的架，說明白，輸的如何，贏又怎樣？」

「姓杜的，由你說。」

「杜某若是輸了，不但把『小珍』姑娘送過『天香院』，『玉女園』也立刻歇業，至於杜某這個人，任由佟九你殺剮存留，佟九，該你說幾句了！」

話趕話，事擠事，佟九裝不成歪種，緊咬牙，硬着頭皮道：「佟某輸了，不再過問『小珍』這件事，並且一跺脚離開金陵城！」

有人在暗中笑了，笑的不止一個人，聲音可就很清楚的傳入當事兩人的耳中，只聽雙方有關「輸」的承諾，就能掂出來佟九的份量！

杜萬里不是「行家」，更不是爲搶夫子廟這「碼頭」而來的，所以他明知佟九雄心已失，避重就輕，也不再趕盡殺絕，坦然的揚聲說道：「君子一言，就這樣說定！」

也的豪氣和磊落，在無形中已換取到圍觀人羣的讚佩，這是他沒有想到的。

佟九話已說出口去，當然是想盡方法來換得勝利，遂沉聲道：「動手的規矩該如何？」

杜萬里毫不經心的說道：「聽你的，怎麼說怎麼好！」

佟九暗中一喜，道：「凡屬武技方面的，全能用，讚成！」

「一句話，你怎麼說就怎麼好！」

一切既皆談好，就剩下動手較搏了，再次商量，以百招爲限，過限未分勝負爲和，和時再訂後約。

燈籠火把又添多了百十盞，以五丈圓圈兒插挑着，圓圈中是動手的場地，場地上亮如白晝，草已拔除，碎石檢淨，可以說絕對再沒有碍及手脚的東西。

佟九立於東，而對西方的杜萬里，杜萬里長衫全沒脫，從容挺立，含笑看着佟九。

佟九是換上了勁衣，背後雙刄，腰圍牛皮三寸寬帶，帶插二十一柄雙鋒「柳葉刀」，右肋懸囊，囊藏三十二粒「火霹靂」，是江湖上名列第三的歹毒暗器。

杜萬里含笑頻頻的搖着頭，這對佟九也是一種侮辱，但是佟九看清杜萬里寸鐵未帶時，老臉也不由發個紅。

這時，程大姑竟陪着「小珍」出現在「人叢」中，小珍捧着一柄劍，程大姑緊跟在她後面，去到杜萬里的面前。

杜萬里劍眉一皺，未及開口，小珍已遞劍胸前道：「公子請佩上這柄劍。」

杜萬里冷冷地一哂，說道：「妳那裏來的劍？」

程大姑接口道：「是一年前有位客人押留下來的，始終沒人動過，那位客人說，這柄劍十分鋒利！」

杜萬里一聲冷笑道：「那人如果是個劍士，留劍等於留下他自己的命，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那人絕非劍士，若非劍士而斷言此劍鋒利，其鋒利的眞象不問可知，我不用！」

程大姑沒再多說，向小珍一點頭，小珍將劍插在杜萬里身右三尺的地上，道：「公子如果能用上的話，順手可取，爲了賤妾，使公子置身險厄，已非空言可表賤妾心意，盼公子珍重。」

話罷，和程大姑在千目注視下，回轉「玉女園」，她倆並不停步，大概已沒有看熱鬧的心情了。

劍在三尺外，杜萬里由不得瞥望一眼，一瞥之下，心中一動，那古斑劍鞘和「吞口」正中鑲嵌的那粒「丹珠」，使他記起恩師所說的一柄「怪劍」！

他本想取起劍來出鞘一看，可巧這時佟九已準備妥當揚聲喝問何時動手，他遂暫止所念，也揚聲答覆即刻較搏！

佟九隨聲一閃而到，掌中已撤出背後一對「子母閃電刀」，杜萬里突然哈哈笑了，道：「原來，你就是吳三桂昔日帳下的八衞之首，人稱『陰魂絕刀』的佟天九呀！」

佟九聞聲色變，暴退五步，他自從相隨吳三桂直追闖賊匪兵！結識「博洛」，留駐金陵一帆風順，後至告老存勢，人呼九太爺而不名，到今天還是第一次有人提及他的姓名出身。

他退，杜萬里突然冷下臉來大步逼上，邊走邊道：「當年你正是吳三桂的先鋒軍，領率八衞及千名白衣兵，沒追上李闖，却血洗了『泰安』，『三姓村』中五百戶人家，落得個片瓦無存十室九空，佟天九，你的報應到了。」

「了」字出口，人已伸手拍到佟天九的胸口，佟天九自乍聞多年不用的名字，卽知不對，閃電刀交馳剷劃，化作一輪刀山捲向杜萬里！

杜萬里冷哂聲中，身形倏失，佟天九和他那名暴擊不成的手下一樣，祇一招就落在杜萬里手中，並且也是後脖頸被緊緊捏住了，一動難動！

杜萬里面色寒如秋月，手指用力，佟天九窒息將死，「二四」突然狂奔而前，邊跑邊道：「杜爺抬貴手，你贏了，這場較搏你贏了。」

杜萬里從沒殺過人，連對陣較搏這也是第一遭，「二四」狂喊，使他憶及恩師諭示，牙一咬，把佟天九拋將出去，順勢凌虛出指，點破了佟天九的眞氣，冷哼一聲轉身而回「玉女園」，詎料佟天九一干手下，見已救下佟天九，竟一擁而前，並紛紛打出歹毒暗器，杜萬里正走到插於地上的劍前，一聲清嘯，人劍起空，電閃飛馳，一旋而落，地上平添四十八條手臂！

× × ×

佟天九走了，離開了金陵城，走前率領着二、三兩代的門人，計五百四十四名，和仰仗佟天九或他門下維護而討生活的大小營生的負責人，共百二十九位，親自封了「天香院」的大門，轉到「玉女園」去向杜萬里辭行！

老狐狸的這一招，叫杜萬里幾幾乎手足失措，難以應付。

虧了程大姑，擺上酒，談風月，聽笙歌，不及其他。

酒殘人當散，佟天九當衆放落幾句話，金陵城有杜萬里杜大俠在一天，凡屬佟天九派系中的人物，遵約守己安份一天。

杜萬里業已因爲一劍斬落四十八隻手臂的劍術，獲得了「無敵一劍」的美稱，佟天九請杜萬里珍重，珍重一切，然後佟天九不帶金陵城的半分銀錢物件，飛騎出城而去。

是歡欣，也許是心頭另有其他積壓的東西，杜萬里在佟天九去後，歡飲大醉。

醉後夢，興雲雨，似幻實眞，一驚而醒，小珍赤裸裸偎依甜睡，潔白床上，落紅點點，杜萬里突然長大了，喜悅多過不安，重入夢境。

一連三天，是他和小珍這一生最難忘也是最幸福的日子，他已是天下聞名的英雄，光芒萬丈，似乎一座小小的金陵城，一個本是俗賤薄命的女人，因他方始脫身

魔掌的小珍，已難留下他的俠駕，何況他早已說過，在金陵他只留三天。

他決定次日清早就動手，先去杭州，後到蘇州，揚州是最後的一站。

夜宴開始，程大姑仗胆問及杜萬里，將何以安排小珍。

杜萬里搖着頭，他沒有決策，不過他不說得明白，對成家的事，從沒想到過，也無法帶着小珍遨遊天下，他請程大姑帮忙，給小珍幾百兩銀子，送回來處。

程大姑只暗示了一件事，萬一在杜萬里走後，佟天九重返金陵，那該怎麼辦。

杜萬里若無其事的告訴程大姑說，當眞這樣，又當眞佟天九敢對「玉女園」加以報復的話，他會再回來，那時一定會把佟天九斬成碎肉。

程大姑懊悔了，她懊悔輕易的接納下杜萬里，更懊悔平空把個清白的小珍，送落深淵。

她幹的雖也說是「江湖行道」，但總不是親歷過江湖刀口，她只當有個小珍，有座「玉女園」，有已經獲得的威名，和「玉女園」三分之一的東主，已是可使杜萬里安適而愉快的留下來，不僅是留下來鎭壓金陵城屬於佟天九帮派的那些牛鬼蛇神，並且能獨創另一個世面，但是她料錯了事和人，不止斷送了小珍的一生，也斷送了她自己和「玉女園」，似這般生死大事，她更作了試探，換得的却是杜萬里狠狠的一句「空話」。

本就是素昧生平，本來是突然相逢，程大姑說不出杜萬里有什麼不對，只好苦在心頭笑在面上，暗地裏思忖着當杜萬里走後，該怎樣應付的辦法。

× × ×

杜萬里走了，像他突然變作一代大劍客大英雄般，在誰全沒有發覺的當兒，他遠離了金陵。

沒有一句交待給小珍的話，也沒取程大姑送他的千兩黃金，他怎樣出現在金陵城的，又怎樣的離去。

說他像一陣「龍捲風」似的橫掃過金陵城，並不爲過，因爲他使得多人失去了些什麼，而自己却沒多添什麼！

程大姑斜坐在太師椅上，手托着香腮，面對着一臉愁雲胸無世故的小珍，直搖頭。

桌子上，仍然放置着那千兩黃金，程大姑嘆口氣，手一推閃着金光的顆顆元寶道：「他不要算妳的了，小珍，拿走它，妳也走，走的越遠越好。」

小珍雖然一臉愁雲，態度神色却無比的堅決，道：「不是我的東西，我不能要，也不能走。」

「傻妹妹，可知道佟天九就快會回來？可知道他回來第一件事，要辦的是什麼事？」

「知道，現在已經沒有關係了！」

這話也只有程大姑懂，這話也只有程大姑聽了又悔又愧羞紅了臉。

小珍拉住程大姑的手，那種誠摯和坦直的神色，不用開口，程大姑已經知道小珍要說什麼。

程大姑非常感動，道：「是我錯了，我只當他就算留不下來，也會帶妳走的，誰想到……」

「大姑，這怎怪人家，本來就是沒有關係的，能趕佟天九離金陵三天，凡是金陵城的人，都該滿意了。」

「小珍，可是妳……」

「我也心平氣和，佟天九走了三天，我陪杜爺三天，我不再欠誰，不再拖誰，很好。」

程大姑低下頭去，最初管上小珍這段閒事，只當小珍付過「身價銀」子，佟天九總會多多少少買自己些面子，誰想到「么丁」會發狠，說出絕話，如果不是杜萬里來的巧，眞不知道結局會成個什麼樣子，一錯再錯，難怪小珍要說「不再欠誰」了。

小珍不知道那裏來的勇氣，苦笑着又說道：「大姑不必急，該來的事要來的時候，有我！」

程大姑突然站起，叫人備車，小珍搖搖頭道：「大姑，他雖然沒有馬，但是妳怕已經追不上了，就算追上他，他也未必再肯再回來！」

程大姑沒答話，她不是去追杜萬里，而是去找佟天九。

× × ×

「玉女園」有輛雙馬快車，已是金陵城衆知的事，但是究竟能有多快，沒和人比過，沒人能說的出來。

「佟家舖」是個小鎭，相距金陵正正六十里，從金陵去杭州，要走大路的話，佟家舖是必經之地。

如果起早（步行），六十里路正天黑，佟家舖是住店的站，有馬，晌午飯口，佟家舖是打尖處。

是晌午，剛飯口，「玉女園」的雙馬快車，載着它的主人程大姑，到了佟家舖的「佟家老店」。

佟家舖就只一家酒樓兼營客棧，外帶賭場妓館，那就是佟家老店。

佟家老店是獨門生意，沒有爭搶，所以佟家老店準是九太爺佟天九的。

佟家舖，也正是佟天九的老家。

其實佟天九究竟出生在什麼地方，很可能連他自己也不清楚，曾有人也在吳三桂軍營裏待過，傳出吳三桂那位武技蓋世的第一鏢客「保柱」的事跡，說保柱就常常怒叱佟天九，罵他是沒有準「墳地」的「雜種」！

佟天九當年在吳家軍中，的是不可一世，偏偏就怕保柱，其實這也難怪，連吳三桂有時還得看看保柱臉色，聽上幾句閒話。

佟天九拿佟家舖當了「墳地」，確實是十個人能騙信九個半，如今更不用說了，他就是佟家舖的主人，放個屁臭，沒個胆敢不敢不嗅的！

程大姑登上佟家老店，不用報字號說來意，已經有人早認出她來，監視並加以接待的請她進了後面的內宅！

入廳，赫！這才叫够譜兒呢！

一句話，皇帝老大倌未必有佟天九這份福氣，這份豪華，這份享受。

佟天九可能是已經聽到手下人的禀報，因此對程大姑的突然遠行來訪，臉上不現絲毫的神色。

他正半躺在一張能推動可放落的軟榻上，左右兩名够稱作美艷的侍女，在爲他

「拿龍」舒筋又活血。

他眯封着眼睛，冷冷地在程大姑一脚踏進門來時道：「妳隨便坐。」

程大姑拉張椅子，想坐近佟天九的身邊，那名跟進來的漢子，伸手相阻道：「九太爺耳朵很好，坐的再遠，有話也能聽清！」

佟天九揮揮手道：「別這樣對待客人，從金陵到佟家舖是六十里路，遠客，好生待承。」

話一頓，佟天九手又一揮，說道：「去看茶，飯免了，相信程大妹子就得趕回去！」

那漢子恭應着道：「九太爺，還是準備飯吧，小三子剛剛來報，好朋友離咱們佟家舖不足五里路啦。」

佟天九喔了一聲，說道：「也對，你就去辦，然後告訴大家，誰要是給老夫驚了我那好朋友，我一定會開他的膛，摘他的心！」

程大姑沒理會那漢子應聲出廳，適時也冷冷地道：「佟九，你可是認定我程大姑是賠罪來的？」

佟天九沒惱沒火，沒接這句話碴兒，自顧自的說道：「大妹子久在夫子廟，不會不知道『鴿子李』這個人，那是我的『小跑』，今天天剛亮，老夫就接到消息，姓杜的離開了金陵城，目的地好像是去杭州，不久，消息再傳，大妹子妳上了雙馬快車，大妹子，可是有什麼事，要找我商量？」

程大姑冷冷地說道：「鴿子李的飛鴿，不會寫人寫的字吧？」

佟天九說道：「大妹子，妳這話費人猜！」

「雙馬快車，在『小青集』頭就追上了杜爺！」

佟天九非但沒驚，反而笑了道：「憑大妹子妳這份聰明，我想是不會停下車來的！」

「不錯！」程大姑冷冷地一笑道：「臨去秋波！我扔給他塊石頭！」

佟天九虎地一聲坐起，道：「石頭外面包着紙？紙上有字？」

程大姑道：「幾個字，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什麼字？妳寫的是些什麼字？」佟天九忍不住現露了原形。

「我還背得出來，你仔細聽着，佟天九祖居佟家舖，佟家舖乃你必經路，鴿子李送信，佟天九設宴，我陪你赴約，不見不散！」

「妳他娘的賤貨，妳……」佟天九一跳下榻，揚掌要打！

程大姑把臉往上一湊，道：「最好你能發狠宰了我！」

「賤娘們，妳當老夫不敢？」

「杜爺如果沒見我陪他，佟九，這佟家舖可就像麵捏的一樣子，並且我相信他會中止去杭州的念頭，把事弄弄明白，那時候佟九，你又到什麼地方臨時找個程大姑呀！」

木楞了半天的佟天九，猛一頓足說道：「妳不聰明，程大姑，何必爲了一個臭婊子……」

「不對嘍，佟九，人家曹小珍可是個好姑娘，家裏碰上意外的事，你那幫人肉販子，就趁機施了手脚，別當這些事情能瞞人！」

「就算是，和妳又有甚麼關係，要妳橫裏出頭，逼我老頭子非跟妳破臉不可，妳可好，請了個高明打手，程大姑，我金陵城幾十年來的威望，毀於一旦，妳當我能算了！」

「你是非算了不可，聽着我『玉女園』要賣給你了，賣地賣房不賣人，姐妹們由她們自己，願走的走，喜留的留，賣價黃金一千兩，從明天起，金陵城又任你發威了，你怎麼說？」

「嘻嘻，程大姑！」佟天九老狐狸目光盯着程大姑道：「妳不會有附帶的條件吧？」

「有！當然有，一共有三個！」

「妳眞自信我會答應似的，說說聽聽再講！」

「沒還價，第一，立刻撤了你所有的埋伏，放杜爺安然過去，別拿手下的性命當螞蟻看！第二，現在立約成交，我收了金子回去，明天天一亮，只帶曹小珍一個人走，你不得阻攔！最後一件是，你該立刻換人主持『天香院』，么丁，二四夫妻，是惹禍根苗，道地的白虎星！」

佟天九眞的在仔細考慮，別當他是爲怎樣重回金陵城費心，他才不在乎那張老臉呢，何況對頭走了，話由他一個人說，他考慮的是程大姑的誠意，千兩黃金不少，但在程大姑來說，手下的紅姑娘，只要吃住了一個「大頭孫」，就不止千兩價，却又怎會想要出賣？

他一時想不通，沒答話，程大姑半威脅半認眞的又開口說道：「佟九，我是看了上杜爺，借機會洗洗身子，別當非此不可！」

佟天九已經有了主意，道：「好！一言爲定，咱們立契！」

眞是快，在有人報知杜萬里已到佟家舖時，買賣雙方的契文已全弄妥當，千兩黃金合成銀票，交給了程大姑。

× × ×

杜萬里發覺歡迎遠接自己的人羣中，是佟天九帶頭，心裏已有了數。

看到程大姑站在佟天九背後，的是出乎意外的楞了楞！

僅僅一楞，佟天九已看出端倪，回頭陰陰地對程大姑一笑。

程大姑頭一抬，出隊迎上杜萬里道：「你可眞是走的快，換上別人，天黑才能到呢！」

杜萬里淡淡一笑，並非有心的四外注目，程大姑乘機進言道：「小珍沒來，不過我們追得上你！」

杜萬里劍眉一皺，程大姑怎由他接話，很快的含笑說道：「佟九爺和你是打出來的交情，所以在他家鄉備好了美酒佳餚，別小家子氣，痛痛快快的喝一場，然後趕路。」

佟天九沒有多話，但神態是誠懇而又恭敬，又客氣的出來迎接，肅請進入佟家老店。

整個佟家老店，時臨飯口，往來行旅不少人，却不見一個客人，杜萬里和程大姑心裏全有數，這是出乎佟天九的安排。

酒菜全是上等，佟天九沒作什麼對這席酒菜的表白，而杜萬里和程大姑也沒多問，吃！吃！直到酒乾菜殘。

在換了坐處，獻敬香茗後，佟天九才坦直豪爽的說道：「恕佟九痴長討個大兒說，杜老弟，程家大妹子，剛才我還的是提心吊胆！」

話沒完，佟天九却沒再接說下去，他料到會有人問，問他是提的那門子心吊的什麼胆。

他失望了，程大姑好像沒聽懂他話中的意思，杜萬里祇是雙目射出精光，含笑看着他，沒人發問。

獨脚戲難唱，可也得唱下去，佟天九乾笑兩聲道：「只因金陵城中曾和杜老弟交惡，如今中途相迎水酒餞行，總歸有人多心……」

程大姑突然接口道：「這是佟爺多心，俗語說沒作虧心事，不怕鬼叫門，我和杜爺飯已用了酒也喝啦，難道佟爺還不放心？」

「放心放心，」佟天九嘻笑着，然後揚聲向外喝道：「來啦，把準備好的東西抬進來！」

兩名大漢，抬着一隻箱子，裏面赫然全是黃澄澄地金錠兒，杜萬里不容佟天九再開口，已寒着臉道：「佟老丈，這算什麼意思？」

佟天九正色道：「一文錢逼倒英雄漢，老弟，相識一場，這點身外物，只是略壯行色罷了！」

「不！在下不能收！」

佟天九說道：「老弟，老朽可是誠心敬意。」

「這一點在下感激，但仍請收回。」

「這樣如何，老弟自己取，總不能太叫老朽難堪，再說老弟放心，老朽絕無任何祈助事！」

這麼一說，使沒有多少江湖經驗的杜萬里，不知應該怎樣謝拒才好，程大姑時正緊鎖黛眉苦思佟天九此舉用心何在，佟天九已再次開口道：「杜老弟，意思意思，隨便取兩錠……」

「不能拿！」程大姑突然想起很久很久以前的一段往事，花容立即慘變，急忙揚聲阻止！

晚了！杜萬里已探手取了一錠金寶，當程大姑話聲入耳後，杜萬里臉上很快的掠過一絲獰笑，接着若無其事的說道：「放心程大姑，杜萬里再不成材，也不會要佟爺的金元寶，只爲佟爺的誠懇，我想大可『借花獻佛』一番！」

話鋒一落，目光找到倚立佟天九側的一名中年人，杜萬里哈哈一笑，大步而前，硬生生把金元寶塞到中年人掌中道：「你留下吧，我看着你順眼，留着這錠金子好娶房家小！」

中年人臉色變了，將不接可惜不能，但那種掙扎堅拒的神態，活像這錠金子像條「响尾毒蛇」似的。

佟天九的老臉也變了，緊咬着牙沒有開口，適時，杜萬里業已有了感覺，一絲絲的痲癢，由手指掌漸漸往左腕，臂上竄行！

微一注目，右手五指已現黑氣，好毒！好毒的心腸，好毒的金錠兒。

那中年人抖手扔掉金錠，轉身狂奔而出，佟天九驀地暴喊道：「動手，全給我宰掉！」

佟家老店裏裏外外突然出現了數十好手，疾快的圍住杜萬里和程大姑，刀光劍影四面八方捲飛落下！

杜萬里突然一聲長嘯，目光一掃程大姑，眼中含着無盡的愧歉，接着，他騰身拔起，一聲巨震，佟家老店頂兒被撞破了個丈大窟窿，杜萬里化作一條閃影疾射無踪。

× × ×

佟天九側那名中年人，死了，死在佟家老店外不足二十丈的街道上！

整個佟家舖，不論住戶抑或舖面，全緊緊地掩闔門戶。

佟天九把人分成十數小隊，每隊十人，窮搜佟家舖附近十里地面，目的要找到杜萬里的屍首！

從正午，直找到半夜，小隊全回來了，他們就差沒把十里地區翻個兒，可就是沒找到杜萬里的屍體！

程大姑被綁在佟天九私宅院中的大柱子上，目下還好好的沒人傷她半根毫毛。

佟天九依然靠臥他那軟榻上，仍舊有兩名美麗侍女給他「拏龍」舒筋，兩旁站定三五十號壯漢，都是佟天九挑選出來能征慣戰的江湖好手。

一隊隊搜空回來的人，一聲聲失望的稟告，使佟天九一顆黑心揪到嗓子眼上，放落不下。

那金錠塗毒，是絕頂妙計，而那毒水，更是當年吳軍營中所得，沒有解法，所以他向不輕用。

多年前，他爲謀人財爲除強敵，用過一次，得手應心，不但平空給他賺得了數十萬兩黃金，並且還獲得了個標緻的大美人，可惜美人兒被「博洛」手下第一勇將「達城」看中，他雙手捧着茶出去，自己沒能沾上邊兒。

後來，「達城」戰死，那美人兒也生了根，哪！就是眼下被綁在大木柱上的程大姑。

程大姑究竟姓不姓程，沒人知道，佟天九爲當年那段事，也爲了靠山和程大姑相同，遇事對程大姑總是爭少而讓多！

想到這往日往事，佟天九驀地罵了聲，這對混賬王八蛋是該死！別人不知道他罵誰，程大姑比別人聰明，冷哼一聲道：「罵晚了，太晚了！」

佟天九殘眉陡地揚起，猙獰的一掃程大姑道：「程大姑，妳可還記得當年？」

一提當年，程大姑的恨就不打一處來，別看程大姑是半老徐娘，那份風度和那份兒美，着實是小姑娘家比不得的，一生氣，美上加嗔，越發動人。

佟天九暗暗搖頭，多少年了所爲，凡是和程大姑有關的爭競全讓些步兒呢？絕非爲昔日根本上的來頭，如今他才明白，是否心裏早有了這個影子，總想會有機會，會有那麼一天，現在……

他突然哈哈地笑了起來，剛死了個親侄子，跑了個活寃家，抓住了個十分燙手的熱地瓜，他竟能十分開懷的哈哈大笑，怎怪手下都呆呆的盯着他，全像丈二的和尚，摸不着頭腦。

程大姑可憎，標緻而嫵媚的臉，眼，第一次罩上驚駭的神色。

佟天九是千年的狐狸，目光又一掃，越發笑個不止，突然自中門外傳來一聲哀號，使佟天九笑聲倏止，接着奔來一個披頭散髮的中年婦人，剛跑近院中，已被兩名壯漢攔住。

中年婦人咬牙切齒怒視着兩名壯漢道：「你們趁早給我滾開，別人怕你們，我可不怕！」

佟天九臉上掛上出威嚴，沉聲道：「我說長興他家裏，妳披頭散髮大號怒聲的是……」

話鋒突然因了他想起巳死的中年人而自停，這披髮哀號的婦人，正是他巳死侄兒佟長興的渾家。

長興老婆撒了野，手指着佟天九道：「裝的好，我如果不喊你聲二伯，是我忤逆，若叫你聲二伯，你不配，我也覺得寃枉，你說，你告訴我，長興是怎麼死的？誰下的毒？」

佟天九沒答話，他知道現在分說不清，一揮手對攔路的壯漢道：「把長興家裏送到後宅，派兩名氣力大點的丫頭看好，正事辦完我再和她……」

「很好！」長興老婆怒罵道：「你最好是也殺了我，我告訴你，我來的時候已辦妥好幾件事，長興的屍體已經送到縣裏去了，長興兄弟親自押送着，他也算苦主，佟九，我們五房的老少，已經把你告官了！」

佟天九雙目中陡地射出殺氣，厲聲道：「妳好大胆，是非不明，誣告長上，妳可知道該落個什麼罪過！」

程大姑突然接口道：「少唬人，等縣裏人到，我就是個現成的證人，佟九，任你多狠，也有口難辯！」

長興老婆信了，越發撒潑混鬧起來。

佟天九先是一愣，剎那之後，他巳經明白了程大姑的用心，哈哈一笑，接着沉聲傳諭道：「押長興家裏下去，追風七騎全給我出動，急追『長泰』一家回來，當眞他們老少不聽我這族長的話，給我按照族規，就地活埋！」

人去了，長興家裏更慘。在佟天九示意下，被點封了穴道昏死過去。

× × ×

一聲接一聲的悶哼，從佟天九私室中傳出，加雜着佟天九猙獰的狂笑！

掙扎聲，窒息似的拚力狂號怒吼，可惜聲音低沉，難以傳遠，其實在這佟家舖，就算能傳到大街心，又有誰敢管九太爺的閒事。

好久！好久，悶哼！呻咽，掙扎始停，但濃重的急喘却清楚入耳，移時方始漸漸微弱！

是一張鬼精靈才能設計製造出來的「缺德床」，它有個好美好美的名字，叫做「搖擺樂」！

誰家的床不是四平八穩？偏偏「搖擺樂」就不是，一張床分成四份，腰上部份平，腰臀這份蹺，大腿及膝的部份彎，膝下及足的部份斜！

够了，單說這兩大部位，製造這床「匠心獨出」的朋友，十有八九生兒子少了個洞眼！

誰說够的！另外還有竅門呢？

斜的部位有「箍」！專箍雙足踝，被箍的人仍然在深受特殊事故時能動，不出範圍的動！

平的地方有鎖，鎖住了雙手腕，功能如同斜部位的箍，也能動，但只限於毫無作用的動！

如今，「搖擺樂」上，赤裸裸有鎖帶箍的箍鎖着那身材美極見而令人無法不「心猿意馬」的程大姑！

可惜，那最迷人誘人的幾個美妙的所在，看不見！

看不見不一定叫人煩，譬如有句話說——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偸，偸不如偸不着！

現在看不見那美好的，確會叫人怒自心頭起，火由恨中生！

有業巳鬆軟蠢肥的肩頭！

有粗造乾皺的腫腰！

有大木盒般的水腫變色的厚臂肉！

有難分大腿小腿的粗肉樁。

這些噁心骯髒的東西，緊緊地擠壓住了那些最最美的地方。

豬頭後腦垂皮顫顫的移動了，現出臉色紅潤淚痕仍在的程大姑。

難怪程大姑不論是喊，是叫，抑或是呻咽哼吟，全那麼沉悶，原來口裏緊又緊的堵着個東西，佟天九處處設計週到，他不允許程大姑嚼舌自盡！

佟天九很費力的移動下了「搖擺樂」，程大姑的一切都呈現眼前。

佟天九搖頭讚道：「早知道妳是這樣的，別說『達城』就算『博洛』要，老子也不給！」

程大姑的淚痕乾了，神色木然，臉上紅雲正急快的消失着，冷如寒冰般接口道：「從你那拜弟，是我無力掙扎，更懷念幼弟，失身而不敢去死！再從『達城』只爲方便打聽胞弟的消息，家人下落！自達城死後，我雖然開了家妓館，却守身如玉……」

「錯了大姑！」佟天九突然接話道：「合不着爲達城守寡的！」

「放你娘的狗臭屁！」程大姑怒罵道：「姑奶奶是爲自己的清白家世守，爲巳慘死的爹娘守，爲那生死不明的胞弟守，我沒讀多少書，但也知道所難抗的恥辱，不是自己心性上的過失，自達城一死，我巳無不可抗爭的外侮，豈能自賤無恥，所以直到今天沒有任何一個男人碰過！」

佟天九嘻嘻笑道：「這太好了，太好了，玉女園用不着賣啦，么丁他夫妻活不過三天，妳我就可……」

「聽仔細點，佟老狗，我發誓必報今夜的奇恥大辱，我要把你一塊塊活生生的肉，用牙用口咬下來，用火烤熟，餵那些狗種畜牲！」

「可以可以，大姑，我希望你能有那一天，嘻嘻！」

程大姑道：「佟老狗，別那麼開心，杜萬里不會死的，實話對你說，他曾經講過，是當代武林無人能敵的劍老人門下，你那種可以殺死普通人的毒，毒不死他，他可以用內家修爲的眞氣眞元逼出毒藥，頂多再休養三天五日，他一定回來，那時候……」

佟天九蓦地上步甩了程大姑一個够重的耳刮，急急穿上衣衫，繫腰帶時，已忍不住揚聲喝道：「誰在外面值守？」

「弟子『火閃七絕』！」

「聽着！追風、火閃、天罡、地煞全體快馬出動，每人三名步卒手下，用强燈，追搜二十里，找不到杜萬里誰也別滾回來，快！就去！」

人去了，佟天九動員了所有的人力！

「火閃七絕」傳令分隊去時，佟天九穿好了所有的衣服，突地轉身盯注在赤裸的程大姑身上。

那因爲年紀和縱慾換得的肥腫眼泡，緊包着本就像「荳豆」般大的眼珠子，瞇成一條狹彎淫邪的長縫，陡地睜開現出殺氣兇光！

程大姑毫無畏懼的也直瞪着佟天九，佟天九陰森的說道：「妳今後最好說話當心些兒，別自己找死。」

「佟九！」程大姑冷冷地不帶絲毫恨怒的說道：「你若眞够聰明，最好現在就殺了我！」

「殺妳？」佟九嘻嘻淫邪的笑了，道：「說實話，我有十幾年沒在女人身上找到眞正的樂趣？妳當我不知道『么丁』夫妻欺上瞞下，惡事作盡？哼！只因老夫有時需要他夫妻分班的『伺候』，才裝聾作啞，如今有了妳。」

話鋒一頓，一步跨到程大姑身前，右手摸向凡是男人人人想摸，凡是女人叫人摸了就難自制的妙處，不但此，他上下其手的摸，拈，挑個沒完，並接着說道：「他夫妻巳同糞土，何況妳另外那個地方，看上去就强過『二四』這龜兒子，一個頂倆，嘻嘻，嘻嘻……」

程大姑的臉變成死灰顏色了，不過她的心，却越發沉靜，她非沉靜下來不可，從佟天九話意裏，她聽出這老賊的骯髒淫邪無與倫比，雖說日下業巳受辱，想死不易也不甘心，想活，那就非靜下心來打個可望逃出老賊掌心的辦法。

嘻嘻淫笑着的佟天九，的是老了，心有再戰一樂之勇，力有無法應付之疲，頭一搖，轉身要走。

「慢着！」程大姑喊住了他。

「幹什麼？可是有些癢了？嘻嘻！」

「狗嘴，我說佟天九，佟九，佟老兒，你是不是存心要大姑我躺着給你那些猴崽子們看光景？」

佟天九一霎眼，笑道：「是想離開這張『搖擺樂』？」

程大姑道：「我還不該穿衣物呀？」

「該是該，不過我不放心……」

「少廢話，封住我的肩井穴道，我跑不了，再說這是什麼地方？」

佟天九笑了，果然首先封了程大姑的肩井穴，然後鬆脫了鎖，箍，替程大姑穿上內外衣服，順便又十指光鮮的玩個够。

程大姑忍着，淚水直往肚子裏面灌，衣服穿好，佟天九走了，在院中有心的揚聲吩咐值守的門下，着令嚴守門戶，監看住程大姑。

人若太過高興了，似乎就要多少倒點楣，如果有一時的大意粗心，就會出些意外，加些痲煩，佟天九似「小嬌娃初嚐人參菓」，心裏舒服鬆快，身上酸懶疲憊，是太過高興並大意粗心了。

程大姑如果簡單到只是一個「人肉作坊」的老鴇，又怎會一口就喊出「肩井穴」來？她或許說「肩頭」，也可能說是「肩膀」、「肩井」二字她用不到，所以也不會這樣喊。

（未完‧一）

太極指

（本文承自卅八頁）

衆人愕然，譚家宇又道：「家師是潘起鳳沒有什麼妹妹，冷蘭必是他的情人或合伙害人的歛財者……」

冷蘭低下頭去，她實在無顏面對譚家宇及公孫傲，她的確是潘起鳳的情人，爲了學他的武功，也爲了弄錢，獻身給一個年巳半百的老人。

此刻潘起鳳也慚容滿面，道：「師弟，師父老人家還好吧！」

「他老人家巳於前年去世，去世後我才到中原來找你的——」出手逾電，連擊他「關元」等三個要穴，潘起鳳倒地翻滾，而在此同時，中年尼姑也出手廢了冷蘭的武功。

原來尼姑乃余杏春的姨媽。潘起鳳昔年戀杏春之母，却不知人家巳婚，由於窮追不捨，被杏春之父申斥了一頓，潘惱羞成怒，殺了杏春之父，其母殉節自絕。那時杏春才一歲。

尼姑那時還未出家，誓報此仇，乃把杏春包好放在潘起鳳的門外。

潘不知是仇人之女，竟收留了她，且敎她武功，直到杏春十四歲時，尼姑才偸偸見到她，談了當年的血仇，要她忍耐，也虧她這些年來虛與委蛇，居然獲得潘的信任。

經尼姑這麼一說，大家才恍然大悟。

這工夫潘、冷二人巳變成了普通人一樣。譚家宇道：「本來師父遺言應除去你清理門戶，但小弟這些年來發現，你也救過不少的人，害過的人口有艾倫一人不活，其餘僅減了三成功力而巳。況且，你有高超的醫術，應該濟世救人，殺之可惜，所以廢了你的武功對你行醫無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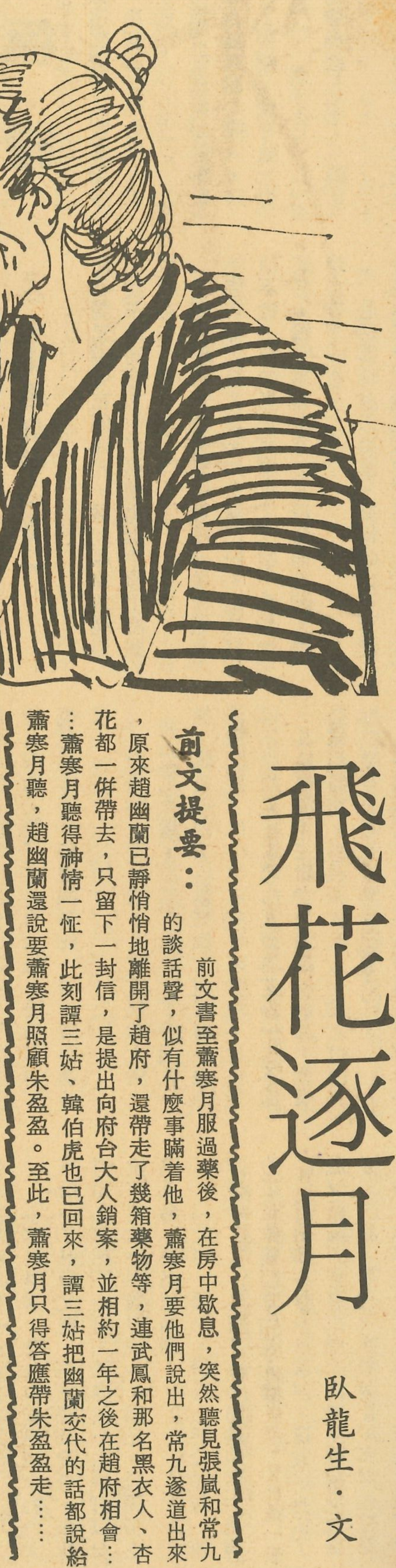
潘起鳳抱拳道：「多謝師弟不殺之恩，愚兄今後必當洗心革面，造福蒼生，但不知師弟有否學『太極指』？」

「當然學過，反之我豈能破你的『太極指』？但師父說，要想隱蔽身份，在找到你之前絕不能用，就傳我左右手可以交換使用的『兩儀刀法』，師兄，公孫帮主巳重傷，快爲他治療！」

「是的，師弟，請馬上把公孫帮主運回帮中……」他說了在小河邊茅屋中挑撥的正是侏儒門掌門黃元寶。

尼姑和杏春珍重道別，譚家宇也放了幾個侏儒。杏春在屋中倚偎在譚家宇的身邊，正是：不是一番寒徹骨，那得梅花撲鼻香？要不是受此苦難，又怎能私這武林奇葩厮守一生呢？

（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寒月服過藥後，在房中歇息，突然聽見張嵐和常九的談話聲，似有什麼事瞞着他，蕭寒月要他們說出，常九遂道出來，原來趙幽蘭已靜悄悄地離開了趙府，還帶走了幾箱藥物等，連武鳳和那名黑衣人、杏花都一併帶去，只留下一封信，是提出向府台大人銷案，並相約一年之後在趙府相會……蕭寒月聽得神情一怔，此刻譚三姑、韓伯虎也已回來，譚三姑把幽蘭交代的話都說給蕭寒月聽，趙幽蘭還說要蕭寒月照顧朱盈盈。至此，蕭寒月只得答應帶朱盈盈走……

喬裝探親訪友　應約泛舟談心

張嵐接道：「集中在王府中麼?」

譚三姑道：「隱在暗處，表面上和王府無關，卻有王府暗中支持，蕭寒月留下的陰陽傘，是一種克敵利器，用它訓練出一隊年輕高手，組成一支鐵傘衞隊，由明轉暗，這方面，我已有了腹案，以後再仔細商討，唉!老身有一個奇怪的感覺，那個神密組合，絕不簡單，不能不防備，再說，郡主的事，咱們也不能眞的撤手不管，總要暗中照顧。」

張嵐、王守義只聽得連連點頭。

常九道：「別把我也算上，我姓常的可是習慣了浪跡天涯的江湖生活，在一個地方住久了，會把我蹩死。」

譚三姑說道：「本來找也沒有打算留你下來……」

「那好極了，常某人這就告辭。」

譚三姑伸手攔住了常九，笑道：「蕭寒月缺乏江湖閱歷，他已經成了江湖名人，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如果有你隨行照顧，那就萬無一失了。」

常九道：「我也有這打算，我常某人是眞的佩服蕭寒月，本想是暗中隨行，希能爲他略盡棉力。」

譚三姑道：「好!咱們就這麼決定了，這些事暫時不要告訴蕭寒月和郡主。」

× × ×

朱盈盈換上了一身布衣，脂粉不施，但却摧不住那天生麗質，路上行人，店中食客，只要看到她，都忍不住盯住她，一兩個人也還罷了，但滿樓食客，大都如此，就有窘態逼人之感了。

每當她想發作之時，都被蕭寒月示意阻止，還是常九替她找了一張精巧的面具戴上，才算解決難題。

常九也穿上了羊皮大褸，十足一副老管家的樣子，蕭寒月一身藍衫，身佩長劍，倒像遊學士子，三人走在一處，倒也相襯，似是一個老管家，帶着一對兄妹投親、訪友一般似的。

離開了趙府數天，常九原想蕭寒月一定會入鍾山查詢趙幽蘭的下落，那知一離趙府，竟然轉向京口。

這條路本有車可僱，亦可騎馬趕路，但蕭寒月卻要走路，每天苦趕，吃的是粗茶淡飯，住的是小鎭野店，他希望朱姑娘受不了這樣的折磨，自己回去，卻不料朱姑娘的興緻十分高昂，一路行去，歡顏不改，一直到京口，從沒說過一個苦字，也沒有吵着要騎馬坐車，只看得常九，暗暗佩服。

這日，中午時分，蕭寒月找了一家大飯館，叫了好酒好菜，笑道：「盈盈，這幾天苦不苦?」

朱盈盈說道：「我心中快樂，就不覺得苦了。」

很平淡的一句話，但卻包含了欵欵深情，無盡愛意。

蕭寒月暗暗吁一口氣，忖道：這是緣，還是孽?

其實，這幾日相處，蕭寒月已對這金枝玉葉的姑娘，產生了極深的好感。

有好感，就容易生出憐惜，望着朱姑娘微微一笑，說道：「盈盈，由今天開始，你想作什麼?盡管開口，坐車、騎馬、行船，隨妳之意……」

朱盈盈搖搖頭，接道：「還是由你作主吧，只要跟你在一起，我不會感到辛苦，不過，我一直很担心一件事!……」

蕭寒月道：「担心什麼?」

朱盈盈道：「我一直戴着面具，蕭兄會不會看得討厭?」

蕭寒月笑道：「那怎麼會，因爲我早已知道了，那面具之後 有一副千嬌百媚的美麗容貌。」

朱盈盈吁了一口氣，說道：「這我就放心了。」

談話之間，酒菜送上。

常九替兩人斟上酒，低聲說道：「公子，現在已到了京口，今後行止如何?」

蕭寒月道：「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才能增長見聞，廣開眼界，久聞京口金山寺之名，應該去見識一下。」

到京口來，只爲了一看金山寺的風光，常九心中雖然不信，但口中却應道：「那地方常某去過，吃過酒飯，我就帶兩位去看看。」

蕭寒月道：「今天不去了，你旣然熟悉京口形勢，那就找一個好的客棧，朱姑娘連日奔波，先讓她好好休息一夜，明天再去不遲。」

常九點點頭。

蕭寒月四顧了一眼，發覺樓上已上了八成客人，却沒有發覺一個可疑的追踪之人，似乎是，突然之間，一切都改變了。

吃過酒飯，常九帶兩人住進了京口大客棧，蕭寒月突然間闊了起來，三個人要了一個幽靜的跨院，除了有圍牆環境之外，庭院中滿植花木，這座跨院，三合對立，有十二個房間，住一天，足要十兩銀子的費用。

朱盈盈住在緊隣蕭寒月的一個房間裏，那本是一般從人，護衛住的地方，便於保護主人，但朱盈盈一定要住，常九也沒有辦法。

事實上，王府中的閣樓豪華，又豈是一般客棧能比得上的?

蕭寒月這幾天來，一直留心觀察着四週的變化，但一直沒有發現到可疑的人物，這就只好向常九請教了。

常九一個人獨霸了一排北廂房，這裏有兩

個主房，兩個從衞住的雅室，蕭寒月行入常九房中時，常九正好獨自在品茗。

蕭寒月喝了一口茶，低聲道：「常兄，是不是有些奇怪？」

常九道：「感覺到太平靜了！」

「對，好像一切的紛爭、恩怨，都完全消失了！咱們一行走了幾百里路，竟沒有發現一個追踪之人？」

常九微微一笑，道：「他們不須要追踪，只須稍作安排，咱們的行動，稍後都會落入人家的眼內。」

蕭寒月道：「原來如此，要引他們現身追踪，咱們豈不是要化上一番心思來設計一下的了。」

常九苦笑一下，道：「我的蕭少爺，你究竟怎麼打算？應該告訴我一聲，趙姑娘仍在金陵附近，進入了鍾山。你却千里迢迢的跑到了京口來……」

蕭寒月接道：「我不願打擾她，給她一些時間。」

常九呆了一呆，道：「給她時間，這個我常某人就不懂了，是不是眞的準備放手不再管趙家的事了？」

蕭寒月道：「常兄，趙姑娘才慧絕世，她



會處理得比我們好，如果，咱們匆匆追入鍾山，那不是帮她，反而會害了她。」

「公子爺，你沒有弄錯了吧……」常九大不服氣的道：「趙姑娘只是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人，你給她時間，讓別人把她治服貼，讓別人從容佈置好陷阱，咱們再跳進去？」

蕭寒月皺眉沉吟了一陣，道：「常兄，有些事，智慧比武功更有用處，趙幽蘭如果沒把握，又怎麼會答應他們去見父親？」

「父女連心哪！蕭老弟，趙姑娘誠然是智慧絕人，但她究竟還只是個十九歲的小姑娘，沒有閱歷，沒有武功，那一身細皮白肉，能禁得住幾下折騰……」

蕭寒月突然站起，劍眉聳動，俊目放光，冷冷道：「你是說，他們會對趙幽蘭用刑？」

常九吁一口氣，低聲道：「老弟，你坐下，我只是這麼猜想，可沒有看到，你既然這麼關心她的安危，爲什麼不借重白髮龍女，張嵐和王守義的力量？」

蕭寒月緩緩坐下，忖道：我要相信自己的推斷，趙姑娘早已經成竹在胸……。

心中念轉，激動漸平，歎口氣，道：「我不想再把這件事牽上官府……」

「譚三姑、張嵐，不是官府中人……」



蕭寒月接道：「我也不想把事情牽入王府，這使我心中顧慮很多。」

常九道：「顧慮很多，你怕把王府也拖下水去？」

「這只是顧慮之一，最重要的有官府中人在塲，我心有所忌，不能放開手脚？」

常九呆了一呆，道：「你的意思是……」

蕭寒月神情肅然的說道：「希望他們不要加害趙姑娘，如果不幸他們作出來，那就逼我大開殺戒……」目光中神芒閃動，流露出無限殺機。

見多識廣的常九，看得心神震顫了一下，也感覺到了那股濃烈殺機的可怕，心中忖道：他劍招奇厲，本已是追魂取命的劍法，要是心中再充滿殺機，這一塲江湖大刼，不知有多少江湖高人遭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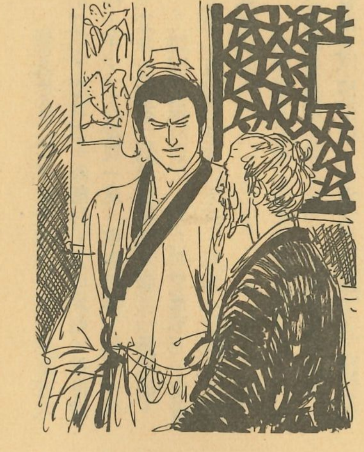
突聽朱盈盈的聲音傳了過來，道：「你要找什麼人？」

蕭寒月冷笑一聲，忖道：看來，他們還是忍不住找上門來？

常九却一個側身，疾如流矢一般，竄了出去。

只見庭院之中，站着一個身着灰色長衫的中年文士，朱盈盈站在廊沿下，手中拏着金鞘







銀柄的短劍「銀月飛霜」，看她站的架式，已是暗中戒備，隨時可以出手。

這時，朱姑娘剛剛浴罷，更過新衣，取下面具，一身淡藍色長褲短衫，樸素雅淡，眉目如畫，晚霞流照中，清麗如仙。

天生麗質難自棄，濃妝淡抹總相宜。

那中年文士，似乎是被絕色所動，呆呆的望着姑娘出神。

常九重重咳了一聲，道：「朋友，你擅闖客房，驚動了咱們大小姐，是什麼用心？」

中年文士轉看了常九一眼，笑道：「在下找人。」

「找人，找什麼人？」

「一位蕭寒月，蕭大俠可是住在這裏？」

朱盈盈道：「你要找蕭大哥，你可是他的朋友？」

「不是，在下是奉命而來……」

「什麼人的命令？……」蕭寒月緩步行了出來。

目光一掠蕭寒月，中年文士抱拳，道：「閣下可是蕭大俠？」

「不敢，區區蕭寒月。」

中年文士道：「在下陳抱山……」

常九接道：「流星趕月陳抱山？」

「正是在下，兄台是……」

「兄弟常九……」

「千里追踪常九！兄弟失敬了。」

常九道：「陳兄一代武學大家，天下有什麼人能命令陳兄？」

陳抱山微微一笑，道：「天台散人墨非子，和陳某相交有年，他命兄弟辦件事，兄弟倒是不好拒絕了。」

蕭寒月心中忖道：聽口氣，這陳抱山也是大大有名的人物，那墨非子能命令他來，自是更有身份，但這些人都未聽聞過，只好先由常

九應付一下了。

只聽常九說道：「墨非子老前輩已絕跡江湖甚久，難道也到了京口？」

「不錯……」陳抱山淡淡一笑，道：「老道長已到京口兩天了，現在駐金山寺中，作寺中方丈閑雲大師的貴賓，他們僧道雖不同流，但這兩個方外人倒是拋去成見，成爲知己。」

蕭寒月聽出一些頭緒了，那墨非子是個道士，但却是金山寺方丈閑雲大師的朋友，道士借住和尚廟，倒眞是萬流同源，僧道一家了。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墨非子和寒月素不相識，遣陳兄來此，不知有何指教？」

陳抱山道：「今夜雖非中秋，但正値十五月團圓，和尚、道士設了一席素齋泛舟江上，想請蕭大俠同舟賞月，不知肯否賞光？」

蕭寒月心中忖道：泛舟江上，一旦遇變，我不會水，如何能够應付呢？

這數月來的經歷變化，使得蕭寒月心中也感覺到江湖上事物的複雜，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一時間沉吟難決！

陳抱山輕輕吁一口氣，道：「蕭大俠，是不是有什麼碍難的地方？」

常九接道：「閑雲大師和天台散人墨非子，都是世外高人，蕭公子一定會去……」



「那很好……」陳抱山微笑着道：「蕭大俠，有什麼不便之處，儘管言明，在下當轉告他們，再作商量。」

「我在想……」蕭寒月看了看朱盈盈一眼，道：「和兩位世外高人會晤，不知道朱姑娘能否參與？」

陳抱山哈哈一笑，道：「可以，老和尚不在寺中設宴，改作月夜泛舟，大概就是爲了寺中有些禁忌，有些不便。」

蕭寒月笑道：「那就一言爲定了。」

陳抱山道：「天黑之前，在下再來接迎蕭大俠。」

× × ×

今夜月明如畫，江面無波，泛舟江中，有一番難以言喻的優美情趣。

蕭寒月從未有過這等經驗，朱盈盈也未經歷過這等情事，心中愉快之極，但她出身尊貴，仍然保持了矜持的氣度，唯一表現出高興心情的，就是看着蕭寒月笑。

這是一艘專供遊江用的畫舫，甲板寬大，設有木桌錦墩，爲了能盡覽月夜中江上景色，桌椅都移放在甲板之上。蕭寒月暗中打量，發覺操舟的竟然是兩個中年和尚。兩個年輕的小沙彌，忙着添茶送水。



陳抱山帶着蕭寒月、朱盈盈、常九三人登舟之時，替閑雲大師、天台墨非子引見後，閑雲大師即閉目靜坐，墨非子雖未閉上眼睛，但却低頭沉思，似是正在想着一件很重大心事。

蕭寒月心中暗道：這一僧一道，把我約來泛舟賞月，看來只不過藉口，墨非子仙風道骨，都非陰險人物，心中雖覺奇怪，但不憂亂。

常九久走江湖，對江湖中人知之甚詳，那墨非子三十年已然名動江湖，閑雲大師雖在江湖沒有傳聞，但能與墨非子相交莫逆，想來也是空門奇俠。

船到江心，閑雲大師突然睜開雙目，笑道：「蕭施主，畫舫四週百丈之內無人，咱們可以暢所欲言了。」

原來，竟是爲了怕人竊聽到談話內容，竟然乘畫舫行至江心，這談話內容，定然是十分重要了。

墨非子抬頭望當空皓月，輕輕歎息一聲，道：「人生幾得月當頭，豈可無酒。」

閑雲大師道：「六十年佛門清靜生活，竟被你拖入紅塵，還要老衲請你喝酒……」

墨非子接道：「你特製那百花露，喝下去清心定神，有駐顏益壽之效，敢情捨不得拏來饗客？」



閑雲大師笑一笑，道：「也罷，看在蕭施主份上，老衲就割愛一次！」

語聲一頓，接道：「擺上素齋。」

蕭寒月暗笑道：「喝酒亦在佛門六戒之內，這老和尚靜修六十年，却偷偷釀酒自飲。」

忖思之間，素齋已上，一個小沙彌由艙中抱出一罈佳釀，拍開泥封，立時有一股清香之氣，撲入鼻中。

蕭寒月心中雖然疑竇重重，但却忍着不問，暗道：好！你們不說，咱們喝酒吃菜吧？看看誰的忍耐工夫高明？

喝了一口百花露，才發覺酒味不濃，但却香甜沁心，乃生平之中從未喝過的上佳口味。

朱盈盈出身帝王之家，也沒有喝過這種甜美佳釀。

素齋亦是精緻可口，難得吃到。

墨非子不停的敬酒、吃菜，閑雲大師却略略沾唇。

酒過三巡之後，墨非子才歎口氣，道：「蕭施主，好耐性，就不問問貧道和老和尚，約請你來此的原因麼？」

蕭寒月笑道：「晚輩實不知從何問起？大師，道長有何指點，寒月洗耳恭聽。」

墨非子道：「蕭施主藝出劍帝門下，定知令師現在隱居何處了？」

蕭寒月搖搖頭，說道：「老人家仙踪難覓，來去無踪，寒月受教半載之後，就未見過他了。」

墨非子呆了一呆，看了閑雲大師一眼，說道：「這……這就很麻煩了，找不到劍帝，恐怕……」

閑雲大師接道：「老衲說過，他遊戲人間，一切隨興所至，也許他正在西域遊蕩，也許在長白尋參，想找他談何容易啊！」

（未完・三十）

胡姬（八）

齊雲飛傳奇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齊雲飛回客棧等候關笛，晚上却被一幪面黑衣袴的人襲擊，在背上劃了一道血槽，這時又來了黃龍帮的事務堂主劉應全和一批帮徒圍住，請齊雲飛回總舵有事磋商，語帶要脅，他爲了關笛的安全，只好隨他們回去見新選出的幫主孟石根，原來他們誤認齊雲飛殺死安堂主，經過解釋之後．孟石根請齊雲飛協助追查兇手，互相訂定協約，齊雲飛知道幪面人不是他們派來刺殺他的，但與此事可能有關；另一個懷疑幫內趙老七，又到後園內宅查看，和黃彪的髮妻談詢胡姬失踪的事，前帮主的死因，前後帮內發生的事情聯想起來，心裏另有打算……

疑暗戀胡女　勾結殺帮主

那人頭伏在太湖石上，看不到臉孔，身穿一襲灰袍，齊雲飛不知他是誰，目光再一掠，見趙老七並沒追來，先改變主意，凌空擰腰，斜飛三尺沉下。

他脚尖在假山一點，一個沒頭觔斗翻了下去，長劍蓄勢以待，遙指那灰袍人後背！

那灰袍人身子倏地滑開幾尺，脫出齊雲飛的劍勢，齊雲飛一落地便喝問：「你是誰？」

灰袍人轉身過來，臉上掛着一抹奇詭的笑容，正是那個不愛說話，又毫不起眼的史斌！

「是你？」齊雲飛呆了一呆，脫口道：「你怎會在這裏？」

史斌微笑道：「史某恰好經過，見趙堂主與少俠在此印證武功，不敢打擾，便悄悄躲在一邊欲開眼界，可惜還是驚動了少俠，眞乃遺憾！」

趙老七臉無表情，齊雲飛心念電轉，總覺得他的出現，透着幾分古怪。史斌道：「兩位勝負未分，請繼續吧！」

齊雲飛望了趙老七一眼，把劍收起，笑道：「在下年少無狀，跟趙堂主鬧着玩的，史堂主莫當眞！」

趙老七一聲不吭，也把劍收了起來。史斌道：「史某敗了兩位的雅興，歉甚，歉甚！」

齊雲飛道：「史堂主昨夜沒睡，現在爲何不去歇息？」

史斌臉色微微一變，道：「原來齊少俠是不歡迎史某觀戰！」

「非也！史兄若不疲倦的，在下很想跟你說幾句話，希望史堂主莫推搪！」

史斌聲音有點冰冷：「笑話，我爲何要推搪？」

「如此請史堂主跟在下過來！」齊雲飛並不回房，而是直往後園走去。後園的門雖關着，却未鎖。齊雲飛把門推開，蕭手道：「史堂主請！」

史斌道：「今早帮主雖然有令開放後園，但最後又決定，待抓到兇手才開放，免得閑雜人等毀了綫索！」

「孟帮主認爲園內有綫索？」

「任何一絲可能都不宜放過！」

「所以咱們更該進去，因爲咱們並非閑雜人等！」

史斌道：「對不住，爲了避嫌，史某決定不進去，少俠有話便在此問吧！」

齊雲飛沒奈何，只得把門關上，道：「適才在下才知道昔日黃彪去河西時，史堂主和潘堂主，安堂主與之同行！」他說至此，故意頓住，看看他的反應。

史斌臉上閃過詫異之色，淡淡地道：「那是帮主的命令，史某不能不遵，未知有何不對！」

「史堂主你自然沒有任何不對的地方，只是如今四個人之中，死剩了史堂主一個！」

這次史斌再也沉不住氣，「刷」地一下變了面色，怒道：「齊少俠這是什麼意思？」

齊雲飛雙眼緊緊瞪在他臉上，他相信任何一個神情都逃不過自己的眼睛，聞言不慌不忙地反問．「史堂主認爲在下是什麼意思？」

史斌拂袖而起道：「史某沒空跟你胡鬧！」他轉身欲行，却讓齊雲飛攔住，面色更是難看。「齊少俠懷疑史某是殺人兇手！」

「閣下若不是兇手，爲何這般激動，又何必急急欲走？」齊雲飛的話不帶一絲情感。

史斌胸膛一陣起伏，半晌神態才逐漸恢復，澀聲道：「你說得不錯，所謂眞金不怕紅爐火，我自己沒做過任何對不起帮

主和兄弟的事，何怕你寃枉！」

齊雲飛認眞地說道：「在下並無寃枉你！」

史斌舌綻春雷，喝問道：「那證據何在？」

「閣下弄錯了，在下自始至終都沒有說你是兇手，我這樣說，只是提醒你，當日四個人去河西，如今只剩下你一個，用意是希望你小心提防！」

史斌臉色稍霽，聲音轉緩。「果眞如此？」

「在下也遭貴帮寃枉，又豈會在毫無證據底下，寃枉任何人！」

史斌吸了一口氣，道：「其實當年去河西的共是十二個人！」

「除你們四個人之外，其餘的八個人呢？」

「他們都是史某的手下，那是爲了路上方便。以及預防萬一帶去的，那八個人也可以說是史某堂下的精英！」史斌的神情已逐漸平復。「八個人之中，其中三個，已經戰死，餘下五個仍在我麾下！」

「戰死的？因何而戰的？」

「與河西之行完全無關！」

「也許他們是無關重要的人物！」

史斌聽得一呆，問道：「少俠此言何意？」

「當安容被殺後，史堂主可曾想到此一問題？」

史斌搖搖頭，道：「那已將近三年，如非你提起，史某經已忘記！嗯，你爲何會把這件事連上來？」

齊雲飛道：「那實是太自然的事了！在下早說過，這四件事，實際上極可能只是一件，那麼胡姬、黃彪、潘元濟、和安容，他們四人之間，有什麼可供連接上來的？」

史斌不得不承認齊雲飛的看法，極有道理。如此兇手會是什麼人？」

「現在離這個階段還遠着哩！」齊雲飛看了他一眼。「而且這個還得看史兄的本事！」

史斌又是一怔。「此與史某何關？」

「史堂主對當時的情景，可還記得詳細否？」

「大事自然記得，一些瑣事便不復記憶矣！」史斌道：「須知河西之行，幾長及四個月？」

齊雲飛暗中一算，訝然道：「斯時黃彪豈非剛死不久？」

「河西之行。嚴格來說乃是黃龍帮主的遺命！」史斌面現恭敬之色。「因爲黃帮主臨死之前，接到『天水帮』及『鐵旗帮』的信……」

齊雲飛道：「此事在下曾聽劉堂主提及！唔，雖說此乃黃龍帮主之遺命……但黃彪當時父親屍骨未寒，他便趕着去討小妾……」

史斌嘆了一口氣：「不怕見笑，此實乃黃帮主之不幸，也是本帮……」說罷搖頭不已！

齊雲飛說道：「由此可知胡姬之美貌，也定勝過天上之仙子了，否則又怎會如此？」

她長年掛着一方紗巾，史斌在河西有幸見過她一面，眞是……咳咳！」

「黃彪與胡姬相遇的情況，史堂主尚記得否？」

史斌抬頭望着天，道：「咱們排解了『天水帮』與『鐵旗帮』的糾紛之後，先在『天水帮』作了幾天客，後來『鐵旗帮』的副帮主也來請咱去他們那裏作客……」

齊雲飛問道：「鐵旗帮在何處？」

「在隴州。」史斌回憶地道：「我們到隴州鐵旗帮飲宴了幾天。一日，鐵旗帮副帮主寇東城說要帶咱們去趁墟，帮主便問他趁墟有什麼好看的，寇副帮主說明日是回人之墟期，勸咱們去開開眼界。帮主聽是回人的墟期，便答應了！」

史斌嚥了一口唾沫，續道：「次日一早，咱們便出發了，到了張家川果見人來人往，華胡相雜，十分熱鬧，但咱們武人對這種事，那裏有興趣，開開眼界也就算了，帮主說要去買匹馬代步，寇副帮主帶咱們去找。走了一陣，便到了馬市，只見那裏的馬都很駿健……」

× × ×

潘元濟道：「帮主，這些馬看來都不錯，咱們去挑幾匹吧！」

黃彪道：「帮裏用得着麼？若是用得着的，便多買幾匹帶回去吧！」

安容道：「用得着，每人多帶一匹，路上也可以換馬！」

黃彪稱妙。史斌道：「小武，你去挑吧！」

他手下一個矮瘦的漢子應聲走前，黃彪道：「史叔叔，你爲何不挑，却叫他去挑？」

史斌道：「小武以前做過馬販，論相馬的本領，他還在屬下之上哩！」

「原來如此！」

忽然馬堆裏傳來一個聲音：「你們買馬是作什麼用途的？馱貨的？代步的？長途跋涉的……」聲音腔調極重。

史斌道：「是代步的，最好能走長途的！」

黃彪道：「不錯，此處到濮陽千里迢迢，若不能走長途的，買來作甚！」

馬堆中忽然冒出一個瘦高的人來，却是個回回，道：「這些馬都是我的，隨便挑！」

小武道：「這些馬都不大好，咱們要好的，你還有沒有？」

那回回看了小武一眼，拇指一豎，讚道：「小伙子，你眼光倒還準呀，要多少匹？」

黃彪在遠處道：「二十四匹。」

「咱們帮主要二十四匹，有沒有？」

小武道：「你不用拿劣馬來騙人，俺以前也是販馬的！」

「不騙你，不騙你，二十四匹好的，有有！」

「在那裏？」

那回回忽然轉頭叫道：「圓圓，帶他們回家看馬！」

史斌見他懂得說漢語，便問道：「你家裏還有馬？」

「是的，我有個馬場，不大，養了七八十匹馬，很近的，我女兒帶你們去！」

黃彪說道：「算啦，咱們去別處看一看！」

回回道：「別人的馬沒好的，我的馬不輕易賣，因爲你們識馬，而且我身體又不好，不能照顧太多的馬，所以才賣給你們！」

黃彪不想麻煩，忽然馬堆裏又露出一個人來，那是個女的，臉上圍着一塊白布，但眉黛含春，雙眸閃亮，教人一望便知，必是個美人，這女子道：「諸位老闆，請跟奴家來吧！」她的漢語，比她爹好多了，而且又甜又軟，令人聽了渾身上下懶洋洋的，甚麼事也不想做。

黃彪、安容、史斌，甚至連年紀最大的潘元濟，在這刹那間也都呆了呆，魂魄似乎出了竅，在半天徜徉了一陣才歸體！

良久，小武才問道：「帮主，咱們跟不跟她去？」

黃彪雙眼發直，猶未定過神來，小武却又叫了幾聲帮主，他才瞿然一醒，乾咳了一聲，問道：「你大呼小叫的，成何體統！」

那回回女兒見他裝模作樣，不由「噗嗤」地一笑，黃彪只見到她眸子如籠上一層烟波，眉眼含笑，便已酥到骨子裏去，不由又發了半天怔才道：「快去快去，一齊去吧！」

那回回的女兒又是一笑，轉身道：「請跟奴家來！」

衆人尾隨着她走出市集，走去曠野小路上，黃彪一直魂不附體，潘元濟等人心頭都不甚痛快！

黃彪走快兩步，輕聲問道：「姑娘貴姓芳名？」

回回之女兒問道：「你是買馬的，管奴家姓甚名甚！」

「是是！姑娘，姑娘可曾去過中原沒有？」

「中原？」回回之女過了半晌才道：「奴家很想去，却苦無機會！」

黃彪大着胆子自我介紹道：「在下黃彪，乃黃河中游黃龍帮的新任帮主，家居河北，也是繁華之地……」

回回之女格格一笑。「繁不繁又與奴家何關？」話雖如此，話音剛落，她便問道：「黃龍帮大不大？」

「嗯，在黃河流域上的帮會，數一數二！」

「其他地方呢？」

「也不小矣！姑娘爲何問此？」

「你問得奴家，難道奴家便問不得你麼！」

「是是，歡迎姑娘垂問！」

回回之女又發出一陣銀鈴似的笑聲，黃彪大着胆子問道：「在下等即將回中原，姑娘何不同行？」

姑娘不答，黃彪涎着臉道：「姑娘若與咱們同行，便不用担心路上的起居飲食，和壞人的欺侮了！」

回回之女笑道：「也許你們都是壞人哩！」

黃彪忙道：「在下乃正人君子，敝帮在江湖上的聲名亦好得很，姑娘若不相信的，可以去問問人家。」

「我才沒空！」回回之女終究忍不住再問：「中原的女子聽說都是貌如天仙，可是眞的？」

「嘿，嘿！她們那裏有姑娘的一半漂亮！」

姑娘粉頸一扭，嗔道：「你幾時看過奴家的容貌？胡說！」其詞雖若有憾然，其心實則喜之。

「我，我沒胡說！」黃彪胆子又大了一分，問道：「姑娘如仙女下凡，爲何要圍上那塊方巾？」

姑娘不答，黃彪胆子更大，挑逗地道：「姑娘何吝讓人一睹芳容？不知在下是否有幸，能得償所願……」

「你的願望是什麼？」

「便是看看你的花容玉貌！」

「奴家容顏醜陋，不堪入目，是以才在臉上遮以方巾！」

「在下不相信！」

「奴家沒勉強你！」回回之女指一指前面，道：「吶，到了！」

那裏是一片青草地，四周圍以木欄，木欄之內有寮舍，木欄之外也有房舍，料是回回父女之居所。那木欄內果然有馬，三三兩兩散開在吃草，單看那神態及毛色，便知是好貨色。

小武叫了起來：「帮王，這些馬果然都是好馬，只不知價錢如何！」

黃彪道：「咱們打算買二十四匹，請姑娘開個價來！」

回回之女忽然跺足叫了起來：「哎呀，壞啦！」

黃彪忙問：「什麼事？」

「這些馬是爹的命根子，很多人要買，他都不賣，他本沒有賣價，我又忘記問他……」

史斌道：「再去問也不遲，反正路途不遠！」

黃彪道：「麻煩姑娘怎好意思，就請姑娘隨便開個價吧！」

潘元濟輕嘆一聲，道：「不如由老朽去問問他！」

黃彪盯了他一眼，道：「潘叔叔，侄兒都不急，你急什麼？咱們就在這裏等一等吧！嗯，你們先進去挑馬吧！」

回回之女道：「對對，我爹一下就回來，你們先進去挑馬吧！」

潘元濟等人都跑進木欄挑馬，但那些馬一見到陌生人進來，便向四周圍奔跑，黃彪見四周沒人便磨着回回之女道：「姑娘騙在下的，上天決計不會把你……」

「把我如何了？」

「總之你一定是絕色美人！」

「這與閣下何關？」

「絕色美人却用方巾把花容圍起，與錦衣夜行無異，姑娘不嫌可惜！」

回回之女斜乜了黃彪一眼，喟然的道：「實不相瞞，奴家曾發下一誓，那一個男子看到我的容貌，我便得嫁給他，所以我……」

黃彪心頭一跳，道：「如此豈不危險？若是碰上壞人，強行把方巾扯下，姑娘也要嫁給他？」

她道：「不是奴心甘情願的，自然不能！」

黃彪道：「就不知那一個人有這等福氣！」

忽爾一陣風吹過，回回之女一轉頭，臉上那塊方巾倏地吹落地上，姑娘忙把背對着黃彪，黃彪只看到她一小半張臉，便已心搖搖如懸旌，不克自持地走前。

回回之女如受驚之兔，倏地以手掩着臉，忙叫道：「快走快走！我，我不嫁給你！」

黃彪打蛇隨棍上。「姑娘，這是天意！咱們漢人喜歡說天意不可違，你聽過沒有？」

「我，我沒聽過！」

「這意思便是上天要咱結爲……結爲夫婦……咱們實在，實在不宜違反祂的好意，否則便會有災難了！」

「我不信……而且，而且這不是我願意的……」

「正因爲不是你願意，所以上天才安排一個機會，讓咱們見面……又安排了這一陣風，把你臉上的方巾吹了下來……日後你便一定會願意的了！」

「奴家怎知道你是不是騙我的……」

這話任何人都聽得出，她已有幾分意思，黃彪更是心頭怦怦亂跳，緊張地道：「誰會騙你？誰捨得騙你？」

「你們漢人都是三妻四妾的……」

「我沒有……以後……也絕對不會再討……」

「你坦白說，你有幾個老婆？」

「一個！我只有一個，我以後不要她，只要你……」

× × ×

史斌逐漸回到眼前，他抬頭看了聚精會神聽自己講述往事的齊雲飛一眼，道：「後來那回人到了牧場，帮主便向他提親，因爲事後帮主不說，咱們也不知道他給他多少好處，不過咱們帶去的金銀大部分給了那回人……」

齊雲飛道：「請恕在下斗胆問一句，你們那次帶多少財物去？」

「詳細數目史某也不大記得，但留給那回人的，約略有五六百兩銀子！」

齊雲飛笑道：「人道千金難買美人一笑，五六百兩銀子，把一位大美人娶了回去，實在便宜得很！」

史斌苦笑一聲，道：「少俠是外人，自然不覺得如何，但咱們這批『前朝遺老』，可就沒趣之至！」

齊雲飛一怔，問道：「為何？」

「這女人好弄權，又愛告『枕頭狀』，而且她興至之時，經常召咱們去聽她訓話，不過，大多數是要咱們輪流講『故事』給她聽！」史斌加上一句：「但每次黃彪帮主都在場！」

齊雲飛忍不住笑了起來：「她喜歡講什麼故事？」

史斌道：「所謂故事只是咱們本身在江湖上的經歷，而後來她更喜歡聽，有關武林中名人的傳聞！」

齊雲飛道：「如此也並不是什麼壞事，她是胡人，多聽一點中原的事，對她對黃彪和對黃龍帮，都有好處！」

史斌道：「壞就壞在她的要求沒有止境，而且經常指定要聽某些人的傳聞，要你下次講給他聽，若她不滿意，便告訴黃彪帮主……」

齊雲飛大感興趣。「她滿意不滿意，以什麼作準？」

史斌道：「如果資料不足，她便不滿意！」

「她既然不知道，你們大可以胡亂編

些故事搪塞！」

「但這女人雖然無知，却也有聰明的地方，往往同一位武林人物，她暗中要咱們其中兩三個人，同時講述他的故事，如果是胡揑故事，很容易露出馬脚！」

齊雲飛道：「哈，想不到這女人還很有點頭腦！」

史斌道：「她的失踪，和帮主他們的被殺與這些事，有何關係！」他語氣已顯得有點不耐煩。

齊雲飛一笑，改向另一個重要的問題：「你們在路上可曾與人結怨？」

史斌只稍一考慮便用力搖頭。「完全沒有？」

「也許你們認為此只是小事，但在別人眼中却是奇恥大辱！」

史斌這次想了半晌才道：「照記憶所及，也沒有與人發生什麼小衝突和不快的事件！」

齊雲飛眉頭一掀。「那麼你們可知當時有誰也喜歡胡姬的否？」

史斌道：「史某不知道……不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估計當地人士，喜歡她的人，必定不少！」他吸了一口氣：「可惜那回人已死！」

齊雲飛心頭忽地一動：「寇東城可知黃彪巳娶胡姬返來之事？」

史斌面色一變，道：「自然知道，當時他一直在場，本來咱們還應到隴州『鐵旗帮』告辭，於禮方合的，但帮主那時也不知被……被什麼迷了心竅，決定就由張家川回來，寇副帮主一直送咱們到風陵渡才與咱們分別！」

「此後，貴帮與『鐵旗帮』的關係若何？」

史斌自光又是一變，喟然道：「帮主娶了胡姬之後，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很多本來與咱們關係密切的帮會，後來都逐漸疏遠冷淡了！尤其……尤其是『天水帮』更甚！」

齊雲飛眉頭深鎖。「天水帮與貴帮的關係特別冷淡，莫非這件事便出在這方面！」他聲音轉高：「史堂主，天水帮與鐵旗帮的糾紛，其來龍去脈，可否透露一二讓在下知悉？」

史斌沉吟了一下，道：「這件事你最好問孟帮主！」

齊雲飛反問一句：「史堂主，依你看這幾件殺人案子，其癥結在何處？」

史斌乾笑一聲。「史某若知道的，咱們又何須讓少俠調查？少俠還有什麼要問的？」

齊雲飛想了一下，道：「暫時沒有，待有需要時，再向史堂主請教！不過在下不嫌累贅再說一遍，請堂主自現在起，提醒十二分精神留意一切，在下恐怕對方仍不會收手，屆時堂主便很可能是他下一個目標了！」

史斌面色一變，隨即抱拳，道：「多謝兄台關懷，史某自當小心提防！我告辭了！」

× × ×

午飯後，齊雲飛向孟石根道：「帮主有空否？可否借一步說話？」

孟石根微微一呆，問道：「少俠有何要事？」

「有關黃彪帮主等人被殺之事，有幾句話要問您！」

「好吧，請少俠到內廳稍候，待孟某處理了幾件事再進去！史兄弟，安兄的喪禮，準備得若何？」

齊雲飛見他們要商量帮務，便知機地往內堂走了，走了幾丈，見一個小丫環迎面走過來，便問道：「這位姐姐請了！」

那丫環連忙回禮，道：「公子有何請教？」

「請問關姑娘住在何處？」

丫環目光一閃，道：「關姑娘剛吃過午飯歇下，公子有事找她，恐怕要到晚飯時刻才見得着了……嗯，公子是否有要緊的事要跟她商量？待小婢去喚醒她！」

齊雲飛忙道：「沒什麼要緊的事，不必了！啊，對了，內廳在何處？」

丫環道：「請公子跟小婢來！」

齊雲飛跟她到內宅，丫環引他到一間頗大的房子裏，道：「這本是寢室，最近才闢作內廳，公子還有何吩咐？」

齊雲飛心頭忽然一動，問道：「姑娘平常是服伺誰的？」

丫環道：「小婢是服伺潘堂主的，最近才撥給關姑娘使喚！」

「你在黃龍帮多久？」

「小婢進來六年了！」

「問你一件事，黃彪在娶胡姬之前，與白夫人的感情如何？」齊雲飛正容地道：「此刻無人，你但說無妨，須知我現在是協助你們調查這幾件怪案！」

丫環想了一陣才道：「從表面上看來，他倆感情很好，起碼小婢未曾聽過他們吵嘴……」

齊雲飛並不因此放鬆：「為何說是表面上？莫非內裏不一樣？」

丫環忙道：「小婢……小婢不知道……但他們在一起時，帮主的神情……不像跟胡姬在一起……」

「哦，你是說黃彪在白夫人面前，神情冷淡，但在胡姬面前就很恩愛。」

丫環嘆了一口氣，道：「小婢年輕不懂……帮主跟胡姬在一起，不大像是恩愛的夫妻……」

齊雲飛心頭猛地一跳，忙再問：「此話怎說？」

那丫環有點着慌，齊雲飛用目光鼓勵她繼續說下去。丫環喘了一口氣才道：「小婢不知道有沒有看錯，人道夫妻，自然是……」說到此，臉上飛起兩朵紅雲，再也說不下去。

齊雲飛忙恫嚇她：「你再不說，我便告訴孟帮主，教他動刑迫問！」

丫環忙道：「公子請……小婢說就是了……」

齊雲飛取出一錠銀子來，放在几上，道：「你叫什麼名字？」

「小婢錦玉。」

「你老實告訴我，這錠銀子便給你買胭脂水粉！」

錦玉吸了一口氣，道：「小婢認為若是恩愛的夫妻，必是相敬如賓……最低限度，也得互相體諒，但咱們每次見到帮主，他都好像把胡姬當作是仙子一般，百般奉承，令人氣沮……」

齊雲飛道：「他對她如何，是他的事

，你們氣沮什麼？」

「但他是帮主，帮主失去尊威，咱們下面的也覺得臉目無光，最低限度也沒趣得很，總之跟黃龍帮主在生時的心情，完全不一樣！」

那丫環越說越流利，也越說越多，說得難聽一點，帮主在她面前就像是一條狗般，她說什麼，他都只有應是的份兒，這算是什麼恩愛的夫妻？」

「那他對白夫人又如何？」

「冷冰冰的，兇霸霸的，情況完全倒轉，他在白夫人面前，一副一家之主，一帮之主的氣派！」

齊雲飛忖道：「黃彪如此不肖，難怪孟石根等人氣苦，甚至鄙視他！」當下再問道：「白夫人又如何？」

「白夫人性子本就溫和，她在他面前就像是個毫無主見的妻子，一切以丈夫馬首是瞻！」

齊雲飛脫口問道：「她真的是個沒主見的女人？」

錦玉一驚，忙道：「這是小婢愚見而已，也許看錯了，公子莫怪！」

齊雲飛問道：「你與白夫人接觸多不多？」

錦玉道：「不算多，但却比見胡姬的機會多！她驕傲得緊，以為自己是天上仙女下凡，不屑與咱們這些凡夫俗子來往，哼，其實她那樣算是什麼，白夫人說得對，她是自困籠牢罷了！」

齊雲飛心頭再一跳。「白夫人為何會對你說這些話？」

錦玉臉上一紅，道：「是白夫人的婢子錦香告訴婢子的！至於白夫人為何會對她說出這種話，婢子便不知道了！」

齊雲飛再問：「你跟錦香很熟？」錦玉尚未回答，齊雲飛便聽見一個脚步聲傳來，他忙把銀子塞進錦玉的手中，向她打了個眼色，大聲道：「你去泡一壺茶來吧，若見到你們帮主，請告訴他，齊某在等他！」

錦玉剛把銀子塞進懷內，門外便有人道：「累少俠久候，孟某深感不安！」

錦玉連忙轉身行禮，怯生生地叫道：「小婢見過帮主！」

「免了，你去泡茶吧！」孟石根道：「少俠請坐！」

「帮主請坐！」齊雲飛舉手坐下。

孟石根道：「少俠剛才說有話問孟某，現在可以開始了！」

「在下想先問帮主一句，你能陪在下談多久？」

孟石根微微一怔，道：「此刻正值多事之秋，要處理的帮務可不少！」

齊雲飛道：「那麼半個時辰至一個時辰行不行？」

孟石根道：「好吧，開始！」

「在下認為胡姬失踪，黃彪，潘元濟與安容之死，表面上是四件案子，實際只是一件，二個死者都是中劍而死的，這是一個綫索，證明兇手是使劍的！」

「但使劍的人，江湖上多如牛毛！」

齊雲飛道：「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他們都是在三年前去河西的，換而言之，當年自河西回來的，除了那幾個帮徒之外，只剩一個史斌還未發生意外！」

齊雲飛說至此，故意停下，抬頭望着孟石根。孟石根臉色一變，也瞪着齊雲飛。「少俠有何高見？」

「高見不敢當！」齊雲飛站了起來，慢慢踱步，道：「愚見認為兇手以及黃彪等人被殺的原因，一定與那趟河西之行有關！」

孟石根點點頭，道：「這總算是一個頭緒！」

「胡姬很可能還未死！假如咱們以上的推測都沒錯，那麼她很可能是被殺死黃彪等人的兇手刧走的！」齊雲飛轉過頭來：「而且此人很可能以前便一直在暗戀胡姬？」

「既然如此，他為何直至這時候才來下手？」

「這個很容易解釋，當時那人可能不在張家川，到他趕去時，巳是人去樓空，又不知道她來了貴帮，經過將近三年的明查暗訪才知道她嫁給黃彪！」

孟石根霍地站了起來，雙手負背，快步在廳內打圈，門一開，錦玉捧着茶進來，幾乎與他碰個滿懷，孟石根道：「放下就行，沒事了，出去吧！」

錦玉應了一聲出去，順手把門關上，齊雲飛轉過身來問道：「帮主認為愚見若何？」

「少俠不愧是人中龍鳳，短短半天工夫，便理出這些頭緒來，孟某佩服之至！」孟石根道：「少俠之見，思之頗覺成理，但至今猶未有證據，還不能下判斷，你說是不是？」

齊雲飛心頭一跳，忖道：「孟石根原來粗中有細，怪不得深受手下愛戴！」

孟石根見他沉吟不語，只道他生氣，忙道：「孟某不懂說話，若有得罪少俠的地方，請原諒！」

「帮主所言極是，在下深感同意！」

「少俠不是說有話要問孟某麽？」

齊雲飛斟了兩杯茶，孟石根坐了下來，兩人同時舉杯呷了一口。齊雲飛吸了一口氣，道：「在下若問得冒昧的，請帮主原諒！」

「無妨！就請少俠問！」

「帮主認為白夫人的為人如何？」

孟石根一愕，脫口問道：「少俠因何問此？」

「貴帮之內，任何人都有嫌疑！」

孟石根不悅地道：「剛才你不是說，兇手必是胡姬之暗戀者麽？怎地又拖到白夫人去！」

「不錯，我至今仍然認為兇手必與那趟河西之行有關，但請帮主想一下，若果貴帮沒有內應，兇手能三番四次潛進來行兇麽？」

孟石根不由語塞，半晌才道：「白夫人是個賢淑的婦人！」

「帮主對她瞭解有多深？」

孟石根再度泛起不悅之色。「她是帮主夫人，孟某免不了跟她略有接觸　怎談得上有多深的瞭解！」

「那就是說，她是賢淑的婦人，這只是你憑直覺得到的印象！」

「不錯，孟某承認！」

「帮主也見過胡姬，認為她如何？」

孟石根神情略為激動。「她不是人，

是隻妖精，狐狸精，也不知她使了什麼手段，把帮主弄得神魂顚倒，不理帮務！」

「帮主與她接觸多不多？」

「說多不多，但說少又不少！」

「聽說她很喜歡聽你們講故事，孟帮主講些什麼給她聽？」

孟石根嘆了一口氣，道：「所謂故事，不過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的傳聞而巳，包括少俠在內！」

齊雲飛一怔，道：「連在下也被其垂青？哈哈，孟帮主，你如何介紹在下的事蹟，可否講些給在下聽聽否？」

孟石根臉上一熱，訕訕地道：「少俠問來作甚？此不過是爲了交差罷了！不過孟某絕未亂加上自己的揣測，或添枝加葉，少俠放心！」

「在下才不會把這種事放在心上，怎不放心！」齊雲飛想了一下，問道：「帮主可還記得，她對在下某一些傳聞最感興趣？」

孟石根囁嚅地道：「是有關少俠與杏園的柳三小姐奇聞！」

齊雲飛臉上微微發熱，哦了一聲，問道：「爲什麼？」

孟石根道：「孟某怎知道！不過有關武林中的少年俊彥，她都格外感興趣！」

齊雲飛又再哦了一聲。「孟帮主可曾見過胡姬之眞臉目？」

孟石根雙眼突現神采，臉上微紅，連胸膛也急促地起伏了幾下，用力地點頭。齊雲飛心頭一動，忖道：「那胡姬必是一代尤物無疑矣，連孟石根這種人，一提起她也有此反應，不用看也可知道！」心中忽然升起一股強烈的慾念，急欲一睹胡姬之丰采！

齊雲飛吸了一口氣，問：「她，她到底長得如何，令黃彪如此痴迷？」

孟石根聲音微變。「的確是一個美人……啊，不！不是美人，是一代尤物！」

齊雲飛無暇分析美人與尤物之分，忙又問：「到底她的長相如何？」

孟石根呆呆地道：「孟某未曾見過任何女人可以與她媲美的，你叫我如何形喻？總之她是孟某見過的最美麗的女人，美得令人不敢迫視，令人自慚形穢！」

齊雲飛不由聽痴了，脫口道：「難道她比柳三小姐還美麗？」

孟石根看了他一眼，道：「柳三小姐長得如何，孟某未見過，不敢下判語，不過猜想世上巳難再找一個可以與她媲美的女人了！」

齊雲飛喃喃地道：「難怪黃彪對她痴迷若此！」

孟石根道：「有一點很奇怪的，雖然她母親是漢人，到底他父親是回人，但她根本沒一絲回人的特徵！」

齊雲飛問道：「也許她根本不是回人，那個馬販只是她的義父！」

「但她與回人都矢口說是親父女！」

齊雲飛再問：「黃彪死在床上的？」

「正是，死在他與胡姬睡的床上？」

「現場如何？」

孟石根嘆了一口氣道：「毫無掙扎的跡象，一劍畢命，正中喉頭就好像是自殺的！房門虛掩，連睡在樓下的丫頭錦雲也不知道，直至次日她上去拍門才發現！」

齊雲飛喜道：「錦雲如今何在？」

「她那天被嚇了一跳，日後便神智不清了，後來她說要去找大夫，便一去不復返了！」

齊雲飛心頭怦然而跳。「她胆子很小？見到一個死人便會嚇得神智不清？」

孟石根呆了一呆，喃喃地道：「不錯，的確有點蹊蹺，莫非是那賤人勾結外人弒主的！可恨！」

「她在什麼時候離開的？」

「在你跟關丫頭去梅園的當日下午離開的？」

「沒人陪她去找大夫？」

「當時帮主剛死，一切亂糟糟，多少大事待辦，有誰會想到她？」

齊雲飛道：「這丫頭來多久了？」

孟石根想了想道：「她很小便買進來了，後來讓胡姬挑上留在身邊服侍……」

齊雲飛快口道：「如此她如何與外人勾結？」

孟石根道：「胡姬有時要買些胭脂水粉或是零食諸物，是派她去買的！」

「說句老實話，孟帮主，在下認爲白夫人頗值得懷疑！」

孟石根道：「她雖有害他們的道理，但按說只會對付胡姬與安兒等人，絕不該殺死黃彪帮主，這樣對她有何益處？」

齊雲飛道：「不然，女人若對丈夫絕望，其心腸之硬、狠、毒、絕，都還要比男人深了幾分，她在失望之餘，把黃彪也殺了，並不奇怪！」

孟石根截口道：「這便是在下請你來此的原因之一……」

孟石根截口道：「你要孟某提供資料，別人可以，但她不行。她雖是孟某的後輩，但到底是前任帮主夫人！」

「在下不會強人所難，但有些問題答了，對你的人格全無影響！比如她的名字，娘家情況！」

孟石根沉吟了一下才道：「她小名籠紗，娘家在河南也薄有名氣……」

齊雲飛道：「其父莫非便是『再世季常』白顧生？」

孟石根喟然道：「眞是現報應，白顧生一生老婆奴，她女兒却遭受丈夫冷落！白夫人還不敢把眞相告訴其娘哩，否則本帮將更多麻煩！」

原來白籠紗之父，白顧生也是武林中人，出身華山派，在武林中薄有名氣，奈何其妻何桂枝是出了名的河東獅，他偏生又有季常之癖，唯妻命是從，因此武林好謔之人，便稱他爲「再世季常」！

齊雲飛道：「如此說來，白夫人的武功也不錯吧，而華山派也是以劍法馳名江湖！」這刹那，他忽然記起一事，華山掌門顧華章巳失踪了幾年，而華山離河西又不遠！顧 章與胡姬之事件有沒有關連？

孟石根搖頭，道：「孟某要的是眞憑實據！」

「所以在下斗胆向孟帮主討個人情，容許在下可以隨時出入後園，我要調查一切！」

孟石根不假思索便答應他，齊雲飛再道：「最後一個問題，在下想知道帮主對趙老七的印象！」

孟石根又一怔，但隨即升上不悅之色

，冷冷地道：「你又懷疑他什麼？」

齊雲飛目光何等銳利，孟石根臉上的變化，他自然看得清清楚楚。「孟帮主莫怒，在下的心中，嫌疑人物還有幾個，比如史斌也是其中一個！」

「史斌又有何值得思疑之處？」

「當年西北之行的人，只剩下他一個，怎不値得思疑？」齊雲飛道：「而潘元濟與安容死時，都是趙老七發現的！」

孟石根道：「趙老七對本帮忠心耿耿，立下不少功勞，而且幾番冒險去救本帮的弟兄，這樣的人還值得懷疑？少俠，孟某認爲你最好再繼續調查，待有了進一步的證據才與孟某研究！」

齊雲飛有點窘，道：「在下也不敢再躭誤帮主的時間了！」

孟石根長身而起，道：「少俠若有何需要，請跟孟某說一聲！」

齊雲飛把門拉開，兩人一齊出廳，孟石根向前堂走去，齊雲飛則向內走去。到了牆垣前見門巳鎖上，不過他得到孟石根的允許，再無顧忌，雙脚一頓飛了進去。

園內一切仍如今晨，仔細瀏覽一下，才發覺那些草木都開始有枯黃的跡象，料是因爲黃彪死後，沒人進來澆水的結果。

齊雲飛不急着進絕色樓，先在後園走一圈，這園子佔地極廣，估計有二十多三十畝。除了絕色樓還有一紅色的房舍，連在花叢假山中間，他走了過去。

那座房舍不大，但飛簷畫棟十分精緻，四周的牆壁原來分成兩截，下半截的全是一扇扇的門牕，連接起來，看來這些門都是活動的，不過現時都鎖了起來，估計這不是住人的。齊雲飛又向前走，前面是個小池，旁有水榭，有流水小橋，再過去才是絕色樓。盡管景物依然動人，但人去樓空，總有點冷冷清清的感覺。

齊雲飛飛上絕色樓的上層，由走廊入屋，那間巨大的寢室今早巳來過，但來去匆匆，竟無發覺床褥上的血跡，好一大團，但也只有一團！血跡巳變黑，雖不太刺眼，但却有一種噁心的感覺！

黃彪死時就躺在上面的！床前踏几上面還放着兩對鞋子，一男一女的。齊雲飛暗暗好笑，「胡姬失踪巳好幾個月，想不到黃彪還把她的鞋子放着。」

齊雲飛把踏几搬開，爬到床底去，床下只有灰塵，別無他物，他重新把踏几擺好，再到他處檢視。

他在寢室內躭了一個時辰，把裏面的一切搜遍，連粉盒也打開來看過，都沒有什麼發現，想到別處去探看又因天色暗了，更因找不到火種點燈，只得作罷。

他出了後園，直向關笛的房居走去，房內有人聲，齊雲飛伸手扣門。

「誰呀？」房內傳來錦玉的聲音。

「在下齊雲飛，關姑娘在麽？」

門拉開，只見關笛正坐在床沿縫衣服，齊雲飛走了進去，道：「丫頭，你是不是病了？」

關笛啐了他一口。「你別咒人！」

「嘻，原來你躲在這裏做衣服，準備送給情郎啊！」

「是的，有何不對？」

「女大不中留，有什麼對不對的！」

齊雲飛伸手一摸，道：「哈，這布質好軟細！哼哼，這種白衣不怎配韓鐵衣那種黑炭頭穿！」

錦玉嘻嘻一笑，道：「公子，小姐是要送給你的呀！」

齊雲飛一呆，隨卽又涎下臉，笑嘻嘻地道：「眞的？，眞不枉我疼你一場！」

關笛金針在他手背上刺了一下，嗔道：「你幾時疼過我，算啦，旣然你認爲小妹不中留，那我就索性把它送給別人！」

齊雲飛道：「送給誰？」

關笛眼波一橫，故意噘着小嘴道：「當然是送給黑炭頭啦，你認爲他不合穿我偏要叫他穿，也許他穿後比你還像哩！」

齊雲飛哈哈笑道：「情人眼中出潘安，他不穿也比我俊！」

關笛又啐了他一口。「你說話怎地不三不四的！」

齊雲飛一愕，道：「愚兄說話如何不三不四的？」

錦玉掩嘴道：「齊公子，你剛才說黑炭頭不穿衣服比你俊！」

齊雲飛這才知道犯了語病，忙道：「小妹，愚兄向你陪禮！不過愚兄的確不是有意的！」

關笛道：「算啦，以後小妹若有什麼地方得罪你的，你可以得原諒我！」

齊雲飛直起腰來道：「這個自然！」

「人家見天氣開始轉暖，所以才替你縫一件薄衣！吶，你先試穿一下！」

齊雲飛到屏風後換了，大小剛合，只稍長了一點，關笛用白粉劃綫道：「明日便可大功告成！」

「明天後天都沒所謂，你且先陪我坐坐！」齊雲飛重新換了衣服出來！

關笛教錦玉去準備晚膳，把新衣鋪在床上，拿剪修改：「你說呀！」

齊雲飛道：「你怎地不瞅不緊的？愚兄可是爲了你呀！」

「也是爲了說服你的嫌疑！」

「就算是吧，你怎不緊張，問問我有沒有頭緒？」

「你若沒有頭緒的，我問了也是白問；你若還沒有頭緒的，我問了反令你担心，反正有害無益，不如不問！」

「你可以帮我出出主意！」

「我只是個不更事的小女孩，懂得什麽？」

齊雲飛恨得牙癢癢的，他眼珠子一轉，計上心頭，故意長嘆一聲，道：「那後園景色迷人，我本想今夜帶你去玩玩的，你旣然……」

「好稀罕麽？我又不是未去過！」關笛頭也不抬，那語氣的是一副不緊不緩。

「今夜有月！你可還未曾在月下欣賞過！喂，不如咱們把酒菜帶到園子裏去，在水榭裏邊吃邊喝，邊賞景看月，你說那景緻有多好？」

關笛不覺有點心動，放下手中針綫，問道：「你到底有何居心？」

齊雲飛笑嘻嘻地道：「我一個人對着那座小樓，悶死了，你做做好心，今夜去陪我！」

「你到那小樓作甚？」

「嘿，黃彪死在裏面的，還有，胡姬也是在裏面失踪的，不該去查一查麽？」

「我相信他們巳查過，你何必在那上

面浪費時間？」

「不，我希望在裏面找到綫索！」齊雲飛語氣十分肯。「我不相信兇手眞的連一絲痕跡都沒留下！」

關笛心頭怦然而跳，有點意動，道：「但我要替你做衣服……」

「嘿，你敎錦玉替你縫吧！」

關笛終於答應，齊雲飛叫關笛先找些刀石火摺子之類的東西，不一陣，錦玉自灶房回來，手上提着兩隻食籃，這妮子下午得到齊雲飛的好處，多弄了兩個菜，又取了一罈酒，要巴結他。

關笛叮嚀了她一番，然後與齊雲飛携食物帶酒到後園去。

此刻已是戌時，天黑月現，地上一片銀輝，後園靜悄悄的，果然是個好去處！

齊雲飛把酒食放在水榭石桌上，關笛斟了兩杯酒，自己舉起一杯道：「大哥，小妹祝你早日把殺安堂主的眞兇抓來！」

齊雲飛喟然道：「無端端惹上麻煩，愚兄何嘗不希望能早日脫身！」

兩人呷了一口，慢慢吃起菜來，關笛抬頭見到樹梢上的朗月，忽然痴痴地道：「不知他如今在何處……」

齊雲飛心頭一跳，暗道：「這小妮子原來眞的看上了韓鐵衣，咳咳，可惜韓鐵衣只想着柳擷紅！」

一提到柳擷紅，觸動情思，他失魂落魄地把酒盞放下，暗道：「她在那裏？還在梅園還是已囘了家？」這刹那，他忽然覺得天下諸物雖可愛，但却絕不如心愛的情人萬一！

關笛見他失魂落魄之相，不由嗔道：「大哥，你怎不答我？」

齊雲飛瞿然一醒，笑道：「大哥又不是你肚子裏的虫，怎知道你說誰！」

關笛伸手擂了他一下，道：「你明明知道的！」

齊雲飛嘆了一口氣，道：「但願他不是跟她在一起！」

這次輪到關笛一愕，隨即冷哼一聲：「我才不相信她眞的有仙子般的容顏……哼，她幪着臉有誰知道眞僞？」

齊雲飛笑而不答，他心頭一動，忽又想起胡姬，看來胡姬的魔力比柳擷紅還要大上幾分哩！一股熱血衝上心間，他忽然道：「不知小樓裏有沒有胡姬的畫像！」

關笛再一怔，道：「她的畫像有何作用？」

齊雲飛無心賞月，道：「快吃吧，吃飽好去工作！」關笛依言收起心情，兩人匆匆把肚子塡飽，也不收拾便去絕色樓。

樓下的門鎖着，樓上又有欄杆，齊雲飛怕關笛力不能逮，拉着她的手臂發出一股柔力把她先送上去，然後自己飛上樓。

「小妹，把火熠子給我！」關笛把火摺子幌亮，齊雲飛下意識地轉頭望去，目光一掠，忽見一道黑影在遠處横掠而過，他連忙一口把火吹熄！

「什麼事？」

「那邊有人！」齊雲飛見黑影飛向白籠紗居所那邊，心頭怦怦亂跳，輕聲道：「咱們過去看看！」他輕舒猿臂，攬着關笛的小蠻腰，微一用力越過欄杆飛下去。

夜風吹來，關笛嗅到自他身上散發出來的男子氣息，心頭燠熱，粉臉飛上紅暈，心中忖道：「大哥不但武功高人俊俏，而且風流倜儻，那個女兒家不愛這種人？只可惜我先遇到韓大哥，把相思枉寄，多添了幾許煩惱！」

齊雲飛那知道她的心事？拉着她在園中飛馳，不一陣便已到達白籠紗居所的後門，他不是魯莽的人，先在門上聽了一會，只聽裏面有關門的聲音，心頭跳動更劇，轉頭悄聲道：「妹子，你在此等我！」

關笛道：「不，你帶我上去！」

齊雲飛心頭焦急，只怕裏面發出事故，沒奈何只得拉她上牆頭，只見院子裏沒人，屋子裏却有燈光透出，他吸了一口氣，再帶着關笛躍下去，他向關笛打了一個手勢，示意她勿作聲，然後慢慢走前。

他伏在門板上凝神靜聽，裏面一個男子的聲音道：「夫人怎還不出來？」

聲音不但溫柔，而且有點耳熟，肯定不是刺客，齊雲飛心頭怦怦亂跳，忖道：「莫非因爲黃彪冷落了妻子，所以她把心一横，幹起紅杏出牆的事來？咦，這人聲音這般熟，到底他是誰？」

只聽錦香格格一笑，道：「急什麼，喝茶麼？」

「不必了，剛吃了飯！」

這次齊雲飛終於認出他的聲音：「是史斌！好傢伙，難怪河西之行的人都死了，只剩他一個，原來他暗戀胡姬，却勾結白夫人，兩人一齊幹下這些天理不容的事來……」

心念未了，裏面傳來一陣脚步聲，接着又聽見白籠紗親切的聲音：「你怎地此刻才來？」

（未完・八）

民初俠情技擊小說

大帥夫人

龍乘風・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雲玉霞在白電的賭場上和上海一間大銀行的董事長齊六爺賭牌九，雲玉霞很豪賭，齊六輸了兩萬塊，她賭得性情發狂，一注就押下十萬塊，齊六表面着慌，心裏却高興，他已串同荷官孟通想出千術騙財，却被白電看穿，出來調停，亦不斥穿他們兩人，齊六、孟通知難而退。雲玉霞不知內因，只好悻悻然離去，白電借故送她回去，却將她送到齊六公館，說明齊六因挪用銀行公欵，搶購股票，損失慘重，這幢樓是賣給他的。白電找到齊六，願借十萬元給他還債，條件是：將董事長席位讓給他，作爲交換條件，齊六不答應，二人正在爭持未有結論……

屢受挫折　賭了夫人

白電說道：「我知道，只要有兩位董事提議，這大會就可以在三天之內緊急召開。」

齊六爺突然握緊拳頭，重重一拳打在椅子的扶手上：「你好卑鄙，竟然要乘人之危。」

白電冷冷一笑：「說到乘人之危的本事，你該做我的祖師爺才對！」

齊六爺陡地一呆，道：「這是甚麼意思？」

白電冷冷地盯着他，道：「你還記得任年嗎？」

聽見「任年」這兩個字，齊六爺面上突然泛現出一種極度的恐瞿。

這時候，他的面色簡直就是一片死灰，過了很久，他才顫抖着聲音問：「你……你是任年派來找我算帳的人？」

白電冷笑一道：「我和任年沒有任何關係，我們彼此之間甚至從來沒有見過面。」

齊六爺搖頭道：「不！我知道你是爲了任年才來找我算帳的！」

白電道：「你這個人就是太自作聰明，以爲一定是仇家才會找你算帳，但你可曾聽過，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八個字？」

齊六爺說道：「你以爲自己是個俠士麼？」

白電道：「我並不是甚麼俠士，但像你這種人，却是誰都可以把你狠狠教訓一頓的，當年，任年協助你擊倒商場上的幾個大敵，但到後來，他居然會給你的手下打斷了一雙腿，直到現在還不能站着走路呢！」

齊六爺叫道：「那不是我的錯，只是我的手下喝醉酒了，一時意氣之爭才會出錯——」

「不要在我面前狡辯了！」白電叱喝道：「你說這種話，簡直是在侮辱我的智慧！」

雲玉霞怔怔地瞧着白電：「你最後這句話，我好像在甚麼地方聽過似的。」

白電微微一笑，道：「那麼，妳一定

看過青峯話劇社在大時代舞台表演過的話劇。」

雲玉霞目光大亮，說道：「不錯，我記起來了，這是一句台詞，它實在說得很精采！」

「妳對這種年青人的話劇，也有興趣嗎？」

「你是不是說我老？」

「老並不可怕，而且有種女人是越老越可愛的。」

雲玉霞的臉立刻紅了，她咬着嘴唇，罵道：「你眞是個瘋子！」

白電哈哈一笑：「若不是個瘋子，又有誰敢和妳在一起？」

齊六爺忽然也在笑，但他的笑容却酸楚得像是吃了幾百枚鹹話梅。

白電又盯着了他，說道：「孫德舫對你來說，固然是深痛惡絕的大仇人，但任年却一定對他感激到不得了，他會興高采烈地告訴別人說：『老齊也終於遇到報應了！』」

齊六爺捧着額，痛苦地說：「你們都想我倒下，你們都想我死在上海！」

白電道：「但你又可曾想過，在你還沒有倒下之前，已有無數人在你的脚下犧牲了？而且直到現在，還有不少人給你利用着！」

齊六爺雙手亂搖，道：「不要再說了，我承認失敗就是！」

白電說道：「失敗也有很多種原因，有些人一次失敗，就連想活多一天都變成奢望。」

齊六爺淒然一笑：「我現在不是這樣嗎？」

白電道：「你這是報應，而且你還可以活下去，只不過把董事長這個位置讓給別人來做而已。」

齊六爺道：「不做董事長，我還能做甚麼？」

白電道：「做個副董事長也不錯。」

齊六爺道：「銀行裏早已有了副董事長。」

白電道：「那麼就增加一個，變成兩個副董事長。」

齊六爺呆了半响，才長長地嘆了口氣：「我似乎已沒有別的選擇餘地了？」

白電冷冷一笑，道：「你現在還能有這一條路可走，已經是很大的福氣。」

齊六爺目注着他：「你眞的要做銀行董事長。」

白電搖搖頭，道：「要做銀行董事長的人並不是我。」

齊六爺一怔：「不是你又是誰？」

白電說道：「你現在毋須知道，我只想聽一聽你說一句，到底是答應還是不答應？」

齊六爺沉默了很久，終於還是點了點頭。

白電這才露出了滿意的微笑：「很好，你總算還識得進退。」

然後，他就拖着衞夫人走了。

× × ×

在齊公館外，紂王早已準備好一切，就只等着白電出來。

白電終於出現了，紂王立刻舉槍，向着他的頭部瞄準。

這一柄槍，他花了一百五十塊才買回來，若在幾天之前，他是絕對拿不出這筆錢的。

但現在，區區一百幾十塊，他已完全沒有放在眼內。

而且，只要殺了白電，他還可以得到更多的獎賞。

槍聲終於響起，白電立刻仆倒下去！

× × ×

槍聲一响，雲玉霞的一顆心彷佛立刻就已跳出了口腔之外。

她絕不是那種胆小如鼠的女人，但是一下槍聲來得實在太突然，而且在她身邊的白電還同時仆跌了下去！

但她也沒有發出尖叫聲，只是立刻也俯伏下來，扶着白電。

「白電，你怎麼了？」

白電慢慢地抬起頭，道：「一顆子彈，射中了我的……心臟……」

雲玉霞嚇得臉色煞白：「不！你不要騙我！」

白電苦笑了一下：「到了這個時候，我還能騙妳嗎？」他握着她的手，道：「本來，我還以為我可以和妳在一起愉快地生活的，但現在不行啦……我……」

「不要悲觀，你一定會沒事的！」雲玉霞終於叫了起來。

白電痛苦地抽搐着：「我不行啦，而且妳又不肯離開衞天坤，我就算活着又有甚麼意思？」

雲玉霞望住白電，心頭忽然怦怦亂跳，她急了起來，便說：「不！我和衞天坤之間根本就沒有眞正的感情存在，只要你振作點活下來，我一定會離開這個吃人不吐骨的魔鬼。」

她這幾句話講得很响亮，白電的目光也立時大亮起來。

他把她的手握得更緊了，道：「妳沒騙我？」

雲玉霞道：「我怎會騙你……咦？你說中了彈，怎麼沒有流血？」

白電笑了起來，而這一笑，可說是充滿了奸猾的味道：「妳就是子彈，妳已射進我的心裏，所以我就算流了大量的血，妳也是看不見的。」

雲玉霞恍然大悟，拳如雨下也打在他的身上：「原來你根本就沒有受傷！」她打了八九拳，打得連自己的手也酸軟了，而白電却反而若無其事。

她終於停止了動作，又道：「但那一聲槍响……」

白電淡淡一笑，說道：「射上半空去啦。」

雲玉霞吸了口氣，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就在這時候，她看見了一個高大的年青人，握着一柄手槍走了過去。

白電立刻從地上跳起，上前跟這個年青人熱烈地握手：「秦揚，這一次，是你救了我！」

原來這人竟然是尹秦揚！

× × ×

白電的說話，並沒有半點誇大，這一次，的確是尹秦揚救了他的性命。

若不是尹秦揚及時殺出，把紂王的脖子勒住，那麼，紂王這一槍最少有九成機

會可以射殺白電。

但紂王剛要扳動槍機的時候，一隻强而有力的手臂已箍在他的喉管上。

這一箍力道極大，所以紂王雖然射出了這一槍，但却已射上半空去了。

原來不但紂王要找白電，尹秦揚也要找白電。

紂王找白電是要殺他，而尹秦揚找白電，却是想投靠他，希望自己可以在上海這個花花世界裏扮演一個角色。

紂王雖然只是一個老粗，但為了這一次行刺，他已花費了不少心思。

他居然能够一直跟踪白電，這就不能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原來他也僱用了一輛車子來跟踪白電，而現在，那個開車的司機早已給他殺死滅口。

小上海也遭遇到同樣的命運，紂王可說是滿懷信心，認為自己一定可以順利完成任務的。

可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他怎樣也料不到，尹秦揚會突然出現，不但救了白電一命，還把紂王活活勒死。

白電緊握尹秦揚的肩膊，忽然又問：「洗蓮怎樣了？」

尹秦揚道：「她已離開了上海，有雷將軍和師父照顧着她，你大可以放心。」

白電道：「但你為甚麼又回來？」

尹秦揚道：「我認為上海這地方很好，很適合我這種人。」

白電道：「你以為是那一種人？」

尹秦揚道：「我喜歡過着多采多姿的生活，我常聽到人說，上海是個冒險家的樂園。」

「樂園？」白電嘆了口氣，道：「但照我看，這裏簡直就是地獄，難道你沒看見，這裏又有人被殺了？」

這時候，小江北正揹着小上海的屍體走了進來，他兩眼血紅，聲音古怪得難以形容：「白老闆，我們要回鄉下去了。」

白電道：「你們都是孤兒，你們的鄉下在甚麼地方？」

小江北搖搖頭，道：「我不知道。」

白電還待再問，小江北又接着道：「我們只是要離開上海。」

白電嘆息着，從袋裏掏出了一叠厚厚的鈔票，遞給了小江北：「錢，並不能代表甚麼，但你一定要拿去！」

小江北接過了鈔票，說：「你給我，我一定會收下，否則你會不高興，甚至會認為我對你不尊敬。」

白電道：「你很瞭解我，但你也應該知道，我並不是那種器量狹窄的人。」

小江北道：「這一點我當然也很清楚，否則，咱們兄弟也不會拚着一身剮的危險還追隨在你左右，但我們現在一定要去了，你會不會怪我們？」在他的心目中，小上海彷佛仍然是活着的。

白電沒有說話，只是上前擁抱着小江北，也擁抱着小上海的屍體。

小江北默默無言，但眼角却已忍不住淌下了兩行淚水。

× × ×

這一對孿生孤兒，就在這一晚悄悄地離開了上海。

但尹秦揚却要代替他們的位置，留在白電的身邊。

白電沒有允許，也沒有反對，只是叫他到旅館住兩天，慢慢才從長計議。

雲玉霞在尹秦揚離去後，才對白電說：「他是個有前途的年青人，但若跟隨着你，只怕不會有甚麼好結果。」

白電點點頭，道：「妳這句話倒是一針見血，所以，妳一直都沒有跟着我的打算。」

雲玉霞吸了口氣，忽然仰起臉瞪視着他：「不！剛才我已答應和你在一起。」

白電揮了揮手，嘆道：「不要哄我歡喜了，剛才我騙妳傷心，所以妳才會答應的……」

「你錯了，我答應你是出自衷誠的。」雲玉霞把臉龐依偎在他的胸膛上，「不瞞你說，我從來都沒有喜歡過衞天坤，但對你却……却是剛好相反……」

白電看住他，眼神深刻之極：「妳不後悔？」

雲玉霞態度很堅決地說道：「我不會後悔，就算衞天坤殺了我，我也絕不會後悔。」

白電冷冷一笑，說道：「妳以為衞天坤可以控制整個上海嗎？別人怕他，我可不怕！」

雲玉霞道：「我也不怕。」

白電道：「妳不要再回衞家了，至於易羣，我會派人接他回來。」

雲玉霞眨着眼，忽然說道：「我是不是朵藏着炸藥的玫瑰？」

白電柔聲道：「為了妳，就算粉身碎骨也是值得的。」

雲玉霞咬咬唇角，直到現在，她才知道眞正的愛情是怎樣的。

這算不算是「遲來的春天」？

× × ×

在衞公館的豪華大廳裏，自鳴鐘剛敲响了十一下。

衞大帥嘴裏咬着一支只剩下兩寸長的雪茄，但雪茄的積灰却已足足有五寸。

他坐在一張沙發上，面色難看得很，就像是雪茄灰。

盧快已給人「送」了回來。

他並沒有受到甚麼嚴重的傷害，只是頸後給人重重打了一下，昏厥了大概幾分鐘左右。

但就在這幾分鐘之內，他丢了車子，也丢了衞大帥的臉。

每個人都以為他這一次會遭殃了，誰知衞大帥並沒有怪責他，還對大家說：「這是老子故意叫他放走夫人的。」

這當然是謊話，但除了盧快之外，旁人也很難知道這句話是眞是假。

十一點零三分，一個人從客廳外走了進來，那是朱公子。

朱公子仍然和平時一樣，身上每一件衣飾都十分講究，但臉上的神情却沉重得像是一塊鉛。

他走到衞大帥的面前站定，兩人互望了整整兩分鐘，四道目光交流都是同樣地深沉。

衞大帥終於把雪茄捺熄，然後一拳重重打在桌子上，道：「老子大概要信信邪，明個兒要上觀音廟參拜神靈求個保祐大吉了。」

朱公子道：「求人不如求己，求神也不如求己。」

衞大帥哼一聲：「老子以前也是這麼說，但近兩三個月來，老子眞是倒霉得混帳！」

朱公子道：「形勢稍有差逆，弗是人生在所難免的事，大帥毋須過份担憂。」

衞大帥扭曲着臉：「朱世恆，你可知道今晚發生了甚麼事？」

朱公子望着他臉上的表情，過了一會，才輕輕嘆息着，訝道：「大帥夫人只是一時受人所愚，相信她很快就會回心轉意的。」

「回心轉意！老子送她回老家吃豬屎餅才是眞的！」衞大帥憤怒地說：「那小白臉到底是從那裏鑽出來的？白電！白電！老子在上海混了這許多年，還是從這兩天才聽過這混蛋的名字！」

朱公子沉吟道：「白電這個名字，多半是杜撰出來的。」

衞大帥冷冷道：「他的名字是眞是假，老子不管，但他幹了紂王，又把老子的老婆帶走了，這分明是要把老子的腦袋咬掉下來！」

朱公子目光一閃：「大帥懷疑他就是大血獅？」

衞大帥嘿嘿一笑：「你看呢？」

朱公子道：「這也並不爲奇，否則，又會有誰可以在三幾天之間把上海鬧得天翻地覆？」

衞大帥啐了一口，罵道：「不管他是大血獅，還是個大黃狗，若再給他狂吠三幾天，只怕整個上海，都會變成他的天下了。」

朱公子皺了皺眉：「白電雖然有點邪門，但却也不是神通廣大得那麼厲害的人，但再想深一點，他似乎又和血獅帮沒有甚麼關係。」

衞大帥一怔，問道：「你怎會有這種看法？」

朱公子道：「在兩天前，血獅帮曾跟白電的人展開火併。」

衞大帥道：「你看這是眞的火併還是裝模作樣的臭把戲？」

朱公子道：「那一仗打得很兇，血獅帮有幾個打手都死在斧頭之下。」

衞大帥道：「照這種情況，這姓白的混蛋又不像是血獅帮的人，他媽的，這厮鳥漢有幾顆腦袋？居然到處撩風點火，是不是不想活了？」

朱公子道：「他年少多金，怎麼會不活？」

衞大帥道：「這小子不但來歷神秘，手上的鈔票更是多得出奇，他奶奶的，聽說連柯祐與那樣的富商，都給他噴得一臉是屁！」

朱公子道：「這人冒出頭來才三幾天，但却到處結下樑子，好像全世界人都跟他有不共戴天之仇似的。」

衞大帥哼一聲：「那倒不是，最少，他對老子的老婆就十分體貼！」

朱公子道：「但最值得注意的，還是他的手下！」

衞大帥說道：「這混蛋有甚麼樣的手下？」

朱公子道：「到現在爲止，我還不大清楚，但聽說上官耀也在他的賭場裏。」

「上官耀？」衞大帥捂着鼻子，道：「這人雖然年紀大一點，但頭腦却很精細，而且在道上的人面也很寬廣，是個實而不華的能幹人材。」

朱公子道：「以前，李秃子也想攏絡這個人在他的賭場裏辦事，但他不肯，誰知賭場才易手，上官耀就在賭場裏面出現了。」

衞大帥道：「李勝財雖然有點錢，但若論江湖道行，他連上官耀的一根指頭也比不上，上官耀又怎會服氣給他駕馭？」

朱公子道：「這麼說，白電這個人就更不簡單了。」

衞大帥一拍桌子，道：「現在上海好像變成三國時代了，老子是曹操，血獅帮是孫權那一撮王八，現在又再加上借了荊州，然後就喊殺連天的白臉劉皇叔，嘿嘿，眞够瞧！」

朱公子道：「曹操是挺够心狠手辣的，正是無毒不丈夫，要統一大業，非要唏哩呼嚕速速幹掉敵人的兵將不可！」

衞大帥咬了咬牙，道：「就只怕老子不是曹操，而是做了孫權，弄得賠了夫人又折兵！」

朱公子道：「大帥毋須過份担憂，這碼子的事，一定會有可解決之道。」

衞大帥道：「老子想聽聽你有甚麼好主意？」

朱公子道：「與其兩面受敵，不如先行退避三舍，讓白電和血獅帮拚個你死我活，等到形勢對咱們有利的時候，大帥才出來收拾殘局。」

衞大帥道：「這主意很不錯，但老子要怎麼退避法？」

朱公子道：「離開上海，然後到天津去。」

衞大帥說道：「老子要去天津，那是很容易的，但這裏豈不是變成羣龍無首了嗎？」

朱公子道：「早去晚回，再行暗中主持大局。」

衞大帥目光陡地大亮，點頭不迭地說道：「你的意思老子明白了，但這法子有效嗎？」

朱公子道：「這是兵不厭詐，咱們首先讓血獅帮和白電以爲大帥已陣脚大亂，接着再從中挑起紛爭，咱們就不愁沒有好戲可瞧了。」

衞大帥點點頭，道：「這條計策很不錯，够絕够毒，足够毒死老子有餘。」

朱公子一楞，一時間還不知道衞大帥最後一句說話是甚麼意思。

但就在他這麼一楞的時候，一件冰冷的東西已抵在他後腦之上。

「不要動，否則你立刻就會多出一隻後眼！」背後一人冷冰冰地說。

朱公子果然不敢動，甚至連眼睛也沒有眨動一下，因爲他知道抵在他後腦的是一柄槍，而且握着這柄槍的人就是金狠！

× × ×

金狠的眼睛也沒有眨動，他殺人時往往都是這副樣子的。

他第一次殺人是爲了報仇，那時候，他還不够冷靜，扳動槍機的手指有點發抖起來。

但他發抖並不是害怕，而是因爲憤怒之故。

每個人看見仇人都難免會有憤怒的感覺，金狠也不例外。

而且，那時他還太年輕，修養的功夫自然是差了一點。

但經過一段歲月磨練後，金狠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能够保持極度的冷靜，更尤其是在殺人之際，他的聲音會冰冷得令人不寒而慄。

現在，他的聲音正是這樣的。

朱公子本身也是一個危險人物，但金狠却更是危險人物中的危險人物。

所以，金狠叫他別動，他就連指尖都沒有移動一下，就像一具石像般站在那裏不動。

連衞大帥也冷靜下來，再也不像一個粗暴的大老粗。

朱公子忽然笑了，他的笑聲有點酸，也有點苦，還有一些不知道是甚麼味兒。

衞大帥却嘆了口氣，兩眼直盯着他，道：「朱世恆，你現在還有甚麼話說？」

朱公子也嘆息一聲：「難怪有人說，你不但是大帥，更是一個皇帝！」

「皇帝？」衞大帥嘿嘿地冷笑：「這是甚麼意思？」

朱公子道：「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伴君猶如伴虎眠，到了今時今日，你終於要一口咬死我了。」他這句話其實並不是向衞大帥說，而是要說給金狠知道。

但他看不見金狠的臉，所以不知道金狠的反應是怎樣的。

金狠沒有反應，最少在表面上看來完全沒有任何變化，他的手還是那麼穩定，只要朱公子稍有幌動，子彈就會毫不留情地貫穿過他的腦袋。

衞大帥在這時候咳嗽兩聲，然後目注着朱公子道：「你可知道，你是多麼令我失望？」

朱公子說道：「你認爲我已經背叛了你？」

衞大帥道：「以前，我還不敢肯定，但到了今天，一切都已證實，你和血獅帮是有勾結的。」

朱公子道：「你怎會有這種想法？」

衞大帥道：「若不是你暗中弄鬼，洗蓮又怎會跑得掉？」

朱公子分辯道：「放走洗蓮的人是白電！」

衞大帥道：「表面上看來是這樣的，但白電又不是個神仙，若不是你暗中通風報訊，他也沒有本事把洗蓮救出去！」

朱公子道：「就是爲了這點小事，你就懷疑我背叛了組織？」

衞大帥道：「你還記得崔寬嗎？」

朱公子道：「崔寬是我的師弟，我怎會忘記了他？」

衞大帥道：「他武功不如你，頭腦也不如你，但我知道，他對我是最忠心的，但有一天，他在街上給一個人用飛刀幹掉了，刀柄上有個記號，那是一隻鳳凰。」

朱公子道：「那是鳳凰帮帮主邱二娘的飛刀，聽說小崔曾經和邱二娘的女兒打得火熱，但後來却又不歡而散。」

衞大帥道：「是不是邱二娘的女兒大了肚子，小崔就不要她了？」

朱公子道：「不錯是有這件事，但小崔却說，那腹中肉塊根本就不是他的。」

衞大帥道：「這是一筆糊塗帳，除了他們倆口子之外，只怕連邱二娘也不會清楚。」

朱公子道：「但這筆糊塗帳最後還是害死了小崔，而邱二娘的脾氣怎樣，道上的人都是很清楚的。」

衞大帥道：「所以，邱二娘就用飛刀結果了崔寬的性命？」

朱公子道：「事實本來就是這樣。」

衞大帥道：「但邱二娘今天却來找我，說那件命案不是她幹的。」

朱公子冷冷道：「做了兇手，又有誰會承認？」

衞大帥道：「邱二娘的脾性，我很清楚，她又不是第一次殺人，小崔若是她幹掉的，她一定會直認不諱的。」

朱公子說道：「那麼，你認爲小崔是誰殺的？那柄刻着鳳凰的兇刀又怎麼樣解釋？」

衞大帥道：「正因爲小崔的屍體上留着這一柄刀，所以才證明他並不是邱二娘殺的。」

朱公子道：「這又是甚麼道理？」

衞大帥說道：「邱二娘的鳳凰飛刀，是她父親鳳凰老人的遺物，全套總共十二把，對於邱二娘來說，這十二把飛刀的意義是十分重大的，所以，小崔若眞的死在她手裏，她絕不會把飛刀留下來而棄之不顧。」

朱公子道：「難道殺小崔的飛刀，並不是眞正的鳳凰飛刀？」

衞大帥道：「弗又不然，飛刀的確是邱二娘的，但當崔寬遇刺之際，邱二娘早已不在上海！」

朱公子道：「邱二娘既已離開了上海，崔師弟又如何會死在鳳凰飛刀之下？」

衞大帥道：「在小崔遇害前兩個月，邱二娘在上海的寓所曾經給小偸潛入，除了損失財物外，連收藏在暗格裏的鳳凰飛刀也不見了一把！」

朱公子道：「這種事是眞是假，又有誰知道？」

衞大帥道：「邱二娘今天來見我，就是要說出這件事的眞相。」

朱公子不信道：「片面之辭，怎能當眞？」

衞大帥說道：「但邱二娘却連那個小偸也找着了，那偸兒叫朱圖，他就是你的堂弟。」

朱公子臉色一變，過了半晌才說：「朱圖不錯是我堂弟，他若不是沉迷女色，也不致淪落爲鷄鳴狗盜之輩。」

衞大帥道：「但朱圖盜刀，可知道是爲了甚麼？」

朱公子道：「大帥莫非認爲，崔寬是給朱圖所殺的？」

衞大帥搖了搖頭，道：「朱圖若有胆量殺人，也不會去做偸兒了。」

朱公子說道：「大帥，你到底想說甚麼？」

衞大帥冷冷道：「朱圖盜走了一把飛刀，以黃金百兩的價錢賣給了一個人，而這個人就是你！」

朱公子面色一沉：「說來說去，原來

是說我殺了小崔，但我爲甚麼要這樣做法呢？」

衞大帥道：「滅口！」

「滅口？」朱公子雙眉軒動，「他知道了甚麼事，竟然足以令我大起殺機來殺人滅口？」

衞大帥冷冷一笑，道：「因爲崔寬知道你一個秘密，他知道你和大血獅之間有極深厚的淵源，而且你投在老子麾下，本來就是爲了要做奸細！」

朱公子瞪着他，忽然打了一個寒噤，然後才大聲說道：「衞天坤，我一直以爲你是個很精明的人，誰知道你只是一個豬，甚至連豬也比不上！」

「放肆！」衞大帥陡地怒喝，「朱世恆，你的陰謀已敗露了，老子現在問你一句老實話，大血獅到底是誰？」

朱公子的面肉抽動了幾下，忽然狂笑起來：「衞天坤，你完了，我實在想不到，你竟然會是一個這樣愚昧的人……」他才說到這裏，衞大帥的拳頭已呼地一聲打在他的面門上。

這一拳的力量，着實非同小可，朱公子立刻被打得倒退五六步，但他沒有倒下，而金狠的手槍仍指在他後腦上。

衞大帥剛才的冷靜彷彿又已成爲過去，他揮動着拳頭，面目猙獰地咆哮着：「朱世恆，你以爲老子在重重打擊之下變成糊塗蟲了？你叫老子跑到天津去退避三舍，分明是想老子的江山坍塌下來，嘿嘿，老子怎會上你這個鳥當？」

朱公子大聲叫道：「你當然不會上我的當，因爲我根本就沒有要你上甚麼當，朱某撫心自問，自從跟着你以來，一直都沒有動過半點歪心，但你現在怎麼樣對待我？」

衞大帥喝道：「少放屁！大血獅在甚麼地方？他到底是甚麼人？」

朱公子道：「不知道。」

衞大帥道：「你眞的不肯說？」

朱公子道：「不知道又怎麼說？」

衞大帥怒道：「你再不說，老子可不客氣了！」

朱公子「哈哈」一笑，道：「你現在對我已經很不客氣了。」

「了」字甫出口，他的人已急迅地蹲了下去。

他這一蹲之勢奇快無比，居然躲開了金狠的槍管。

金狠心知不妙，槍口立刻向下，只聽見「砰」然一聲槍响，但朱公子却已滾身繞到他的背後。

金狠的反應本已極快，但朱公子在這生死存亡刹那間，也是施展出渾身解數的功夫，他才避開金狠的槍，右膝已狠狠向金狠胯下撞了出去。

這一撞之力大得出奇，金狠立刻發出了一下凄厲之極的慘叫，連眼珠也向外怒凸了出來。

金狠的身手怎樣，衞大帥對他是很清楚的，他不但槍法準，拳脚功夫也極是了得。

可是，朱公子却比他更强，竟然能够在極度劣勢之下反敗爲勝，把金狠重重地擊倒。

金狠沒話說了，衞大帥的面色更是變得十分難看。

「朱世恆，你果然要作反了！」衞大帥氣呼呼地說：「枉老子一直都把你當作自己人！」

朱公子沉默着，在地上慢慢拾起了金狠的手槍，然後用槍管瞄準着衞大帥的臉上。

衞大帥雖然在槍口之下，但却也不失是一條不怕死的漢子，他仍然粗着嗓子，破口大罵道：「開槍呀！你早就想幹掉老子，現在還猶豫甚麼？」

朱公子却嘆了口氣，道：「大帥，你看錯了，我並不是那種忘恩負義的人！」

衞大帥嘿嘿冷笑：「老子可不敢說對你有甚麼恩，有甚麼義，只求你不要把老子鞭屍，已是三生有幸。」

朱公子眼裏陡地掠過一絲冷厲的光芒：「你一定要逼我開槍？」

衞大帥道：「你要開槍，誰也阻止不了你，你若沒有這個主意，也絕不會把手指扣緊在槍機之上！」

朱公子沉默了一會，忽然把手槍用力一抛，只聽見一陣淸脆的玻璃碎裂聲响，掛在牆上的自鳴鐘已被這一撞之力完全毀爛，不但玻璃碎裂了，連長短指針也完全停止移動。

「大帥，我要走了，希望你能够自己好好保重！」說完，朱公子就掉頭離開了這座廳子，離開了衞公館。

這幾下打鬥聲和玻璃被撞碎的聲音，早已驚動了衞大帥的一羣保鑣，但他們都沒有出手對付朱公子。

因爲當朱公子用手槍指住衞大帥的時候，他們不敢輕舉妄動，而當朱公子把手槍丟掉之後，衞大帥却用手勢遏止他們，叫這幾個保鑣任由朱公子離去。

朱公子目不斜視，一直向前走。

直至他離開了衞公館後，其中一個保鑣走了過來，對衞大帥說：「要不要盯住他？」

衞大帥神情木然，搖搖頭說：「沒有這個必要。」

然後，他又做了一個手勢，叫所有的保鑣都遠遠退下。

× × ×

廳裏又恢復了寧靜，但這種寧靜，却令人有着一種說不出沉重的壓力。

衞大帥並不是那種無法承受沉重打擊的人，他一向都認爲自己是個强者。

在這個人吃人的大都市裏，每一分每一秒都可能發生某種突然的變故，這些變故可以使某人迅速崛起，也可以使某人迅速地崩潰，然後有如泡沫一般消失在空氣裏。

這種事說來太現實，也太殘酷，但「現實」這兩個字本來就是充滿無奈和殘酷的。

衞大帥又已燃照着另一支雪茄，不到一分鐘，他整個臉孔都已籠罩在烟霧裏。

就在烟霧最濃的時候，那張天藍色沙發後面，突然鑽出了一個全身穿着黑色衣裳的蒙面人。

衞大帥仍然在吸啜着雪茄，好像根本沒有看見這個人似的。

蒙面人也沒走過去，只是站在那張沙發背後冷冷道：「你爲甚麼要放走了朱世

恆？」

衞大帥吐出一口濃烟，道：「你認爲我應該殺了他才對？」

蒙面人冷冷道：「他是個怎樣的人，咱們都已弄得清清楚楚了，難道你還捨不得下手？」

衞大帥道：「但剛才捨不得下手的並不是我，而是朱世恆。」

蒙面人默然，半晌，才說道：「金狠呢？」

衞大帥道：「我已叫吳彪把他送到老魏那裏去了。」

蒙面人話聲一變：「老魏？他是個長生店的老闆！」

衞大帥道：「但他也是個很不錯的醫生，兩年前吳彪給白獅帮的劉一獅打得不成人形，結果也是給老魏救活過來的。」

蒙面人冷冷道：「老魏有個綽號，你可知道叫甚麼？」

衞大帥道：「我當然知道，他的外號叫『無錢不行』。」

蒙面人道：「但他還有個外號，叫『九死一生』。」

衞大帥冷冷道：「這外號也不錯，而且他現在還活得很好。」

蒙面人道：「他當然活得很好，因爲九死一生的並不是他自己，而是給他醫治的病人。」

衞大帥哼的一聲，聲音更冷更硬：「這也難怪，他是長生店的老闆，若給他醫治的人個個都平安大吉，他的長生店就沒生意可做。」

蒙面人道：「你認爲金狠也應該躺進棺材裏？」

衞大帥道：「每個人都會有躺進棺材的時候，就只怕一失足成千古恨，到頭來甚至弄得死無葬身之地！」

蒙面人道：「這些說話，似乎不該出自你的口中。」

衞大帥道：「我也是個人！」

蒙面人道：「不錯，正因爲這樣，你才會有人類的弱點。」

衞大帥臉色一寒，道：「你又怎樣？難道你不是個人嗎？」

蒙面人道：「你可以說我不是個人，但不要忘記，我是——」

「不要再說下去！」衞大帥陡地喝道：「我現在甚麼都不想，只想好好的睡一覺！」

蒙面人冷冷道：「到了這種形勢，你眞的可以睡得着覺嗎？」

衞大帥說道：「現在怎樣了？我的腦袋還是四平八穩，連一口雪茄也沒有掉下來。」

蒙面人道：「你的腦袋雖然還沒有給人砍掉，但頂上却已變了顏色。」

衞大帥怒道：「變了甚麼顏色？」

蒙面人冷冷一笑：「當然是綠色，綠得就像是六月天的荷葉一樣！」

衞大帥一拍桌子：「這種事，我自有解決的辦法，白電！老子就不信你可以飛到九重霄去！」

蒙面人道：「白電當然不會飛，他根本就毋須逃避。」

衞大帥忽然瞪着他：「你很熟悉這個白臉小子？」

蒙面人道：「最少比你清楚一點。」

衞大帥吸了一口氣，道：「他到底是甚麼來歷？是不是血獅帮那一夥混蛋的同黨？」

蒙面人搖搖頭，道：「不是。」

衞大帥道：「不是血獅帮的人，又是甚麼來頭？」

蒙面人道：「是一個要在上海大展拳脚的小伙子。」

衞大帥道：「想在上海大展拳脚的人不知凡幾，但這小子本來就已很有錢，連柯祐興那樣的人也給他噴得一頭灰土。」

蒙面人冷冷道：「柯祐興算得上甚麼呢！」

衞大帥道：「柯祐興當然算不上甚麼，但這人最少也是個大富豪。」

蒙面人道：「和一般小富戶相比，柯祐興當然是個很了不起的大人物，但和錢市長相比下來，他就完全不是甚麼的東西了。」

「錢市長？」衞大帥陡地跳了起來，一雙濃眉彷彿打了個結，說道：「你是說，那個姓白的小子和錢超凡是同一條路子上的？」

錢超凡就是錢市長，他能够成爲上海的新市長，最少有一大半是因爲衞大帥把他捧上去的。

蒙面人冷冷一笑，道：「你一直都以爲錢超凡是個木偶，誰知道木偶也會包藏禍心，也有他的可怕陰謀。」

衞大帥目光凝望着牆上已毀爛了的壁鐘，過了很久才慢慢的說道：「錢超凡並不是一個胆子很大的人，他敢在我脚下弄甚麼花樣嗎？」

蒙面人冷冷道：「錢超凡最厲害之處也就在這一點，在表面上，誰都認爲他是個很隨和的好好先生，但暗地裏，他却甚麼事都敢幹得出來。」

衞大帥說道：「白電和他有甚麼淵源呢？」

蒙面人道：「父子！」

衞大帥一怔，繼而冷笑道：「這麼說，白電根本就不姓白，而是姓錢。」

蒙面人道：「但白電還有另一個姓，他姓蔡，叫蔡羽。」

「蔡羽？」衞大帥道：「他的老子姓錢，他爲甚麼又會姓蔡。」

蒙面人道：「因爲他的母親姓蔡，所以他就叫蔡羽。」

衞大帥目光一閃，他並不是個愚蠢的人，很快就想到了其中的關竅：「我明白了，這小子是錢超凡的私生子！」

蒙面人點點頭，道：「你說對了，錢超凡雖然很有錢，但却有季常之癖，錢夫人在他的眼裏，不啻是世間上最兇惡的一條老虎，母老虎。」

衞大帥道：「這一點是衆所週知的，所以一般人都認爲他的胆子就算再大，也不會大到甚麼地方去。」

蒙面人道：「就連你也是一樣，在你的眼裏，錢超凡最大的野心，就是想成爲上海市的市長，除此之外，他簡直就是一條母老虎旁邊的老狗。」

衞大帥道：「他的相貌也的確和一條老狗很相似。」

（未完・六）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崑崙三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到竺秋蘭指出索毅夫戴上人皮面具假扮宋鎭山，索毅夫也不狡辯，把面具揭下來，衆人都爲之愕然，宋文俊、霍萬清要將他擒住，從旁進來兩個假扮莊客的漢子上前攔截。岳少俊、竺秋蘭退在一旁觀看。武當派史傳鼎也上前參戰，都敵不過這兩個莊客，索毅夫說出是奉主人之命請宋鎭山到他們那邊作上賓，自己來此是作人質。此時來了一個黑袍高大漢子，岳少俊認出是黑虎神趙光斗，他喝止停戰，取出請柬，請八大門派衆俠於臘月初八駕臨黃山擲鉢禪院會面，屆時宋鎭山也列席，說完便先走，索毅夫跟着想走，却被宋文俊攔住，互相爭論……

賊黨貿然去

竺秋蘭一面回頭大叫道：「岳大哥，你過去讓他見識見識，一招就把他擊下了，待會等他解開了霍總管二人的穴道之後，咱們就到門口去等着他。」

岳少俊還有些猶豫。

竺秋蘭道：「岳大哥，快去呀！」

索毅夫看了岳少俊一眼，說道：「岳少俠要一招擊下兄弟，兄弟倒是有些不敢相信。」

他自然不相信，連鷹爪門高手金甲神霍萬清的擒拿手，他都不在乎，何在乎一個乳臭未乾的小伙子？

竺秋蘭道：「岳大哥要是用第二招，就算咱們輸了，咱們立時就走。」

索毅夫淡淡一笑道：「岳少俠眞能在一招之下，把兄弟擊住，兄弟就答應給你們設法。」

竺秋蘭咭的一聲笑道：「你說的話要算話。」

索毅夫道：「兄弟說過的話，自然算數。」

小廟探行踪

竺秋蘭叫道：「岳大哥快去呀！」

岳少俊朝前走了上去，說道：「在下只要第一招，抓住你就算了？」

索毅夫道：「不錯。」

岳少俊道：「你準備好了？」

索毅夫道：「岳少俠但請出手。」

岳少俊右手一探，一把抓住了索毅夫的右腕脈門，說道：「在下這不是抓住了你麼？」

索毅夫做夢也沒想到自己居然會在毫無防範之下，被岳少俊輕易的一把抓住，心頭一怔，左手正待拂出。

岳少俊比他更快，手腕一抬，抖手把他摔了出去。

索毅夫被他摔得翻了一個觔斗，才從地上一躍而起，臉上似有不信之色，說道：「岳少俠，這一招果然高明得很，不過兄弟還想再試一招。」

這一招除了宋文俊，在場的個個都是武林高手，但誰也沒有看得清楚，當然誰也不會相信，只道岳少俊趁他說話分心，

才得手的。

竺秋蘭道：「你可是想賴了？」

索毅夫道：「兄弟說話算話，說了自然不賴，只是兄弟心有不甘，故而還想討敎一招。」

竺秋蘭道：「岳大哥，咱們要他兩張請柬咯，你就再試一招給他瞧瞧！」

岳少俊道：「好，你可準備了！」

索毅夫這回自然有了準備，點頭道：「請！」

兩個字堪堪出口，突覺手腕一緊，又被岳少俊扣住了脈腕，一抖手，把他摔了出去。

索毅夫依然沒看清楚，糊里糊塗的被摔了一個觔斗，他站起身，拍拍身上灰塵，目中閃過一絲厲芒，呵呵笑道：「好手法，岳少俠有此驚人之藝，不用兄弟設法，敝主人也一定會歡迎二位蒞臨擲鉢禪院的了。」

岳少俊兩次出手，把狼山一狽連摔，手法奇奧，直看得無住大師、飛虹羽士等人，莫不聳然動容。

大家方才聽岳少俊說過，他師父叫無名老人，武林中根本誰也沒聽說過有這麽一位高人！

竺秋蘭道：「你請柬什麽時候可以弄到？」

索毅夫道：「二位只管準時赴約，兄弟會在擲鉢禪院前恭候二位大駕。」

竺秋蘭道：「那就謝謝你了。」

索毅夫乾笑說道：「竺姑娘不用客氣了。」

回頭朝無住大師抱抱拳道：「不知大師和幾位商量好了沒有？」

無住大師道：「貧衲答應了。」

索毅夫說道：「大師保證兄弟離開此地。」

無住大師合掌道：「索施主但請放心，貧衲既然答應了，自然沒有人會留難施主的了。」

索毅夫深沉一笑道：「大師說的話，兄弟自然信得過。」

說完，走近史傳鼎、霍萬清兩人身邊，分別在他們身上，舉步輕輕一拂。

兩人果然應手而解，同時睜開眼來。

史傳鼎大喝一聲，正待翻腕掣劍。

無住大師急忙搖手道：「史道兄暫請歇怒，貧衲答應他離去，就讓他去吧！」

索毅夫拱手道：「多謝諸位大俠，容兄弟告退。」

從容舉步，朝門外行去。

宋文俊大聲道：「索毅夫，今天便宜你了，再要和本公子遇上，那就沒有這麽便宜了。」

索毅夫跨出門外，回頭笑道：「以後的事，留到以後再說吧！」

聲音漸漸遠去。

宋文俊切齒道：「這厮……」

無住大師道：「此人深藏不露，以貧衲看來，一身所學，絕不止此。」

甘玄通道：「大師說得極是，狼山一狽，一向在西北一帶，很少到中原來，此人城府極深，貧道看他身法、手法，都極怪異，咱們一對一，只怕誰也無法留得住他，咱們若是聯手把他留下，他又只不過是他主人的一名手下而已，大師放他離去

就對的。」

宋文俊道：「他主人隱身幕後，不知是誰，家父……」

禿頂神鵰道：「少莊主不用担心，試想連黑虎神趙光斗，狼山一狽索毅夫等人，都甘心投靠，他們主人的身份自然高過他們二人甚多，他們把盟主請去，又和咱們訂下臘八之會，雖然必有陰謀，但說穿了，無非企圖稱雄武林，也想利用盟主在武林的隆譽，以作號召，因此，據貧道推測，盟主絕可無恙。」

甘玄通道：「孟道兄此話不錯，方才索毅夫曾說過盟主是他主人的貴賓，自然參加擲鉢禪院之會，絕非空言，少莊主不如暫且忍耐，等到會期，見了盟主，再作計較。」

飛虹羽士道：「如今離會期雖然尚有一個半月，但此人身居幕後，咱們不但對他一無所知，而且盟主又為他們所刦持，據貧道看來，此中必有極大陰謀，咱們八大門派，應該事先妥籌對策，才不致為人所乘。」

然任大師合掌道：「貧衲奉掌門方丈令諭，晉謁盟主而來，如今盟主遭人刦持，對方又有臘八擲鉢禪院之會，茲事體大，貧衲得趕回敝寺，稟報方丈。諸位道兄大概也都趕回去向掌門人請示，但陸道兄說的八大門派，應該妥籌對策，甚是有理。因此貧衲想到了一件事，不知諸位道兄意見如何？」

禿頂神鵰道：「大師請說。」

無任大師道：「貧衲覺得擲鉢禪院之會，關係盟主和八大門派甚鉅，大家勢必都要趕回去請示，但咱們必須在臘八之前，訂定一個地點，作為咱們聚會之處。」

禿頂神鵰道：「大師是否有腹案？」

無任大師道：「諸位道兄此刻立即各自趕回貴門，路有遠近，往返需時，依貧衲之見，咱們就以一月為期，定在十二月朔日，大家務必趕到集會。」

甘玄通道：「地點呢？」

無任大師道：「敝師弟佟世昌，世居南陵，離黃山不過兩日路程，對諸位道兄來說，地點適中，不知諸位以為如何？」

禿頂神鵰笑道：「好極，乾坤手佟老哥，和在座諸位，都是相識，到佟家莊集合，地點適中，誰也不吃虧。」

飛虹羽士道：「那就應該決定。」

無任大師起身道：「諸位既然同意，貧衲那就告辭了。」

飛虹羽士跟着起身道：「貧道也要走了。」

霍萬清忙道：「大師、道長請留步，廚下酒菜經已備妥，方才因變起倉猝，沒有送上來，二位用了素齋再走不遲。」

無任大師道：「不用了，盟主失踪，賊人又定下了會期，這是何等重大之事，貧衲急於回寺，稟報方丈，不克稍留，少莊主保重，貧衲告辭。」

說能，合十一禮，舉步往外行去。

飛虹羽士、甘玄通、孟逵仁、史傳鼎等人也急於趕回山去，同時紛紛告辭。」

宋文俊站起身，回頭朝岳少俊、竺秋蘭二人道：「岳兄、竺姑娘且請稍坐，兄弟去去就來。」

他一直把衆人送出大門，才行回轉。

這時宋老爺子臥室前面的一間小客廳上，紅燭高燒，桌上已經擺上了酒菜。

岳少俊、竺秋蘭也由霍萬清陪同，坐在小客廳上。

宋文俊匆匆同入，立即招呼道：「岳兄，竺姑娘請隨便坐，酒菜快要涼了，咱們熟不拘禮不用客氣，請、請，霍總管你也請坐。」隨着話聲，就在主位上落坐。

岳少俊、竺秋蘭和霍萬清，也依次落坐，早有一名青衣使女，手捧銀壺，替四人面前斟滿了酒。

霍萬清舉杯道：「岳相公、竺姑娘，請用酒。」

竺秋蘭道：「我不會喝酒，霍總管，你和岳大哥喝吧！」

霍萬清也不勉強，敬了岳少俊一杯，岳少俊也敬了宋文俊。

大家邊吃邊談，霍萬清道：「岳相公、竺姑娘，對方才之事，有何高見？」

岳少俊道：「在下初走江湖，除了覺得對方早有陰謀，武林中亂象已萌，將有大變，看不出旁的問題來，還望霍總管指點。」

霍萬清連說不敢。

竺秋蘭咭的笑道：「岳大哥，這事早有陰謀，說得對極，照今天的情形說，憑黑虎神趙光斗，和狼山一狽索毅夫兩人，是萬難脫身的，若非事前早有安排，他們那能安全離開天華山莊麼？」

宋文俊愕然道：「竺姑娘看出什麼來了？」

竺秋蘭道：「自然是擲鉢禪院之會的請柬了，要是沒有這份請柬宋老爺子失踪，無任大師等，能放過索毅夫不追麼？正因盟主失踪，擲鉢禪院之會，會期已又極近，各大門派的人，遇上這種大事，能不趕去向掌門人請示麼？這一趕回去請示，往返費時，算來已經十分緊迫，一時之間，自然無暇插手管旁的事了。」

霍萬清聽得連連點頭道：「竺姑娘齋察人微，說得一點沒錯。」

竺秋蘭道：「霍總管誇獎了，只不知霍總管可有什麼安排？」

霍萬清一怔道：「竺姑娘怎知老朽會有安排？」

竺秋蘭嫣然一笑道：「宋老爺子遭賊黨刦持，少莊主、霍總管憂心如焚，此時那有心情飲酒？不是另有安排，那一定是等待什麼消息了，」

霍萬清輕輕歎了一口氣說道：「竺姑娘蘭心蕙質，料事如神，老朽確是小有安排，」

宋文俊接口道：「家父遭人刦持，兄弟五內如焚，遇上各大門派中人，又不論緩急，事事都要請示，自是無法求他們相助，岳兄……」

岳少俊沒待他說完，慨然道：「宋老爺子遭賊人刦持，救人如救火，只要用得着在下之處，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宋文俊感激的道：「岳兄高義，請受兄弟一拜。」一說着果然起身作了個長揖，

岳少俊連忙避開，說道：「宋兄決不可如此，不知宋兄要如何行動，還請詳細見告，」

霍萬清道：「此時言之過早，岳相公、竺姑娘且請用些酒菜，再說不遲，」

岳少俊看他說話吞吐，心中覺得奇怪，還待再問。

竺秋蘭附着他耳朵，低低的道：「霍總管是怕隔牆有耳，你不用再問。」

岳少俊眼看屋中只有一個手捧銀壺的使女，心中不禁暗道：「看來霍總管對天華山莊，每一個人都不敢相信。」

霍萬清幾杯下肚，忽然得意一笑，道：「不瞞岳相公，賊黨落脚之處，老朽已經查清楚了，可能老莊主也在那裏……」

岳少俊口中「噢」了一聲。

霍萬清接着又道：「目下時間還早，咱們不妨慢慢的吃喝。」岳少俊問道：「霍總管準備何時動身？」

霍萬清低笑道：「這裏沒有外人，說也無妨，老朽預定二更之後，再行出發，給賊黨一個措手不及，也許可以把他們一網打盡。」

舉杯一飲而盡，說到這裏，回頭吩咐道：「春梅，給岳相公斟酒。」

青衣使女答應一聲，手捧銀壺，給岳少俊面前斟滿一杯，再待給霍萬清斟酒時，銀壺餘瀝已盡，這就躬身道：「待小婢到廚下添酒去。」

霍萬清一揮手道：「快去。」

青衣使女應了一聲「是」，捧着銀壺退了下去。

霍萬清等她走後，也跟着起身，往外行去。

過了一回，霍萬清大步走入，回到坐位之上。

宋文俊抬目朝他看去，霍萬清微微點了點頭。岳少俊看在眼內，心裏暗暗納罕，忖道：「看他們好像有什麼事情？」

這時青衣使女已經捧着銀壺走入，替霍萬清杯中，斟滿了酒。

霍萬清忽然目光一抬，問道：「春梅，妳到天華山莊來，已經有多久了？」

春梅捧着銀壺，低首道：「小婢來了已快兩年了。」

「唔。」霍萬清口中唔着，一手撚鬚，又問道：「是什麼人引薦妳進來的？」

春梅道：「是廚房燒火的崔嬤嬤。」

霍萬清又道：「妳有沒有唸過書？」

春梅忸怩的道：「總管問小婢這些幹麼？」

霍萬清一手撚鬚，說道：「妳如果唸過書，老朽正有一件事，要派妳去做。」

春梅依然低着頭道：「小婢唸過幾年書。」

唸過幾年，那是極願意霍總管派她工作了。

「那好。」

霍萬清從懷中取出一張很皺的字條，（很皺，是因為這張字條，本來已搓成了紙團的緣故）隨手一揚，遞了過去，說道：「妳去看看，這上面寫的是什麼？」

春梅不用去接，就知道字條上，寫的什麼？因為這張字條，是她剛才轉過長廊時，匆促之間，用眉筆寫好，暗中遞給侍立在簷前的宋福生的。

宋福生早已被她收買，絕不會出賣自己，那一定是自己的行動被霍總管識破！

這段話，說來較長，實則不過是電光石火般事，春梅一張滑秀的粉臉，微微變色，疾快的後退了兩步。

霍萬清虎的站起來，哈哈一笑道：「小丫頭，老朽本來還當妳只是個傳遞消息的人，沒想到妳還是派來咱們天華山莊臥底的主持人，老朽當真是看走眼了。」

春梅冷笑一聲道：「你到現在才知道，不嫌晚了麼？」

她這一瞬之間，居然立時鎮定下來，態度從容，似是有恃無恐。

宋文俊也已跟着站起，問道：「霍總管，她字條上寫些什麼？」

霍萬清把手中字條遞了過去，說道：「老朽真沒想到宋福生十幾年的老人，會給他們收買，這張字條，是老朽從宋福生身上搜來的。」

宋文俊接過字條，只見上面寫着一行潦草字迹：「行踪已洩限二更前撤退。」

這下，直看得宋文俊劍眉一剔，嗆的一聲，抽出長劍，凜然喝道：「好個賤婢，妳說，你們的人，藏匿在何處？」

春梅冷然道：「霍總管不是已經查清楚了麼？」

霍萬清洪笑一聲道：「老朽不是這麼說，妳還不會顯露出原形來呢！」

春梅冷笑道：「霍總管果然很有心機，但即使不被你識破，姑娘今晚打算離開這裏了。」

霍萬清道：「妳現在還走得了麼？」

春梅看了他一眼，冷冷的道：「你想把我怎麼？」

霍萬清道：「老朽自然要生擒了妳，追問老莊主下落。」

春梅冷笑道：「霍總管覺得一定能夠勝我麼？」

霍萬清道：「不信妳就試試看，霍某是否能把妳拿下？」

宋文俊道：「霍總管，這賤婢由我來對付她。」

霍萬清道：「不用公子動手，老朽自問可拿得下她。」

春梅冷哂道：「好吧，你要動手，儘管出手試試……」

霍萬清沉哼一聲，倏地跨上一步，右手橫起，五指半張半合，抓向春梅右腕。

春梅柳腰一挫，橫閃半步，右手駢指若戟，朝霍萬清抓來的掌心戳去。

霍萬清被迫得收回掌勢，左掌一翻，猛劈出去，手法威猛，而且一掌之中，還含着幾個奇異變化，正是金甲神的厲害殺着。

春梅一看無法拆解，急忙一個疾旋，嬌軀輕盈得有如陀螺一般，很快就旋閃出去。

宋文俊喝了一聲：「回來。」抬手一劍，迎面洒出，擋住了春梅的去路。

春梅冷笑道：「你們要一起上，亦無不可。」

霍萬清虎目圓睜，威光暴射，怒喝道：「賤婢少逞口舌之利？」

雙手揚處，高大身形跟着撲起，右手一記劈空掌，左手却施展鷹爪門的大擒拿手法，直欵過去。

他不但雙手各自使出絕學一招，同時也發揮了他深厚的功力，剎那間，掌力排空掃蕩，一團罡風狂飈，凌空直撞而出！

隨着一掌後面，五指箕張，幻起一片

落指影，大有非要把春梅生擒活捉不可之勢。

春梅冷聲道：「你吼什麽，有多少本領，只管使來。」

她每一句話都說的口氣極大，自然是有意要激怒對手，但她本人却保持看十分冷靜之態。

嬌軀又是一個陀螺般的疾轉，巧妙的躲閃開霍萬清劈出的掌力。

直待霍萬清一記威猛劈空掌力，宛如浪潮般從她身側擦過，她才身形一幌，雙手同時從胸前翻起，迎看霍萬清揮出。

霍萬清緊隨劈空掌力之後，是一記暗藏變化的大擒拿手法，指影迷離，使人不可捉摸。

但春梅這雙手一翻之勢，兩隻纖纖柔荑，忽掌忽指，忽拍，忽拂，同樣手法奇奧，前後呼應，甚是奇妙，看去有守有攻，正好拆解了霍萬清的擒拿手法。

霍萬清怒不可遏，口中連聲暴喝，右掌劈掃，左手擒拿，連環擊出。

春梅身子輕盈得有如陀螺，只要遇上對方威猛掌力，無法力勝之時，就輕旋而出，同時雙手指掌齊出，似點似拍，排術奇妙，也往往把霍萬清逼得後退不迭。

兩人乍分乍合，互相拆攻了十幾個照面，依然難分勝負。

岳少俊仔細察看春梅施展的身法，分明和仲飛瓊手下四個使女，如出一轍，心中暗道：「看來霍總管縱然武功高強，內力雄渾，但春梅身法十分奇妙，只怕再打下去，也無法把她生擒的了。」

心中想看，這就回身朝竺秋蘭說道：「這丫頭使的身法，和仲姑娘四個使女頗相近似，還是我去把她拏下，免得拖長時間，妳看如何？」

竺秋蘭看他連出手都要和自己商量，心頭一甜，嫣然笑道：「宋公子邀你相助，你出手去把她擒下，也是應該的了。」

岳少俊點頭道：「妳說的極是。」

隨着話聲，倏地站了起來，叫道：「霍總管且請住手。」

霍萬清聽到的，是岳少俊的聲音，果然停住攻勢，回身說道：「岳相公有何見教？」

春梅在這一瞬之間，忽的柳腰一扭，轉身朝門外疾衝過去。

宋文俊本來，一直在監視看春梅的行動，但因岳少俊出聲要霍總管住手，不覺也轉臉瞧去，等到發覺春梅趁機衝出，已到門口，再待攔截已是不及。

就在此時，只聽一個嬌脆的女子聲音叱道：「妳走不了的。」

一片指影，迎着春梅洒來。

春梅沒想到有人闖在門口，她一心只想衝出門去，驟覩指影迎面洒來，急急一個輕旋，向旁閃開。

原來說話的是竺秋蘭，她當門而立，笑吟吟的說道：「我早就料到岳大哥叫霍總管住手，妳會趁機逃走，果然不出我所料。」

春梅氣得粉臉通紅，哼道：「妳敢不敢和我來一場單打獨鬥？」

竺秋蘭淡淡一笑道：「妳不用急，有人會和妳單打獨鬥。」

春梅道：「妳說的是什麽人？」

岳少俊接道：「是在下。」

春梅望了他一眼，緩緩的道：「你就是岳少俊吧？」

岳少俊道：「不錯，原來姑娘也知道區區岳某的名字。」

春梅冷笑一聲道：「大家都知道你的名字，那就是你的死期近了。」

竺秋蘭聽得大怒，伸手一指，叱道：「丫頭妳敢咒詛我岳大哥。」

一縷勁風，直向對方櫻桃小嘴射去。

春梅一偏頭，避了開去，但聽「奪」的一聲，一枚暗器，釘在她身後的粉牆上，那是一支三寸長的小箭！

春梅望了小箭一眼，冷冷的道：「我說的是實話，妳若是不放心他，就要他從此退出江湖，可保無事。」

岳少俊大笑一聲道：「姑娘虛言恫嚇，那是怕在下和你們作對了？」

春梅冷哂道：「你少臭美，咱們連武林大老宋老爺子，和八大門派，都惹得起，何在乎你一個姓岳的，姑娘告訴你的只是明哲保身之道罷了，信不信在你。」

「岳某從不信邪。」

岳少俊逼近她面前，冷然道：「今晚之事，姑娘如果不肯束手成擒，在下要出手了。」

「你要和我動手，是不？」

春梅一雙俏目望看他，說道：「那很好。」

突然雙手連揚，指掌齊施，洒出一片錯落掌影，夾雜着縷縷指風，先發制人。

這一片掌影，指風，說打就打，出手奇快，宛如風飄雨洒，淩厲之中，使人有輕靈美妙之感！

但就在她出手搶攻之際，暫見岳少俊右手一抬，好像毫無招式，筆直從自己掌影指風中伸了進來，抓向自己右腕脈門！

明明看到他五指抓來，生似夢魘一般，就是避讓不開，只覺脈腕驟然一緊，全身力道頓失，掌影、指風，自然也隨着消失，口中尖叫道：「快放開我。」

岳少俊右手扣住了春梅的手腕，這回並未抖手把她摔出，只是冷然道：「在下說過，要把妳擒下。」

就在此時，突聽一個蒼老的婦人聲音喝道：「岳少俊，你放開她！」

岳少俊轉臉看去，但見門口出現了一個頭髮花白的灰衣老婦，一手抵在竺秋蘭的身後，面露獰笑，兩道眼光，直向自己投來。

原來竺秋蘭方才擋截春梅，一直就站在門口，沒想到螳螂捕蟬，忽略了黃雀在後，被人用手掌按在後心之上。

霍萬清目光一抬，哼道：「崔嬤嬤，是妳。」

原來那灰衣婆子正是天華山莊廚下燒火的崔嬤嬤。

崔嬤嬤沒有理他，只是冷冷的道：「姓岳的，你再不放手，老婆子只要掌力一發，立可震斷這丫頭的心脈。」

竺秋蘭笑道：「反正我不會吃虧的，妳震斷我心脈，岳大哥也會殺了春梅那丫頭。」

說話聲中，橫向旁側跨去。

她剛一踏步，崔嬤嬤右她後心掌手，大姆指微一用力，竺秋蘭背上筋骨，又酸

又痛，忍不住「啊」了一聲。

崔嬤嬤冷聲道：「小丫頭，妳給我安靜些，少吃點苦頭。」

霍萬清在她說話之時，迅如電光石火，一下欺到崔嬤嬤身側，右手揚處，使了一招「疏影斜橫」，手指連彈，分取崔嬤嬤三處穴道，三縷指風勁道如矢，激射而出。

崔嬤嬤沉哼道：「霍總管，咱們還沒交過手。」

身子一側，避過指風，按在竺秋蘭後心的左手不動，右手使了一記「手揮五絃」，暗含擒拿手法，向霍萬清手腕抓去。

春梅趁岳少俊這一分神之際，暗暗吸了口氣，功運右腕，五指突然向上翻起，也抓住了岳少俊的右腕脈門。

她自然知道自己雖也扣住了岳少俊的腕脈，但部位較高，吃了失去先機的虧，如果岳少俊及時逼攻內力，自己就無法再抓得住他。

因此在右手翻起，反抓岳少俊手腕的同時，左手五指，舒展如蘭，玉手輕旋，忽拏忽戳，拍了過去。

岳少俊身子斜退半步，左手一招「順風送帆」，劃起一片掌影，封開春梅的指掌，突然駢指如戟，朝她「將台穴」點了下去。

要知兩人右手互相緊扣，雙方相距，只在咫尺之間，他這斜退半步，春梅一個人也只好身不由己的跟了上去。

這一來，他點出的手指，幾乎觸上了春梅鼓騰騰的玉峯，岳少俊心頭一慌，急忙縮手。

春梅口中故意「嚶」了一聲，手掌一揮，拍的打在岳少俊臉頰之上。

岳少俊冷不防被她一掌摑在右頰，登時火辣辣的浮現起五根指痕，心頭不禁大怒，右手突然一緊，喝道：「小丫頭，妳敢打人？」

春梅也勁運右手，冷笑道：「誰叫你出手輕薄來着？」

岳少俊一張俊臉，脹得通紅，怒哼一聲，突然抬頭叫道：「宋兄，接看。」

猛地一抖手，把春梅朝宋文俊摔去。

要知他這記擒拿手法，扣住對方手腕之後，下半招就應把人摔出去，方才為了要生擒春梅，下半招就沒有使出來，

這是他從小練熟了的手法，春梅雖然同樣扣看岳少俊的手腕，但他這一抖手，內力同發，春梅如何扣得住他，五指一鬆，一個人應手而起，被摔出去四五尺遠，一個觔斗，跌倒地上。

宋文俊猛地跨上一步，劍尖突落，連拍了她身上三處穴道。

再說霍萬清一連搶攻了兩招，均被崔嬤嬤一隻右掌，就化解開去，她一隻左掌，却依然按在竺秋蘭背後，絲毫不動，心頭又怒，大喝一聲，雙肩微幌，重又衝了上去，高大身軀，快逾奔雷，右手一招「直叩天門」，迎面擊出。

這一招含怒而發，一團強勁凌厲的掌力，隨掌拍出，罡風激蕩，帶起了呼嘯之聲，威勢之強，極為驚人！

崔嬤嬤抬頭望看他，白髮飄飛，嘿然的笑道：「姓霍的，你當老婆子不敢接你麽？」

身形一側，右手橫臂出掌，一招「橫架金樑」，潛封霍萬清的掌勢。

但聽蓬然一聲大震，雙方掌勢接實，各自身不由主被震得後退了一步。

霍萬清心頭暗暗吃驚，怔道：「這賊婆子一身功力，居然會有如此深厚，她潛伏天華山莊，這些年來，自己竟會一無察覺，她們這批人，究竟是何來歷？」

崔嬤嬤似是早已料到，這一掌接下來，必會後退，因此在她後退之時，左手五指一攏，一把抓住竺秋蘭的背後衣衫，硬把她拖了過去。

霍萬清和她硬拚一掌之後，鬚髮如戟，洪笑道：「賊婆子，妳再接老朽一掌試試！」

正待發掌，崔嬤嬤忽然發出一陣乾笑，嘿嘿道：「你瞧清楚了！」

原來在她退後之際，右手已從懷中摸出一把匕首，右臂一環，挾住竺秋蘭的脖子，鋒利匕首，抵在她咽喉之上。

霍萬清覩狀，只得收住掌勢，喝道：「要怎樣？」

崔嬤嬤目射兇光，厲聲道：「我要你們放了春梅姑娘。」

霍萬清道：「好，咱們放了春梅，妳也放開竺姑娘。」

崔嬤嬤冷笑道：「老婆子不會要她命的，但這裏是你們天華山莊，老婆子還要她送咱們出去。」

宋文俊怒聲道：「崔嬤嬤，妳欺人太甚了。」

崔嬤嬤道：「這是你們逼我老婆子不得不如此，這裏如果不是天華山莊，咱們可以立時交換人質，各走各的，但在天華山莊之內，老婆子不得不防你們一着。」

宋文俊道：「妳放開竺姑娘，我保證妳們安然退出天華山莊。」

崔嬤嬤笑道：「江湖上，詭譎多詐，老婆子有人質在手，何用少莊主保證？」

宋文俊怒聲道：「這麽說，你是不信任本公子了？」

崔嬤嬤道：「彼此，彼此，你們也未必信得過老婆子，對不？」

說到這裏，大聲喝道：「霍總管，你們放不放人？」

岳少俊道：「霍總管，你就放了春梅姑娘好了。」

霍總管道：「既然岳相公同意了，那麽咱們就先放人也好，只是……」

目光一抬，問道：「崔婆子，妳倒說說看，要到了那裏，才釋放竺姑娘？」

崔嬤嬤不假思索的道：「這樣吧，委屈這位竺姑娘，送咱們下船吧！」

霍總管點頭，說道：「好，就這樣決定吧。」

崔嬤嬤道：「一言為定，那你們就該先放開春梅姑娘了。」

霍萬清抬目道：「公子，咱們該先放了春梅才是。」

宋文俊勉強點了點頭，手起劍落，用劍尖拍開了春梅上三處穴道。

春梅穴道一解，足跟用力，一個人從地上站了起來，伸手掠掠鬢髮，目含怨毒，惡狠狠盯了岳少俊一眼，切齒道：「岳少俊，你給我記着，咱們沒完。」

岳少俊微哂道：「隨姑娘的便，在下

隨時候教。」

春梅回頭朝崔嬤嬤道：「崔嬤嬤，咱們走！」

崔嬤嬤道：「姑娘只管先走，老婆子斷後。」

春梅沒有再說，轉身出門而去。

崔嬤嬤挾着竺秋蘭，緊隨春梅身後而行，

宋文俊看她們從容出門而去，氣得俊臉通紅，手持長劍，當先跟踪而出。

岳少俊、霍萬清也相繼跟出，但因竺秋蘭還在崔嬤嬤手中，不敢逼得太近，和前面兩人，保持了七八丈遠近的距離，

天華山莊各處都有站崗的莊丁，他們看到崔嬤嬤一手握着七首，一手挾持着一個姑娘，和春梅姑娘匆匆朝外行去，稍後緊跟着走出少莊主、總管，和姓岳的客人，也匆匆出門，一時不知莊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故，誰也沒敢出手阻攔。

不多一回，春梅和崔嬤嬤已經奔近湖邊，春梅舉手擊了三掌。

但聽暗影中，也有人擊了三記掌聲，接着便從樹影間划出一條快艇，朝岸邊駛近。

春梅當先縱身飛起，輕輕落到了船中，崔嬤嬤放下竺秋蘭，跟着踴身躍落小船，快艇不待吩咐，立即駛離湖岸，衝浪而去。

宋文俊、岳少俊，霍總管三人，掠到岸邊，那艘快艇早已駛出去數十丈遠，烟波渺渺，在夜色之下，船身漸遠漸小，只剩下被快艇劃破的一道水花，還在蕩漾生波。

岳少俊趕緊俯下身去，在竺秋蘭上身，連拍帶摩，解開了她的穴道。

竺秋蘭哭地睜開眼來，一躍而起，舉手理理鬢髮，問道：「岳大哥，她們已經走遠了麼？」

岳少俊點頭道：「她們賊黨，早已在暗處停着一艘快艇，乘船逃走了。」

宋文俊氣憤的直是跺脚，恨恨說道：「眞氣人，在咱們莊上，還眼睜睜的被她們從容逃走，天華山莊，眞是砸定了。」

霍萬清走近他身邊，含笑道：「公子，人已去遠，急也無用，咱們不如先回莊去，再作計較。」

宋文俊道：「難道咱們就這樣罷手不成？」

霍萬清道：「當然不能就此罷休，但此處不是談話之地，不如先行回去，謀定而動的好。」

竺秋蘭在旁道：「宋公子，霍總管說得對，賊黨狡獪如狐，而且早已滲入貴莊，故而處處佔了先機，要對付他們，自然也要顧慮周詳，知己知彼，才有勝算，霍總管追隨宋老爺子多年，老謀深算，想必已有成竹在胸，咱們是宜先回去爲是。」

宋文俊沒有多說，大家折返莊中，莊丁們早已撤去酒席，沏上新茗。

宋文俊忍不住問道：「霍總管，計將安出？」

霍萬清笑了笑道：「少莊主別急，老朽已有安排，大概再過片刻，也許會有消息來了。」

岳少俊道：「方才之事，好像都在霍總管預計之中？」

霍萬清道：「不瞞岳相公說，索毅夫假扮老莊主，被竺姑娘揭穿，但據老朽觀察，索毅夫並不是潛伏在咱們莊上的主持人，不禁使老朽懷疑到侍候老莊主的使女春梅身上，只是一時毫無佐證，故而設計相試，希望能從她身上找出潛伏在莊上的主使人。但沒想到春梅這個丫頭竟然就是主持劫走老莊主的賊人，而且她身份之高，可能還在黑虎神趙光斗和狼山一狽索毅夫之上，更沒想到的是連厨下燒火的崔嬤嬤，一身武功居然不在老朽之下，因此才使老朽應付失據，爲賊婆子所乘……」

說到這裏，忽然住口。

岳少俊問道：「那麼咱們現在該怎麼辦呢？」

霍萬清還沒回答，竺秋蘭搶着道：「霍總管方才不是說過了麼，再過片刻，就會有消息來了，你急什麼呢？」

宋文俊本來也待向霍萬清問個淸楚，但給竺秋蘭這麼一說，也就不好再問了，伸手取起茶盞，輕輕喝了一口。

霍萬清忽然濃眉微攢，沉吟道：「老朽方才想到了一件事……」

宋文俊道：「總管想到了什麼？」

霍萬清道：「姑老爺淮陽大俠惲欽堯昨日派人送信，要表小姐（惲慧君）回去，那封信會不會也是假的？」

岳少俊心頭方自一震！

宋文俊急急說道：「總管覺得有可疑麼？」

霍萬清道：「表小姐昨日動身之際，賊黨潛伏本莊，形迹尚未敗露，可能……」

話到一半，忽然一轉，「唉」了一聲，繼道：「縱使那封信不假，姑老爺派人急促趕來，催着表小姐回去，說不定歸雲莊只怕也出了什麼岔子，亦未可知……」

剛說到這裏，只見一名身穿水靠，漁人打扮的漢子，急步走入，在門外躬身道：「啓稟總管……」

霍萬清沒待他說完，立即站起身來，擺了擺手，似是制止他再往下說，匆匆舉步往外迎了出去。

只不過幾句話的工夫，霍萬清便自回入屋來。

宋文俊注目問道：「霍總管，方才那莊丁行色匆忙，可是有什麼事麼？」

霍萬清在椅上坐下，喝了口茶，含笑道：「方才老朽要他去準備船隻，他是進來回報，船隻已經準備妥了。」

他只是輕描淡寫的說着，宋文俊追問道：「霍總管這時準備船隻，還追得上春梅她們麼？」

霍萬清一手捋鬚，笑道：「賊婆子和春梅，已經去了多時，追是追不上了，但她們總有一個落脚之處，咱們只要找到了，要救出老莊主，也並非難事。」

只要看他說話神色，似是智珠在握、

宋文俊不信的道：「霍總管知道她們落脚之處麼？」

霍萬清道：「目前還很難說，但也不會差得太遠了。」

宋文俊說道：「那麼咱們要在何時動身？」

霍萬清緩緩放下茶盞，站起身，說道：「現在就可以走了。」

他這回話，來得十分突兀，宋文俊、岳少俊二人都覺得有些意外，同時跟着站了起來。

宋文俊驚異的道：「現在就走？」

竺秋蘭咭的笑道：「我早就知道霍總管早已有了妥善安排。」

霍萬清笑了一笑，說道：「老朽先帶路。」

說罷，當先往門外走去，

宋文俊、岳少俊、竺秋蘭三人，跟着他出了天華山莊，匆匆趕到湖濱，果見一排老柳樹下，停着一艘小船。

兩個全身水靠的莊丁，一前一後，坐在船上等候。

霍萬清低聲道：「人去多了，容易打草驚蛇，有咱們四人，已經足夠了。」

宋文俊一抬手道：「船身極小，容易動盪不穩，還是竺姑娘先下去吧！」

竺秋蘭道：「那我就不客氣了。」

當先躍落中艙。

宋文俊等三人，也依次下船，

這條船船身極狹，中艙地方不大，四個人只能促膝坐下。

兩名莊丁不待吩咐，立即撐開船頭，運槳如飛，朝湖中駛去。

宋文俊自然看得出來，霍總管好像早有安排，只是沒有說明，不覺問道：「霍總管，咱們莊中，隱伏內奸，每一個人都有被賊黨收買的可能，你守口如瓶，一直沒有把這一行動說出來，現在已經到了江心，總可以說了吧？」

霍萬清笑道：「眼前馬上就要到了，不用老朽說，公子也立時會明白了。」

他還是不肯說，但越是不肯說，就越顯得神秘，

宋文俊笑了笑道：「好吧，總管既有安排，一切都聽你的。」

霍萬清略有歉意，說道：「公子恕罪，實因此行關係重大，咱們只要稍露行藏，讓對方警覺，今晚的行動，就付之東流了。」

宋文俊看他說得如此鄭重，點點頭道：「我早已說過，一切都聽你的。我不問就是了。」

小艇破浪前進，你看起來水天一色，烟波浩渺之際，還以爲橫越太湖，那就大錯而特錯！

太湖三萬六千頃，光是由胥口到東山，舟行就有四十里，他們這條小艇，只是沿着馬蹟山的邊上行駛而已！

當然，所謂邊上，少說也和岸上距離了足有半里多路，這樣，在夜色之下，才不容易被岸上的人發現。

如今小艇行駛了不過一刻工夫，兩個划槳的莊丁，已經減速行駛，緩緩地朝峭立的石壁下駛近過去。

宋文俊眞弄不淸楚，霍總管葫蘆裏究竟在賣什麼藥？

這裏就不是秦履峯？（馬蹟山的西峯）從天華山莊（天華山莊在馬蹟山東峯冠幛峯下）到秦履峯何須兜上這麼的大一個圈子？

小艇無聲息的在一處石洞中停泊下來，一名莊丁迅速一躍上岸，攏住了船。

霍萬清壓低聲音叮囑着道：「從現在起，一路不可再說話了。」

說罷，打了個手勢，意思是要大家迅速上岸，

宋文俊、岳少俊、竺秋蘭相繼縱身上岸。

回頭看去，只見霍萬淸並沒跟着上來，他走到後艙，打開一塊艙板，俯身抱起一個黑忽忽的東西，才雙脚一點，長身而起，躍登石崖。

大家因今晚天色太黑，從岸上看去，誰都看不淸他抱着的是什麼東西？

直等霍萬清登上崖岸，才看淸他懷中抱的原來是一隻全身黑毛的小獵犬。

這下，大家才明白過來，敢情在春梅和崔嬤嬤還沒有離開天華山莊之前，霍總管已派出心腹，喬裝漁人，駕着小艇，在離天華山莊不遠的湖面上，加以監視（進出天華山莊，都須乘船）。春梅、崔嬤嬤雖有賊黨早已準備好的船隻，但沿湖居民，多半打漁爲業，她們沒想到霍總管早有佈置，因此縱然遇上沿湖的漁船，自然也不會去注意。

賊黨臨時落脚之處，就在秦履峯，她們之所以準備船隻，就是爲了掩人耳目，快艇沿湖繞了一個大圈之後，就在這裏搭舟登陸的，故而霍總管也要在這裏上岸。

他只要知道，她們在這裏上岸的就好，因爲，他帶了一隻小獵犬，狗的嗅覺最靈，任他們奔向何處，牠都可以一路憑嗅覺追踪下去，自然可以找到賊人落脚之處了。

大家都沒有說話，因爲現在每人心裏都已領畧出一個大悟，就用不着問了。何況霍總管方才已經叮囑過，上了岸，就不可再說話了，

霍萬清俯下身，還沒放手，那隻小黑犬早已一躍而下，不待吩咐，就在附近地上，到處一陣亂嗅，就邊嗅邊跑，往前竄奔過去，

這頭小黑犬自然是久經訓練的獵犬，故而甚是機警，雖在邊嗅邊跑，但却一聲不吠，奔出去數丈之外，就停下來等人。

霍萬清也沒有說話，只是朝三人打了個手勢，就當先隨着小黑犬掠去。

四人施展輕功，身法何等快速，自然用不着領路的小黑犬等他們，因此小黑犬邊嗅邊跑，也就跑得很快，

山路一直盤曲而行，山勢漸高，到處都是巉岩峭壁，石窟嶙嶙，狀若馬蹄。

奔行了約莫三五里光景，一片果林間，隱隱現出一角紅牆。

那是太湖君廟！

小黑犬邊嗅邊奔，穿林而出，霍萬清四人循着林間小徑，一直奔到廟前，這時差不多已有三更天氣。

荒山深夜，廟門自然不會開啓。

小黑犬奔到門前，雙爪直抓着木門，口中發出嗚嗚之聲，似是要破門而入。

霍萬清怕牠驚動了廟中賊黨，急忙過去在牠頭上輕輕拍了兩下，口中同時輕噓了一聲。

小黑犬好像懂得他的意思，直搖尾巴，果然不再抓門，也不再叫了。

霍萬清抱起小黑犬，朝三人打了個手勢，當先長身躍起，登上圍牆，目光迅速朝四週一掠，然後飄然朝大天井中落去。

（未完・十三）

新派俠義中篇故事

文·諸葛青雲
圖·可飛

新無字天書

（續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葛嘯羣用赤芒化血刀斬殺六足飛蛇，爲苗族除了一害，烏蒂夫婦非常感佩，已帶他到谷口黑洞之下，夫婦二人爭欲陪同入洞一看，葛嘯羣叫他們等候在洞口，自己入白骨洞內探險，這洞又叫做「天然亘棺」、「籐甲苗」族人都將先人遺體昇葬在此洞內，視爲聖地，葛嘯羣入洞見鐫上：以此爲界，十年內越溝者死等字蹟，方知羣苗所說不錯，定有高人隱居，時間約屆十年，正在疑思，果然見一乾癟老婦，自稱是端木玖，原來她是「南荒鳩婆」，來此煉成萬屍陰煞神功，但悲憤自己年華消逝，由魔證道，自戕而死，葛嘯羣爲羣苗除害，然後離去……

少俠馳千里　苗疆結鴛盟

其實，葛嘯羣根本不知道苗女小玉的主人是誰？他這樣說法之意，是因對那姓魏的綠袍怪人，心生厭惡，而對這嬌柔美好的小姑娘，頗有好感，才故意替她飾詞圓謊而已。小玉聞言，遂向那姓魏的綠袍怪人，嬌笑說道：「魏老人，你聽見沒有？這位葛嘯羣相公，是不是我主人的中原貴客？」

魏老大一皺眉，小玉又對葛嘯羣笑道：「葛相公，你說途中有事，必須略作躭延之時，是不是打算鬥鬥這位魏老大？」

葛嘯羣目光如電，冷冷看了魏老大一眼，揚眉說道：「這位魏朋友，不分靑紅皂白，出口便自傷人，我確實想向他請敎幾手苗疆之絕藝。」

魏老大聽說葛嘯羣要鬥自己，不禁發出一陣凶獰異常的桀桀怪笑。

小玉秀眉微軒，忽然叫道：「魏老大，你是不是要和我主人作對？你看，這不是我主人交給我的迎賓信物麽？」說完，便取出一條長約尺許，製作得極爲精美的小小金龍托在掌上。

魏老大見了這條小小金龍，臉色微變地，皺眉說道：「小玉，旣然你身上帶有你主人的迎賓信物，我自然暫時不好意思，與這位葛嘯羣爲難，但是却要和他另訂約會。」

小玉冷笑說道：「訂個約就訂個約會，葛相公是中原大俠，難道還怕了你麽？」語言至此微頓，轉對葛嘯羣含笑問道：「葛相公，請你訂個時間，與這魏老大互相一會。」

葛嘯羣未作深思地，隨口答道：「明夜初更如何？」小玉尚未答話，那魏老大却已怪笑說道：「好，就是明夜初更，叫他到我們……」

小玉不等魏老大話完，便向他搖手說道：「不行，不行，葛相公若是到你們所住之處赴會，或是你到我們所住之處踐約，都顯得衆寡懸殊，有點不太公平。」

魏老大獰笑問道：「小丫頭，依你之見，便又如何？？」

小玉嬌笑道：「這事還不簡單，我們約一中間地點，彼此相會便了。」

魏老大想了想道：「大熊頂怎樣？那是個極爲淸靜的理想打鬥所在。」

小玉點頭笑道：「好！我們一言爲定，明夜初更，『大熊頂』上一會。」

魏老大厲嘯一聲，伸手拔起地上所插的那根紫色長旛，身形幾個起落，便即捷逾鬼物地，隱去踪跡。小玉妙目微凝，靜看魏老大的綠袍人影，去遠不見以後，遂向葛嘯羣恭身施禮，含笑說道：「葛相公請去見我主人好麽？小玉替你引路。」

葛嘯羣目注這位伶俐美秀的苗族少女，微微一笑說道：「小玉姑娘，去見你家主人不妨，但你是不是應該把你主人到底是誰，先行告訴我呢！」

小玉「呀」了一聲，赧然說道：「葛相公，剛才你不是……」

葛嘯羣接道：「剛才我只是生恐你被那姓魏的綠袍怪人問住，才特意替你圓謊解圍而已，說來我和你家主人，可能還彼此不相識呢？」

小玉笑靨微開，嫣然道：「同是當今絕代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不相識有甚關係，祇要見面以後，不是便相識了麽？」

葛嘯羣頗出意外地，向小玉含笑讚道：「小玉姑娘，想不到你不但能把漢語說得異常流利，並對漢語詞章也頗有造詣！『同是當今絕代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你將白香山的名句改得頗好，祇是我却有點當不起『所謂絕代人』的美稱。」

小玉微笑說道：「葛相公不要誇我，我主人最愛漢花，把和我妹妹小花，督促甚嚴，單日習文，雙日習武，並專門用重金禮聘一位雲南省城『昆明』的飽學之士東郭先生，來敎授我們經史子集，書畫詞章，故而才略尋異常苗女的蠢然無識。」

葛嘯羣聞言暗覺小玉的主人，極爲風雅，遂又含笑問道：「小玉姑娘，你說了半天，還未告訴我你主人到底是誰？」

小玉一面緩步前行，一面嬌笑道：「葛相公，你怎樣和那魏老人結下仇恨？」

葛嘯羣搖頭笑道：「我和他天南地北，萍水初逢，那裏會有甚仇恨？」

小玉秀眉微蹙，訝然說道：「葛相公，你旣然和魏老大無仇無恨，他却想把你置於死地則甚？」

葛嘯羣道：「小玉姑娘此話何來？」

小玉失笑說道：「葛相公到如今尚不知曾歷險，方才倘若我來遲一步，你恐怕業已走進鬼門關，把一代英雄，埋恨黃泉，化作苗疆寃鬼！」

葛嘯羣驚道：「聽小玉姑娘的這樣說法，莫非魏老大要我開啓的那隻靑銅小匣之中，有些甚麽歹毒花樣麽？」

小玉點頭笑道：「葛相公眞聰明，魏老大那靑銅小匣，名叫『閻王印』，是極厲害的害人凶物。」

葛嘯羣聽了「閻王印」之名，悚然問道：「這『閻王印』厲害之處何在？是不是他匣上淬有劇毒，沾手即死？」

小玉笑道：「匣上淬毒，沾手即死，祇是『閻王印』的厲害之一，還有另一樁厲害，則是倘若開啓匣蓋，匣中所藏無形無色無味的毒烟便騰，只要一絲入鼻，便全身盡化黃水。」

葛嘯羣道：「我眞想不到魏老大的那隻靑銅小匣，竟有如此厲害雙重凶毒，若非姑娘及時相助，葛嘯羣早已身爲異物，埋恨苗疆，應該先謝過你的救命之德。」

說完便向小玉含笑抱拳，一揖到地。

小玉慌得一面還禮一面笑問道：「葛相公你知不知道那魏老大的姓名來歷？」

葛嘯羣搖頭笑道：「來歷不知，關於姓名方面，你不是叫他魏老大麽？」

小玉揚眉笑道：「老大是他排行，我今天是因爲葛相公遠來貴客在場，才對他特別客氣地，稱他一聲『魏老大』，若在平日，我不是叫他『蝦蟆精』，就是叫他『誅心惡鬼』。」

這「誅心惡鬼」四字，聽得葛嘯羣恍然大悟地，「哦」了一聲，說道：「原來魏老大就是『落魂敎』下『雙龍四鬼一枝花』中的『誅心惡鬼』魏三泰。」

小玉妙目流波，看看葛嘯羣嫣然笑道：「葛相公，你初到苗疆，便知道『落魂敎』和『落魂敎』中的厲害人物『雙龍四鬼一枝花』？」

葛嘯羣點頭答道：「我在中原，便知道『落魂敎』的厲害，魏三泰旣是『四鬼』中的『誅心惡鬼』，便難怪他聽了葛嘯羣之名，立知我家住『太湖』，並欲以『閻王印』相害。」

小玉詫聲問道：「葛相公，你方才說是和『誅心惡鬼』魏三泰，素不相識，如今怎又……」

葛嘯羣不等小玉話完，便接口笑道：「小玉姑娘，『落魂四鬼』之中，是不是兩苗兩漢？漢人叫做『誅心惡鬼』魏三泰，和『天機惡鬼』杜無家，苗人叫做『雷公惡鬼』烏嘉，和『金環惡鬼』姬拉。」

小玉答道：「葛相公說絲毫不差。」

葛嘯羣繼續說道：「我和『誅心惡鬼』魏三泰素不相識，但却在『太平山』內，與『金環惡鬼』姬拉結下深仇。」

小玉揚眉笑道：「葛相公是殺了姬拉？還是使他受了嚴重傷害？」

葛嘯羣搖頭笑道：「沒有，沒有，我旣未殺了姬拉，也未使他有絲毫傷損。」

小玉聽得惑然不解問道：「葛相公旣未殺他傷他，又爲何有曾與『金環惡鬼』姬拉結了深仇之語？」

葛嘯羣答道：「因爲『金環惡鬼』姬拉向一位中原老俠『仙掌崑崙』藍太岳恃技逞兇，被我把他所用的軟鋼苗刀及七枚金環一齊毀掉。」

小玉「呀」了一聲說道：「葛相公毀了姬拉的苗刀金環，簡直比殺了他還使他痛苦，但姬拉所用刀環，均是百煉精鋼所製，似乎頗不容易加以毀損。」

葛嘯羣微笑說道：「我是先收了姬拉所發的七枚淬毒金環，然後又奪了他的軟鋼苗刀，再復凝足眞力，揚刀劈環，結果遂兩敗俱傷地，刀環雙毀。」

小玉蠑首連點說道：「原來葛相公是與姬拉如此結仇，但這樣情形之下，恐怕『落魂四鬼』於明夜初更，都會到『大熊頂』上，與你相會。」

葛嘯羣劍眉雙挑，目閃神光地，狂笑說道：「慢說『落魂四鬼』，便是連那『雙龍一枝花』一併前來，葛嘯羣也毫無所怯地一劍當之。」

小玉以一種萬分欽佩的神色，向葛嘯羣注目笑道：「葛相公眞是英雄性格，豪氣凌雲，但據我想，明夜之約，『落魂四鬼』必然齊到，『龍僧龍道』，也可能同來，祇有那位最高明的『一枝花』，却不會被『落魂四鬼』蠱惑得輕易出手。」

葛嘯羣微笑說道：「小玉姑娘，你所說的『一枝花』，是不是『落魂教』中，功力地位均僅次於『落魂教主』的『冰心天女』花如夢？」

小玉忽然斂手恭身，神情敬畏地點頭說道：「葛相公說得好，這位『冰心天女』花如夢，與我主人交好甚篤，我一向都叫她『花姑娘』呢！」

葛嘯羣聞言，靈機忽動，笑道：「小玉姑娘，我來猜猜你主人是誰好麽？」

小玉點頭笑道：「葛相公和我談了不少話兒，大概可以猜得着了。」

葛嘯羣揚眉問道：「你家主人是不是『毒龍公主』姬玉花？」

小玉星眸微轉，瞟了葛嘯羣一眼，含笑說道：「其實葛相公不應此時才猜出我主人來歷，你應該早就從我『小玉』，和我妹子『小花』的名兒之上，有所領悟的了。」

葛嘯羣因「毒龍公主」姬玉花既命愛婢迎賓，必與自己相識，不禁認定「泰山井天坪」水洞之中，寧捨女兒清白，拯救自己性命，並爲自己懷了孽胎的「華冰」姑娘，就是這位「毒龍公主」化身。他本想把此事直接向小玉探詢，但又恐「毒龍公主」姬玉花，對愛婢尚有隱瞞，遂設法旁敲側擊地，微笑問道：「小玉，你主人是否長年均在『毒龍峒』中，從不出外的呢？」

小玉搖頭笑道：「不對，不對，我主人最近還走了一趟中原，並曾經暢遊五嶽之勝。」

這些「走了一趟中原，曾經暢遊五嶽」之語，業已等於說明「毒龍公主」姬玉花，就是「華冰」，但葛嘯羣却仍不放心地，繼續又問道：「姬公主這一向身體可好？」

小玉女秀眉微蹙，憂形於色答道：「我主人向極活潑健康，但從中原倦遊歸來以後，却經常懨懨病地，茶飯不思，竟索性鎮日臥床不起。」

葛嘯羣心中明白，這是春風一度，孕育怪胎現象，不禁內疚於心，俊臉飛紅，連耳根也頗覺發熱。

小玉並未注意葛嘯羣的神色變化，繼續含笑說道：「今日便因我主人身體不適，躺在榻上休息，不然她自己會親自往『野人山』口，接你的呢！」

葛嘯羣聞言，越發深感玉人情重，見面後，定要好好對她安慰一番，從此地老天荒兩情不二，並勸她脫離苗峒，隨自己前往「太湖」拜見師尊義父，坦陳經過，再由父師作主光明正大地正式結爲夫婦。

這時，小玉忽然瞥見葛嘯羣指上所御的「黑鐵指環」，不禁「哦」了一聲，嬌笑說道：「葛相公，怪不得我主人告訴我，說你是她的武林舊識，原來她這等重要的『玄鐵環』都送給你了，看來你們兩人的交情業已蠻不錯呢！」

葛嘯羣聽得臉上越加發燒，並知道「毒龍公主」姬玉花果然尚未把「泰山井天坪」水洞中的那段荒唐秘事，向貼身愛婢有所透露，遂想岔開話題地，隨口說道：「你認得這枚『黑鐵指環』是你主人所戴的麽？」

小玉嬌笑說道：「怎麽不認得呢？葛相公祇有這枚『玄鐵環』在手，便可把我視如奴婢，叫我蹈火，小玉便不敢赴湯，叫我赴湯，小玉便不敢蹈火。」

葛嘯羣失說道：「你不要這樣說法，我覺得你頗爲聰明，倘若長在苗疆，着實可惜！我打算見了你的主人以後，勸她在萬一移居中原之時，把你和你妹妹小花，一齊帶走。」

小玉聞言，高興萬分地，向葛嘯羣笑道：「葛相公，我主人曾說祇要她能找着理想漢人夫婿，一定帶我和妹妹小花，同歸漢化，想不到如今你也一樣說法，看來這樁心願多半實現，眞把我高興死了。」

說到此處，忽然壓低語音，向葛嘯羣神秘一笑說道：「葛相公，你不要瞞我，據我看法，我家主人對你極爲傾心，你這次不辭萬里而來，還入苗疆，大概就是也爲了那『降駒有技，可以乘龍』等兩句話兒而來。」

葛嘯羣因自己與華冰已有夫婦關係，無須否認，遂含笑說道：「我覺你主人此舉，實是多餘，她祇有了互相心愛之人，便可委身下嫁，何必還要來個甚麽當衆降駒？」

小玉搖了搖頭，微嘆說道：「葛相公，你大概還不曾想通其中道理，若是尋常苗女，自然可以如你所說自由自在地隨意嫁人，但我主人身份不同，她是一峒之主，倘若峒主人與人有不太鄭重的苟合私通情事，一經傳揚開來，『毒龍峒苗』豈不全數蒙羞，永遠無法在羣苗之中，抬頭露臉了麽？」

葛嘯羣聽得汗流浹背，心想自己爲了酬答華冰不惜兒女清白，並甘孕怪胎的救命恩情，看來眞還要當衆降駒，先行入贅苗峒，然後再勸她離苗歸漢，才能維持毒龍峒王體面，不使她落個偷情苟合醜名，連全族苗人，都一齊有失光彩。

小玉冰雪聰明，她從葛嘯羣雙眉緊蹙的神情之中，竟看出他心中所想，遂嫣然微笑說道：「葛相公，我把我們這『毒龍峒苗』的幾項有關苗規，說給你聽上一聽，你就不會發愁了。」

葛嘯羣道：「你不妨說。」

小玉笑道：「我家主人的『火龍駒』，是無人能制的苗疆第一烈馬，你若能把牠降伏，則峒主駙馬，是位絕世英雄，連其他峒苗，也會對我們『毒龍峒』苗，表示尊敬。」

葛嘯羣道：「這是苗族崇拜英雄美德，但却嫌盲目一些，應該設法改進，因爲有本領的惡人甚多，萬一招來一位凶邪駙馬，你們就後悔不及。」

小玉點頭笑道：「葛相公說得極是，但我們這種規矩，也已慮及，並非任何陌生人，都可要求降駒乘龍，必須其品貌德行樣樣美好，經過我主人同意，發下『許試金牌』，方能和那匹『火龍駒』打交道呢！否則若是來位和尚降服烈馬，使我主人變成和尚夫人，豈不是天大笑話？」

葛嘯羣聽她說得有趣，不禁爲之失笑。小玉又復說道：「能獲得『許試金牌』，並降伏『火龍駒』之人，便是『毒龍峒』的峒主駙馬身份，當夜立與公主成婚，一切禮成，必須全依苗俗。」

葛嘯羣聽到此處，兩道劍眉又復皺在一起。小玉搖手笑道：「葛相公莫皺眉，你娶了一位公主，第一夜自然應該尊重她族中苗規，但到了次日，她便可嫁夫從夫，再選人繼承『峒主』名位以後，帶了她一切私有之物，隨你同歸漢化。」

葛嘯羣想了一想，點頭笑道：「這規矩倒並不講不過去，譬如漢族男兒，被皇家公主招爲駙馬以後，也照樣是要先行君臣禮，後敍夫妻情呢！」

小玉笑笑說道：「我們苗人倒不會像漢族皇家那般把自己看成金枝玉葉，要駙馬爺變作磕頭蟲般，喪盡夫威地，先行君臣之禮！祇要葛相公能不使我主人有失光彩就好！」

葛嘯羣問道：「怎樣才可使你主人不失光彩？」

小玉嬌笑說道：「旣極容易，又極簡單，祇要你在成婚之後，事事都遵從我們峒中禮俗便可！」

葛嘯羣蹙眉說道：「我對其他苗俗，倒還略通一二，但這種招贅駙馬大典，却……」

小玉不等葛嘯羣說完，便自接口道：「不妨，不妨，祇要葛相公同意，我會跟在你的身畔，暗中指點一切。」

葛嘯羣長嘆一聲說道：「小玉，不瞞你說，你主人待我恩高義重，情意如山，我那有不願意盡我所能，替她大爭光彩之理？」

小玉大喜叫道：「葛相公，你眞願意盡你所能，替我主人大爭光彩麽？」

葛嘯羣語出由衷，答道：「我當然願意！」

小玉笑着道：「那我就要求你在『狂歡大會』之中，顯示幾手中原大俠的內家絕藝，讓大家曉得我家主人當眞嫁看一位具有莫大本領，超羣俗越的美俠士，人英雄！」

葛嘯羣微笑說道：「要我顯露幾手本領不難，但應該在甚麽時機施展，才算恰當？却仍要你告訴我呢！」

小玉看了葛嘯羣一眼，點頭笑道：「葛相公放心，一切有我小玉負責帮忙，雙雙歸漢之際，却一定要帶我同走！」

葛嘯羣失笑說道：「我已答應把你帶走，你怎麽還不放心？難道還要我此事對天立個誓麽？」

小玉搖搖頭，嫣然一笑，忽自身邊取出一隻特製號角「嗚嗚嗚」地吹了三響！

葛嘯羣不解問道：「小玉，吹這號角則甚？」

小玉收起號角，應聲笑道：「前面峯後，便是『毒龍峒苗』的羣居之處，我通知他們業已把你接來，要他們趕緊準備一下！」

葛嘯羣笑道：「準備甚麽？」

小玉答道：「準備請我主人發下『許試金牌』，並扶病登台，親自看你大展神威，當衆降駒！」

葛嘯天心中一動，忽又蹙眉說道：「小玉，要叫我鬥甚凶邪巨寇？倒是不難，但降伏烈馬之事，却從來未試過！萬一那匹『火龍駒』倔強不服，或是被我強力乘騎，有所傷損的話，豈不反令你主人失望傷心，丟了顏面了麽？」

小玉向葛嘯羣霎霎妙目，裝出一副神秘笑容說道：「葛相公想得眞頗週到，但我主人却想得比你更周到！」

葛嘯羣聽得愕然問道：「你主人想得怎樣周到？莫非她有甚妖法？能讓我定可伏那匹『火龍駒』麽？」

小玉點頭笑道：「葛相公眞够聰明，我主人命我悄悄告你，祇要把『火龍駒』頭上一叢赤紅短鬃，輕輕撫摸幾下，牠的暴烈性情，就會減低一半！」

小玉說到此處，語音微頓，指看葛嘯羣手上所戴的黑鐵指環，又復低聲笑道：「其實我主人這種囑咐，已是多餘，你既把她『玄鐵指環』戴在手上，那匹馬雖然性烈，却是頗通靈的『火龍駒』，定然乖乖馴服，那裏還會有絲毫倔強？」

葛嘯羣聞言，心中一寬，暗想：華冰在「泰山」爲自己不顧名節，吃盡苦頭，甘孕怪胎的那種深厚恩情，簡直無法答報！自己今日須務儘量迎合她的心意，最少也要博得她慰然一笑！他想到此處，前面高峯背後，業已傳來「嗚嘟嘟」的號角之聲！

小玉雙眉一揚向葛嘯羣笑說道：「葛相公，他們已經準備好了，我們祇聽一陣『咚咚』鼓響起後，便去領取『許試金牌』，表現降駒身手！」

葛嘯羣向她點了點頭，表示業已會意，但就在這等待鼓聲大起的片刻之間，葛嘯羣却有點思潮起伏，往事縈懷地，心情無法寧靜！

他想起在「泰山」初識華冰，他想起「井天坪」共竊巴三午夫妻父子，與「勾漏」女徒「紅衣惡煞雲中鳳」徐赤玉，惡鬥狠拚，同歸於盡之事，他想起水洞遇「藍蜃」，自己不愼中毒，華冰揭破女孩兒家面目，捨身相救的旖旎風光，他並想起了「北海神相」陳靖宇，贈送自己的「逢光莫懼，遇木須防，花開連理，苗山之陽」卦語！

當初，「北海神相」陳靖宇與「北海神翁」諸軼凡，判斷「華冰」不是「毒龍公主」姬玉花，便是「冰心天女」花如夢之際，葛嘯羣的心中，便已有了一種偏私想法！

他希望「華冰」是姬如花，不是花如夢！

因爲姬如花祇是苗女，不是邪惡之人，並還有一峒之尊的公主身份！

花如夢則身爲「雙龍四鬼一枝花」之一，是「落魂邪教」中的主要人物！

自己既與她有了合體之緣，她又爲自己孕育怪胎，雙方關係，業已牢不可脫，則華冰的身份，越是正大，將來的各種煩擾，也就是減少！否則，華冰若是「冰心天女」花如夢，將來自己赴「金環惡鬼」姬拉之約，及設法營救「隴右神駝」皇甫正，大破「落魂教」時，便不知要多存多少顧忌？多添多少煩惱？

如今，雖喜天從人願，從小玉口內，證實了華冰就是「毒龍公主」姬如花，但

在這即將身爲苗峒駙馬之前，也自然而然地，使葛嘯羣從喜悅中兼感緊張，心頭不住怦怦亂跳！

「北海神相」陳靖宇所贈卦語之中，「逢光莫懼，遇木須防」二語，已在「陰山蛇叟」呼延光，及「南荒鳩婆」端木玖的身上，獲得了應驗，但「花開連理，苗山之陽」二語，却仍令葛嘯羣爲之略感憂慮！

倘若「花開連理」，僅指苗峒招親而言，自然是喜非憂！萬一除了「毒龍公主」一姬如花外，還有一朵甚麽花兒？却教自己怎生消受得了這種難纏的風流刦數？

咚！咚！咚！咚……

鼓聲已起，這陣「咚咚」聲息，敲醒了葛嘯羣的回憶幻想，他驀然微生疑竇地，向小玉問道：「小玉，你主人怎會知道我還來苗疆，而派你來迎接我？」

小玉一面與葛嘯羣緩步前進，一面嬌笑答道：「葛相公，關於你的行踪，是由你一位江湖舊識，告訴我主人知曉！」

葛嘯羣訝然問道：「我這一路之間，並不曾遇上甚麽熟人？你所說的江湖舊識，却是誰呢？」

小玉微笑說道：「葛相公何必多問，一切謎底，均已擺在眼前，且等一椿椿地，自然揭曉，豈不更添趣味？」

說話之間，業已轉過山峯，眼前地勢忽開，是一片廣大如谷，二三十丈以外，有座高台，高台上坐看一位紅衣麗人，身邊侍立八名苗女，並有上千名男女老幼羣苗，圍繞在高台兩側！

葛嘯羣見了這種場面，不禁臉上更紅，心頭更跳！但他仍忍耐不住地，向高台上的紅衣麗人偷瞥幾眼！距離二三十丈之遙，自然着不眞切，但華冰的亭亭倩影，朝縈夕念地，業已深嵌在葛嘯羣的心頭，遂使他一望而知，高台上的紅衣麗人，也就是「泰山」水洞中銷魂膩友！

葛嘯羣緬懷舊事，正覺魂銷，一條俏生生的窈窕倩影，業已凌空飛到！

來人是位年輕苗女，柳眉杏眼，嬌美異常，面貌與小玉約莫有八分相似！

葛嘯羣恍然有悟地，向小玉問道：「這是你妹子小花？」

小玉方一點頭，小花便已雙手齊伸，向葛嘯羣遞過了兩樣物件。葛嘯羣見小花手中持的是一面小小金牌，左手中持的是一根小小血箭！

他猜得出金牌定是甚麽允許試降烈馬的「許試金牌」，對那根血箭代表何意？却有點猜測不透！

葛嘯羣正在猶疑，小玉便朗聲叫道：「葛相公，我家公主對你人品業已滿意，特頒『許試金牌』！你若接『金牌』，便表示願降烈馬！若接『血箭』，便表示着不起我家公主，願與我『毒龍峒苗』的全體苗人爲敵！」

葛嘯羣聞言，自然毫不攷慮地，便從小花手中，把那面「許試金牌」接過。

小花滿臉嬌笑，喜孜孜地，正待回身，小玉又向她含笑叫道：「花妹，你招呼馬奴放馬，並在台前掛起『九龍燈』，葛相公不但降馬，並要在馬背上，大顯身手，射落『九龍燈』呢！」

小花一聲歡呼，疾馳而去，葛嘯羣向小玉皺眉問道：「小玉，你又在搗的甚麽鬼？好端端地，射甚麽『九龍燈』……」

小玉不等葛嘯羣的話完，便自「噗」了一聲接口笑道：「葛相公，你不是要替我主人，盡力增光采麽？這『飛馳烈馬，連射九龍燈』之技，便是我們苗人視爲最高明的英雄手段之一！你若能做到，我主人定然高興萬分，平添不少光采！」

葛嘯羣聽她這樣說法，便點頭笑道：「既是如此，我願意試上一試！」

小玉笑道：「葛相公能用弓箭最好，否則便用你所擅暗器，亦無不可！但你最多祇許縱馬馳過台前三次，務須把握機會，把台上高掛的九盞紅燈，一齊射滅！」

葛嘯羣如今心情漸漸穩定下來，遂豪氣凌雲地揚眉笑道：「我怎麽不擅弓箭？我義父『大漠金鵰』軒轅亮，是『西城第一射鵰手』呢，你替我準備一張強弓，九根長箭！」

小玉點頭笑諾，這時那座遠遠高台以上，業已掛起了九盞紅燈，上千羣苗，也紛紛發出了喻喻驚嘆聲息。

一名壯健苗人，牽看一匹血紅駿馬，潑風似地趕到面前，把手中絲繮，向葛嘯羣恭身遞過！

葛嘯羣對這匹血紅駿馬，略一打量，覺得果與「析城山」所見「紅狼公主」莫如嬌所乘的那匹「紅兒寶馬」，生得一般無二！遂想自己當時若是接受莫如嬌贈馬，則恰好與馬配成一對，夫妻並轡，雄視江湖，倒也是一椿足以流傳百世的武林佳話！

想到此處，小玉業已替他取來了一張鐵胎硬弓，九根鵰翎長箭！

葛嘯羣一手接過弓箭，一手接過絲繮，雙足微點，便即輕飄飄地，躍上馬背！

這匹血紅駿馬，果然性情極烈，馬奴才一撒手，牠便希聿聿地一聲怒嘶，陡然躍起丈許！換了常人，這一下必被甩跌，但葛嘯羣何等功力，雙膝緊夾馬腹，人貼馬背，宛如人馬已成一體，却那裏甩得他落。血紅駿馬那裏肯服，在凌空墜下之時，竟四蹄同時落地，「叭」的重重一擊！

這種動作頗爲厲害，是想把葛嘯羣從背上彈落！

葛嘯羣身懷內家上乘絕技，輕時眞氣微提，宛如無物，這時功力一聚，身如泰山，自然不致被這匹血紅駿馬，從馬背甩下！

他心中，却暗自躭憂，頗存顧忌！因爲自己不是馬術專家，以嫻熟絕倫的騎技降馬！而是倚仗內家武功，硬挺在馬背上，不令馬兒把自己摔下而已！

這種作法，固然必告成功，但人馬相鬥結果，極可能把一匹「大宛汗血名駒」，與「赤兔追風千里驥」合生的罕世寶馬，就此生生毁掉，使牠力竭筋疲而死！

葛嘯羣有了這種顧忌，遂祇好依照小玉密告妙策，伸手在血紅駿馬頸間的一叢「赤紅短鬃」之上，略加撫摸！

說也奇怪，這匹血紅駿馬，何等性烈？但經葛嘯羣在短鬃上略加撫摸以後，神態竟立即馴善多多，不再亂蹦亂跳，祇是四蹄如飛，捷逾電閃地，背負看葛嘯羣滿場狂馳！

羣苗見狀，知道馬已服人，不禁發出

一陣震天價的歡呼！羣苗歡呼聲中，葛嘯羣何嘗不也劍眉雙揚，精神抖擻，一領絲繮潑風價地，馳過高台之前！小玉曾向他囑咐，說是要在三過高台之內，把台上的九盞高懸紅燈，完全射滅，方足替她主人增光耀彩！血紅寶馬，捷似雲飛，在這等情形之下，每次要彎弓搭箭，射滅三盞紅燈，委實絕非易事！羣苗正紛紛屏息，期待欣賞葛嘯羣的穿楊妙技之際，却見他狂策血紅寶馬，宛若游龍地，在台前一閃而過！葛嘯羣彎弓如月，搭箭在弦，但是却放棄了這第一次馬過高台機會，並未覷準紅燈發箭！他在馳過台前的刹那之間，祇向台上所坐的「毒龍公主」姬玉花看了一眼！

佳人縈夢寐，一望慰相思！

這一望之下，葛嘯羣心頭微酸，彷彿覺得自己這位玉人兒，業已比在「泰山」初遇之時，消瘦不少！這是意料中之事，自己爲了她，相思難禁，萬里奔波！她定必也爲了自己，鎭日茶飯不思，心馳「東嶽」！更何況，自從巫裏一會，便告荳蔻含胎……

血紅寶馬的腳程太快，葛嘯羣尚在情思恍惚心緒悵迷之中，牠已第二度宛若一團血雲般地，捲過了高台以下！這次，葛嘯羣慢說鬆弦發箭，還想再向台上的「毒龍公主」姬玉花，看上一眼，都來不及！

小玉急得揚眉叫道：「葛相公，你不要忘記你還要大顯身手，射那『九龍燈』呢！」

語音方了，葛嘯羣施展「金剛拄地」的上乘內功，身形微長，竟直立在馬背金鞍之上！

如今，「血紅寶馬」已告馴服，把葛嘯羣當做主人，不再和他搗蛋！這等由「大宛汗血名駒」，與「赤兔追風千里驥」，交配所生的罕世寶馬，雖然四蹄翻飛，疾如電掣，但馬背上却震動極微，平穩之極！

葛嘯羣巍立馬背，青衫飄風，獵獵作響，那份俊美英姿，委實比起周郎高一着，較諸呂布勝三分，他右手如抱嬰孩，左手如托泰山，颼颼颼，颼颼颼地，不斷拽弦放箭！葛嘯羣是在七丈來外開弓，恰好是每馳一丈，射出一箭！

噗！噗！噗！噗！噗！噗！

弓弦六放，高台上「九龍燈」中，便有六盞紅燈應聲而滅！每一盞紅燈中央，均不偏不倚地，貫穿看一根鵰翎長箭！第六盞紅燈滅後，葛嘯羣馬過台前，他雙膝微屈，滑坐金鞍，竟來了手「鐙裏翻身」，「回頭望月」！一面大展輕功，一面繼續發箭！

噗！噗！噗！噗！噗！

「九龍燈」中所餘三盞紅燈，也自應箭而滅！這種「連珠箭法」的其快其準，看實驚人，葛嘯羣藝高胆大，故意逞能，放棄掉兩度機會，而在最後一次馬過高台之下，霹靂弦鳴，連發九箭！由於他所表現的功力太高，以致看得「毒龍峒」老少男女羣苗，全都目瞪口呆，作聲不得！

這片沉寂，保持得並不太久，轉眼間，便驚起了出於驚佩，發自由衷，震天價地暴雷采聲！

采聲中，「毒龍公主」姬玉花嬌羞無限，滿面紅霞，離開高台，回歸內峒！羣苗則連一人都未散去，反而「哇哇哇」地，齊自怪叫三聲！

葛嘯羣弄不懂「毒龍峒」羣苗，這「哇哇哇」三聲怪叫，是何用意？遂趕緊勒住絲繮，飄身下馬！小玉慌忙趕過，高興得秀眉雙挑，滿面嬌笑說道：「葛相公，你眞是一位蓋代無雙的美男子，俊英雄，我主人的玉質冰姿，總算嫁對人了！」

葛嘯羣臉上一熱，把血紅寶馬，交還馬夫，目光略掃羣苗，向小玉低聲問道：「小玉，他們方才那種『哇哇哇』的怪叫，是何用意？」

小玉笑道：「他們一來是祝賀峒主獲得英雄駙馬！二來是還想請駙馬爺，再顯示一手神功，讓他們開開眼界！」

葛嘯羣低聲問道：「小玉，我可以不可以拒絕這項請求？」

小玉嫣然笑道：「最好是不要拒絕，因爲今天是葛相公與我主人的乘龍吉日，合巹良辰，應該使大家高高興興！」

葛嘯羣聞言，又自問道：「他們喜歡看甚麽功夫？兵刃？拳腳？抑或內家掌力？眞氣玄功？」

小玉答道：「葛相公請隨意施展，但我們苗人，比較迷信，你所顯示的功力，是越覺神奇越好！」

葛嘯羣想了一想，慢慢走向一片光滑陡立的百丈石壁！他邊行邊已把內家神功，提聚在右掌之上，直等走到距離峭壁五六尺遠之處，方止步卓立，右掌微翻，向壁上輕輕按去！

葛嘯羣斂去陽剛猛力，僅用陰柔暗勁，使石壁上毫無異狀地，陡然現出了一隻深深掌印！

羣苗見狀，自更駭然，一個個手舞足蹈，互相擁抱，高興得幾達瘋狂境界！葛嘯羣玉人在念，欲慰相思，遂向小玉低聲問道：「小玉，我如今大概無事，可以去看看你主人了麽？」

小玉瞟他一眼，抿唇嬌笑說道：「葛相公，你如今業已是我們『毒龍峒』的駙馬爺，却怎的還這麽急？」

葛嘯羣赧然笑道：「我因與你主人相別甚久，想和她一敍別來情況！」

小玉點頭笑道：「好，葛相公，我帶你去！但話已事先說明，今日是以公主爲尊，明日才以夫君爲重！你一切舉措均必須遵從我們的特有習俗！」

葛嘯羣失笑道：「我早已決心聽從你的任何安排，你何必還多此一說則甚？」

小玉微笑說道：「因爲我們特有風俗之中，有兩件事兒，恐怕你這駙馬爺會覺得不習慣呢！」

葛嘯羣點了點頭，含笑說道：「漢苗有別，難免風俗各異！但你主人對我情義太深，我便爲她粉身碎骨，也是理所當然，則對於一點不習慣的小事，那有不能委曲適應之理？」

小玉揚眉笑道：「我還以爲我主人對我十分寵愛，無話不談，誰知她竟守口如瓶，把與葛相公之間早有相當感情之事，瞞得好緊！」

葛嘯羣微嘆一聲說道：「小玉，你不要怪你主人，因爲她有她的難言之隱，過了一段時間，你便會明白其中隱秘！」

小玉一面引導葛嘯羣，緩緩走向「毒龍公主」姬玉花所居峒府，一面向他嬌笑說道：「葛相公既肯委曲，我便要你遵從我們『毒龍洞苗』的三種特殊風俗，千萬不可違背！」

葛嘯羣笑着道：「你儘管說出，我想也不會有甚麼使我無法做到的太過艱難之事！」

小玉看他一眼，抿唇笑道：「我主人臥室以內點着一盞油燈，燈光並不甚亮，你入房後，既不許拉長燈蕊，加強燈光，也不許把燈吹滅！要讓它平平靜靜地，點到明日！」

葛嘯羣微笑說道：「這件事兒，幾乎毫無難處，但你能不能把不許燈滅，及不許加強燈光用意，略加解答，讓我添點兒識！」

小玉笑道：「這是我們苗人迷信，認爲若是加強燈光，夫妻間便有風波，若是吹滅燈光，夫妻間便有一方中途夭折，無法白頭偕老！必須讓那盞油燈，平平靜靜地，點到天明，你們才會夫妻和諧，子孫昌盛！」

葛嘯羣聽得連連點頭說道：「這種風俗，頗有意義，我一定既不把那燈光加強，也不把那燈光吹滅！」

小玉妙目微揚，瞥了葛嘯羣一眼，從嘴角間浮起嬌笑地，揚眉問道：「葛相公，你方才說急於要見我主人之故，是想和她暢敘離情，一償相思之苦嗎？」

葛嘯羣俊臉微紅，但知苗女情性率真，不必虛偽掩飾，遂向小玉點頭示意！

小玉笑道：「葛相公，這也許對你是椿難題，因爲你在今夜可以用任何一種動作，一償相思！却不可用任何言語，一傾別緒！」

葛嘯羣愕然問道：「這又是甚麼用意呢？」

小玉應聲答道：「這也是我們的風俗之一，在乘龍之夕，夫婦雙方，決不許說上半句話兒！據聞誰先開口就表示將來誰會移情別戀！故而我主人在今夜絕不會和你說話，你也要遵守這椿風俗，來個徹夜無言！因萬一開了口時，或許我主人會認爲你對她情愛不堅，竟一怒而起地，自行觸壁盡節！」

葛嘯羣聽得竟有如此嚴重，不禁一身冷汗地，苦笑說道：「好，好，我既知道其中利害，今夜且權充啞子，把對你主人的滿腹別情離緒，留到明天再說！」

小玉笑道：「葛相公請把這兩件事兒，好好記住，至於最後的一椿風俗，却與你無關，祇不過要你經一經手而已！」

葛嘯羣問道：「這要我經手的，又是甚麼事兒？你不妨說個明白，免得我在不知情下，萬一有所觸犯，豈不愧對你家主人了麼？」

小玉剛待答話，但却滿面紅霞，嬌羞欲絕地，欲言又止！葛嘯羣愕然說道：「小玉，你們苗人素來坦直無私，極爲大方爽朗！怎麼突然學起漢人這等吞吞吐吐，扭扭捏捏了呢？」

小玉垂頭低語說道：「明日天光初亮之際，我們『毒龍峒苗』的三位族中長老，會到你們洞房門前敲門，葛相公必須親自開門，把『合歡素絹』，交給那三位長老！」

葛嘯羣心內一驚，皺眉問道：「甚麼『合歡素絹』？」

小玉帶着滿面羞紅，白了葛嘯羣一眼，遂嗔叱道：「葛相公，你壞死了！我就不相信你不知道所謂『合歡素絹』，便是證明我主人堅貞自守，白璧無瑕之物！」

葛嘯羣兩道劍眉，越發愁皺地，故作不悅說道：「小玉，你去對你族中長老說明，把這椿不像話的風俗免掉……」

小玉不等葛嘯羣話完，便即連連搖手地，接口說道：「葛相公，這風俗決不能免！因爲我們全峒老少男女羣苗，屆時，均聚集峒外，等待從三位長老手，瞻仰這方代表『毒龍峒苗』，無上光彩的『合歡素絹』！萬一我家主人，葳蕤失守，絹上無痕，則全體苗民，均感奇恥大辱地，一齊要拔刀自刎而死的呢！」

葛嘯羣越聽越覺嚴重，也越聽越覺心煩，不禁「哎呀」一聲，連搓雙手，神情極爲狼狽！

小玉見狀，柳眉微剔地，頗爲不悅問道：「葛相公，我不懂你看急成這副樣兒則甚？難道你對我主人貞操德行，竟還信不過麼？」

葛嘯羣把張俊臉，窘得通紅地，囁嚅答道：「我……我……」

小玉哂然說道：「葛相公，你既知道漢人的扭扭捏捏，吞吞吐吐不好，却爲何不學我們苗人，來個大方爽朗，坦直無私呢？」

葛嘯羣知道醜媳婦不能不見公婆，加上四處無人，遂祇好滿臉燒紅地，向小玉低聲說道：「小玉，不瞞你說，我和你主人在『泰山』初遇之際，業已因誤中邪毒，互相……」說到此處，葛嘯羣委實說不下去，遂赧然苦笑說道：「小玉，我不必再說下去，你懂得我的意思了麼？」

小玉冰雪聰明，那裏會聽不懂葛嘯羣的言外之意，她秀眉緊蹙地，停步沉聲道：「葛相公，我想不到你們會……主人也力加隱諱，不和我仔細商量，如今時機匆迫，却是怎好？總不能使全峒苗民，明晨落得一齊忍辱含羞，橫刀自盡！」

葛嘯羣窘慚萬分，垂頭無語！小玉想了一會，忽然秀眉雙挑，目閃神光叫道：「葛相公不要着急，我們……」話方至此，四外突然響起了一片鼓樂之聲，小玉遂也嗒然住口！

葛嘯羣聽她好似想出主意，不禁滿懷希望地，向小玉問道：「小玉，你想出主意了麼？怎的不說下去？」

小玉搖頭嘆道：「我雖有主意，但是時間上已來不及，這樂聲一起，立即有人到我公主所住洞府之外，替你們吹奏定情樂曲，舉行祈福舞蹈，你要趕緊進入洞房了呢！」葛嘯羣兀自不解其意地，又向小玉問道：「小玉，你究竟想出了甚麼法兒？怎會來不及呢？」

小玉瞪了他一眼，赧然說道：「葛相公，你還要裝傻！我是想我們先……到時來個李代桃僵，豈不便可掩飾過去麼？」

葛嘯羣這才恍然大悟，不禁連看了小玉兩眼，流露出感激神色！小玉銀牙微咬，長嘆一聲說道：「但這種主意，如今也來不及！葛相公請排憂慮，且入洞房，一

切的事兒，都由我小玉替你設法便了！」

她一面說話，一面把葛嘯羣帶到一座石洞之外，伸手推開洞門，示意他行自入內！

葛嘯羣因知事關重要，心中難定，遂神色緊張地，繼續問道：「小玉，你……你是怎麼設法？因爲照你所說，這事關係太大，不能……」

小玉見已有不少苗人邊歌邊舞而來，遂趕緊把葛嘯羣推入洞中，低聲說道：「葛相公，你不許再說話了，我會搶在三位長老來討『合歡素絹』之前，先送件東西給你！但你要留神一些，我不敢高聲叫門的呢！」

說完，便帶好洞門，獨自馳去！

葛嘯羣覺得這小玉人確極可人，遂茫然片刻，略定心神，向洞中一間微露燈光的石室走進。

石室中果然佈置得像個洞房模樣，與漢人最大不同之處，便是用小玉所說的那盞油燈，代替了龍鳳紅燭！玉榻以上，錦帳深垂，「毒龍公主」姬玉花業已無限嬌羞地，身覆繡被，臥在帳內！

葛嘯羣與她「泰山」一別，相思迄今，不辭萬里，遠下苗疆，好容易做張做致，當衆降馬，名正言順地，結爲夫婦，那裏還會不恣意溫存，一償別來苦況！

他謹記小玉所說，可以用任何動作，大享溫柔！不可用任何語言，稍適欵曲！

「毒龍公主」姬玉花果也不與葛嘯羣互通片語，祇是嬌柔送抱，婉轉投懷，甚至在葛嘯羣行使駙馬爺的專有權利之時，也半聲不出，緊咬銀牙，默然承受！葛嘯羣畢竟不是衣香鬢影到處留情的風流種子，他連這次的洞房花燭，算在一起，不過才遊得巫山第二峯，自然除了郎情妾意，暗覺魂消以外，覺不出其他異狀！

巫山雲雨霽，鴛夢自然酣！

但鴛夢沉酣的，祇是再承雨露的「毒龍公主」姬玉花，這位駙馬爺葛嘯羣，却在瞪着一雙眼睛，豎着兩隻耳朵地，有所等待！

他是等小玉前來，來送另一方香艷絕倫的「合歡素絹」，才好替自己和姬玉花，撐住場面！

時約三更，洞門外有了輕微聲息！

葛嘯羣不敢驚動「毒龍公主」姬玉花，獨自悄悄榻下，開啟了外洞外戶。小玉並不進洞祇是把一方柔軟絲巾，塞在葛嘯羣手中，向他用極低語音，悽然說道：「葛相公，小玉的一生清白在此，我是自行毀去，不曾假手外人，你……」說到後來，居然語不成聲地，帶上洞門，含淚急馳而去！

葛嘯羣好生感動，暗想小玉既已如此，自己又怎忍負她！莫非「北海神相」陳靖宇所贈卦語中的「花開運理」之語，便應在此女身上？

他百感交集，那裏還睡得着覺？直到天色微明，洞外果有人敲擊門戶！葛嘯羣開門一看，見是三位「毒龍峒苗」的族中長老，遂無須再問來意，把小玉送來的絲巾遞了過去。

三位長老接過絲巾之後，略加檢視，便神色欣然地，一齊離去。葛嘯羣如釋重負，因自己幾乎一夜未睡，遂想入房稍作休息！

入臥房，「毒龍公主」姬玉花便在帳中，暱聲叫道：「羣哥哥，來人是族中長老們麼？」

葛嘯羣直到如今，尚是第一次聽見「毒龍公主」姬玉花開口說話，雖覺她的語言，彷彿比「泰山」初見之時，略爲柔媚一些，却也未怎在意地，應聲笑道：「正是族中長老，花妹……」

姬玉花不等葛嘯羣話完，便自失聲叫道：「羣哥哥，他們有否不滿！」

一邊問一邊滿面驚惶之色。葛嘯羣因想再作小睡，遂一面揭帳，一面苦笑說道：「花妹放心，小玉已有安排，她甘願自我犧牲，也決不令我們出乖露醜！」

說到此處，小玉已來敲門，在洞外高聲叫道：「公主起身了麼？全峒苗民，均聚集廣場，等待朝賀！」

姬玉花臉上一紅，內心甚爲小玉自我犧牲一生幸福的爲自己，笑聲答道：「小玉，你去準備一下，我少時即來接受朝賀，並立即當衆宣佈退位歸漢，另推峒主，執掌全峒事務！」小玉領命退去。

葛嘯羣駭然問道：「花妹，你怎麼立即退位歸漢？」

姬玉花笑道：「我退位之後，便可撇開峒中一切事務，專與你遊俠江湖。」

葛嘯羣又慚又喜地，赧然說道：「花妹對我如此恩情，我真不知應該怎樣答報？但小玉曾托我向你求情，帶她和小花一同歸漢，不知辦得到麼？」

姬玉花瞟了葛嘯羣一眼，嬌笑說道：「小玉爲了我們，犧牲太大，你也不宜負她，自然可以帶走！小花則不必同行，我已經替她作了妥善安排，準備把她嫁給新任『毒龍峒主』，你在路過『高黎貢山』之際，是不是幫過『籐甲苗族』的一個大忙？」

葛嘯羣點頭笑道：「我救了他們族中的一名含冤少女，又替他們除去了兩椿大害！」

姬玉花微笑問道：「大概你在無心之下，也被『籐甲羣苗』看見你手戴『玄鐵環』或身藏『押忽大珠』？」

葛嘯羣想一想道：「關於『押忽大珠』，我倒未曾取示『籐甲羣苗』，但他們看見我手上戴有『玄鐵環』後，似對我頗恭敬。」

姬玉花聞言笑道：「原因就在此，『籐甲羣苗』曾經受過我幫助，他們發現你手戴『玄鐵環』後，便知你是我至交好友，遠下苗疆之舉，也是爲了尋我而來！」

葛嘯羣目注姬玉花問道：「花妹要先去遴選繼任峒主。」

姬玉花嫣然笑道：「族中羣苗，等候已久，不去不好意思，羣哥哥在此休息片刻，等我處畢峒中事務便回！」

葛嘯羣含笑點頭，姬玉花便出洞趕去到峒外當衆說明了從夫歸漢之意，婉謝了羣苗堅留，遴選了一名武功機智，均頗出衆的年輕男苗，繼承自己「峒主」地位，並把愛婢小花，竟配給這位新任峒主，姬玉花處畢各事以後，便回到後峒去，便命小玉將自己平時最心愛的小飾物及各種細軟一起收拾，作一小包袱，便與葛嘯羣及小玉一齊離開毒龍峒，遊俠江湖，作他們一番大事業。

（全文完）

奇俠司馬洛故事

海匙

馮嘉・文
可飛・圖



海底奇景　光怪陸離

有一個地方，就是用盡人類所知的每一種顏色去繪畫，也還是不能繪畫得同樣多彩的，這就是熱帶海底的珊瑚礁。在太陽下，珊瑚礁的色彩是那麼豐富，而且是隨時變幻的，使到最好的畫家也是無法忠實地將之捕捉到畫布的上面。

不過司馬洛與他這位女伴則不是來繪畫的，因此他們不會感到畫家那種難產的痛苦。

他們好像兩條自由的游魚，在那彩色繽紛的珊瑚中間游來游去，手中那二把閃閃發亮的射魚槍充滿了危險性，隨時都可以把海底的生物置諸死地。

不過由於有了這個女伴，他們看上去的危險性則是大減的。她有那麼美好的身裁，雖然背上束着氧氣筒，而臉上可是罩着面罩，但是可以看到的部份已經夠美麗了，即使面罩遮着的那個部份是平凡的，她也還是值得很高分數。不過假如是熟悉司馬洛的人，就不必担心那面罩裏面的樣子了，由於司馬洛這個人總是跟一流的美女一起出現。

他們這兩個全副潛水裝備的人在水底游着，他們噴出來的氣泡就像一串珍珠的向水面上升上去，升上去。

司馬洛是特別享受這種水底的美景的。他是一個有遠見的人，他認爲海水被污染的程度愈來愈嚴重，這樣一個海底的桃源也不會存在得太久，說不定幾年之後就充滿污水，而二十三十年之後就祇有從記憶中可以找到這樣的美景了。

不過現在還是美景當前的，而水底的生物亦很多。珊瑚魚竄來竄去，有一條一呎多長的大石斑魚游過他們的面前，司馬洛與他的女伴都不屑一顧。

看來，他們不是來射魚的？那麼手中的射魚槍又有什麼用呢？或者，這條大石斑他們也還是不滿意？

司馬洛用手上的射魚槍向前一指，又踢動着脚鰭前進。他們游過了兩堆大珊瑚石之間的一個缺口，到了一片沙底。到了這裏，顏色就單調起來了，因爲沙底是沒有那麼東西生長的，而沒有珊瑚洞可躲，那些珊瑚魚亦不喜歡聚集在這裏，因此這裏就祇是間中有一些綠色或者咖啡色的海藻而已。

不過，他們顯然不是來欣賞景物的，所以美麗與否亦不重視了。也許這前頭碰到鯊魚的機會較大，假如他們是來獵取鯊魚的，他們就會比較滿意了。

他們更加速前進，脚鰭踢着踢着，越過了那一片沙底。前頭有些暗色的陰影在幌動着。

司馬洛用手中的射魚槍向前頭一指。他們略爲改換方向，繼續向前游過去。那黑影愈來愈大，也愈來愈明顯了。水是阻隔視綫的，要比較近才能看得清楚。當接近時，他們就可以看到，這一大團黑影就是一艘沉船；一艘沉在海底的木船。古老的木船。

這船一定已沉在水底多年了，船身的木已經腐爛，上面長滿了蠔及介類，一不小心，就會把人的皮膚割破的討厭東西。

他們游進了船旁的一個大缺口之內。一羣閃閃亮的黑色小魚好像一簇子彈似的從黑暗中直射而出，被遠處的淡青色的海所吞沒了。

司馬洛與他的女伴此時已進入了船身之內的黑暗中。

司馬洛從腰間摘下一隻水底電筒來，開亮了，照射着。這個已許久沒有光的地方一亮起來就發生騷動，一隻不知什麼生物縮進了黑暗中，大概是八爪魚。電筒光一掃，照在一張表面佈滿了珊瑚的鐵桌上。他們都看見了那副人骨。

那是一副白皚皚的人骨，就這樣坐在那張鐵桌之上，身上是已經一點肉都沒有了，骨頭則還是很完整的。這大概是一個

沉船時的遇難者了，在這裏，在這個靜寂水底不知道已經躭了多少年，身上的皮肉是早已給八爪魚或小魚啄吃得一乾二淨。強勁的水流顯然從未流到過這裏，否則它可能已經散開了。

司馬洛的電筒射到頭骨上。那兩個黑黑的眼洞就像正反瞪着他們，顯得相當恐怖。不過骷髏祇是難看而已，却是沒有什麼大威脅性的。

司馬洛的電筒一擺，光便離開了這副人骨的身上，而射到更遠的黑暗中。那裏又有一隻不知什麼生物匆匆避開而縮進了黑暗中。

海底亦有如人間，有許多生物見不得光的。

司馬洛的電筒光掃射了一番之後並沒有找到什麼。這個艙房殘破得可憐，傢俬都剩下了架子，可以腐爛的都腐爛了。放得太久了，就是銅鐵的東西也是難免。

一般人以爲沉船的地方一定有不少值錢之物可以拿，假如抱着這個希望而來的，那就會很失望了。這裏的東西實在已放得太久。

司馬洛的電筒光再移動，差不多觸到那隻神秘的生物了，但是，那隻東西又非常快速地退出了對面一個門口，躲進了黑暗中了。

那個女郎首先游動，向那個門口游過去。

司馬洛就跟在後面。他們噴出來的汽泡目前是積蓄在這艙房的頂部，而沒有機會逃出去升上水面。

這個女郎首先游出了那門外。

一聲尖叫立即從她的喉嚨中吐出來。人在水底也是能叫的，不過叫聲不會太長，一叫就把口中咬着的氣喉吐掉，而喉嚨亦給海水封住了。

司馬洛的頭皮好像給許多支針刺着似的，大爲發急，也像一支箭似的射出了門外。

原來這個女郎所碰到的那就是那隻躲躲閃閃的生物。剛才牠動的時候總是揚起了蓋在地板上的一大陣塵土，就知道牠不是小東西。現在就可以看到牠果然不是小東西了。

這隻神秘的生物就是一隻大八爪魚，有一張普通的寫字桌那麼大。

牠現在已經把那個女郎纏住了。八爪魚有八條手臂，其中六條已經纏住了她的身體，臂上的吸盤緊緊吸住她的皮膚。第七條臂伸在後面蜷住一根柱子以使自己不能被這個女郎拖走，而第八條手臂則企圖捕捉她仍然自由着的一條手臂。

一時她並不掙扎，而祇是急急地運用這條手臂把脫落了的氣喉尋回。她終於抓住了，慌忙塞回嘴巴裏咬住。

她這樣做是對的，假如吸不到空氣，人在水底很快就要窒息而死了，但是能夠保持氧氣的供應，可以呼吸，她就可以與那隻八爪魚作長時間的搏鬥了。

而此外她還有司馬洛在帮助她。

在水底，司馬洛是發不出什麼聲音來的，假如能的話，他就會叫她不要慌張，保持鎮定了。不過他知道她亦是能夠保持鎮定的，他對她相當有信心。別的女人，起碼就不會懂得先去把那氣喉抓回來了。

司馬洛此時已經拔出了一把刀子，在有限的空間內移動着，繞到那隻八爪魚的後面去。他也是有點心慌的，因爲這裏是八爪魚的熟悉之地，而這樣大的八爪魚是相當難對付的。有那八條之多的手臂，神出鬼沒，防不勝防，不容易捉摸。而且，他在對付這種東西上亦沒有豐富的經驗。

原來八爪魚却是一種很貪心的動物，貪心的要死，牠一抓住了一件獵物，就不捨得放了，所以有時有些釣魚人會拉上來一條八爪魚的手臂，或者根本魚鈎都沒有鈎住八爪魚的身體，八爪魚就是抓住魚餌不肯放，便把八爪魚也拉上來了。

現在這隻八爪魚雖然特別大，也是一樣的。牠明知道司馬洛是打算來把這件獵物奪回的，也知道如此巨大的敵人會是勁敵，但是牠仍是捨不得分出一條觸鬚來與司馬洛對抗。牠祇是轉動着牠那雙狡猾眼珠，恨恨地瞪着司馬洛，本來伸出去捉這個女郎餘下的手臂已捉到了，便亦緊緊地纏着。

司馬洛一撲而前，再繞到八爪魚的後面去，刀子揮動，劈在牠那條纏住了柱子的觸鬚上。先行使牠無依無靠，那就會比較容易對付。幸而他亦還不必担心她這個女伴會給八爪魚勒到窒息。牠雖然大，還未至於那麼大，祇是觸鬚太多而麻煩得很吧了。

司馬洛的刀子一劈下去，那隻八爪魚就痛得全身打震，鸚鵡一般的嘴巴一開一合的。司馬洛無情地執住了那條鬚，狠命地用刀子去鋸。他這把刀是很鋒利的，不過八爪魚的纖維亦是特別韌，尤其是觸鬚的部份，不容易就這樣一刀兩段的。

血好像紅粉一般噴出來。刀子的刀鋒是鋸齒狀的，那鋸齒很快就把觸鬚鋸斷開來了。

這樣，那八爪魚便失去了着刀之點。

牠仍緊抱着那個女郎，好像一個球似的在水中滾動起來。那個女郎當然也是正極力掙扎，不過八爪魚的氣力加上觸鬚上那許多吸盤的緊吸，使她很難掙得脫。通過她的面罩的玻璃，司馬洛亦可以看到她的眼睛正恐怖地睜得大大的。

司馬洛把八爪魚一推，牠便連同那個女郎浮向艙房的門口了。

八爪魚又痛又怒地抖得更厲害，但是仍然捨不得釋放這個女郎。這樣也沒有所謂，牠既不肯放，就分不出觸鬚來纏司馬洛，司馬洛便也可以繼續把牠推在前面，推向船艙的出口。就像他是正在玩一隻巨球似的。

八爪魚又痛又怒地抖得更厲害，但是仍然捨不得釋放這個女郎。司馬洛則繼續把牠推在前面，他的目的就是要把這八爪魚弄到外面去。

終於，這八爪魚連同那個女郎給推出了破船之外，陽光的水底之下了。

一接觸到陽光，這八爪魚就馬上變成了淺青色。牠剛才一直都是在變色的，一忽兒變黑一忽兒變紫，極力要與周圍環境的顏色相同，企圖瞞過司馬洛，但總是瞞不過。在這種情形之下，牠的保護色就是起不了作用的。

現在，到了外面的空曠處，司馬洛就放心得多了。他的刀一刺，就刺進了八爪

魚那禿頭之　。這一刀並沒有把八爪魚刺死，而它亦並不是打算刺死牠。八爪魚是一種很難刺死的東西，牠祇有一顆小小的腦子在那鸚鵡嘴的後面，有那很厚的一層肌肉保護着，司馬洛就是再刺上五十刀一百刀，也未必能刺死牠的，這一刀祇是一個着力的地方吧了。這一刀深深刺進去了，他就緊執刀柄，踢動着脚鰭，向水面升上去。

那八爪魚本身也相當沉重，再加上一個人，當然是更重了，然而牠是浮的東西，在水中的重量就不大，不難拖動，因此司馬洛就把牠帶動了，向水面升上去。連人帶魚上升。

這東西是長期生活在陰影裏的，不喜歡見陽光，陽光一晒在身上，牠就大爲恐懼，而且還是要升上水面。

這則是一隻八爪魚一生沒有經歷過的事情，因此這隻八爪魚也大爲恐怖了。牠終於不敢再緊捉，祇好把那個女郎放了，並且噴了一陣墨。八爪魚是也會噴的，不過因爲牠習慣是攻擊別的生物，甚少需要逃避，不如墨魚那樣。當牠需逃走時，牠也是要噴墨的。牠噴了這一陣墨之後，便像一支箭似的向水底竄同去，躲同了那隻牠作爲家庭的水底破船。

司馬洛游過去扶着那個女郎。她雖然做着手勢，表示她是沒有什麼大碍的，不過她則是顯然顯得稍爲軟弱的，因此司馬洛還是把她扶着向水面升上去。

到了水面，兩個人都脫下了面罩，把氣喉吐掉，在直接的陽光之下，大口地呼吸着那天然的空氣。

「你還好吧？」司馬洛問。

「我——沒什麼了，」她吶吶着同答，「是眞可怕！那八爪魚，我的皮膚還在！」

現在她的面罩給脫下來了，就可以看到她的臉。她的臉亦是一流地美麗的，雖然現在有點蒼白。她果然是一個一流的美女。

事實上她亦不單是一位美女那麼簡單的，她同時亦是司馬洛的一位最佳的搭檔，有一身好本領，經常與司馬洛合作，做冒險的事情，甚至出生入死。她亦是一個愛冒險的女人。她名字就叫貝茜。

「八爪魚是很討厭的東西。」司馬洛說：「人家用八爪魚去譬喻受人糾纏，這眞是最恰當不過的，牠有八條觸鬚，把妳纏住時，的確是不容易脫身的。」

「這裏竟會有這麼大的八爪魚！」貝茜猶有餘怖地說。

「這裏是熱帶的海底，」司馬洛說：「生活條件豐足，許多東西都會長得特別大，甚麼都可能出現的，我們還好沒有碰到鯊魚。」

「我們同到船上去吧！」貝茜抖了一抖，「現在我覺得很冷！」

司馬洛知道她覺得冷是因爲她害怕，猶有餘怖的時候，一個人總是覺得冷的。於是他就陪着貝茜，一起向遠處一艘遊艇游同去。

那是他們的遊艇，是下碇在那裏，也是他們在這裏的基地。同到遊艇上，喝過一杯酒，定一定神之後，貝茜就不再覺得冷了。

他們坐在甲板上，帆布篷的陰影下，看着那碧綠的熱帶海面。司馬洛終於說：「我們找錯了地方了。這裏不是我們要來的地方，那艘船也不是我們要找的船。我們是找錯了對象！」

「那麼我們應該去的是什麼地方呢？」貝茜問：「我們要找的這件龍宮寶貝在哪裏？」

司馬洛與她，看來果然是來尋寶的。這個時代，尋寶似乎是傻瓜才會去做的事情，然而司馬洛却是不會做沒有把握的事情。

司馬洛說：「我到裏面去看看吧。」司馬洛走進內部的船艙，從那裏面找出來了一張地圖。那是一張殘舊的手繪地圖，已經殘舊到快要在摺疊痕之處裂開了。那上面是用墨筆繪畫的一幅簡單的地圖，看樣子那繪圖的筆乃是一支黑色的箱頭筆。這種筆繪的圖必須很小心保存，不能够近水，因爲這種墨一沾水就要化開而模糊了。司馬洛皺起了眉頭看着這張地圖，說道：「這裏可能是地圖所指的地方，這裏的地形很像，而且，海底亦有一艘沉船沒。」

「這裏海底的乃是一艘木船，」貝茜說：「可是那麼舊，怎會是我們要找尋的呢？」

司馬洛聳聳肩，嘆一口氣，把那張殘舊的地圖小心地依原來的摺口再摺好了。

貝茜在旁邊嘆一口氣，說：「唉，又一番功夫白費了！我們却還自命是不輕易犯錯誤了呢！」她現在躺在那裏，又顯得冰肌玉骨的；她的美麗又全部同來了。

司馬洛拿着那張地圖揚了一下，說：「地圖是對的，祇是我們地方找得不對吧了。」他用手指點着說：「你看，這裏是四座島，中間就是沉船的地方！」他現在是在桌上點了四點，因爲地圖是已經摺起來了，而且他們兩個人對這地圖的內容亦是記得很清楚的。「這裏，一二三四，」他指指艙口外船的周圍，「這裏有四座島，你亦看得見的，我們的船就在這四座島的中間，而這下面的海底有一艘沉船。」

「我們是找到了，」貝茜說：「祇不過我們找到的却是一艘老式的舊船，然而我們要找的却是一艘新的船，剛剛沉沒了不久的！」

司馬洛搔着後腦，莫名其妙。

「我們倒是找到了一隻難得的大八爪魚，」貝茜說：「假如捉上來賣給水族館，可能也算得是一件奇貨！」

司馬洛搔着後腦，說：「我們弄錯了，錯得很厲害，這根本不是地圖上所指的地方，祇是一種巧合而已，碰巧這裏亦有一艘沉船，豈有此理，我們花了這許多功夫！」

因爲他們是需要一番準備才能够到這裏來而潛下海底去的。

「這種巧合是很容易有的，」貝茜說：「這裏海島那麼多，四座海島成爲四方形分佈，不少地方都有的。我看，也許我們祇是找錯了一個四方。」

「碰巧這裏也有一艘沉船，」司馬洛還是在搔着後腦說：「我們雖然錯，也是值得原諒的。不過巧合得眞有趣。我們不相信巧合的人，這一次也沒有理由不相信

了。」

「總之我們沒有丟掉性命，也應該多謝上帝了，」貝茜說：「剛才，在那下面，我還以爲我是死定了？」

「有我在這裏，你是用不着担心的，」司馬洛說：「我時時會保護你！」

「也可能是我保護你，」貝茜說：「假如是你給那八爪魚纒住，那就要由我把你解救了。這不過是潛水人的最普通常識——盡可能不要一個人下水，兩個人，有什麼意外發生，也可以守望相助。」

司馬洛聳聳肩，沒有與她辯論。司馬洛知道這是她的好勝心在作祟吧了。她認爲她保護自己的能力是足够的，就讓她以爲好了。

「現在，」貝茜又問：「我們怎辦好呢？」她打量着司馬洛。

司馬洛聳聳肩，說道：「祇有一件事可以辦的，那就是，我們再到空中去視察一下！」

因爲他們就是乘飛機在空中偵察過，才找到那四座分佈形勢符合他們的要求的島，以及看見水底下有一艘沉船似的影子的。

「很好，」貝茜微笑：「起碼，天空中是不會有八爪魚麻煩我們的！」

「現在，」司馬洛說：「我們離開這裏吧。這裏沒有用處的。」

「也許。」貝茜又頑皮地微笑着：「我們再下去一趟，把那隻八爪魚殺掉，然後找一找，說不定可以找到許多年前的一箱藏金！」

「很好，」司馬洛說：「你下去吧，我在這裏等你好了！」

貝茜咭咭地笑起來。她實在亦不相信沉金這種事情。不錯沉船的事件是很多的，但沒有理由有許多船載着黃金，以往亦一如現在，運金的船少得很，還要偏偏是運金那一艘船遇事而沉，又沒有人去企圖打撈過？

這種機會是很微的，也許沉船之內總有一些貨物或者可以賣點錢的東西，但是海水是鹹的，腐蝕力是那麼強，多數東西，都會已給海水浸壞了的。

貝茜說：「好了，我們走吧！」

× × ×

第二天一早，當太陽出來不久，但已升得相當高，可以把水底照得相當清楚時，一架雙座的小飛機便在海面上飛翔了。

飛機上的兩個人就是司馬洛和貝茜。

他們的下面，就是一座一座，星羅棋佈着的海島。

雖然俗語說碧海青天，但祇是深水的大海而言吧了。這裏的海面因爲海島衆多，深淺不一，有很多地方的水都是很淺的，因此海水也有很多顏色。主要是因爲可以看到海底的景物，而受到海底的景物的顏色影响。有些地方是青色帶黃，有些地方是深綠的。看水的深淺而定。深綠的地方，水則是很深的了。

司馬洛一直把飛機開在相當的高度，因爲如此便可以收居高臨下之效，視野廣得多，於是他們也就可以比較清楚地觀察這下面的地形了。而在旁邊的貝茜則不時把那張地圖遞到前面來給他看。

下面的小島眞多。大大小小，星羅棋佈，許多地方的小島都是四座成四方形的四個角的，不過，角度及再遠一點的其他地方，形勢却可不同，因爲地圖上繪的是還有附近的其他小島以資識別的，這些附近的小島的分佈地點和角度不對，就不是他們要找的了。

司馬洛很不滿意喃喃地咒罵着：「豈有此理！他起碼應該把地點寫清楚的！」

「繪畫這地圖的人沒有時間，」貝茜說：「你不是不知道的！」

「唔，對了，」司馬洛點點頭：「繪畫這地圖的人沒有時間！」

飛機繼續在那上面飛來飛去，觀看地形。司馬洛不時與手中那地圖對照。

這裏是一個很寬大的地方，即使是飛機那麼快，也不是一天半天之內，就可以看遍這一區的每一個部份的。

終於，到了中午已過時份，他們仍然沒有什麼成績，祇好暫時分手，同到機場去。

這機場亦不是那種水泥鋼筋的機場，而是草地的機場。是那種小型機場，有着優美的風景，如茵的草地。

這飛機本來就是在此起飛的。

司馬洛優良的技術把飛機降了下去。下了飛機之後，他們便走到他們開來而放在那裏等着的那部開篷車去，坐在車上，吃他們的午餐。這午餐是貝茜早上已經弄好了而帶來的。

司馬洛嚼着那頓午飯，雖然已經放了一段時間，還是相當美味。他看着貝茜微笑，說：「不能不承認，貝茜，你的確是一位好帮手！」

貝茜有點羞赧地微笑：「別講這些無謂的說話了，還是談談我們的工作吧！」

「沒有什麼好談的，」司馬洛聳聳肩：「我們吃過飯之後又去找，找不到再算吧！」

他們在沉默之中吃着這頓午飯，想着這件事情本來乃是如何起因的。

他們是受人所託而來的。他們做事，常常都是這樣，因爲他們是職業的冒險家，而金錢方面的報酬當然是可觀的，但報酬的另一部份則是他們有冒險的機會。因爲，冒險亦是他們的愛好之一。

託他們做這件事的是一個很富有的人，亦可以說是一個很窮的，俗語的所謂「失匙夾萬」，要找的也正是這條「匙」。

這個託他們做事的人叫夏明。司馬洛與他的相識是相當傳奇性的。夏明並不是慕名而來託司馬洛辦事，是司馬洛自願替他做的。司馬洛在一個星期之前和貝茜一起到達這裏，來渡一段假期。在到達之後的第二天晚上，他們就碰見了夏明了。

這可以說是道左相逢，亦可以說是窄路相逢，總之就並不是普通的相逢，是一種很奇異的相逢。

那是已經是深夜，已經過了午夜。司馬洛與貝茜剛剛在夜總會渡過了一段鬆弛而寫意的時光，離開了，開着他那部名貴的跑車，要同到他們暫時租住的那間別墅去。

因爲是在鬆弛的時間，車子開得並不快，在月夜之下享受着那徐來的清風。不然的話，他們也許看不見夏明了。

他們的車子經過碼頭邊的海堤，車頭

燈掃過，照見路邊有一團東西。

貝茜叫起來，說：「唏，你看那是什麼？」

司馬洛把車子兜轉回來，駛到那團東西的旁邊。他早已看出了是一個人倒在那裏。他們是兩個好管閒事的人，即使是一個不認識的人倒在那裏，他們亦是要加以援手的。

他們發現那人伏在路邊，不省人事，身上酒氣撲鼻。這個人就是夏明。當然在那時，司馬洛還不知道他叫夏明。

他們看這個人的衣着，不像是一個隨便醉倒在街頭的醉漢，便把他扶上車，帶回家。

夏明並沒有死，也沒有受傷，祇是醉酒，然而却是無法弄醒。於是司馬洛就知道他喝的不是普通的酒，而是放了迷藥的酒。

夏明的身上是不名一文的，連錢包都不見了，司馬洛與貝茜知道他一定有過不尋常的遭遇。

醫生的診斷也是說夏明是服下了痲醉性的藥物，不過沒有生命危險，而最好還是讓他睡，等藥力自己過去。

他們就讓夏明繼續睡。

夏明睡了二十四小時之後才醒過來，當他醒過來時，他的頭腦似乎一片空白，什麼都記不起來。後來他終於記憶漸漸回來了，便充滿懷疑地看着司馬洛和貝茜，似乎不相信他們所說是在路邊發現他而把他救起來的故事。

不過後來他還是說：「我看也不是你們封我的，不然你們也不會把我帶回來了，這對你們又沒有好處。」

「謝謝你，」司馬洛說：「原來你是被封的？」

「我得先多謝你們！」夏明說。「假如你不是把我救起來，我會更苦了。」

他告訴他是被封的，封他的人把他身上一筆鉅欵取去了，還逼他喝酒，使他醉倒。

「既然如此，」司馬洛說：「我們替你報警吧。」

「呃——還是算了，」夏明苦着臉，說：「算我倒霉吧。時間過了那麼久，封我的人一定已經走得很遠了，到哪裏去找呢？」

「唔，」司馬洛說：「看來你這筆錢是有一種特別的用途的，也許是不可告人的用途？」

「我——呃——不明白你在說什麼。」夏明說。

「因爲你喝的還是普通的酒，而是有迷藥的酒。」司馬洛說。

夏明奇異地看着他，說：「你怎知道呢？」

「是醫生講的，」司馬洛微笑：「不過醫生也祇是證實了我們的懷疑吧了，在醫生未講完之前我們已經知道了。老實講，我們也不是善男信女，祇不過我們不會偷區區一千幾百。」

「不是一千幾百，」夏明說：「我身上有兩萬元！」

「哦，」司馬洛說道：「兩萬元也不是一個很小的數目了，你就這樣放棄算了嗎？」

夏明沒有作直接的回答，而奇異地看着司馬洛，說：「你也不像壞人呀！」

「我沒有告訴你我是壞人！」司馬洛說：「我是壞人就不會把你救起來了。」

「我們對你倒是開始有點懷疑了。」貝茜說：「這個時間，你身上帶着這許多錢幹什麼呢？也許你是有一種不可告人的用途。」

「我——並不是要做一些傷天害理的交易，」夏明說：「請你們不要誤會！」

「我們當然不能管盡一切閒事，」貝茜說：「我們祇是盡了人的義務吧了。見人有難，不能夠不出頭援手。我們照顧了你，你現在沒事！」她似乎也正在暗示着下逐客令。

夏明則似乎很想澄清自己的聲譽，他說：「你們救了我，我一定會報答的，不過——」

「算了吧，」司馬洛揮揮手，「這是小事吧了，何必計較？」

「不過我認爲我總應該告訴你們實在是發生了什麼。」夏明說：「是這樣的。我是正在託一些人辦一件事情，但是似乎我是所託非人了。他們說要兩萬元代價，我帶去兩萬元，他們却祇是搶了我的錢而不替我做事！」

其實司馬洛與貝茜的好奇心也很重，並不希望在把眞相知道之前就放走這人的。司馬洛說：「兩萬元雖然不是大數目，却也不算是一個小數目了，甚麼事情，要兩萬元那麼高的代價才能做到呢？」

夏明苦笑：「我不過是要僱人替我潛到水底下去找尋一些東西，他們大概也自知他們做不到這件事，但又捨不得放過我這筆錢，於是就用這卑鄙的手段。」

「這樣做法倒是眞可恨的，」司馬洛說：「這個世界，不但交朋友要小心，託人做事，是更要小心了。」

「現在你打算怎樣呢？」貝茜問：「去向他們報復嗎？」

夏明洩氣地搖頭：「不，算了吧，找到他們恐怕也拿不回這錢了，而且他們已證明是不可信任的，難道還強逼他們去替我把這件事情做好嗎？」

「其實，」貝茜說：「兩萬塊錢到水底潛一潛，這代價也很高，亦不是難賺的錢，爲什麼他們又不索性正正當當地去賺呢？」

夏明仍然苦笑着：「我是要他們到水底下去開一隻保險箱，這件事就是比較難的。」

「到水底開一隻保險箱？」司馬洛的眼中忽然閃着異彩。他很感興趣了，古怪的事情他總是感興趣的。

「是的，」夏明說：「我也不能不承認，這的確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

「爲什麼要到水底下去開一隻保險箱呢？」貝茜問。

司馬洛則是先問道理，說：「怎麼水底下會有一隻保險箱呢？」

「因爲這保險箱是在一艘船上，」夏明說：「而這艘船是已經沉沒了的。他們要潛到水底去找到這船，打開保險箱！」

「唔，」司馬洛搖搖頭：「但任何貴重物品，經海水一泡都是要完蛋了。」

「除非是珠寶。」貝茜說。

「但要是值許多錢的珠寶，」司馬洛說：「物主自己也會去打撈了。而我猜你可能並非物主。」

「這保險箱裏沒有什麼貴重物品，」夏明說：「沒有什麼對別人重要的物品。祇有一件對於我是重要的物品，就是一條鎖匙，這鎖匙可以打開另一隻保險箱。」

司馬洛看着夏明，夏明也看着司馬洛。司馬洛再看看貝茜，貝茜則聳聳肩。貝茜似乎認爲，夏明講的這是一個相當滑稽的理由。

司馬洛亦是有相同的意見的。他說：「夏明先生，你講的這個故事似乎有一個漏洞，那就是，你那隻在陸上的保險箱，爲什麼不另找一位鎖匠去開呢？到海底去開另一隻保險箱，取出另一條鎖匙，這不是小題大做嗎？」

夏明也笑起來，說：「司馬洛先生，我現在又不是要求你替我做這件事，我爲什麼要騙你呢？」

夏明這話，倒也是說得頗有道理的，司馬洛也想不出一句話來反駁。司馬洛伸手抓抓後腦說：「假如你說得出一個夠好的理由，我說不定是可以助你一臂的。」

夏明呆呆地看着他：「你不是在開玩笑吧？你——你能够做到這件事？」

「還有我呢。」貝茜說。

「我所講的事情乃是潛到水底去開一隻保險箱。」夏明再講清楚一些。

「潛水恐怕不是我的本領之中最高的一種。」司馬洛說。

「但是必須要精於潛水才能够做到的。」夏明說。

「我的意思是，」司馬洛說：「我開保險箱的本領比潛水還要高。」

「這個——」夏明說：「假如你能够替我做到這件事情，而又做得很滿意，我是不會吝嗇酬勞的，也許我不祇給你兩萬元。」

兩萬元在司馬洛的心目中不算什麼，司馬洛所感興趣的乃是一件事情的趣味性。司馬洛說：「我是做得到的，正如我剛才所說，祇要你能對我舉出一個够好的理由。」

「但是我已經上過一次當。」夏明遲疑着說道。

「你需要證明？」貝茜問。

「我也不希望把我的一些私人秘密亂講出去的。」夏明說。

「你看看那邊放着的用具，」貝茜說：「就知道我們是起碼是會潛水的了，不然怎會有這麼多用具？」

「唔，這倒是眞的！」夏明說道：「不過，不過——」

「當然開保險箱的本領方面還是需要證明的。」司馬洛說：「這個，還是由你來示範一下吧，貝茜。」

貝茜說：「我們沒有保險箱在這裏，不過，我看這個也行了吧？」她走過去把露台的玻璃門關上了，用鎖匙鎖好，把鎖匙丟給夏明，然後大搖大擺地走出去。夏明可以通過玻璃門看到她出現在露台的外面。她從頭上拔下一隻髮夾，彎下身子在門上弄了幾下，就把門打開了，踏進來，說：「這個示範如何？」

「這總比我上次託的那些人完全沒示範好得多了。」夏明說。

「現在，」司馬洛說：「你也知道了我們的一點小秘密，那麼我們也應該知道一些你的秘密了。」

「唔，」夏明說：「是這樣的。我爸爸是夏雨水。」

「你是說擁有許多船的那位夏雨水？」司馬洛問道。

「人家是稱他爲船王的。」夏明說。

「唔，」司馬洛說道：「那更不成問題了。除非你是想開你爸爸的保險箱偷東西。」

「不是這樣的，」夏明說：「我的爸爸，最近忽然失踪了，我雖然不能證明什麼，但我相信他是遭遇了一點意外，假如我能打開他的保險箱看看，就可以證明。但是，這保險箱却是在我爸爸的公司裏的。我不能够帶個鎖匠去開的。」

「爲什麼你不能帶一個鎖匠上去呢？」貝茜問道。

「因爲那是我爸爸的公司！」夏明說：「我沒有權這樣做的，我是他的兒子，那是另一件事情，我要找人去開我爸爸的保險箱，公司裏的高級職員們就必定制止我！」

「你拿着鎖匙就可以去開了嗎？」貝茜問道。

「是的，」夏明說：「那時情形又不同了，我爸爸是常常把鎖匙交給我，叫我回去開保險箱替他拿些文件之類的。我可以說是我爸爸叫我回來，那就不會有人制止，但是帶一個鎖匠——那就要得到我爸爸親口授意，他們才肯答應了。」

「我們不是開鎖匠。」貝茜說。

「我爸爸的寫字間，」夏明說：「陌生人亦是不好進去的。」

「唔，」司馬洛說：「這倒是一個很微妙的情形，但是你肯定你爸爸是——有不測？」

「我相信而不能肯定，」夏明說：「我爸爸的一艘遊艇在這裏遇風沉沒，而他的人沒有了消息。」

「沉了一艘船，」司馬洛說：「也不設法打撈一下，看看他的屍體在不在？」

「照船上的人說他是不在的。」夏明說：「我並沒有說他是因爲沉船而死，我是因爲這船上的保險箱中有一條鎖匙。似乎這艘船沉沒時他是還活着的，而由於船上沒有貴重東西，沉了之後也沒有企圖打撈了。他從這保險箱中多次把鎖匙拿出來給我。假如我找到這條船，而鎖匙是還在船上的保險箱中，那我就可以找出來應用了。」

「沉船的地點呢？」司馬洛問。

「就是沉船的地點不清楚，」夏明說：「所以這是另一個沒有打撈的原因，那時是在風暴之中，我是作過一些調查的。船沉時逃生的一個船員繪了一張地圖給我。」他從袋裏取出一張地圖，「他也無法記清楚是在哪一個部份的海面了，他祇知道那是一處海島很多的海面，而船是沉在四座島之間。這四座島是唯一的綫索。」

他把那張地圖交給司馬洛。

這就是他們飛行時用以作爲根據的那張地圖了，祇有地形而沒有地點的。

司馬洛把地圖接過來，皺着眉頭，小

心地審視了一遍，說：「又沒有寫明地點，怎麼找尋呢？」

「也並不是說這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地區的海面，」夏明說：「而是這一區的海面，這總算是一個範圍，可以相信的一點就是，這個水手的圖的角度是很準確的，他是一個航海的老手！」

「因此，」司馬洛說：「我們就是要找到四座照這地圖上的角度而分佈的小島，在這中間的海底下去找一找，就是這樣麼？」

「是的，」夏明點着頭，「就是這樣，不過，這實在是不容易做的工作。」

「我可以替你做。」司馬洛說。

「你有把握嗎？」夏明問。

「這種事情，」司馬洛說：「誰能夠說有什麼把握呢？事在人爲，總之要肯努力去試！」

「那麼你要多少錢呢？」夏明問。

「事成之後，我要你所得到的一半。」司馬洛說。

「什麼？你——這是什麼意思？」夏明張大了嘴巴，瞠目看着司馬洛，說：「我——我並不會得到什麼的，我是爲了我爸爸——」

司馬洛哈哈大笑起來了。

夏明窘得很，看着他。

司馬洛笑完了之後才說：「夏明先生，眞人之前還是不要說假話吧，我相信你是有很大好處的，你以爲我不認得你嗎？我也知道，你的老頭子並不是那麼信任你，你與他之間的感情攪得不大好，主要是爲了錢的問題，你需要很多錢，因爲你的花費是很大的，然而他却不肯給你很多的錢！」

夏明的臉紅着，說道：「你——認識我？」

「我在你醒來之前巳經調查過了。」司馬洛說道。

「那——那是我的私事。」夏明吶吶着說：「你別管，你是肯做的，你就開一個價錢好了。」雖然司馬洛揭了他的底牌，但這却似乎能使夏明對他更具信心。

「還是你開一個價錢吧，」司馬洛說：「你肯出多少？」

「十萬元吧。」夏明考慮了一會之後說：「我可以給你十萬元酬勞。」

「以你的出手而言，這不算是很多錢，」司馬洛說：「不過另一方面來說，用這樣的價錢來聘請我這一級的人材，則又是太低一點的。但是算了吧，反正我也是來這裏渡假的，現在就順便做一下生意好了——」

「我就怕你忘記了我們是來這裏渡假的。」貝茜插嘴，幽怨地看着他。

「別吵着我好嗎？」司馬洛瞪了她一眼。

結果，司馬洛還是接受了夏明的聘請而插手這件事情了。

他不管是貝茜的反對。

司馬洛說渡假而游手好閒實在太乏味了，假如不找些刺激性的事情來做做，他會悶死的。

貝茜不認爲這想法很對，她認爲他們是還有許多很有意義的事情可以做的，例如，他們可以像情侶一樣……

但這也正是司馬洛要避免的事情。

而事實上，貝茜的反對亦是不够強烈的，因爲本質上，她亦是一個愛好冒險，好管閒事的人，假如推了夏明而讓他自己去想辦法，她又不會捨得。

於是她也同意了。

他們的第一步工作就是駕駛飛機在海面的上空巡察，找尋那四座小島，居高臨下，這是最佳的辦法了，假如是坐船去找的話，那又慢又看不清楚，他們是懂得做事的人。

而夏明是很心急的，他每天晚上都來問消息，究竟他是眞的爲了要救他的父親抑或是要開保險箱偷點什麼就很難弄清楚了，亦查不出來，由於夏明的父親也是經常全世界到處跑，許多時候都是下落不明的。

總之，夏明就是很急於等到那鎖匙。

後來，司馬洛終於從空中找到了四座大到分佈形勢相同的小島，於是今天，他們便乘船去潛水找尋。

事前是很有信心的，由於在飛機上甚至可以看到那沉船的陰影。然而很可惜，結果證明他們是找錯了。

於是他們在下午祇好再乘飛機另外去找尋，仍然沒有找到。

晚上，他們就回到家去。

這工作晚上亦無法做，正好利用晚間的時間休息和鬆弛一下。

他們租住的這座小別墅實在是一個很美妙的所在，晚飯之後，他們一起坐在露台上喝着加了冰的檸檬茶。

「很奇怪，」貝茜終於說：「怎麼今天晚上不見夏明呢？」

「他似乎是遲了一點，」司馬洛說：「也許有點別的事情辦。」

「他知道我們巳下海，」貝茜說：「應該更焦急了，我認爲他應該是什麼事情都丟下而趕快來找我們探問結果的。」

「唔，不錯，」司馬洛說：「就是他的人不能早來，也會打個電話來問問吧？他當然知道這個時間我們是一定巳經回到家了的。」

終於，司馬洛忍不住而打電話去找夏明。

回來時他對貝茜說：「找不到他。」

「奇怪了，」貝茜說：「怎麼了？難道他忽然不急了嗎？這使我有一種相當不尋常的感覺。」

「我也是的。」司馬洛說。

他們兩個人那種不尋常的感覺許多時候却是相當靈的，剛剛這樣說着時，一部汽車的車頭燈掠過屋牆，吵鬧的汽車馬達聲傳來，在花園外面停下。

「唔，他來了。」貝茜說。

不過夏明的來的狀態則是大出他們的意料之外的，幾秒鐘之後，一個人就跟蹌地仆進花園的門口來，倒在地上。

「夏明！」貝茜尖叫起來。

夏明極力要爬起身，却辦不到。

司馬洛與貝茜則巳跳了起來跑到他的身邊，把他扶起來。

「他一身都是血！」貝茜叫道。

這個司馬洛有眼睛，是也看見的，他認爲最要緊的還是研究清楚血從何來。

他看到那血是來自胸部的一個傷口。

「給人刺了一刀，」司馬洛說。

「快把他扶進屋讓他躺下來！」貝茜焦急地說道。

司馬洛也馬上動手與她合作如此做了，不過司馬洛還是不肯浪費時間，一面扶着夏明一面向他問道：「夏明，夏明，發生了什麼？」

夏明的嘴巴在一張一合着，眼睛半瞪半呆凝，有時又翻白。「我……」他吶吶着說：「他們……正在追我……小心……小心……」

司馬洛與貝茜急急地要把他搬進屋外，但似乎也來不及了。這時又有一部車子飛馳而來的聲音，車子來到門口，停住了，車門打開，有人跳下車，有雜沓的脚步聲。

他們祇好先把夏明在地上放下。

三個人出現了。

其中一個是從花園的門口衝進來，餘下的二個則連門口亦不耐煩走了，索性翻過花園那並不太高的圍牆而跳了進來。

這三個人都是凶神的大漢，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有着黧黑的皮膚，這即是說他們是當地人，這裏是熱帶南海地方，這裏的土人亦是皮膚特黑的人，大概是常晒太陽之故。而他們亦是身上穿着花花綠綠的黑夏威夷恤。他們一跳進來就迅速從身上拿出武器來，第一個所用的武器是一把大刀，乃是在蔗田中用以砍蔗的那一種，其餘的二個拔出來的則是二把鋒利的短劍。

那個拿着大刀的人對司馬洛大聲咆哮道：「滾開！」

他威嚇地把大刀一舉起來，預算司馬洛會吃驚地馬上逃開的，但是司馬洛却並沒有如此，司馬洛叫道：「貝茜，這一個給我，你去招待其他那兩位吧！」

那人衝前，大刀迎頭劈下來，他是不祇恫嚇而巳，而這也不算是意外，夏明就是巳經給他們刺了一刀的，既然司馬洛不肯就範了，那他就打算連司馬洛亦一齊幹掉了。

不過司馬洛對於這種場面則是應付巳慣的，空手對刀，假如胆子够大而不心怯，未必就很吃虧。當然，那是指有一定的身手的人而巳。

司馬洛的拳頭比他的大刀更快，好像閃電似的擊出去，那人的大刀才落下來一半，司馬洛的拳頭就巳經「蓬」的一聲擊中他的肚子。

那人「噢」的叫了一聲，狼狽地用一隻手抱着肚子退後了兩步，他還想再舉刀襲擊，但是肚子實在太痛，一時之間使不出氣力來。

司馬洛則不等他了，司馬洛咆哮一聲，雙脚貼地掃過去，「拍」的一聲響就掃中了那人的脚踝了。

那人驚叫了一聲，雙脚離開了地面，翻了半個觔斗，沉重地倒下來，而那把大刀亦脫手而飛了，在這一刻，司馬洛則倒不怕花一點時間，覷空回頭向後面望了一眼。

他是關心貝茜的情況的。

他看見貝茜在那邊巳截住了餘下的那二個大漢了。她制止他們接近夏明。

這二個大漢則並不因爲她是一個嬌俏的女郎而略有憐香惜玉之心，手上有刀，就揮着刀子向貝茜攻擊。不過，貝茜亦不是一個等閒之輩，普通兩個拿着刀子的男子她亦是應付得來的。

這邊，那個拿大刀的人則痛苦地支撐着要爬起身來，司馬洛便伸出手掌去，在他的頸上劈了一記。那個部份是重要神經所經過的地方，這樣一劈之下，那人的眼睛翻白，便頹然倒下，暈過去了。

這邊，貝茜也一脚踢中了一個敵手的胯下。那人殺豬一般叫着，彎着腰退後，退到司馬洛的面前來，司馬洛亦不客氣，就在他的後腦上加蹭一拳。這個人也軟軟地倒下來，暈過去了。

於是貝茜此時就剩下了一個對手。

既然祇剩下一個對手，她也用不着司馬洛的帮助了，她的拳脚閃電似地一陣進攻，這個人連看都看不清楚，手上的刀子亦等於是沒有了作用。他的身子不斷中擊，亦抵擋不住而軟了下來，貝茜在他的下頷上補上最後一拳，他亦倒下來而失去了知覺。

「眞兇！」貝茜深呼吸着，「他們究竟在攪什麼鬼？」

這個時候，司馬洛巳經在夏明的身邊跪了下來了。他發覺夏明的情形不大妙。他對貝茜說：「打電話叫救護車來吧！」

貝茜匆匆跑進屋中去照辦。在這件事情上，她是一點也不敢婆媽的。

司馬洛就在地上拉開了夏明的衣服，視察一下夏明的傷勢。他看見那個傷口流血流得很快，像泉水似的，而夏明也走得相當快。看來，夏明是不會活很久的了。

司馬洛盡可能替他按着傷口止着血。夏明顯然是逃來向他們求救的，不過，又是來得太遲，他們也帮不了夏明什麼了。

夏明這時才說得出話來。他斷續地說：「司馬洛……那件……寶貝……你得……找到……找到……」

「什麼寶貝？」司馬洛更顯得莫名其妙。

夏明似乎又不能說下去了。

司馬洛彎低身子再追問道：「什麼寶貝？」

「龍宮——寶貝——」夏明說：「在我爸爸的保險箱裏。趁……他們拿到之前……你要……你要……」

「我不明白，」司馬洛說：「你得說清楚一點。你要託我做事，我會不負所託的，但是你得說清楚一點！」

「拿去——交給明珠，」夏明喘着氣說，「求你……紅梅酒吧的明珠——」

他的嘴巴亦開始流血，便不能够再說下去了，他也不是眼睛一翻白就死去。他祇是不能够再講話，而他的呼吸亦是愈來愈微弱了。司馬洛知道他是不會再說什麼的了。

貝茜亦從屋中再出來了。

貝茜對司馬洛問道：「情形如何？」

「他要死了。」司馬洛說着搖搖頭。

「我巳經報了警，」貝茜說：「警車和救傷車都快要來了。希望可以救他！」

「你去找點繩子來吧，」司馬洛說：「要把這三隻野獸綑綁起來。假如讓他們逃掉，那我們可要變成兇手，就很難申辯

了！」

貝茜果然去找來了繩子，把那三個大漢縛了起來。司馬洛盡了他的能力去救治夏明，但是不成功。夏明傷得太重而流血太多，就像水中的一塊鉛，沉下去了之後就再也浮不起來了。

而救傷車亦是來得很遲的。

這個懶洋洋的熱帶地方，警方做事的效率，遠非一流水準。救傷車來得遲，警車亦來得遲，來到的時候夏明已經斷了氣了。

來的亦是一個皮膚黧黑的本地警官，他對司馬洛及貝茜的供述充滿了懷疑。雖然有兇手爲證，司馬洛告訴他經過情形，他却仍然是顯出不大相信的樣子。不過事實上，司馬洛所講的亦不全是眞話。司馬洛是說了一半謊話時，司馬洛說他是不認識夏明的，夏明是忽然逃到他這裏來，基於正義感，他與貝茜就保護夏明，而把那三個行兇的人擊倒了，就可惜這樣還是救不了夏明。

夏明人既然已經死了，當然不會有人眞證他是說謊的了。

那警官之所以不相信，主要就是，他認爲這太巧合，怎麼夏明會剛巧遇上了二個本事這麼大的人呢？一男一女與這三個持有武器的大漢對抗並非易事，尤其是他們還是徒手作戰。

司馬洛則早已準備好了一個藉口。

他說他與貝茜是教授技擊的一雙搭檔，他們是到這裏來渡假的，想不到也有機會一演身手。

跟着，那三個行兇的大漢也已給弄醒了。

警察亦向他們盤問一番。而他們亦是搬出一套謊話。

大概他們是看見夏明已經死掉，也不怕說謊了，即使司馬洛他們講了眞話的話，不過亦是各執一辭而已，很難證明，不過亦不能否認。

他們說他們是早些時候與夏明一起賭錢，夏明在紙牌上出騙術，給他們發覺了，他們在盛怒之下圍毆夏明，追到這裏來的。

以後的事情，則是如司馬洛所說。

那個警官仍不滿意，把他們分隔開來，再盤問一次。

首先就是把司馬洛與貝茜分隔開來，細細盤問。

但是從司馬洛與貝茜的身上都問不出什麼破綻來。他們兩個人是合作已慣的，又不是怎樣複雜的謊話，祇是推說什麼都不知道。

司馬洛守秘密是有理由的。他根本不知道夏明是正在攪什麼鬼。假如是一件十分大事，那給牽涉進去就不大妙了，而事實上他亦是知道得不很多。夏明對他講的什麼海底保險箱的鎖匙可能並非眞話，而即使是眞的，講出來亦是實在不容易教人入信的。

那三個大漢則並沒有這樣好的頭腦，一分開來盤問口供便破綻百出了。

譬如，他們是在什麼賭錢的呢？

三個人所講的地點都是不同的。

他們賭的是什麼？哪一種牌？

三個人所講的亦是不同的。

這裏是一個比較落後的地方，警方對於說謊的嫌疑人物有一套很實際的辦法。警官把他們三人拉在一起對證一下，證明矛盾，跟着就由三個孔武有力的警察飽以老拳。

這樣，他們便不能不把眞相吐露出來了。

他們承認了他們是職業兇手，是被人收買來刺殺夏明的。他們的任務就是在刺死了夏明之後把夏明身上的一切東西都搜出來，收起等着，那個收買他們行事的人自會來拿的。

不過，事情發展到了這個地步，那個人恐怕是不會來的了。

這個收買他們的人是誰？

他們不認識，亦不知道何處可以找到他，他們祇知有錢，就替他做事，就是這樣。

這種招供雖然是相當老套，却也未必就不是事實，買兇當然不希望事情會牽涉到自己身上來，當然是寧可多出一點錢而少出一點面。

「但是這個人是什麼模樣的，你們一定知道呀！」那警官吼道：「你們都說你們是見過這個人的！」

這一次，那三個兇手是齊聲回答了，假如能够把主謀找出來，說不定他們的罪名是會輕一些的，他們說那是一個本地人，很高大，皮膚很黑，身上穿的是一套名貴的白色西服，戴一副大大的黑眼鏡，此外頭上又蓋着一頂帽子，實際露出的面部的面積並不大，因此他們亦看不出他本來實在是什麼模樣的。

這是三個人異口同聲的供辭，似乎不是僞造的了，尤其是這三個人現在是爲了自己的利益着想而招供。

那警官煩悶地嘆了一口氣，又轉向司馬洛與貝茜，問道：「那麼，你們兩位可不可能是認識這個買兇的人的呢？」

司馬洛聳聳肩：「你不是在開玩笑吧，警官？」

「我是在查案！」那警官吼道。

貝茜亦說：「我們連死者都不認識，又怎會認識買兇的人呢？我們不過是剛巧碰上的吧了！」

「這個地方也眞是好人難做，」司馬洛喃喃着說：「我又沒有做了什麼不對的事情，我不過是企圖救一個人的命吧了，而結果呢，我却給當作一個嫌疑人物來看待！」

那個警官顯然亦是不大好意思的，不過也祇好詐作沒有聽見他們的諷刺。他說：「你們兩位，在短期之內大概是不打算離開本地的吧？」

「我們不過是到這裏來旅遊的，」司馬洛故意說：「事實上我們正打算後天就要離開。」

「你們最好不要離開這裏，」那警官說：「可能的話，你們最好多逗留一段時期——」

「我們又不是囚犯！」貝茜說。

「這是請求，」警官說：「當然我亦可以申請禁令的，你們是重要的證人，我需要你們的帮助，所以你們最好等這件案子結束了之後才走。既然你們肯拔刀相助，就索性帮忙到底吧！」

警官這個婉轉的講法，則倒是令他們較爲服氣了。

「好吧，」司馬洛嘆一口氣，說：「但是下一次渡假，我是決不會再到這裏來的了。」

「你們認爲需要派人保護你們嗎？」那警官又問。

「我們是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司馬洛說：「而且，我們又不是有意干涉，我看，那個買兇的人應該也不會難爲我們的吧？」

警方把三個兇手帶走了。

夏明的屍體自然亦給運走。

當那羣問長問短的新聞記者亦走了之後，貝茜問司馬洛：「爲什麼你說後天走呢？」

「因爲他一定會叫我們留下來的，」司馬洛說：「這比較我們自己說留下來好些，免得他懷疑我們留下來幹什麼。」

貝茜帶着諷刺地微笑着看着他說：「噢，眞是活到老學到老！你這個狡猾的傢伙，現在，你又打算做些什麼呢？」

「我們自然是要弄清楚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司馬洛說：「而我們目前手頭上唯一的綫索，就祇有夏明臨死之前講的話。」

「即是說到這間酒吧去找這位明珠嗎？」貝茜問。

「是的，」司馬洛說：「這就是夏明臨終之前所託的，我們雖然還未收到他的錢，也是不能够有負他之所託呀！」

其實還是好奇心在作祟，假如他們就這樣放手不管，那恐怕要連睡都睡不着的了。

「唔，」貝茜說：「明珠，這似乎是一個美麗的女人。」

「你又來了，」司馬洛說：「這又不是我自己選擇的。」

「我又沒有說你什麼。」貝茜說。

不過兩個人都明顯知道貝茜是什麼意思的。司馬洛是一個風流人物，而以司馬洛的風流紀錄，他與美麗的女人特別有緣。貝茜雖然亦是與他有緣的，但是却不是那種緣份，而貝茜就是因此而常常埋怨，不過其實她亦是已經習慣了的了。

「我換一身衣服才去吧。」司馬洛說道。

「今晚就去？」貝茜說：「這不太早一點了嗎？假如警方派人監視着你呢？」

「警方很可能會這樣做的。」司馬洛說：「不過我還是得去。這種事情是愈快愈好的，怎知道這位明珠會不會遭到不測呢？而且我看這位警官也未必是那麼笨的人，很可能，除非我們根本不管這件事吧，否則也是難逃他們的監視了，很可能他是已經派了人在監視着我的了，而且，我現在又不是在打刦或者做什麼違法的事情，我不過是在消遣一下吧了，難道我去喝杯酒，跟一個酒吧女郎談談也不行嗎？」

「我也一起去嗎？」貝茜問。

「最好不要了，」司馬洛搖着頭，「我看那座酒吧，是專供男性去的地方，那裏備有女伴，自携女伴，這是不大尋常的做法。」

「我不敢反對，」貝茜頗有醋意地說：「不過，我亦希望你不要在那裏逗留得太久。」

「你又來了！」司馬洛氣結地說。

「你去吧，」貝茜說：「我在這裏座鎭着就行了！」

司馬洛開車離開了屋子，他依照夏明臨死時所講的，找到了那家酒吧。這個時候夜是還不太深，而這個時間亦是酒吧旺市的時候，因此司馬洛進入那裏面並不特別惹人注目，那裏是一個男人光顧的地方，而他又是一個男人。

事實上這裏的男性顧客還多數是水手海員之類，這是一個可以買到酒也可以買到女人的地方。司馬洛不把貝茜帶來倒是做得對的，假如帶她來，那就未免委屈了她了。

司馬洛在那裏消磨了一陣時間，跟一些酒吧女郎打情罵俏了一番，然後再向酒保問詢。

「明珠？明珠今天晚上剛好不在這裏。她有事請假回家去了。」

「哦，這眞掃興！」司馬洛說：「她住在哪裏呢？也許我可以到她家找她。」

那個酒保狡猾地瞥了司馬洛一眼，說：「先生，這裏又不是祇有明珠一個女人，美麗的多得很。而且不怕坦白告訴你，明珠是不能到手的，她不是全身都賣的那種女人。」

「我找明珠不是爲了那個，」司馬洛遞上一張鈔票，道：「我找她是爲了正經事，她的地址？」他得不到回答之前不放鈔票。

那個酒保考慮了一陣，也許在這種地方工作，是沒有資格考慮什麼廉潔的問題的了，他所考慮的乃是他是否有本事賺這錢，假如他講得出地址，就可以賺到這錢，亂講一個是不行的；人家找去，找得不對辦，就要回來找他的麻煩的了。

他也終於決定他是有資格賺這錢的，便伸出手去握住鈔票的半邊，講出了一個地址。

「謝謝！」司馬洛說。他此時才把鈔票放了，而那鈔票就迅即消失在柜枱的後面。當司馬洛正要離開時，那酒保又開口，說了一句奇怪的話。他說：「奇怪，怎麼今天晚上會有這許多人急於找到明珠，寧可出錢也要找到她呢？」

司馬洛立即停了下來，看着他問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酒保聳聳肩：「你是第二個來找她的人了。」

「多久以前有人找過她？」司馬洛連忙問。

「不到半小時之前，」酒保說：「這個人也要知道她的住處，他也給了我一些錢！」

司馬洛不由自主地就有了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連忙問道：「那個人是誰？」

「我不認識的，」酒保搖着頭，「一個很高大的人，是一個本地人，沒有你那麼斯文英俊，出手也不像你那麼闊，我相信，明珠應該會比較喜歡你的，」狡猾地吃吃笑着，「不過你也得快一點了，假如讓他到了太久——」

司馬洛已沒有再聽下去，馬上就一陣旋風似的衝出酒吧，跳上了他開來的車子，直向明珠的住處馳去。（未完・一）

新派長篇武俠故事

孤雁南飛

危中堅·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方敏和崑崙六子在神秘巨宅中遇上，崑崙六子一眼就認出了方敏，因爲他的相貌和凌霄子方仙極爲相似，方敏心想崑崙派是正派人物，欲對他們問個明白，但崑崙六子却使用極兇狠毒辣的手法對付他，激起了方敏的怒意，七孔刀一出，打傷了霹靂子，而七孔刀上也不知爲何已淬上劇毒，使霹靂子毒發身亡，崑崙五子對方敏更是懷恨在心，五人圍攻夾擊，葉映紅暗中相助，把方敏帶在密室中，並把一張記載方敏身世的羊皮交給方敏，方敏身世大白，激動得要衝出去和崑崙五子硬拚一場，却被葉映紅點穴制止他……

借故起風波　痴纏少俠士

方敏「哼」地一聲，道：「葉姑娘，你沒有見過我媽，你怎麼知道她是怎樣地一個好人？她早年怎麼會是黑道上聲名狼藉的下三濫？一定是被這些人逼得走投無路，才會慘死在塞北的。」講着講着，心頭一陣難過，又是長嘆了一聲，瞪大了眼睛，流不出淚來，可知他心中實在是鬱悶已極！

葉映紅勸道：「那也是以後的事了，如今你武功不如他們，要提報仇兩字，豈非自己開自己的玩笑？你和他們，本來已有如此深仇大恨，再加上又害了霹靂子石雷，又是旋風島上人物，三件加在一起，他們不到處找你，才是怪事，你躲還來不及啦，還要送上門去找死？」

方敏一想，葉映紅所言也大是有理，長嘆一聲，半晌不語，才道：「葉姑娘，我半夜進城時，聽得人說他們六人圍攻你一個，却是爲何？」

葉映紅一笑道：「還不是爲了這柄寒玉七，那是他們失去的崑崙三寶之一，見到了如何不眼紅？自然要抓住我來問個究竟了，總算我逃得滑溜，從洞庭君山，一直逃到貴陽城中，始終未給他們抓到！」

方敏見她說得有趣，也不禁苦笑一下，又問道：「葉姑娘，你對這宅中的秘道如此熟悉，難道以前在此宅住過麼？」

葉映紅道：「我正要問你哩，聽崑崙派人物的口氣，倒像是你在這宅中住過似的，是也不是？」

方敏道：「沒有，我今天才是第一次見到這宅子。」

葉映紅道：「我比你早些，但也祇早大半天工夫，被他們在城中追得急了，才從後花園中，跳了進來的。」

方敏奇道：「咦？那你怎麼知道宅中有秘道？」

葉映紅一笑，道：「你別心急，聽我說啊。」

看官，葉映紅如何會知道巨宅中另有秘密，確是一件奇事，作書人例當補敍。

原來當三風子鑽出大廳，一見方敏，便發現方敏雖然年紀甚輕，但是面目之間却和六年前在飛雲嶺上自刎的大師兄，凌霄子方仙一模一樣，因此恐怕他走脫，不等問個詳細，便下手點了他的穴道，立即回到大廳中，以「傳音入密」上乘內功將其餘四人一齊叫出，五人一走，葉映紅便首先覺察，心中一喜，掀開了門簾，穿入了長廊之中。

祇見長廊兩旁，有不少房間，全都關着門，而且門上積塵甚厚，葉映紅一間一間房挨次走了進去，想多得到一點姐姐的消息。但是，連推了七八間，一點結果也沒有，正在失望之際，退出了一間小花廳模樣的房間，轉到了隔壁的一間，才到門口，便是一呆。原來那扇房門，也和其他房門一樣，積塵甚厚，但是在積塵之上，却有一隻清清楚楚的手印，乍看像是什麼野獸脚留下的一樣，指甲極長，但却又實實在在，是人的手印。

這隻手印，馮瑩和方敏兩人，俱在大

門口看到過，方敏不但看見過這隻手印，而且還看到了印上那手印的那隻怪手——長滿了金毛的怪手！

但葉映紅却是第一次看到，一看之下，心中也不免大是怪異。心想這手印如此新鮮，看來是剛留下不久，而指甲又是如此之長，雖然長得異相，但指甲尖端，尖削削的，倒好像是女子所留的長指甲，難道姐姐還在這所宅子之中麼？心中一動，立即推門進去。

祇見這間屋遠較以前幾間來得寬大，足有兩丈見方，看佈置，像是一間臥室，但是不用細看，已可一望而知，這間房子也是無人居住的，順手掩上了門，祇想照剛才那樣，隨意檢查一遍，便退了出去，走到一張桌子旁邊，又是一呆，原來那張桌子之上，也積了厚厚灰塵，但是桌面之上，却有一個和剛才在門上所看到的一模一樣的手印！

葉映紅心中一怔，已可肯定，留下那個手印之人，一定是在這間屋中，但低頭一看，地板上淺淺的一溜脚印，正是自己留下的，別無第二個人的足印，難道那長指甲的人，輕功竟然如此好法？

正在疑惑，忽然又聽得「叮」地一聲發了出來，葉映紅大吃一驚，急忙抬頭看時，祇見屋角處一張鑲着紫晶，極是華麗的大床之上，厚厚的紫紗帳子，正在顫動，而那「叮」的一聲，正是帳鈎與床柱相碰所發出的聲音。

這一來，已再也沒有疑問，那人正在帳子之中，而且，紫紗帳子雖厚，也可以看出床上影影綽綽地躺着什麼物事。說躺着的是什麼「物事」，而不是「人」，是因爲一則隔着厚帳，看不清楚，二則，那黑影祇不過四尺來長短，除非是小孩，否則誰有那麼矮法？

葉映紅既已發現了對方所在，心想自己隨後跟進，對方當然應該知道，却是大模大樣地躺在床上，不加理睬，着實可惡！不如給他一個下馬威，一探手，在桌上抓起了一隻小花瓶，力透五指，「格」地一聲，在花瓶口處，捏下指甲大小的一片瓷片來，剛運勁於食、中兩指，要將那碎瓷片彈出去時，忽然見帳縫中伸出一隻手來，那手一伸出來，照理說葉映紅有了目標，應該歡喜才是，但是這回却將她嚇了一跳！

因爲那隻「手」，實在不是玩意兒，從半截小臂到手指上，全都長着寸許長短，金黃色的長毛，指甲銳利無比，看來更像是什麼怪獸的利爪！

那隻怪手伸了出來之後，拉了拉帳子，重又縮了回去，接着，又見帳內的那個黑影，轉動了一下，像是翻了一個身，眞可說譎異詭怪之極。葉映紅一身武功，也不禁看得背脊發濕，暗忖這所宅子多年來未有人居住，難道當眞是出了什麼精怪不成？

她爲人何等機靈，一面想，一面早已展動身形，疾退出房去，在門口站了一站，本來還要下決心進房去看個究竟，但是却見月洞門外的後花園中，似有人在走動，便先到月洞門旁一看，遇上了馮瑩，兩人在言語之間，大起齟齬，終至於動手。後來，又聽得方敏的聲音從大廳中傳出，才又搶着從月洞門中竄進。當時，是霹靂子石雷趁着葉映紅和馮瑩在門口爭鬪之際，首先竄進了月洞門，葉映紅一寒玉七，將馮瑩右手小指，削下一節之後，也搶入了長廊，身形幌動，便竄出丈許，但是轉念一想，自己若是進了大廳，可以說對方敏一點帮助都沒有，而馮瑩也必定隨後趕到。馮瑩雖是隨後趕到，但一則走廊中甚暗，二則一顆芳心全繫在方敏的安危之上，因此竟未發覺葉映紅半途改了主意，祇是在進入大廳之後，心中略爲詫異了一下，也就不再去想葉映紅走去那裏。

葉映紅閃入屋子之後，略一定神，又不禁一呆。原來無巧不巧，竟剛好來到了那間因爲見到了那隻金毛怪手，而嚇得退了出來的那間屋中！

葉映紅一呆之後，心道也好，本來剛才就要看個究竟的，何不現在再探個明白？仍來到那桌子旁邊，又在花瓶口上捏了一片碎瓷片，中指一彈，「嗤」地一聲，那小瓷片激射而出，穿帳而過，葉映紅滿以爲多少會有點動靜，但是耳聽得啪地一聲，那塊小瓷片已碰到了牆壁，却是一點動靜也沒有。

葉映紅心中大奇，一步躍過，寒玉七閃起黑油油的光華，刷刷兩聲，已然將紫紗帳子全部劃破，立即又向後退出，再看床上時，空空如也，並無一人。葉映紅心想自己和馮瑩在後花園中動了那麼多時候的手，那金毛怪物，當然也可以離開此處的！估量馮瑩一定已和崑崙七子打了交道，心中總是記掛着方敏，既然那怪物已然不在，也就想去聽個究竟。剛一個轉身，忽然看見床上枕頭旁邊，放着一隻極是精緻的紫檀木盒子。盒上還鑲着一圈紫晶，閃閃生光，工藝精巧之極，而又放在枕頭之旁，一望而知，是宅主人心愛之物。便走了過去，抓起來一看。盒上祇有一隻小鎖鎖着，順手一扭，便扭了開來，打開盒蓋一看，一張潔白的桑皮紙，上面繪着本屋的圖樣，並還指明兩處暗室的入口處，除了這張圖樣之外，則別無他物。

葉映紅仔細一看，那暗室共是兩間，要進入了第一間暗室，方能夠進入第二間，那第一間暗室的入口處，正在大廳的隔壁。

圖樣之旁，還註明了怎樣開啓暗門的方法，並說那兩間暗室之設，是以防萬一之用，並不是爲了平時進出，所以出入的機關，祇能使用一次，例如要進入第一間密室，須將那隻書架托起，但等人一進入密室，暗道自動合上之後，那張書架，便不復再是開啓暗道的機關，而且也沒有法子，再可以將暗道的門弄開，除非是整堵牆壁一齊拆下，第二間暗室的機關，也是一樣。

葉映紅看了，暗讚造那機關之人，用意巧妙，若是機關可以隨意開啓，豈不是失了意義？祇是不知它主人是爲了逃避什麼，才這樣處心積慮地設下機關，以作萬一之用？

順手將圖樣塞在懷中，觸手在懷中又摸到了一件冷冷的物事，抿嘴一笑，那件東西，正是她和馮瑩在月洞門處，肩與肩相碰之時，順手偷到的七禽門掌門人的信符，因此心中不免得意。

一出了那間房，便聽得馮瑩方敏和崑崙六子的爭辯之聲，葉映紅聽出馮瑩的語氣之中，對方敏異常關切，那種關切斷然不是普通朋友之間所能有的。心內不禁大不是味兒，暗嘆自己若是以眞面目示人，怕尚可會得方敏對自己生出仰慕之心，若是一直戴着「葛蜎蓋」，祇怕方敏見到自己就怕哩！可是偏偏魔母溫魂，又曾嚴厲囑咐，不准對着方敏除下葛蜎蓋，旁人可以得罪，若是得罪了魔母溫魂，豈非是等於叫閻羅王早日對自己來下請帖？心中大不好受，但轉念之間，又想起在洞庭君山那六天中，自己也戴着葛蜎蓋，但方敏却待自己甚好，便不因自己醜陋，而生着厭惡之念！

實際上，方敏乃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豈會因人媸妍，而決定對人的態度？在塞北初見葉映紅之時，難免惡心，是爲了葉映紅舉止特意粗俗不堪之故，並非是因爲她生得醜！

後來，葉映紅對方敏暗生情愫，舉止端莊，方敏心中對她的惡感，也去了個乾淨！

當下葉映紅想到方敏在君山對自己的照料，心中又高興了些，推開那大廳隔壁房間的房門，進入了房中，果然見到有一隻書架，近牆而放。

葉映紅已想走過去托起書架，看那密室中究竟有些什麼東西，但是聽得大廳之中三風子語意之中，充滿了怒意，知道方敏已將霹靂子石雷殺死，心中一動，暗忖若是爭鬥起來，自己曾眼見旋風島主魔母溫魂，也在這六人圍攻之下，吃了大虧，方敏雖有馮瑩相助，也一定不是敵手，而那機關又祇能開啓一次，不如留來作爲等一會救人之用！

就是葉映紅這一個轉念，方敏才能逃脫！當下葉映紅以耳貼牆，將大廳中的一切動靜，聽得淸淸楚楚，到後來，聽出再要不出手相救，雙方立即就要眞動起手來，這才力透雙臂，用力向牆上一推。她武功已得紅掌祖師八九分眞傳，這一推全力以赴，力道何止千斤？「轟！」地一聲，便將牆推倒。在磚石和積塵飛舞之下，一把將方敏拉住，拖了過來，托起書架，果然出現了密室，就一起躲了進來！

葉映紅一口氣將自己所遇到的事，以及如何知道這宅中有暗道的事講完，方敏才「噢」地一聲，明白了其中原委。方敏當然不知道葉映紅在講述當中還瞞起了一點，那就是在她將牆推到磚石紛飛，一把將方敏拖出來的時候，見到馮瑩就站在方敏的身旁，順手一掌，印在馮瑩肩頭之上，使的正是紅掌祖師嫡傳，天下各種毒掌中最厲害的「血手印」功夫！葉映紅從小在邪派中長大，雖然她本身心地善良，但總不免受邪派人物行事的影響，行事不以正義作取捨，而以本身愛惡出發，她本身對方敏情愫已生，又看出馮瑩也和自己一樣心意，這才因妬生恨，趁隙給了她一血手印！

×　×　×

馮瑩中了「血手印」之後，情形怎樣，容後再表。當下葉映紅又從懷中摸出了那張圖樣，祇見第一間密室之中，有三條紅綫，一直通出去老遠，在紅綫盡頭處，各寫着一個「井」字。

葉映紅笑對方敏道：「你看，造那密室之人，當眞設想週全之極，那三條通道，通出如此之長，出口處又是一口井，三風子他們有得追哩，最可惡是龍吟子和靑昊子兩人，在大門口等候我們，我們此時如果從後花園中逃走，一不巧遇上他們的話，便弄巧成拙了，不如在這兒多躭上一會，你說怎麼樣。」

方敏在明白自己竟是崑崙長老之首，凌霄子方仙的兒子之後，心中不知是什麼滋味，葉映紅說什麼，他也祇是點頭答應。在密室中躭多少時候，他當然不放在心上，便隨意答應了一聲。

葉映紅看出他心情不好，百般地逗他笑話，又引他商討那有着一隻長滿金黃色長毛的怪手的，是何等樣人。提起那一隻怪手，方敏才略有精神，將自己在大門所見的情形說了，葉映紅道：「看來，那怪物的本領也不會小呢！否則何以會一閃不見？如果是人的話倒也是個一流高手。」

方敏見她講個不已，知道她要逗自己開心，心中着實感激，暗忖自己在江湖上行走的時間並不多，也祇有結識了這兩個女子，一個是馮瑩，一個是葉映紅，兩個人又都對自己如此之好，可是自己却總不能忘懷尙金花，不由得嘆了一口氣。猛地想起剛才在大廳中，曾想到連自己也不知如何，七孔刀上會有了劇毒一事，大約除了溫婆婆之外，便祇有葉映紅肯相信，便將如何傷了霹靂子石雷的情形一說，道：「葉姑娘，你可相信我所說的是實話？」

葉映紅果然毫不考慮，道：「當然相信，你爲什麼要說謊呢？難道你是做了事不敢承担之人？」

這兩句話，當眞直說到了方敏的心坎之中，心中一暢道：「葉姑娘，多謝你相信我。」提起七孔刀來，道：「令師慣使毒藥，既能將『血手印』掌法練成，當然能够辨別各種劇毒，請你看看，這七孔刀上所沾的是什麼毒？此事當眞令我莫名其妙！」

葉映紅一笑，道：「方俠士，你這不是讚我，分明是在罵我了！」

方敏一楞，道：「怎麼？」

葉映紅道：「你說我師傅慣使毒藥，豈不是說我出身黑道，是個大壞蛋？」

方敏忙道：「葉姑娘休得多心，我實在絕無此意！」

葉映紅「格」地一笑，道：「和你說着玩兒，你急什麼？」擧刀一看，祇見刀口藍殷殷地，湊在鼻端一聞，却又沒有臭味，或是異樣的香味。

照方敏來說，霹靂子石雷又是功力極是深湛之人，三風子立即封了他「任」、「督」兩脈上的要穴，但石雷仍不免立時喪生，而石雷本身又是功力極是深湛之人，可知刀上劇毒簡直毒得不可想像，而自己又確是認不出那是什麼毒來，看了半晌搖搖頭道：「我認不出，祇怕我師傅用毒的本領雖大，却還不及旋風島主遠甚！」

方敏一楞，道：「葉姑娘，你說七孔刀上的毒，是我溫婆婆下的？」

講這句話時，語氣之中，已然顯得十分不愉快，但葉映紅却並未發覺，續道：「當然，七孔刀乃是她仗以成名的兵刃，

刀上含毒，自然是她給的，還用——」

下面的話還未出口，方敏已然「霍」地站了起來，沉聲喝道：「住口，別再往下說了！」

葉映紅一怔，道：「低聲些，莫給人家知道地底下還有密室！」

方敏滿面慍容，道：「葉姑娘，剛才你說深信我的說話，原來竟言不由衷！」

葉映紅見他面色極是沉重，訝道：「我那一點言不由衷來着！

方敏道：「剛才我已和你講過，那七孔刀在傷石雷之前，並無劇毒，怎麼可能是溫婆婆餵的毒？」

葉映紅道：「原來是爲這個，你不知道，用毒的學問深着哩！在三個月前所餵的毒，可以在三個月後才發作，我知道旋風島主已然知你心術正派，不能和她同流合汚，所以才設下這個毒謀，好令你傷上幾個人，激起武林公憤，行事如此狠辣，眞是少見！」

葉映紅所料，全是根據魔母溫魂以往行事而定，在魔母溫魂而言，這種事，根本不算什麼，不過這次葉映紅却是寃枉了人，七孔刀上的劇毒，另有原因，當魔母溫魂將七孔刀交給方敏的時候，刀上却是沒有毒的，方敏聽得葉映紅如此指責自己至親愛的溫婆婆，心中怒不可遏，道：「葉姑娘，你可別胡言亂語，溫婆婆待我如此好法，怎會想出這種法子來害我。」

葉映紅見他動怒，芳心不禁着急，唯恐方敏以後再也不理睬自己，忙道：「旋風島主行事如何，武林有公論，豈是我一人所說，便能作定論的？若不是她手段狠辣之極，怎能成爲宇內四邪之首，而又有魔母之稱？」話出一口才想起魔母溫魂在洞庭君山告誡自己，絕不可對方敏講出她姓名來歷的話來，雖然身在密室之中，也不禁一陣害怕，待半晌未見動靜，方將心放下，看方敏時却是面色鐵青，便道：「怎麼啦，我可有什麼地方講得不對了？」

方敏道：「胡說！」那兩個字講得斬釘截鐵，堅決已極，可知他心中對魔母溫魂信心之强，無以復加。實則上，也確是難怪方敏，六年來，魔母溫魂一直爲了要取得崑崙聖書，而裝成一個慈祥無比的老婦人，積六年之光陰，在方敏的心目中，取得了極高的、不可動搖的地位！

不要說葉映紅匆忙之中，說上三言兩語，又想起溫魂的告誡，不敢再說下去。就算所有人都對他將魔母溫魂的行事和過去講給他聽，他也不會相信的，因爲他自從母親死後，溫婆婆已成了他唯一的親人，叫他這樣倔强性格的人去改變自己的信念，幾乎是不可能的事！葉映紅見他怒成這樣，暗忖魔母溫魂不知用了什麼手段令得方敏深信她是一個好人，再講下去祇有越講越僵，便嘆了一口氣，道：「信不信由你，你……你不會因此而不理我吧？」

方敏猶自餘怒未息，道：「祇是以後不准你講溫婆婆的壞話！」

葉映紅心想，以後就算逼着要我講，我也不敢講了，便點頭答應。

方敏根本不想一想，在洞庭湖中，木排上奪那七隻大鐵箱之時，白骨神君一見七孔刀，也曾言道婆婆是宇內四邪之首一事，見葉映紅答應，方才平下氣去，道：「葉姑娘，你不知道，天下除了我媽媽之外，就算是溫婆婆待我最好了。」

葉映紅一笑道：「剛才在大廳中護着你的馮姑娘，爲什麼不將她也算在內？」

方敏想一想，道：「馮姑娘和你一樣，全都於我有恩，我也是不會忘記的。」

葉映紅聽出他語氣之中，雖然也充滿了誠摯之情，但是那却絕不是男女之情，心中不禁一冷，繼而又不禁自己感到好笑，暗忖就憑自己戴着葛蜎蓋的那模樣，叫人家憑什麼鍾情於己，若是有一日他知道了實情，那可就大不相同了，因此心中又得了些安慰，望了方敏一眼，心中好一陣害羞，因爲她臉上戴着「葛蜎蓋」，方敏自然看不出她臉上正在發紅。

兩人又談了一會，方敏道：「葉姑娘，已過了大半個時辰了，他們怕已走了吧，咱們也該出去了，出路在什麼地方？」

葉映紅見久未有動靜，也料到崑崙五子，怕已走遠，指着那張圖樣道：「在圖上來看，出路像是就在床上，讓我將床搬動一下試試看。」

剛要俯身去掀動那大床，忽然聽得上面傳來一聲悶吼，接着一人大叫道：「龍吟，靑昊，你們兩人怎麼啦？」

接着便是「啊呀」一聲驚呼，道：「我們中計了！」那「我們中計了」五字，是出於三風子之口。兩人在密室中聽得莫名其妙，心想有什麼人給他們上當了？祇聽得度天子又道：「奇啊！那小子雖然七孔刀上有毒，可是龍吟、靑昊兩人，身上並沒有傷口啊！」

方敏一怔，向葉映紅望了一眼。

葉映紅低聲道：「看來到大廳中去負霹靂子石雷屍體的龍吟和靑昊子兩人，已被人害死了！」

方敏一怔，道：「莫非是馮姑娘下的手！」

葉映紅却知道馮瑩已被自己在後肩上按了一「血手印」她是七禽大俠門下，不應該不知厲害，運氣將毒氣逼住還來不及，那裏尙有餘暇去傷人，而且以她的武功而論，要不動聲色將龍吟、靑昊兩人擊斃，也是不可能的了，因此搖頭道：「不會是馮姑娘，崑崙七子如今祇剩三人，變成崑崙三子了，龍吟子和靑昊子兩人突然死去，這筆帳他們一定算在你的身上。」

方敏道：「我就不信他們眞的如此不講理！」

葉映紅道：「你沒有聽他們說，上了你的當？」

正在爭着，祇聽三風子一聲長嘯，道：「靑昊，龍吟，霹靂，你們三人放心，我們若不將仇人抓住，絕無面目於九泉之下，與你們相見！」

接着，便是砰砰數聲巨響，不知道他盛怒之下，打毀了什麼東西，一連串極是沉重的脚步聲接着而起，漸漸傳遠，直到聽不到了，方敏和葉映紅兩人才鬆了一口氣，葉映紅道：「幸而他們不疑心我們還在這宅子之中，否則當眞走不脫了。」

方敏也巳聽出三風子的口氣，當眞將這兩人之死算到了自己的帳上，心想難怪武林之中，是非如此之多，原來一生誤會，便難解釋，龍吟子和靑昊子兩人，身上既無傷痕，不知究竟是誰下的手，祇見葉

映紅已然將床掀起尺許！那床像是異常沉重，掀起尺餘之後，又放下來道：「好重的床，敢情是鐵鑄的，床下可有出路？」

方敏搖了搖頭，道：「未曾見到。」

葉映紅道：「這倒奇了，真要是找不到出路，我們也祇好擊破天花板，從上面走出去了。」一面說，一面抬頭向天花板望去，怎知正在此時，上面突然傳下來一陣極是刺耳的爬搔之聲！同時，天花板上的積塵，也爬簌簌向下掉來。

葉映紅吃了一驚，低聲道：「不好，上面有人！」

方敏也大為驚訝，道：「怕不會是三風子他們吧，他們已經走出去了，腳步聲我們也聽到的。」

就這兩句話功夫，爬搔之聲越急，聽來也更是清晰，「卜卜」兩聲，跌下兩塊碎磚，天花板上，已然露出了巴掌大小，一個圓洞。兩人祇是眼睜睜地望着那個圓洞，祇見洞中閃着一陣異樣的光芒，像是有一個人對着圓洞，向下望來，而那種光芒正是此人所發一樣。

兩人見事情來得如此奇兀，已然知道並非是崑崙派中的人物，想起龍吟和青昊子突然身死，點兒聲息都沒有，不禁心中發毛，方敏壯了壯胆，喝道：「上面是什麼人？為何望着我們來？」連喝兩遍，那隻湊在圓洞上的眼睛，仍未離開。葉映紅一面驚異，一面心中着實有氣，順手摘下帳鉤，兩手一扳，便扳成了六七寸長的一枝鉤針，托在左掌之上，右手中指一彈，「錚」地一聲，逕向圓洞電射而去，黃光一閃，一發即至，但是那圓洞中却突然伸出一隻手來。

兩人一見那隻手，正是曾經見過一次的那隻金毛怪手，不由得一驚、就在那一驚之間，「錚」地一聲響，那隻帳鉤，已然「刷」地反彈了回來，還在半空，便突然分開，成為兩截，方敏急叫道：「葉姑娘小心！」提起七孔刀便格，葉映紅也已揮起寒玉七，擋了上去，「錚錚」兩聲，擋個正着，但兩人也同時感到虎口發麻，五指一鬆，一柄七孔刀和一柄寒玉七，竟然一起掉到了地上。

兩人這一驚，當真是非同小可，因為自己的武功，已將臻一流高手境地，而反彈而來的，祇不過是兩截三寸來長的銅鉤，其力道之大，竟然將自己的兵刃擊落，其人的武功之高，豈可想像，慌忙一俯身，重將兵刃拾在手中，再抬頭向上看時，，那隻金毛怪手，已然縮了回去，那隻奇異已極，令人心中發毛的眼睛，重又湊到圓洞之上，向下望來。

兩人互望一眼，心中的駭異，簡直難以形容，葉映紅向被那金毛怪手反彈回來的帳鉤一看，齊中斷開，分明是被那金毛怪手一彈之時，以上乘內功之力震斷，帳鉤雖細，究竟是銅鑄的，這份功力，也就罕見，因此俱都作了準備，以防那人突然下來襲擊。

但是那人却祇是眼睛轉動，異光隱射地望着他們，並無動靜。

越是這樣，便越是令人心中發毛，兩人與之對峙了一會，葉映紅實在忍不住，又問道：「喂，你究竟是何方神聖，為什麼不開口說話？」但仍是得不到回答，而又不敢再以暗器去射，唯恐被人家反彈回來，更是厲害，方敏低聲問道：「葉姑娘，你久在江湖上行走，可曾聽說有一個前輩高人，是生得如此異相的？」

葉映紅道：「就是從來也未曾聽說過，這才叫奇呀！你緊緊地望着他，我來找出路，老這樣給他瞧着，就算他不動手，嚇也給他嚇死了！」

方敏答應一聲，葉映紅將床左搬右弄，忽然間一拉那床「嗤」地一聲，向前提出了兩尺，一看床頭處，現出了小方洞，在那方洞四圍似是一扇小小的門，葉映紅道：「出口找到了，那眼睛還在麼？」

方敏道：「還在……咦，不見了！」

葉映紅向上一望，果然已祇剩下了空洞洞的一個圓洞，忙道：「快來，看情形祇要鉤住了這方孔，向後一拉，那扇門便可以被拉開了——」

一面說，一面伸手向那方孔指去，怎知不看猶可，一看之下，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氣，「蹭蹭」地向後直退出七八步去，方得站穩。

原來，那隻骨碌碌轉着，射着異光的眼睛，已然湊在那小方孔上面。

方敏見了這等情形，也不禁嚇了老大一跳，叱道：「朋友你究竟是誰？就算是武林前輩，也不應該這樣裝神弄鬼啊！」可是那人却祇是一隻眼緊貼在方孔之上，向裏面望着，半晌才眨上一眨，連他顏面是怎樣的也看不清！

兩人退在屋角，葉映紅向上一看，附耳低聲向方敏道：「那人既然守在出口處，已然不能由出口處走了，我有寒玉七在，在天花板上，劃一個大洞，你我立即竄出，或者可逃過此人，亦未可知！」

方敏一想，除此之外，也別無他法，祇是道：「葉姑娘小心！」

葉映燕輕功本就極好，一聲「曉得」人已筆也似直凌空拔起七八尺，寒玉七向上一拔一挺，直沒至柄，身子一扭，「刷」地向前移了三尺，正想落下地來，再劃上一下，便可出現大破洞時，突然覺得手上一緊。

同時聽得方敏叫道：「葉姑娘，那眼又不見了！」

葉映紅知有異，真氣下沉，一個「千斤墮」法，但是却不能移動分毫，倒像是那柄寒玉七，被人在上面大力夾住了一樣，連忙不動聲色，向方敏做了一個手勢，向那方孔指了指，方敏會意，立即走了過去，以中指鉤住了那方孔，用力一拉，果然「吱」地一聲，現出一道門來，抬頭一看，相當光亮，出口處，正是一個後花園，便向葉映紅招了招手。葉映紅突然鬆手，放了那柄寒玉七，向下墮來，人在半空，便身子一斜，一式「雁落平沙」，便向那小門中穿了進去，方敏隨後趕進，道：「葉姑娘，那柄寒玉七呢，你……」

才講到此處，便被葉映紅攔住，道：「事情太過怪異，顧不得那麼多了。」

兩人身法，全快到了極點，說話之間，已然從一個井欄中穿了出來，來到那後花園之中，方敏還想回頭看個究竟，被葉映紅一把拉住了左手，急向牆外躍去，躍出圍牆，方鬆了一口氣！

葉映紅道：「我在江湖上闖蕩多年，總算什麼樣的怪事都見過了，但剛才那樣，被人在牆上整了一個小孔，盯住來瞧，却還是第一次！」

方敏回頭向身後一看，自從自己躍出之後，圍牆內也並無異狀，雖是如此，因為剛才的情形實在令人恐怖，如今出了宅子，雖是天光化日，下午時分，一想起那隻神秘的眼睛來，也不免猶有餘悸，因此一點也不敢停留，迅速地轉過了兩條街，才漸漸地放慢腳步，奇道：「當真是，那人手上長着這樣長的金毛，不知道臉上有沒有？照說，此人武功既然如此之高，又長着那麼一副異相，只要一在江湖上走動，一定有人知道，為何竟然名不經傳，從未聽人說過！」

葉映紅聽了，心中一動，道：「我在那間房中，聽到帳鉤一響，發現那隻金毛怪手時，透過帳子，像是看到此人身量甚是矮小，不過四五尺長短！」兩人講了一會，俱都覺得不可思議。

方敏暗忖自己若不是有要事在身，說什麼也要回到那宅中去看個究竟，如今只好等取到崑崙聖書之後，再打主意了。

兩人邊說邊走，不一會便來到了大街上，葉映紅因為戴着「葛蝟蓋」，顯得奇醜無比，後面竟跟了一大羣小孩子，向她指指點點，嘩然取笑，葉映紅也不在乎，反倒回頭向那些孩子大做鬼臉，逗得孩子越來越多。一到了大街之上，人來車往，再加上一大羣孩子，你衝我突，更是大亂，方敏說道：「葉姑娘，不知你要上那裏去，我看來得要和你分手了。」

葉映紅一想，自從在師傅面前，誇下海口，說能將洞庭湖中發現的那七隻大鐵箱取到，到如今已有一個月左右，大鐵箱中的故事，正在自己身邊，師傅還在湖南雪峯山中等自己，照理，應該先回雪峯山去才是，可是心中實在捨不得離開方敏，見方敏如此說法，分明已在下逐客令，心內又好一陣難過，幽幽地道：「本來嘛，天下無不散的筵席，遲早得各奔東西，你也不用管我去什麼地方了！」

方敏聽她講得極是傷感，不禁一呆，但是母親生前，曾千叮萬囑，那崑崙聖書，絕對不能為他人所知，雖然根據自己和葉映紅相識以來的觀察，葉映紅絕對不會加害自己，但總不能和他一起去雲南昆明笻竹寺取那部崑崙聖書，想了一想，道：「葉姑娘，那就別過了！」

葉映紅立定腳步，望了他一眼，道：「就這樣便分手了麼？」

方敏一笑道：「還要怎樣？」

葉映紅向前一指，只見老大一個酒帘，斜掛在一幢大樓之前，酒帘之下，却又有一幅長旗，寫着：「杏花婁」三字，道：「咱們去杏花樓喝酒再分手如何？」

在那所神秘不可思議的紫色巨宅中大半天，方敏的肚子也真餓了，點頭道：「好！」兩人一齊向那座大酒樓走去，才一跨進，便互望一眼，各自心中俱暗道：「咦？莫非又有異事？」

原來偌大一間酒樓，竟然連一個顧客也沒有，座頭上全都整齊地放着杯碗筷碟，店小二也不住穿來插去，像是甚為忙碌，只是不見顧客。

兩人在門口略一停頓，便見掌櫃的迎了上來，打了一拱，道：「兩位請上別家吧，小店今天不能招待了。」

依着方敏的意思，人家既然如此說法，轉身就走，也就算了，但葉映紅一則心中好奇，二則却唯恐沒有什麼事發生，，平平淡淡的一餐飯吃完，便不能不和方敏分手，最好生出些事來，反正憑自己和方敏的武功，還有什麼事應付不了的，所生出來的事情越是嚴重，也就越可以和方敏在一起久些，因此一瞪眼，叱道：「怎麼啦？開着酒樓，不賣飯哪！天下那有這個道理？」

掌櫃的陪笑道：「大嫂莫——」下面一個「怪」字尚未講出口，葉映紅手掌揚起「叭」地一掌已然打在他的臉上，這一掌葉映紅連一分氣力都未曾用，但她究竟是內功深湛的人，掌櫃的如何禁受得住，半邊臉立時腫起老高，捂住了臉，嚷道：「你……你怎麼出手打人哇？」

葉映紅冷笑道：「不打你？你叫我什麼？」

掌櫃的一楞，這才知道自己叫錯了大嫂，但是再一看葉紅的那副尊容，暗忖叫：「大嫂」還真是抬舉你哩！憑你那副模樣，就能嫁得人了？

支支吾吾半天，道：「姑娘莫見怪，小店今天叫人給包下了。」

葉映紅道：「包下了也不行，咱們今天來定了。」

方敏在一旁看得暗皺眉頭，一扯葉映紅的衣袖，道：「葉姑娘，我們到別一家去不也一樣？」

葉映紅回頭一笑，低聲道：「你不知道，包下酒家多半是些無惡不作的土豪，既叫我們遇上了，豈可不給他一點苦頭吃吃，我自有主意，你順我一次不行麼？」

方敏聽她講得有理，便點了點頭。

葉映紅又一瞪眼，道：「怎麼啦？給不給咱們在這兒吃飯？」

掌櫃的見葉映紅惡得可怕，心想與其耽誤時間，倒不如快些打發他們走是正經，忙道：「兩位可別怪小店招待不週，就請那邊來吧！」伸手一指，指的乃是屋角處的一副小座頭。

葉映紅道：「咱們要上樓去！」掌櫃的不禁連聲叫苦來，但是尚未及阻攔，已被葉映紅衣袖一揮，摔出老遠，而葉映紅和方敏兩人，早已一溜烟也似上了樓梯。

在樓梯盡處，葉映紅還回過頭來道：「掌櫃的，實和你說，咱們今兒個是存心鬧事來着，若是你伺候妥當，還可以早些完事，快將好酒好菜搬上來！」一面說，一面去看方敏，但只見方敏直僵僵地站着，眼睛望着前面一張桌子，像是傻了一樣，心中一楞，順住方敏的眼光望去，只見那張桌子上，坐着三男一女，兩個男的年紀甚輕，其中一個，如玉樹臨風，丰神俊朗，另一個却又委頓不堪，恰成一個極是強烈的對比，還有一個，是年紀花甲的老者，那女子年紀甚輕，而且貌相之美，簡直難以形容，葉映紅本身也是一個極美極美的姑娘，但是一見到那位女子，便覺得她艷光逼人，一時之間，竟為之眼花繚亂，定了定神，才看清楚她是一個美貌姑娘，同時也覺出，那美貌姑娘正扭過頭去，像是不理睬什麼人一樣，而方敏雙眼，則

正失神落魄地望着她！

葉映紅心中不禁又恨又氣，暗道：「我只當你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原來却是登徒子弟！怎麼見了一個美貌姑娘，便現得這樣醜態百出！」

剛待以肘去用力撞他一下，方敏却已然走了過去，道：「尚姑娘，原來你也在這兒，我正要想事完之後，去找你呢。」

原來那美貌姑娘，不是別人，正是深入方敏腦海之中，影像不可磨滅的尚金花！她却只是愛理不理地道：「是麼？找我幹什麼呀？」

方敏一怔，暗想這一問可把我問住了，我找她幹什麼呢？當然什麼事情也沒有，只要見到她，和她在一起，那怕一句話都沒有，就是默默相對也好，心內便有莫名的愉快，但這話又怎能出得了口呢？既然答不上來，當然顯得尷尬。

尚金花又一笑，道：「怎麼啦，不是要找我麼？找到了又不說什麼？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說罷又是一陣嬌笑，像是看着方敏狼狽的模樣為樂。

方敏被她講得耳熱心跳，道：「我……我……」

下面話尚未出口，只聽得「叭」地一聲，那獐頭鼠目的人一掌按在桌子上，叱道：「你什麼？還不快滾，光天化日，竟敢欺侮人家大姑娘？」

方敏一怔，說道「朋友何出此言？我與尚姑娘久已相識了？」

他這句話，給葉映紅所受的創傷之餘，宛若在她心中，直插進了一柄利劍！

葉映紅一見方敏對尚金花這樣地瞪視，已然看出他心中對尚金花的感情，非同凡響，此時再現場聽他如此說法，當然更無疑問，想要轉身就走，然而又看出除了尚金花和那老者，雖是學武之士，但武功却有限外，其餘的兩個男子，尤其是那個丰神俊朗，三十上下的年輕人，一雙眼已向方敏射來，精光內蘊，功力確屬不凡，又怕方敏吃了虧，此其一。二則，她既能對馮瑩暗下毒手，在巨宅中趁着混亂給了她一「血手印」，當然是對方敏關切已極，也想着事情怎麼發展法，因此又不想走，強忍住心頭的難過，走到附近的一張桌子上，坐了下來，方敏却自從一見尚金花後，全副心神，都放在尚金花身上，根本已將葉映紅撇在一邊。

他和葉映紅，雖然相識在先，幾經患難，但是終究只和對馮瑩一樣，是朋友之交，對尚金花，他却是一見鍾情，雖然不知道對方心意如何，在他一方面而言，總縈牽不已，不可遏制，因此在霎那之間，忘了自己乃是和葉映紅一起上酒樓來的，也是人之常情。

尚金花一陣嬌笑，道：「你與我相識，也不過兩天，甚麼談得上已久？」尚金花自恃是佛門高手千芥大師之徒，又得父親疼愛，本來就天不怕地不怕，明知方敏是旋風島上人物，出言也肆無忌憚，但她旁邊的紫鬃銀刀尚培，却嚇了一跳，向那兩男子一使眼色，道：「兩位，我替你們引見引見，這位孔俠士，乃是旋風島的少島主！」因為方敏曾對他自稱「孔七刀」！而尚培又不明究裏，以為他真是姓孔，所以才如此介紹。

那兩人一聽，臉上也不免顯出一絲驚異之色，但稍一現出，便立即恢復鎮靜，尚培又指着那丰神俊朗的男子道：「這位是屈天景朋友，那位是曹永祥曹朋友！」

方敏並未聽到這兩人的名字，只是隨便點了一下頭，招呼了一下，那姓曹的居然還欠起身來，還了一禮，那屈天景却仍是大刺刺地坐在椅上，並未欠動身子。

這一下，就算不論武功，只論身份，也顯得是那屈天景高了許多。

葉映紅心中暗將「屈天景」三字唸了幾遍，暗忖雲貴兩地的武林人物中，像是並沒有這樣一個人啊，忍不住道：「老頭，你做介紹人也做得不公平，可知你這人行事，更是邪門！」

紫鬃銀刀尚培一怔，回過頭來一看，見發話的乃是一個奇醜無比的女子，更是一呆，道：「不知姑娘你何指而然？」

葉映紅冷笑，道：「你介紹孔少島主時，便連同他來歷也一起道明，這兩位朋友是那一門那一派的，你何以不言明？」

尚培面上一紅，道：「老夫一時失言，尊駕莫怪！」他這人在江湖上闖蕩了半生，自然知道武林中是非，大都因為一言半語而引起，而眼前這個醜女子，既然和孔少島主一起上樓來，大約多少也和旋風島有點干係，可以不得罪，還是不得罪的好。他之所以不將那兩人來歷道出，也是因為怕雙方起了齟齬，却不料被葉映紅反問了一下，因此不免感到尷尬。

尚金花也回頭一看，見發話的竟是這樣一個人，不由「噗嗤」一聲笑了出來，道：「爹，和這種醜八怪多廢話什麼？」

葉映紅見了方敏對尚金花的情形，本就心中鬱悶，存心生事，一聽尚金花這樣稱呼自己，立即發作，「刷」地站了起來，陰陰一笑，說道：「你安知我以前不比你還美，又怎知你日後不會比我更醜？」

尚金花向不服人，不要說此時有靠山在，見葉映紅來勢洶洶，冷笑一聲，道：「你也不找一面鏡子去照一照，長着那麼一個豬頭，還好意思出來見人！」講完，又是一聲冷笑。

葉映紅寒玉匕雖然失在那紫色巨宅之中，但是一身本領仍在，「噢」地一聲，說道：「我倒真是不好意思出來見人，你們這四個，全都算是鬼吧！」又將邪氣激發，話才出口！手掌搖起，一掌便向尚金花拍了下去。

一旁方敏急叫道：「葉姑娘！」

紫鬃銀刀尚培也吃了一驚！「刷」地抽出了銀刀，就勢一刀，向葉映紅的手臂切下，葉映紅早知若是當着方敏的面，尚金花若是在自己手下，有什麼三長兩短，方敏一定一輩子都不會再理睬自己，因此這一掌乃是虛招，目的就是要引一旁另外三人出手，好讓自己大鬧一場，以洩心頭悶鬱之氣，她一見尚培銀刀削來，風聲颼颼，也算得勁疾，立即手腕一迎，中指彈出，逕叩尚培脈門，她師傅號稱「活閃電」，不但是輕功絕頂，而且一行一動，俱都快疾無倫。

尚培武功，本就不如葉映紅，趕緊一縮手時，脈門雖未被彈中，但「陽谿穴」上，却被扣個正當，整條右臂突然一麻，葉映紅左臂就勢一探，已將一柄銀刀，劈

手奪了過來。

尚培終究在江湖上闖蕩了一生，不知經過了多少大小爭鬥，對敵經驗極是豐富，手臂一麻已知銀刀不能再保，早已向後疾退而出，因此葉映紅奪刀在手順勢向外一揮，並未將他揮中，又衝屈天景和曹永祥兩人一瞪眼，說道：「你們怎麼着？」

此時，尚金花和曹永祥兩人，早已躍了開去，唯獨屈天景仍然兀坐不動，葉映紅雖然未知他的來歷，也已知道他絕非等閒人物，因此沒頭沒腦地問他一句，看他怎樣回答。屈天景淡然一笑，道：「好空手奪白刃功夫，在下西崆峒屈天景，不知尊駕有何指教？」談吐甚是文雅。

葉映紅一聽「西崆峒」三字，不由得一怔，暗道：「喔！原來他是宇內四邪之一，西崆峒揮雲老怪的一家。」笑了一下，道：「原來你是揮雲老怪的徒弟！」

屈天景向曹永祥一指，道：「這位才是揮雲老怪之徒，和他師兄關元化，江湖人稱崆峒雙傑。」葉映紅一怔，道：「那你是揮雲老怪什麼人？」

屈天景道：「我與他同師學藝，只是先後之分！」

葉映紅道：「原來你是他的師弟。」

這兩句話，葉映紅和屈天景兩人，接着說來，其間一點空隙也沒有，葉映紅紅剛一說完，突然眼前閃起一絲黑影，同時帶起一溜極是尖銳的破空之聲，知道不妙時，手中一緊，自尚培處奪來的那柄銀刀，突然脫手飛起，同時，聽得屈天景叫道：「尚老伯接住了！」尚培縱身而起，已將刀接在手中。

這幾下兔起鶻落，變生倉猝，各人動作俱極是快疾，葉映紅一楞之下，想去奪銀刀時，銀刀已被尚培接了過去，再一看屈天景，仍是端坐未動，而曹永祥又不像曾經出過手，難道剛才那黑影一閃竟是屈天景不動聲色，突然出手不成？

聞得西崆峒揮雲老怪的絕技乃是一套揮雲鞭法，所用軟鞭，和普通武林人士所用絕對不同，細到了極點，但長却有四丈七尺，每一招式全憑極高深的內力使出，當年魔母溫魂、白骨神君、紅掌祖師和他較技以定宇內四邪的先後之時，揮雲老怪便是以這一套出神入化，奪天地造化之功的揮雲鞭法，令得紅掌祖師和白骨神君兩人心服口服，因此才位居宇內四邪中的第二位，剛才那黑影一閃，還帶有一陣銳利的破空之聲，則一定是屈天景出的手了。

但一條又細又長的軟鞭，要使得如此純熟，豈是談何容易的事，心內一懍，但却無就此認輸之理，略一定神，四面一看，只見方敏站在尚金花的身邊，像是要講些什麼，但尚金花又不想去睬他，因此弄得他手足無措模樣，心中又不禁有氣，道：「屈朋友過獎了，我的空手奪白刃功夫，算得了什麼？尊駕奪兵器的本領，才高人一等哩！」剛才兩人講話，片刻之間，便為屈天景將銀刀奪去，葉映紅一呆之後，只是四面一看，便又立即發話，語意銜接，若有什麼人只是聽到兩人對答，而未見實情的話，根本不知道就在這三句話之中，曾發生了那麼多的事！

屈天景「嘿」地一聲，道：「過獎過獎！」一轉頭，道：「永祥！尚姑娘，尚老伯，咱們自顧自談正事，兩位若有事，最好走遠些！」

最後兩句話，當然是對方敏和葉映紅說的，葉映紅心中覺得很不安樂。

葉映紅暗想：剛才措手不及，被他將手中的銀刀，奪了過去，倉猝之間，竟然未曾看清他是怎麼出手的，心中早有不甘，焉肯就此離去？冷笑一聲，道：「剛才酒樓掌櫃的說，那酒樓已被人包下了，原來是尊駕所為？」

屈天景道：「並不是我包下來的。」

葉映紅一聲長笑，道：「既然如此，尊駕為何不准我和孔少島主在此逗歇，店小二，快拿酒肉來，咱們要在這兒，吃他一個飽的。」

一面說，一面老實不客氣地，竟與屈天景對面而坐，那一面，曹永祥見屈天景面色一沉，已然看出他心中大是不樂，跨前一步，道：「喂！師叔叫你走，你幹嗎還賴在這裏？」

葉映紅雙手在桌面上一按，道：「笑話，我還叫你們走啦，你們怎麼不走？」一面側着頭對曹永祥說話，一面早已在想着如何報屈天景剛才奪刀之恨，講了一半，已有主意，一個「走」字才出口，內力疾吐，她雙手已然按在桌上，內力一吐，桌上湯碗杯碟，全都被她內力震了起來，葉映紅趁勢一步退出，「呼」地一掌，拍了出去，掌風到處，將幾大碗魚肉湯汁，全都向屈天景壓了過去，那屈天景動作也真快，立即將手在桌沿上一推，連人帶椅，藉着那一推之力，向旁滑了出去，同時，也未見他手腕怎樣揮動，一溜黑影已然閃了起來，在半空中如同靈蛇也似一陣亂顫，只聽得「叭叭叭」之聲不絕，向他壓到的碗碟杯筷，全都被他砸飛。

然而碗碟可以砸飛，碗中的湯汁，却是無法擋開，仍不免淋了一身的湯汁。

他身上所穿的衣服華麗已極，乃是一件湖白色的長衫，上面襯以淺黃色的絲綫，精工綉出一朵一朵的浮雲，給湯汁一淋，立成斑斑點點，狼狽之狀，不可言喻，連頭臉上也沾上了幾滴醬汁，葉映紅總算出了一口氣，哈哈大笑道：「屈朋友不但揮鞭奪刀的功夫不錯，這一下也避得極強啊，確是武林罕見，不愧與揮雲老怪同師學藝，只是先後之分。」

屈天景本是因為變生倉猝，未曾弄清疾飛過來的是什麼事，才誤以長鞭去擋，若是他知道向自己壓來，只是幾碗剛才吃得津津有味的菜餚時，只要連發數掌，以他功力而論，掌風足可將湯汁也一起擋開，不致鬧得如此狼狽，這一下本來已然怒極，再加葉映紅還要出言調侃，更是火上加油，陰着一張臉，略一抬袖，去抹頭臉上沾到的醬汁。

葉映紅還正在好笑，心知對方一定要發作，但是却萬萬料不到他抬臂向頭臉上抹出之時，便突然出手，只見屈天景手臂抬起，「刷」地一聲，掉出衣袖之中，便如長蛇出洞也似，射出一條細才如指的軟鞭來，一出手便筆也似直，長有丈許，當胸向葉映紅胸前的「華蓋穴」點到，葉映紅吃了一驚，急忙退避時，閃出才五六步，那軟鞭像是不知有多少長一般，同時，屈天景手臂一沉，鞭梢突然一個轉折，改

點葉映紅頸間的「天突穴」，無論變招出手，均是快疾無倫。

武學上有話道：「槍怕圓，鞭怕直」，指的乃是軟鞭一出手，便能抖得筆也似直的，其人功力，一定不凡，但尋常軟鞭，至多不過七尺來長，要抖直並非難事！這屈天景所用的長鞭，雖然不如揮雲老怪所用的那條，乃是整條鐵綫蟒背上的那條筋所製！長有四丈七尺，但也有兩丈一尺長短。

才出手時，便用了一半，丈許長短的軟鞭，能抖得筆也似直，以鞭梢去點對方穴道，其人功力之高，由此點可見一斑！

葉映紅倉惶向後退出，本已避得極是勉强，屈天景一改招！鞭梢疾向她天突穴點來，她只得一低頭，軟鞭「刺」地一聲，在她頭頂上越過，屈天景佔了上風，那肯饒人？手臂一沉，那軟鞭便向她頭頂直壓了下去，力道之强，無出其右。

葉映紅覺出軟鞭帶起一股大力，已然當頭壓下，知道若是向左右閃避，他那軟鞭如此之長，必難討好，百忙中就地一滾，閃入一張桌子下面，祇聽得「叭」地一聲巨響，立即又從桌下穿出，定睛看時，那張桌子，已被屈天景軟鞭，齊中揮成兩半。

葉映紅心中不禁暗叫一聲，好厲害的鞭法，若是揮雲老怪，不知更要厲害到什麼程度哩，身子一滑，不等屈天景鞭到，已然欺到了尚培的身邊。

尚培剛才還曾吃過葉映紅的虧，一見她又欺近身來，不由得大吃一驚，但兩人武功相去究竟甚遠，尚培想避也避不過去，一股掌風壓到！剛一刀揮出，手上一緊，已被葉映紅以食，中兩指，將刀夾住，劈手奪了過去，一面一掌凌空砍出，將尚培推出四五步去，一面綽刀在手，一個轉身，剛好屈天景長鞭又已揮到，舉刀便迎，刀鞭相交，「錚錚錚」一陣響，軟鞭已將銀刀纏了個結結實實，葉映紅的目的，就是要屈天景將自己的銀刀纏實，因爲軟鞭一纏住了銀刀，變幻無窮的許多招式，便都無法施展，祇能用力將銀刀奪過，才能再展鞭法，而要奪刀的話，這一次不比上次，猝然不防，而可以和屈天景拚眞力，見個高下了！

因此，葉映紅一奪刀在手，立即又被屈天景以軟鞭將刀纏住，看似落了下風，實則是聰明之極的打法，她不但不怕銀刀被屈天景纏住，而且左手用力一扳！將一柄銀刀，生生曲了過來，將纏在刀上的軟鞭，緊緊夾住，不讓它滑脫。

葉映紅以內力將銀刀扭曲，下盤自然不免虛浮，若屈天景一直向前拖了三四步，但刀一曲成，她便眞氣下沉，將下盤穩住，屈天景便無法再將她向前拖動分毫，相反地，還覺得一股大力，要將自己向前拖去，嚇了一跳，連忙也穩住身形，對峙起來。

屈天景本來不知葉映紅的來歷，祇知她既然和「孔少島主」一起上來的，自然也是旋風島上人物，因此一上來就不敢怠慢。他雖是揮雲老怪的師弟，但是當西崆峒天顚上人收他爲徒之時，已然年屆九十高齡，第二年便自死去，屈天景的一身本領，全是揮雲老怪調教出來的，固然也不同凡響，但要和揮雲老怪相比，却究竟還相差甚遠，也不會比葉映紅高。

因此兩人一對峙，便難以分出高下來，各運內家眞力，向後扯拖，直踏得那酒樓的樓梯軋軋作響，掌櫃的和店小二等都躲在樓下，嚇得簌簌發抖，曹永祥在一旁見師叔和人久持不下，心中也暗自吃驚，本來以他爲人行事，那裏還顧得什麼江湖道義，早就出手相助了！但是又恐怕自己一出手，「孔少島主」也跟着發作，則弄巧成拙，更是糟糕，所以雖是焦急，却總是不敢前去相助。

不消片刻，葉映紅和屈天景兩人身上，已各自冒起絲絲熱氣來。

屈天景的一張臉，已然漲得通紅，方敏在一旁看不過去，道：「葉姑娘，屈朋友，大家全是自己人，別再爭下去了！」

方敏知屈天景是揮雲老怪的師弟，他和揮雲老怪毫無關係，這「自己人」三字，却是從何說起，原來他心中想，屈天景和尚金花父女相識，尚金花在他心中地位既然如此之高，因此連帶對屈天景也生了好感，故而才如此說法，但是旁人却都不明白他心中的意思，祇當他「自己人」三字，是指揮雲老怪和旋風島主魔母溫魂，同屬「宇內四邪」人物一事而言。

葉映紅首先一聲長笑，道：「祇要屈朋友肯鬆手，我原是無所謂的。」

屈天景也試出對方功力之高，是自己離開西崆峒一路南下，所從未遇到的，再相持下去，極可能兩敗俱傷，誰也勝不了誰，也想趁此放手，待有機會施展揮雲鞭法時，再來出氣，也長笑一聲道：「却還要尊駕先鬆手！」

葉映紅心中暗罵滑頭東西！我要是一鬆手，不吃你的大虧才怪，但她心內，却又另有了主意，道：「好！」猛地眞氣反轉，由向後用力拉去的力道，一變而爲向前疾推而出，手一鬆，那柄已被她扭得彎曲銀刀，帶起一股勁風，幻成一道銀虹，疾向屈天景面門砸去，葉映以爲如此就可以令得屈天景吃虧！眞是打錯了主意，西崆峒的「揮雲鞭法」何等神妙，葉映紅這裏刀才落手，屈天景覺出手上一鬆，已然手腕一翻，一招「行雲流水」，長鞭一沉，已然將那柄銀刀抖脫，長鞭貼地游到，葉映紅一看，知道上當，縱身躍開，祇見那柄銀刀，經自己一送，和屈天景一抖之力，已然穿破了窗檽，向街上落了下去，再要去拾，也來不及了。

心中正在大叫失策，屈天景已然展動揮雲鞭法，一連三式，共是一招，在揮雲鞭法之中，稱之爲「浮雲三飛」，那一招三式，本就奇幻已極，再加上屈天景已將長鞭放盡，那條軟鞭，宛若是一條兩丈來長的怪蟒，滿空翻舞，雖然招式是對着葉映紅一人而發，但樓中其餘衆人，也都感到勁風撲面，可知他蘊在長鞭上的力道實是極之深厚。

葉映紅此時，若是寒玉七未失，足可趁機將他長鞭削斷，但是如今祇憑一雙肉掌，却是無法抓住那變幻不定，來去如風，漫空飛舞的鞭，祇得憑一身小巧功夫，來回騰挪閃避，雖未受傷，但有兩次鞭梢劃空而至之時，祇不過避得稍慢了些，身上衣服，已被屈天景長鞭撕下了兩條來。

分明已然落了下風，方敏怫然不悅，道：「屈朋友，這就是你的不對了，講明變方罷手，你爲何還要不斷進攻？」

屈天景冷笑一聲，道：「聞得旋風島主的七孔刀法，乃是武林一絕，孔少島主要是不服氣，待收拾了這醜八怪之後，再向你領教一二便了！」

原來他雖然震於旋風島主，魔母溫魂的名頭，但是却見方敏年紀甚輕，以爲可欺，再加，他一入貴州便識了尚培，對於尚金花的美麗也極是傾倒，雖未明言，已儼然以尚金花未來夫婿自居，本來，他既是揮雲老怪之師弟，在輩份上而言，是和尚培一輩，但他却稱尚培爲「尚老伯」，於此已可知他的心事，見方敏一上來，便對尚金花表示了如此熟落，心中也已大不是味兒，因此便向方敏出言挑戰。

方敏怒道：「你手中持着那兵刃，葉姑娘却是空手，這怎麼說得過去？」

屈天景聞言，「刷」地收回了長鞭，道：「那就先向你領教幾招，」剛好他那一招三式，「浮雲三飛」使盡，迴鞭改招，「雲浮處處」，鞭梢本是貼地游來，一到近前，突然昂了起來，成了一個圈兒，當頭罩了下來，方敏見他一言未畢，便對自己下此毒手，心中怒極，向旁一閃，七孔刀帶起一陣異嘯，迎了上去，正在此時，突然旋風陡生，一道銀虹，破窗而入，「叭」地一聲直射到牆上，方才止住。

此事突如其來，衆人皆不免一呆，屈天景也收鞭後退，葉映紅見方敏帮着自己說話，正在高興，銀虹驟生，恰巧在她身旁不遠處掠過，力道之大，幾乎將她向前牽得一個踉蹌，衆人一齊愕然，定睛看時，祇見破窗飛進的，正是那柄銀刀！

那柄銀刀，本來已被葉映紅曲成不復成爲刀形，但此時却垂又筆也似直，沒人牆中三尺有餘，祇剩刀柄和一小截刀身在外，可知道這一擲的力量之大。但在那柄銀刀飛了進來之後，却又未見有若何動靜，屈天景一呆之後，還想再進招時，却祇聽得樓梯響處，一個老道士，手執拂塵，首先走了上來，身子輕盈已極，一點足，便彈起老高，接着便離地三寸許，向前滑出老遠，才又是一點，兩點點過，人已站在樓中，向下道：「走方郎中，快上來，拚兩張桌子，也可以暫時派一派用場！」

方敏一見那老道士現身，心中便是一動，接着又聽他叫出了「走方郎中」四字，更肯定就是昨晚和北天山七禽大俠馬算子，追逐打賭的那個。祇見他三綹長鬚漆也似黑，閃閃生光，臉色紅潤，也看不出他有多大的年紀來，祇覺得他說不出的和藹可親，除此之外，亦無過人之處。

接着，樓梯口處人影一閃，一個矮個子老者，衣服破損，像老化子也似，但却頗爲潔淨，手上抱着一個臉如紙金，雙目緊閉的女子，已然走了上來，認出那女子正是馮瑩，不知爲何會傷得如此重法，心中一懍，驚道：「馮姑娘！」同時，尚金花在一旁也已認出，那矮老者手中所抱的年輕姑娘，就是前晚在小鎭上和自己動手，幾乎吃了她大虧的那個小個子，仇人見面，不由得心頭火起，也未想想那矮老頭和老道士是何來路，足尖一點，直向馮瑩撲去，罵道：「好小子，原來你也有這一天！」一掌拍下，但是這一掌剛拍出，祇見矮老者一瞪眼，手臂略抬，立有一股大力當胸襲到。

尚金花武功雖然不算很高，但她究竟是佛門一流高手千芥大師之徒，對方武功高低，她却是識得的，一覺出對方所發力道之大，簡直無可比擬，連忙退出，已然站立不穩，「叭」地一聲，跌倒在地。方敏和屈天景兩人，不約而同，一起向她奔去，想將她扶起。

兩人心目之中，全都愛着尚金花，一見心上人跌倒，心中自然着急，因此一個自左，一個自右，去勢均極是急驟，幾乎同時來到尚金花身邊。

屈天景一見方敏也趕了過來，心中大怒，不等來到尚金花近處，便「刷」地立定，長鞭如神龍騰空，疾揮而出，向方敏砸到。

方敏見他和自己一點過節也沒有，但是出手之狠却宛若有深仇大恨一樣，心知此人既是揮雲老怪的師弟，一定行事也不會好到那裏去。而且，母親死在塞北，有一半原因，也因爲是曾中了西崆峒揮雲老怪首徒關元化的一鞭之故，自己和西崆峒一派可以說有殺母之仇，剛才隱忍未發，祇不過是不想節外生枝，此時屈天景先下毒手，叫他如何忍受得住？

手腕一翻，五指如鈎，逕如靈蛇也似，閃動不定的長鞭抓去！

屈天景見方敏五指伸屈之間，「簌簌」有聲，勁道之强，也不在自己之下，吃了一驚，但是他生性好勝，却不肯就此作罷，手臂一沉，那條軟鞭，被他內力貫足了，宛若鐵棍一般，猛地向下沉去，他那一沉，看來力雄勢猛，萬不能在中途改招，但是到離地還有半尺時，却突然打横疾揮而出，砸向方敏小腿，俗語所謂「上五寸、下五寸」，乃是人身要害之地，屈天景這揮鞭一砸，正是砸向方敏的下五寸，兩人全是向尚金花撲去，相隔頗近，鞭勢如電，方敏一見鞭到，其勢不能再去照顧尚金花，幸而他一撲過去之時，就準備俯身去看視尚金花，身子本來站直，忙伸手在地上一按，借力彈起，軟鞭嘯起一陣勁風，在他脚下擦過！

剛一擦過，又如靈蛇昂首，「刷」地竄了上來，鞭梢直指方敏背後的「靈台穴」，那揮雲鞭法，當眞是奪天地造化之功，妙不可言。屈天景沉鞭、横鞭、竄鞭三式，變化之大，簡直等於是截然不同的三招，但是實則上，還祇是揮雲鞭法中一招「峯巒插雲」的半招。

那一招「峯巒插雲」，是揮雲老怪在西崆峒絕頂，矚目瀏覽，但見羣峯起伏，雲層或在峯際繚繞，或則將整個山峯淹沒，心中頓有所悟時所創的，一招之中，共有六式變化，全是隨着西崆峒絕頂附近，六個大山峯的形勢而來，那六個山峯，有高有矮，但每一座均是氣勢磅礴，不可方物。

屈天景功力雖然和揮雲老怪相去遠甚，但是也知道這一招「峯巒插雲」，是揮雲鞭法中的精華，練得却曾下了一番苦功，使起來，也隱然有高峯插雲指天之勢。方敏剛一躍起，長鞭已然跟蹤點到。方敏人在半空，無法躲避，祇得一横七孔刀，



反手一刀，疾撩出擊。

這一刀，出手也是快捷無倫，要在半空中揮出這樣的一刀，看似簡單，實則上若不是輕功頂絕，還要機智過人，便不容易辦到。但是他究竟吃虧在人在半空，一刀揮出，屈天景鞭又生變化，「呼」地一聲，鞭梢竟圈成了一個圈兒，自下而上，直向方敏右足套來！

方敏心中也不禁暗暗讚賞，要將一條長鞭使到如此出神入化的地步，眞是談何容易之事，這一圈若是被他套中，非被他從半空中直拖下來不可，雙足抖動，就勢一連兩脚踢出，那鞭圈兒失了準頭，「刷」地一聲，在方敏腿旁掠過，鞭梢反彈了出來，在方敏的腿上，掃了一下，雖然祇沾到一點，方敏也已覺得好生疼痛。

但方敏却早已料到，難免爲他長鞭掃中一些，他既然知道，尚如此去做，是因爲自從屈天景揮動長鞭，向他進攻之後，他一直處在被動的地位。

動手過招之時，一處於被動的地位，就算是武功相若，即或是略勝對方，也不免要吃虧，因此方敏才忍痛爲他鞭梢在腿上拂過，眞氣下沉，人已落地，足才一沾到樓板，又一提眞氣，離地尺許，七孔刀立即響起一陣驚心動魄的厲嘯之聲，已然使出了七孔刀法中的一招絕招，「七星連環」！

那一招「七星連環」一使出，方敏全身，立即爲刀光所包圍，屈天景剛好在此時，將那招「峯巒插雲」的最後兩個變化發揮致盡，但是已不能奈何方敏，「錚錚」兩聲，兩鞭俱皆砸在方敏七孔刀的刀背之上。

此時，兩人俱皆將本身眞力，貫於所使的兵刃之上，兵刃相交，無疑是比拚內力，這一來，屈天景却吃虧在用的是軟兵器！軟兵刃的好處，便是招數靈活，出人意表，每每能勝敵於不可思議之間，但若是要拚眞刀，則使用軟刃的，必須先將內力貫足，已然消耗了一部份功力，即使和對方功力相若，也已經吃了虧。

此時，屈天景的情形也正是這樣。他和方敏功力悉敵，若大家都以硬兵刃相碰相拚的話，每人少說也得退出四五步去。

但屈天景却吃虧在軟鞭兵刃上，已然耗去了一部份眞力，以致兩鞭俱都砸在刀上之後，向後退出了兩步，但方敏却祇是身形微幌，立即刀勢一變，「一竅不通」，直向屈天景搠去。

這一招「一竅不通」，在招式中來講，實是陰毒無比，使出之時，七孔刀一點聲音也沒有，和略一抖動，便生厲嘯，大不相同，屈天景一個不防，待到覺察時，刀尖已然直指胸前。一驚之餘，再想揮鞭，已是不能。本來，方敏祇要七孔刀向前一送，屈天景不死也得受傷，但方敏却陡然想起，自己的七孔刀上，已然不明不白有了劇毒，若是一刀刺出，屈天景非命傷刀下不可，因此喝道：「姓屈的，我刀上有奇毒，如今且饒你不死，還不快走！」一收刀勢，向後躍開。當兩人格鬥之時，尚金花早躍了起來，方敏一躍退，剛好和她並肩而立。屈天景驚魂甫定，滿面通紅，狠狠地向方敏瞪了一眼，轉身便走。曹永祥也忙跟在後面。

方敏此時，當然想不到他這一念之差，屈天景非但不感謝，反倒令得他恨之切骨，幾乎爲自己惹來了殺身奇禍，這是後話，表過不提。

且說方敏見屈天景離去，自知勝得僥倖，心中鬆了一口氣，回頭向尚金花一笑，尚金花什麼時候，曾見過如此驚心動魄的爭鬪來，俏臉兀自煞白，其實，不要說尚金花了，連闖蕩江湖多年的紫髯銀刀尚培，也一樣看得心驚肉跳，不能自已！

方敏一見尚金花仍是滿面驚恐，一笑道：「尚姑娘，那姓屈的已經走了，你還怕什麼？」尚金花這才舒回一口氣，道：「啊！你將他趕跑了，也就和揮雲老怪結下了怨仇，你知道麼？」

方敏怔怔地望着尚金花，祇是全神貫注地注意她的一顰一笑，根本沒有將她的話聽進耳去，祇是「噢噢」地答聲。

他這種樣子，倒令得尚金花感到不大好意思，一扭身，轉過身去道：「爹，我和屈相公還有些事未說，咱們也走吧！」

方敏聽說她要走，心中一急，叫道：「尚姑娘！」

尚金花回轉頭來說道：「什麼事？」

就是這簡單的三個字，方敏便感到答不上來。眞有什麼事嗎？可以說什麼事情都沒有。他祇是想和尚金花在一起，祇是想見到尚金花而已。凡是初墮情網的年輕人，大都會有這種莫名其妙的舉動。

本來，方敏的性格，和尚金花可以說是毫無相同之處。尚金花雖然是佛門高人，千芥大師早已看出她嬌縱浮躁，不是佛門中人，根本難窺佛門上乘內功的門徑，而且她胸襟行事，也沒有一件可以和方敏相比。若說她美麗出衆，則方敏不是登徒子弟，絕不會將情愛兩字和美貌連在一起。但是連他自己也不明白，究竟是爲了什麼，尚金花會如此吸引自己，而自己又會這樣地傾心於她！

「情」之爲物，本來是不可以捉摸，毫無規律的，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不瞭解的情愛，作書人也不必在此一一舉例了！

當下尚金花見方敏祇是呆呆地站着，一聲不出，不由得嫣然一笑，轉過身去，要和父親下樓去了，方敏急忙跟在後面，但走不兩步，突然感到身邊一陣微風掠過，忙道：「葉姑娘——」三個字叫出了口，才抬起頭來，一看攔在自己前面的，根本不是葉映紅，而是那個老道士，兩眼精光四射，正望住了自己，回頭一看，葉映紅不知已在什麼時候離去了。

方敏不禁好笑，但也想不到老道士爲何攔住了自己，便說道：「道長且讓一讓道。」

那老道士緩緩地道：「將你手中七孔刀給我看一看。」語意極是柔和，絲毫也沒有强迫命令的意味，但是却有一股令人不得不服從的氣概。方敏不由自主，幾乎已將七孔刀向他手中遞去，但接着一想，這老道士究竟是什麼人，自己也還未知，七孔刀不但是溫婆婆心愛之物，而且上面已染有劇毒，若是交到了壞人手中，持以爲惡，還當了得？

（未完・十二）

丁香花答案：下聯是「丁香花，百頭千頭萬頭。」


常服
氣全身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